


## 郭解

（民間歷史遊俠傳奇故事）司馬紫烟・著

郭解的一生是個悲劇，悲哀的是他生錯了一個時代，如果他早生一些年，趕上諸侯紛逐的戰國，他一定會風雲際會，定然轟轟烈烈的作爲一番事業，名垂不朽，不致於埋沒江湖，接受那種悲慘的遭遇……

一

$3.00

1030

## 編者話

鑑於本刋比一般同類性刋物字數爲多，篇幅特厚，頁數繁多，出版期密，我們每期所選刋之各項長、短、中篇，稿量所需實在不菲，對稿源方面，雖然未致搜羅窮絀，但仍亟須時刻發掘後起新秀作家加盟助陣，增添風采。同時更爲了引起一般讀者對寫作投入興趣起見，自上期開始，已展開一次誠徵佳作，歡迎投稿盛大創擧，讀者們祇要有好的題材故事，精湛的構思，簡潔的文字就可參加，稿例簡單（請參閱上期啓事）。

＊＊　　＊＊　　＊＊

今期刋出的巨型故事「郭解」。是篇以民間遊俠歷史題材作背景，內容充滿悲壯凜然，哀艷倫理氣氛，情節過程深感肺腑，賺人熱淚。故事中人物郭解，由於生不逢辰，時乖命蹇，終生耿介，嚐盡晦氣，到頭來……愛好歷史遊俠故事讀者不宜錯過

＊＊　　＊＊　　＊＊

一部以間諜鬥智爲專題之小說「機密檔案三〇七」將於1032期推出，由馬雲執筆，敬希垂注。

下期巨型小說是凌波作品——「七絕九宮翻」，本故事不論人物兵器俱皆獨特，可令你一新耳目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 72.00 |
| 一年港幣 | $143.00 |
|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 77.00 |
| 一年港幣 | $153.00 |
|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 90.00 |
| 一年港幣 | $18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 武俠世界

**第103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風塵俠女　深藏不露

民間歷史遊俠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 郭解



朔風正急，天空飄着鵝毛般的白雪，寒冷凍住了黃河兩岸，祇有中間還滾着洶湧的濁浪，因爲冰佔據了河床，使河變得窄了，然而水擋不住奔騰的黃河，黃河的水是永不止歇的，祇是使那股急流奔得更急了！

一個年青人在河岸徘徊了很久，好容易找到一條船，與冲冲地過去了，答覆却是失望的。

這種天氣，就是最精嫻的水手，也不敢渡過那奔湍的黃河，何況這年青人的衣着很寒酸，也出不起讓人賣命的代價，不過這船家還算客氣的，不像他以前所問的那個人，橫眉豎眼，對他的詢問連理都不理一聲。

打量了一下，才慢吞吞地道：「哥兒，在這種天氣，誰也無法渡過黃河的，你還是等兩天吧！」

年青人苦着臉道：「老丈，我實在是有急事，是必須在五天內趕到淄城，因爲我表兄在淄城郡守府當差給我謀了一個差使，要我年前一定趕到，否則這位置就補別人了。」

老船夫同情地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哥兒，你既然要謀職，就該早一點動身，黃河岸的天氣，你就是不知道了，也該聽人說過，尤其是在冬天裏，只要一下雪，封個十天半月是經常的事，誰也料不準的！你表兄既是在外當差的，想必能知道你因雪阻路，會原諒你的！」

年青人長吁道：「表兄可以諒解我，郡守可未必同情我，何況這份差事鑽營的人很多，我是秋天就接到通知，正要動身，那知家慈染病，家裏祇有一個人，總不能撇下她老人家不管，好容易等她的病好了一點……唉……」

老船夫也陪他同情地嘆了口氣，然後道：「哥兒，我實愛莫能助，但看老天爺是否能帮忙吧，只要雪一止，冰化了一點，流水較緩，老漢拚着命也一定送你過河去，在這種天，實在是沒辦法，那明明是送死！」

雖然是個空虛的承諾，但畢竟有了個希望，年青人千恩萬謝地告別欲行。

老船夫又叫住他道：「哥兒，你住在那裏，告訴我一聲，等天氣轉好我就去通知你。」

年青人躊躇了一下子道：「怎敢勞動老丈你，還是我來找老丈吧，反正我每天都會到河邊上來的！」

老船夫道：「那可不成，老漢也不能直守河邊上，你來了也未必準找得着，還是我找你方便些！」

年青人紅了臉道：「實不相瞞，我因爲替家母治病，把預備的盤纏都用光了，住不起店，也沒有個準宿處，大都份是蜷縮在人家的廊簷或是馬棚中！」

老船夫一怔道：「這怎麼可以呢？鐵人也受不了啊！」

年青人苦笑一下道：「不瞞老丈說，我自幼習過一點武功，身子還結實，因此倒不怎麼怕冷！」

老船夫打量了他一下單薄的衣衫，雖然在寒風中，倒還沒有冷狀，才點點頭道：「倒眞是看不出，老漢看你的穿着，還以爲你是個唸書的！」

年青人說道：「我也讀過幾年書，但却沒有什麼成就，就是這文武兩途害了我，如果早學個手藝，如今又何至衣食不周呢！」

老船夫笑笑道：「話不能這麼說，現在正是人才出頭的時候，只要有機會，總會出頭的！」

年青人苦笑一聲道：「由布衣一登爲卿相的例子固多，但也要看時運，我雖然讀書學劍，但文無安邦之才，武非定國之選，此去淄城，縱然能得到那份差使，也不過是當一名差役而已，飛黃騰達是不再妄想了！」

老船夫沉吟着，年青人又道：「老丈，你放心好了，我雖然是住不起宿店，但渡河之資一定不會少你的，我還有幾錢銀子，就是爲了要付必要的化費，才不捨得亂用！」

老船夫笑道：「哥兒！你多心了，老漢答應送你過河，也不是貪圖你的渡資，完全是帮你的忙，否則在這種天氣，你拿金子也難找到有人送你過河，老漢是想你身子雖然結實，但在這種寒冬之時，露宿竟不是事，這樣吧，晚上你宿在老漢的船上，那裏倒還可以避避風，而且還有條棉被禦禦寒，總比你露宿强！」

年青人說道：「那老丈自己睡在那兒



呢？」

老船夫笑道：「老漢無家無室，全副家財就在這條船上，只是在城裏還有相熟的戶頭，今夜本想到她那裏去，却又不放心這條船，船是偷不走的，但船上有點衣物柴米，天寒地凍窮人多，叫人摸去了未免有點捨不得，現在剛好讓你有個地方安頓，老漢也有了人看船……」

年青人道：「老丈這麼信任我嗎？」

老船夫笑道：「老漢沒有長處，就是看人不會錯，你哥兒不是那種人，否則你身懷武功，腰中藏着兵器，如果爲非作歹的話，又何至如此潦倒呢，老漢說得不錯吧！」

年青人下意識地摸摸腰間，道：「老丈的眼光眞厲害！」

老船夫一笑道：「老漢在這黃河渡混了一輩子，見過的人也多了，多少總有點見識，哥兒！你身邊是口劍吧！」

年青人解開衣襟，取出一柄劍道：「是的！請老丈過目一下，這口劍是先人所傳！」

老船夫拿了過來，很在行的抽出劍鋒，但見一片寒芒，忍不住臉現驚色道：「這還是口寶劍，雖非名刄，價值也在百金之上，哥兒，你有着這口寶劍，爲什麼不賣了？」

年青人苦笑道：「我知道它價值不非，但這是先人所遺，我說什麼也不能賣了它！」

老船夫肅然地道：「對！劍士就在乎一身品格，劍是武士的第二生命，寧可餓死，也不能賣掉的！」

年青人望了他一眼道：「老丈也是劍道前輩了！」

老船夫一笑道：「你看我像嗎？」

年青人道：「看起來雖然不像，但老丈一眼看出我腰藏兵器，必然是個大行家，請問老丈高姓大名！」

老船夫一笑道：「老漢叫羅鍋，這是個劍手的名字嗎？」

年青人怔了怔，隨即道：「老夫莫非是佝僂劍客羅東揚，那就失敬了，先父在世時，常道及老丈盛名……」

老船夫也不禁微微一怔道：「老漢已多年不履江湖了，有了這條船，連劍都拋棄了，令尊倒還記得！」

年青人深致一禮道：「小姪白秋君，先父諱雄起，祉籍代郡，想來前輩亦有所耳聞！」

羅東揚神情又是一怔道：「你是白雄起的孩子？」

白秋君一揖道：「是的！先父任俠鄉里，結果却不容於肉食者而無善終，遺命小姪不得再以遊俠爲生……」

羅東揚嘆道：「是的！遊俠是不可爲，急人之急，自己却一無所獲，而且還落得仇家滿天下，無處可容身，所以老漢才棄劍而隱，弄條船過日子，倒也輕鬆，不過遊俠也得要看命，像郭翁伯，一樣是遊俠，而名動公卿！」

白秋君問道：「郭翁伯是誰？」

羅東揚道：「軹城郭解，你沒聽過這個名字？」

白秋君道：「沒有！小姪秉先父遺訓，對江湖上的事不再過問，因此也不太注

意這些人了，軹城不就是這兒嗎？」

羅東揚笑道：「不錯！郭解雖是一個布衣却名動齊國，尤其是在這裏，他的勢力比郡官還大！」

白秋君道：「遊俠應以義而揚名！」

羅東揚道：「郭解本人如何還不知道，我也沒有見過他，但軹城是他的天下却不錯的，他的門人子弟，遍及全城，囂張跋扈得不得了，人們見了他們都遠遠地躲開了。」

白秋君道：「這不成了魚肉鄉里的强梁惡霸了！」

羅東揚哼了一聲道：「但他以遊俠自命，人家也以遊俠目之，我覺得遊俠被人如此看法乾脆不幹了，所以易名爲羅鍋，算是對佝僂劍客的一個交代！」

白秋君看看他的腰身很直，不禁笑道：「前輩以佝僂劍客名聞於世，可是前輩的腰並不彎呀！」

羅東揚笑道：「我的腰是不彎，但我的劍法却很絕，大部份招式都是彎着腰施展的，佝僂劍客之名亦因此而來，因此我易名羅鍋，也算是對往日的一點紀念，人家也問我，我的腰一點都不羅鍋，爲什麼要叫羅鍋呢，我也只好笑笑，如果亮出昔日的名號，麻煩就大了！」

白秋君道：「難道還會有人找前輩較量嗎？」

羅東揚道：「郭解的弟子門人都是好勇喜鬪之徒，連郭解都只能算是我的後輩，他們還會不扳倒我一逞威風嗎？」

白秋君道：「郭解技擊功夫如何？」

羅東揚笑問道：「你還想找他較量一下？」

白秋君道：「小姪絕無此意，只是隨便問問。」

羅東揚說道：「不曉得，他的弟子並不很高明，但他本人却可能很不錯，在他未成名前，曾經夜入一家大豪的家中，手刄十七人，其中有十個都是頗有盛名的武師……」

白秋君哦了一聲道：「爲什麼？」

「因爲那大豪强刦了一個婦人迫爲姬妾，那人恰好是郭解的隣人，也恰好郭解學藝歸來，露了那一手！」

白秋君道：「這麼說來，他還是有點俠氣！」

羅東揚道：「安知他不是藉此揚名呢，自從那一次之後，郭解的名字才傳揚開來，造成他不可一世的氣焰……」

白秋君付之默然，羅東揚笑道：「不談他了，走！我請你喝一杯去，難得遇見故人之子，應該一盡地主之誼！」

白秋君說道：「應該是小姪請老伯才對。」

羅東揚笑道：「算了！如果你境遇好，我也不跟你爭，現在還是讓我做個東道吧，走！上艷陽樓去！」

白秋君道：「那太奢貴了吧！」

羅東揚笑道：「就是因爲貴，我才要去，因爲我知道你的脾氣，跟令尊差不多，很可能搶着付帳，到一個你付不起的地方去，少了那些麻煩，你放心好了，我糟老頭子孑然一身，無兒無女，船上的收益還不錯，因爲我比別人勤快些，可是我賺來的銀子不化，將來又留給誰去。」

知道他是昔年名動四海的武林前輩，白秋君也不再客氣了，羅東揚把船繫好，在船板上取了幾塊銀子，就跟他一起上岸走了，白秋君道：「前輩的船上沒有看守了！」

羅東揚道：「你放心好了，佝僂劍客除了名，羅鍋老頭子在黃河岸上還有點臭名，我爲了爭生意，也打過幾次狠架，空手把十多個精壯小伙子都扔下了黃河，沒有人敢動我的船，先前我那樣說，只是怕你不好意思住在我船上！」

說着看看他的劍道：「到軹城去最好是不帶兵器，但你這柄劍很名貴，又是令尊所遺，萬一留在船上給人偷去了，我可賠不起，還是帶着吧。」

白秋君道：「沒關係，小姪藏在衣襟裏面，不露出來就行了，而且小姪也不會跟人家動手打架的。」

羅東揚笑笑道：「是呀！要打架還輪不到你，由我老頭子出手就够了，在軹城中，我也算是黃河一霸！」

兩人循路來到城裏，恰好是華燈初上，艷陽樓是軹城第一大酒館，生意很熱鬧，進了酒樓，但覺一股暖氣撲面，比外面溫暖多了，店伙連忙上來招呼，把他們帶到一個潔淨的雅座上，可見羅東揚在這兒是常客！

店伙等他們坐定後，立刻陪笑着：「羅老爺子，是不是要去把窈娘叫來，她正好在樓上！」

羅東揚道：「不了！今天我有個老朋友的孩子來看我，我可得正經些！」

店伙含笑去了，羅東揚道：「窈娘就是我相熟的戶頭！」

白秋君道：「老伯儘管盡興好了，不必因小姪而掃興！」

羅東揚笑道：「不能要她來，否則會把你給嚇壞了，這些風塵女子舉動都很隨便，何況她此刻有生意，又何必短了她的財路呢，這婦人對我很實心，結識多年，一文銀都沒要我的，讓她去賺幾文吧！」

白秋君也笑道：「老伯還有這麼一個紅粉知己！」

羅東揚大笑道：「逢場作戲而已，我已經一大把年紀了，難道眞會如此荒唐不成，你知道我們練功的最忌的就是一個色字，儘管我常在她那兒歇，可都是各睡各的！」

白秋君道：「那也不盡然，武道戒在縱慾，不禁夫婦之倫，無礙於所成，何況老伯已揚棄武事……」

羅東揚笑道：「那也是少年人的事，我已經六十多了，比她大了四十歲，就算娶了她，又有多少日子，何必就誤了她的青春呢，賢姪如果有意思……」

白秋君不等他說完就急急搖手道：「老伯！這可使不得！」

羅東揚哦了一聲道：「爲什麼？莫非你嫌她出身不高，她淪落風塵是不得已，外表雖然放浪，那只是爲了職業，但她爲人很有俠氣，心地良善，也能急人之急，有一次她拿出所有私蓄，資助一個貧病無依的老婆子……」

白秋君道：「不是爲這個！」

羅東揚道：「那是嫌她不貞，這一點我可以保證，她至今猶是處子之身，她賣



笑侑酒，却守身如玉，還有她也知書識字，能歌能舞，她很有志氣，一定要嫁個正正經經的君子，我敬重她就是這一點！」

白秋君道：「老伯看中的人還會錯嗎，小姪不是爲此！」

羅東揚笑道：「我明白，你一定是爲了他與我的關係，那你可誤會了，我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一般，雖然我常歇在她的房中，那是爲了幫助她推托那些紈袴子的糾纏，也正因爲我不沾染她，她才讓我住下來，否則憑我這個糟老頭子，憑什麼得到她的青睞呢！在軹城，也曾有人說她是我的人，但我不接她出去，讓她繼續在風塵中飄零，就是爲了她日後便於嫁人，這種名份可作不得數，何況我們根本是有名無實，你難道還信不過我老頭子！」

白秋君道：「老伯的爲人，先父一直很欽佩，說老伯一諾千金，小姪怎會信不過！」

羅東揚道：「正因爲我不輕易許諾，才想到了你，我答應過她，一定爲她找一個良好的歸宿，才向你推薦，賢姪，我們今日初會，我對你相知不深，却相信你的父親，我認爲白雄起的兒子一定不會錯，換了別人，我不多管這個事呢，你說你究竟有什麼困難的！」

白秋君嘆道：「小姪衣食尚且不周，何暇他顧。」

羅東揚笑道：「原來是爲這個，那你不必操心，老頭子還有幾十兩金子，可以資助你成家……」

白秋君道：「那怎能要老伯的錢！」

羅東揚一瞪眼道：「我的錢絕對淸白，那都是我在船上掙下來的，你放心，我做佝僂劍客時都不偷不盜，難道做了船夫後還會取不義之財嗎？」

白秋君道：「老伯言重了，小姪只是說……」

他提不出一個正當的理由，只得直說了道：「老伯既與先父莫逆，當知寒家之訓是一介不輕取的！」

羅東揚笑道：「這還像句話，可是我是你的父執輩，長者賜，不敢辭，這個你該懂吧，我照顧故人之子，是我的本份，你也可以受之無愧，這是我爲自己義女遣嫁的嫁妝，你更沒有道理拒絕……」

白秋君無可奈何地道：「小姪家徒四壁……」

羅東揚笑道：「你是怕她不能吃苦，這個你放心，我保證她能井臼親操，絕不會皺一下眉頭，而且我老頭子這一輩子飄零也厭了，你們成家後，我就跟你們去住，將來也好有個人收我的屍，假如她不能克盡婦道，我會負責的！」

白秋君道：「小姪到淄城去，差使還不一定混到手，就算能成功，也不足以贍家……」

羅東揚道：「那個差使不必去了，差役是豪門的走狗，不是你白雄起的兒子所應做的，你遵照父命，不事遊俠，這是對的，但要你以家傳的武學去替豪門做打手做看門狗，不怕辱了你父親的英名嗎？」

白秋君低下了頭，羅東揚又道：「先前我不知道你是白雄起的兒子，倒也罷了，現在知道，說什麼也不會要你去幹那種事，我相信這不會是你父親的遺命吧！」

白秋君低下了頭：「小姪身無一技之長，此乃迫不得而已！」

羅東揚道：「窈娘雖然淪落風塵，猶能潔身自白，不失其名，你幹了那份工作，則連劍士的品都失去了，有了我那點積蓄回去買幾畝田，耕作足以養身，你還是讀書，將來好求個發展，實在不行，用我那條船，南來北往，做點生意也是求生之道，說什麼也比你去當差役强！……」

白秋君無以爲詞，只得道：「老伯，這不能我們說行就行了吧，至少還得人家同意才行！」

羅東揚笑道：「這還像句話，我老頭子雖然看中了你，窈娘却未必看得中你，假如她不願意，締婚之事免談，但我資助你讀書的事還是照行不誤，說什麼我也不能讓故人之子淪落爲奴，來丟我們劍客的臉！」

說着，正好店伙送來了酒菜，羅東揚道：「把窈娘叫來！」

店伙陪笑道：「老爺子，等一下吧，因爲您這兒說不要她來，她剛轉到西樓去了！」

羅東揚道：「管她轉到那兒，我要叫她來！」

店伙壓低了聲音道：「老爺子，西樓是孫公子在宴客！」

羅東揚道：「是那一個孫公子？」

店伙道：「軹城中有幾個孫公子，是郭翁伯郭解的外甥，孫大爲孫公子，所以您老請稍待一下！」

羅東道有點火道：「你去告訴窈娘一聲，就說我叫她下來，她如果不願意，那就算了，如果她願意，你就叫她別顧忌什麼孫大爲了，有我羅老頭子，一切替她頂着！」

店伙唯唯答應着去了，白秋君却道：「老伯，等一下也沒關係，您何必爲這種事發火呢？」

羅東揚瞪他一眼道：「小伙子，我看你的誠意就不够，否則你就不該說這種話，要知道窈娘很可能是你的老婆！」

白秋君遇上這麼一位前輩也眞沒辦法，只得陪笑道：「先父曾說老伯古道熱腸，性急如火，倒是一點不錯，那位姑娘還沒有來，也沒有允准，您倒像成了定局似的！」

羅東揚被他這麼一說才笑了起來，遂又嘆道：「秋君，窈娘如果陪別人我倒無所謂，但一聽她在應酬這些王八旦羔子，老頭子就有氣，他們簡直是遊俠中的敗類，現在一般人心目中的遊俠兒，都加上了市井兩字，那等於是把遊俠看成了市井無賴蕩民，孫大爲如果不乖乖地讓窈娘下來，我老頭子就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白秋君一笑道：「老伯是老驥伏櫪，雄心未巳！」

羅東揚濃眉一揚道：「不錯！沒有一個遊俠是眞正甘心永遠埋沒的，我有多年沒摸劍，這股雄心倒是消沉了下去，可是今天摸了一下你的劍，不知怎的，那顆心又動起來，這種心情你也許不會明白！」

白秋君莊容道：「小姪很明白，先父說過了，劍是一個劍手的生命，是須臾不可分離的，所以小姪雖困頓若此，也不肯售去一柄鐵劍，老伯雖然投去了寶劍，却

沒有棄掉劍手的生命，所以一觸及劍身，雄心就復活了！」

羅東揚哈哈大笑道：「說得對！說得對！秋君，你眞不愧是白雄起的兒子，也不愧爲遊俠的後人！」

正說之間，樓上下來一個錦裝的麗人，像一朶花似的飄到桌前，嫣然一笑道：「老爺子，今兒怎麼這樣高興！」

羅東揚大笑道：「窈娘，妳果然沒使我失望，擺脫那班傢伙下來了，來！坐到這兒來，仔細看看這小伙子，他是我一個故人的孩子，妳瞧他怎麼樣？」

窈娘坐到羅東揚的右手下，與白秋君正面相對，一雙美目在白秋君的臉上掃了幾掃，看得白秋君渾身不自在，訕然地舉起酒杯，說道：「小弟白秋君，敬大姊一杯！」

窈娘嫣然一笑：「不敢當，白公子，應該是妾身敬公子一杯才對，公子與羅老爺子是什麼淵源？」

羅東揚說道：「他的父親是老爺子的道義之交，見過幾次面，却有多年沒有通信了，這次不期而遇故人之子，實在很難得！」

窈娘笑道：「這麼說來，老爺子以前是沒見過白公子？」

羅東揚道：「沒見過，而且根本不認識他，不過窈娘，像我們這種人無須深交，一見面就可以知道是否爲性情中人，若是這小伙子不值一文，我就不會叫妳來相見了！」

窈娘一笑道：「老爺子誤會我的意思，我是說你們以前不認識還可以原諒，若是認識的話，老爺子就該打了！」

羅東揚道：「這是怎麼說呢？」

窈娘道：「我與白公子雖是初會，却是第二次見面了！」

羅東揚道：「怎麼你們以前見過？」

窈娘笑道：「是我見過他，他沒見過我，還記得前天晚上，我回家時，就碰見這位公子躲在我的門樓下避風，我見他雖然落魄，却是英氣內蘊，回去更衣後，連忙出來請他進去歇歇，那知他已經走了，我還惆悵了老半天！」

羅東揚哈哈大笑道：「原來妳慧眼識英雄，早就相準了，這倒很好，免得我老頭子爲你們撮合了！」

窈娘白了他一眼道：「老爺子，你說到那兒去了，我是見到白公子人品不俗，德行高深，才想表示一點敬意！」

羅東揚道：「才見了一面，妳又怎知他的品德如何呢？」

窈娘笑道：「我住在那個地方是一幢孤樓，那天我忽忙出去應酬，連門都沒有關，白公子在門樓下避風，却沒有進去一步，這就是志行高潔，而且我回來後，只有一個小丫頭陪着，白公子想是知道樓中別無他人，爲避男女之嫌，冒着大雪而去了，這都是值得欽敬的地方！」

羅東揚大笑道：「對！對！秋君，我說窈娘不是庸俗脂粉，現在你該相信了吧，她知人之明，尤勝我雙老眼！」

窈娘道：「老爺子，你還好意思說呢，我只是一見之下，又沒有任何關係，才不便冒昧追出來，他是你的世交晚輩，你竟然看他在這兒挨餓受凍，還算什麼老伯呢！」

羅東揚笑道：「罵得好，幸虧我以前不知道是他，否則不叫你把我的鬍子扯掉才怪，老實告訴妳說吧，秋君的先人就是代郡的白雄起！」

窈娘一怔道：「旋風兒白大俠！」

羅東揚笑道：「不錯！看來妳對江湖的事都很清楚！」

窈娘肅容道：「我雖是女流之身，但對那些濟危扶困的英雄豪傑，一向是十分崇敬的，白大俠可說是一代完人，他一生任俠，結果自己却死於豪門手下，令人痛惜！」

羅東揚道：「雄起一生任俠，却無善終，所以遺命後人不得再從事任俠之舉，因此這小子雖然傳了他老子的本事，却沒繼承他老子的英名！」

窈娘道：「這也是對的，俠以武犯禁，雖然以絕世之身手，快意恩仇，揚名江湖，但總不是了局，何況俠者抱不平，所濟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如若以此濟世之才，從事安邦定國之偉業，不是更有意義嗎，設若其志不申，也該等待機會，效專諸之刺王僚，豫讓之刺襄子，以及像我們齊國勇士聶政刺韓槐，殺一獨夫而溢益天下，這才不負一個俠豪，比目下這個郭解強多了！」

羅東揚大笑道：「高論！高論，窈娘，我沒想到你還有這一番見識，可是這小子沒出息，他準備到淄城去當差！」

窈娘道：「這是行不得的，公役無非是替豪門催納賦稅，專事欺壓窮苦的老百姓，公子雖不至如此，却也會因此而磨去了壯志，這絕不是公子的出路……」

白秋君紅了臉道：「大姊指責極是，小弟也祇是爲生計所迫，實出無奈，藉此糊口而已！」

窈娘道：「官如虎吏如狼，公子若潔身自愛，將爲同儕所不容，獲怨小人，如同流合汚，則辱及先人，公子如若不棄交淺而言深，妾身尚有數金積蓄，公子持將回去，若不以俠事爲志，下帷攻讀，另謀出頭之日如何？」

羅東揚一笑道：「老漢也跟他說過了，而且準備作成你們小倆口兒，把老頭子的一點積蓄拿去，也是要他好好讀書，就是不知道妳的意思如何？」

窈娘看了白秋君一眼道：「那妾身可不敢當，路柳牆花，怎敢汚了公子的名節，老爺子有這份心，我可以到公子那兒去爲他做個奴婢，帮助他成業……」

羅東揚大笑道：「這是什麼話，窈娘，妳是一朶出於汚泥而不染的蓮花，我老頭子收妳爲義女，由我作主促成你們，誰都不必推辭了，來！你們敬我一杯！」

他說話是不容人拒絕的，自己拿起杯子來，窈娘看看白秋君，見他也舉杯了，才靦然舉杯，臉上却掩不住喜色，三個人才乾了一杯，身旁忽然有人笑道：「好呀！羅老頭兒既收了乾女兒，又招了乾女婿，這可是天下第一大喜事，我們大家都該恭賀一杯！」

不知何時，他們的桌子旁邊，已站出了一堆腰跨長劍的勁裝年青人，說話的一個尤其顯得態度輕浮！

窈娘臉色微變，盈盈起立道：「孫公



子，你怎麼下來了？」

敢情這人就是孫大爲，羅東揚一瞪眼道：「姓孫的！回到你自己的位子去，老頭子的事不要你湊熱鬧！」

孫大爲哈哈一笑道：「羅老兒，別以爲你是黃河一霸，孫爺就怕了你，因爲我舅父一再告誡，不要我跟你一般見識，才由得你在河邊稱雄，否則早就揍扁你了，但舅父劃定你的地盤在河邊上，到了城裏，就由不得你發橫了！」

羅東揚濃眉一豎道：「你待怎的？」

孫大爲笑道：「不怎麼樣，你包下了窈娘，孫爺不好意思跟你爭風吃醋，你自己玩膩了，把窈娘往個窮小子身邊塞，孫爺就得管管了，窈娘是我們軹城的一朶花，至少也得讓咱們樂樂才輪到外人！」

羅東揚一拍桌子，憤然起立罵道：「混帳，你是什麼東西，仗着郭解的勢力橫行城中，老頭子懶得管你，你居然不長眼睛，惹到老頭子頭上來了！」

他還沒發作，那批年青人已突然出手，五六支長劍比住了羅東揚，將他左右圍住了，羅東揚微微一怔，沒想到他們說動就動，雖有一身本事，然而赤手空拳，在劍尖的威脅下，一點也無法施展，只有空瞪眼的份！

孫大爲哈哈大笑道：「窈娘！來！陪我喝一杯，妳放心，孫爺不會把妳娶回家的，只要我先拔個頭籌，陪我睡一夜，明天隨妳去跟誰……」

窈娘忍住了氣，含笑道：「孫公子，你這是何必呢？城裏如花似玉的美嬌娘多得很，你又何苦要我這殘破之身？」

孫大爲哈哈大笑道：「窈娘，羅老頭兒包了妳幾年，大爺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沒沾過妳，滿城佳麗，就是妳一塊完璧，羅老兒護花有心，我們不便殺風景，可是妳要嫁人了，可沒有這麼容易，妳在軹城撈了幾年，贏足了我們的銀子，至少得有個交代。」

窈娘臉色一變道：「孫公子，妾身市笑鬻色，贏的是可憐錢，可也不欠誰不該誰，有什麼可交代的！」

孫大爲冷笑道：「那有這麼容易，妳豐衣足食受我們供養了幾年，還撈了一筆，拍拍身子就走，把一塊完璧去挑個窮小子坐享，傳出去，人家不笑我們軹城人都是傻瓜！」

窈娘正色道：「妾身賣笑不賣身早就說過的！」

孫大爲道：「幹了這一行就沒那個講究，羅老兒收妳做乾女兒，孫爺收妳做乾妹子，陪我睡一夜，明天也重重賞妳一筆陪嫁銀子便了。」

說完又對白秋君道：「小子，你也來喝一杯，咱們攀攀親，孫爺只不過破個瓜而已，對妳一點都沒損失，而且我的賞賜絕不比羅老兒少，你是人財兩得！」

說着把白秋君的酒杯倒滿了，自己也倒滿了，舉杯道：「來！喝了這一杯，就算定局，我就帶人走，明天你到我家裏領人兼領銀子……」

白秋君淡淡地道：「令舅郭翁伯義名滿天下，閣下這種行爲，不是替郭大俠丟人嗎？」

孫大爲笑道：「所以我才要你喝這杯酒，表示你是同意了，兩廂情願，也可以說是一項義舉！」

白秋君憤然道：「義字是這樣解釋的嗎？」

孫大爲笑道：「窈娘不過是個娼妓而已，我化了大筆銀子，助成她從良，這不是義行嗎？」

白秋君道：「那閣下就不該作那種荒唐的要求！」

孫大爲笑道：「拔她一個籌，證明軹城人不是傻瓜，千金遣嫁，表示軹城人不是小氣鬼，連一個市笑的娼妓都照顧得很週到，這才是俠義本色……」

白秋君冷冷地道：「留下你的銀子去向別人市恩吧，白某雖窮，還沒有無恥到賣妻子的程度！」

孫大爲沉聲道：「小子，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白秋君拿起杯子，往地下一潑，算是答覆。

孫大爲臉上變色，旁邊有人勸道：「孫兄，你把人帶走好了，何必跟他窮嚕囌，到了明天叫他來領人就是了！」

孫大爲的臉上泛起怒色，冷笑道：「不行，我非要他喝下這杯酒，讓他表示是自己願意的！」

說完又倒了一杯，沉聲道：「你喝是不喝！」

白秋君冷冷地道：「士可殺而不可辱，閣下最好多考慮一下，換了你處在我的地位，你會喝這杯嗎？」

孫大爲笑道：「不可能，因爲沒有人拿劍架在我的頸子上，叫我作這個選擇，因此我無此經驗！」

話才說完，忽覺眼前寒光一閃，白秋君劍已出鞘，比着他的咽喉，冷冷笑道：「現在有人拿劍架住你的頸子了，我要你也作個選擇，是跪下來向羅老爺子道歉，還是挨我這一劍，你不妨斟酌一下。」

孫大爲沒想到他出劍如此之快，連忙退了一步，可是白秋君將手一伸，仍然逼住他，羅東揚大叫道：「秋君，叫他跪下來，向窈娘磕頭道歉，否則就宰了他！」

白秋君道：「不！窈娘既操此業，是應該受辱的，除非她嫁了我之後，規規矩矩地做人，我絕不讓她受半點侮辱，可是老伯不同，您不應該受這種侮辱！」

窈娘臉色微變，白秋君道：「窈娘，妳別多心，我沒有看不起妳的意思，但我行事必須講道理，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妳幹了這一行，就不能期望人家尊敬，我期望妳於未來，只要你成了我的妻子，我就不顧一切地保護妳，但現在，我只能保護妳不受欺凌！」

窈娘低下頭道：「是！妾身不忘公子的訓示！」

白秋君回過臉道：「跪下，拿起那杯酒向羅老伯賠罪！」

孫大爲終於一笑道：「賠罪就賠罪，小子，你小心點，今天只要你出得了艷陽樓的門，就算你本事！」

說着端起酒，作勢欲跪，忽而一揚手，將酒潑向白秋君的臉上，白秋君用手一護臉，孫大爲趁機拔劍，向白秋君橫砍過去，白秋君好在應變迅速，臉上被酒迷住了眼，心知有變，連忙往後一仰身，長劍

跟着揮出！

孫大爲恰好撲上來，劍鋒掠喉而過，才叫了一聲，身子已倒向一邊，喉間血如泉湧！

羅東揚趁着大家駭然疏神之際，大喝一聲，身子拔了起來，那些少年遊俠發現他脫出圍困，忙仗劍追上去。

羅東揚一滾而出，撈起孫大爲手中的劍虎吼一聲，身形屈下，長劍橫掃，此老棄劍多年，武藝却沒擱下，一劍在下，一劍在上，又恢復了當年叱咤江湖的雄風，但聽得錚錚聲響，那羣少年劍士被他震得紛紛後退。

白秋君上前帮忙，羅東揚叫道：「別管我，你去保護窈娘，讓他們嚐嚐我佝僂劍法的厲害！」

人的名一如樹的影子，衆人一聽佝僂劍法四字，從他的身法上很快就想到了他是什麼人。

有一人驚呼道：「他是佝僂劍客羅東揚！」

羅東揚傲然道：「不錯！老夫成名之日，郭解還是個黃口小兒，老夫袖手江湖，郭解却跋扈稱雄了，這還不說，他的外甥當然也仗着他的勢子，如此妄爲，老夫殺了他，你們去告訴郭解，叫他來找老夫好了。」

白秋君連忙道：「不！老伯！人是小姪殺的！」

羅東揚冷冷笑道：「不管是誰殺的都一樣，郭解會放過我們任何一人嗎？你乖乖的等着好了，郭解要找人報仇，也一定是找老夫，衝着你這小子，他還不屑動手呢！」

這時一個年青人道：「羅前輩，您是有名的大劍客，我們自然不是您的對手，郭爺這兩天不在家，您留個落脚的地點等郭爺回來，自然會來找您的。」

羅東揚大笑道：「老夫難道還會怕他不成，告訴他，老夫就在黃河邊上的船裏，叫他隨時來好了。」

衆人一言不發，架起孫大爲的屍體悄然地走了。

窈娘蒼白了臉道：「眞沒想到會出人命，老爺子，咱們快走吧，讓地方上知道就麻煩了！」

羅東揚大笑道：「這個你放心好了，被殺的是郭解的外甥，如果要驚動官府，他就不能再混了，來！咱們別壞了酒興，繼續喝兩杯，然後你們小倆口兒就回家去成親……」

白秋君忙道：「那怎麼行，我們自然是一起到船上去！」

羅東揚笑道：「我那口船太小，住不了三個人，你們儘管走好了，郭解要來，也一定是公開地來，你到時再來看看熱鬧好了，可不用帮手，老頭子雖然老了，還不相信會輸給他一個後生小輩！」

白秋君知道多說也沒有用，羅東揚不要他去，但他也不能不去，不如在城裏住下，先找郭解作一了斷，因此他拉了窈娘一下，兩人又陪着羅東揚吃喝起來，好像根本沒發生過什麼事。

× × ×

白秋君與窈娘回到她的香閨中前，這個門他是熟悉的，因爲他以前也來過一次，那是來避風雪的，祇蜷縮在門邊的角落裏，而且很快就離開了，今天重臨此門時，他不禁有點踟躕，但是窈娘拉着他的手，硬把他拖了進去。

這是一個繾綣而纏綿的夜晚，白秋君不但有了棲身的地方，還擁着一個溫柔而多情的女人。一度繾綣後，窈娘用絲絹沾了幾朵猩紅，鄭重地收藏了起來，當然這個舉措有點傻，但她把絹巾放入箱子時，忍不住哭了起來，幾年的市笑生涯，爲了保護這一點貞操，她不知過了多少的困難，受盡了多少委屈！

尚沉浸在溫柔回憶中的白秋君被她那輕微的啜泣聲驚醒了過來，連忙掀被而起，趿着鞋子來到她身後問道：「窈娘！妳是怎麼了，是不是那兒不舒服！」

窈娘擦了眼淚，强自鎭定了下來，迴眸一笑道：「沒有，我又不是個小孩子，一點不舒服就哭了！」

白秋君道：「那是爲了什麼呢？」

窈娘笑笑道：「沒有什麼？我是太高興了，人在高興的時候，一樣也會哭的，我是在慶幸此身總算有了歸宿！」

白秋君看看她的臉道：「窈娘，別騙我，我也不是小孩子，一個人的高興與憂愁總還看得出來的！」

窈娘嫣然一笑道：「你看我臉上有憂色嗎？」

白秋君不禁惶惑了，她的臉上的確找不到憂色，但剛才的忍聲吞泣，又的確不像是發自興奮！

她剛才站在箱子前面，莫不是箱裏有什麼令她感懷身世的東西引起了她的憂傷，一半爲了好奇，一半也想瞭解她爲了什麼？白秋君也輕輕地揭開箱子的蓋，終於看見了那一方絹巾，也看見了上面新染的貞紅！

白秋君深深地被感動了，忍不住擁着她的柔肩，輕輕吻着她的臉，喃喃地道：「窈娘！我的窈娘！妳這是爲什麼呢？難道還怕我不相信妳的堅貞嗎？」

窈娘搖搖頭道：「不！我知道你相信我，否則你當時就會驗看了，正因爲妳沒有要求我呈驗，才使我感到有點傻，守持了多年的一點貞節，似乎並不如我想像中重要！」

白秋君深深一嘆道：「窈娘！妳錯了，我非常重視，也非常關切，可是我不會對妳要求的，因爲我相信你，何況我重視的不是這些外表的形式！而是內在的感情，妳已經把一份完整無缺的感情給了我，我認爲已經够了！」

窈娘道：「對我來說那是不够的！」

白秋君一笑道：「窈娘，那妳還得學學才能做一個遊俠的妻子，雖然我秉承父訓，不再以遊俠爲業，但我是一個遊俠的兒子，我的思想，我的行爲，仍是屬於遊俠的！」

窈娘頓了一頓，才問道：「那麼怎麼樣才算是遊俠呢？」

白秋君道：「行事唯仁唯義，待人唯忠唯信，處世唯誠唯正，像今天羅老伯！只初次見面，不問我的底細，就把妳託付給我，像我今天殺死孫大爲，並不因爲他欺負我的妻子，而是因爲他欺凌一個弱女子，父訓雖嚴，到時候我忍不住，仍是要



拔劍而起，因爲在本質上我還是個遊俠，在我的身體裏，流着遊俠的血，那是改換不了的！」

窈娘又問道：「我要怎麼樣才能做一個遊俠的妻子呢？」

白秋君笑道：「很簡單！信任我，不管我做了些什麼，妳都要絕對地信任我，認爲那都是我應該做的！」

窈娘笑笑道：「這一點，我早就知道了！」

白秋君慰撫道：「那妳就不該爲這件事而耿耿於懷了！」

說着指指那方絹巾又道：「羅老伯告訴我妳一直守身如玉，那已經够了！我相信他的話，就相信了妳的人，我認爲如加以驗看，就是對妳的侮辱，也是對一個遊俠的人格的侮辱，在一個遊俠的心目之中，是沒有懷疑的！」

窈娘低下頭道：「我知道，所以我沒有呈驗給你看，只是偷偷地藏起來，自己留作紀念而已！」

白秋君道：「還有一點，妳必須習慣寂寞，習慣被冷落，習慣自己照顧自己，一個遊俠往往是身不由己的，也許一出門就數年不歸，也許在回家的路上，我爲了一件該做的事，殺了人闖了禍，必須遠走他方，拋下妳不管了！假如我們不是夫婦，我答應照顧妳，拚將萬難，不辭一死，我也會把妳送到家的，但妳是我的妻子，我就不管了！」

窈娘怔了一怔，道：「你又打算繼承父業，遊俠以終了！」

白秋君道：「是的！我今天殺了人，不是一個普通人，是郭解的外甥，他不會放過我的，也許一輩子都會有人跟我糾纏不清，我逼得要走上這條路！」

窈娘道：「郭翁伯也是個聞名的遊俠，他應該知道他的外甥是自己找死，不應該來找你尋仇的！」

白秋君一嘆道：「是的！但我懷疑他是否眞正够一個遊俠的標準，否則他的外甥就不會如此跋扈了，他早就應該自己下手殺了孫大爲，遊俠的本份是除暴安良，不是憑仗武力，魚肉鄉里，橫行市井，欺凌良善！……」

窈娘不禁默然，白秋君忽又笑道：「窈娘！一個遊俠的生命中祇有今天而沒有明天的，趁我們還在一起的時候，多相聚一下吧！因爲我不一定能再見到明天的太陽！」

窈娘由他抱起重回到牀榻上，當兩個人再度擁抱在一起時，她忽然道：「秋君！你說過遊俠必須是一諾千金的，那你白天答應我們的事！也不能更改了！」

白秋君道：「是的！假如我答應過了，我就絕不更改！」

「你答應我與羅老爺子，說要回去閉門讀書的！」

白秋君呆了一呆才道：「不錯！我是答應過！但環境不允許我那樣了，從我殺死孫大爲的那一刻開始！」

窈娘道：「一個遊俠的承諾，會受環境的影響而變嗎？」

白秋君語爲之塞，良久良久才道：「窈娘，妳要我如何？」

「實踐你的諾言，回家讀書去！」

「可是郭解不會放過我的！到時我難道束手聽任別人來殺死我嗎？窈娘！妳要想得現實一點！」

窈娘道：「郭翁伯頗有俠名，也許不是那種不可理喻的人，他來找你時，我去跟他評理，假如他不講理，你可以自衞，但是我不希望你繼續去行兇殺人！」

白秋君苦笑道：「窈娘！妳把我看成嗜殺如虎的兇手了，一個遊俠的殺人，往往是不得已！像今天！」

窈娘道：「今天的事！凡是一個熱血男兒都會忍不下去的，並不一定要具有遊俠身份，才有資格打抱不平，秋君！我尊敬行俠仗義的豪傑，但並不贊同殺人，因此我希望你今後還是遵照你先人的訓示，規規矩矩地讀書以求出頭，不要心心念念祇想行俠了，行俠非不可爲，但不可爲業，遇事不避，却不必去找機會行俠，你肯答應嗎？」

白秋君一嘆道：「當然答應！只要郭解不來找我，我絕不會故意去找他的，我並不是想藉行俠揚名，今天我殺了孫大爲，並沒有說出自己的姓名！我也不喜歡殺人，殺死了孫大爲之後，我的心裏一直不舒服！」

窈娘滿足地笑了，笑裏也有點凄涼，輕嘆一聲道：「我要求你的就是如此，殺人是一件很瘋狂的事！一開始或許會感到不安，但久而久之，殺的人多了，感覺就麻木了，慢慢會視殺人爲樂事，變成個嗜殺的狂人了，最後就會殺自己，我已經深深受過這個慘痛的教訓，所以才……」

白秋君一怔道：「窈娘！妳……」

窈娘苦笑道：「我沒有殺過人！我的父親，我的長兄却是在這種方式下殺死自己的，我的本姓田！……」

白秋君一驚，問道：「妳是田氏的後人？」

窈娘慘然道：「是的！我的父親是聞名的遊俠田仲，我的長兄便是朝野聞名的煞星田烈，他們的一生中，雖以行俠爲名，却是以殺人爲樂事，所以他們最後也不免爲人所殺，他們雖然死了，但仇家却不肯放鬆我們，一家老弱十餘口，就逃出了我一個人，只落得賣笑爲生，這都是行俠的後果，你陷溺還淺，所以我希望你及早收手！」

白秋君呆了道：「眞想不到妳是田氏的後人！」

窈娘苦笑道：「我出身在任俠之家，自然也認得出人，我早知道羅老爺子是佝僂劍客，却尊敬他能急流湧退，所以我才以父事之，秋君！你說得對！一個遊俠的後人，就是註定了命運要做遊俠的，所以我嫁了你，但我總希望能改變一下我們的命運，使我們的將來不那麼悲慘！」

白秋君激動地抱緊她道：「窈娘！我一定聽妳的話，先父之所以誠訓我不要行俠，也是爲了同樣的原因！」

才說到這兒，那個小丫頭杏兒已急急地來敲門道：「娘子！不好了，孫家的人打上門來了！」

白秋君苦笑道：「妳看！麻煩已經找來了！」

窈娘却沉着地問杏兒道：「是孫家的人還是郭家的人？」

杏兒急道：「孫家的人也就是郭家的人，他們還分嗎？有十幾個，都拿着兇器，說要爲孫公子報仇！」

白秋君披衣坐起，窈娘再問杏兒道：「郭翁伯來了沒有？」

杏兒道：「那倒沒有，郭老爺在，他們不敢如此張狂的！」

窈娘道：「不去理他們，把門關緊就是了！」

杏兒以帶哭的聲音道：「他們說，不開門就要放火了！」

白秋君憤然道：「這還成什麼話，我找他們去！」

這時外面人聲鼎沸，高聲叫罵着，有幾束火炬已丟了進來，白秋君很快地穿好衣服，提了劍下樓，首先把火撲滅了，窈娘跟着追出來道：「秋君！這些人祇是一羣無賴的暴徒，並沒有多少實學，你不必跟他們一般見識！」

白秋君道：「在艷陽樓的那幾個年青人，劍術都很有根底！」

窈娘道：「不錯！那幾個是郭解的弟子，正因爲他們懂得劍法，看出你與老爺的出手凌厲，才知難而退，因此他們也一定不會再來送死，至於這些人，很可能是孫夫人唆使前來的市井無賴，你又何必去跟他們賭狠呢？」

白秋君傲然道：「連眞正的劍手我尚且不懼，難道還會怕這些泥足的市井無賴嗎？」

窈娘嘆道：「秋君！我這是經驗談，寧獲怨於君子，不開罪小人，這種人最可怕，他們吃了虧之後，不會明刀明劍跟你決門，卻會使用各種暗算的手段來報復，我的父兄一世英雄，最後都受害於小人之手。」

白秋君一笑道：「窈娘！妳放心好了，對這些人的了解我比妳清楚，因爲他們是小人，沒有遊俠慷慨赴死的決心，所以他們也最怕死，我有辦法制服他們的！」

說着打開了門閂，外面湧進的十幾人立刻鼓噪了上來，內中有人喊叫道：「就是這小子，宰了他給孫大哥報仇！」

白秋君沉聲道：「很好！人是我殺的，對各位的義氣我很佩服，所以站出來，成全各位的義舉，是誰要報仇！」

那人叫道：「我們都要報仇！」

白秋君臉色一沉道：「這是郭翁伯的地盤，你們這種行爲，不怕給他丟人嗎？我不辭一死，但你們如果靠羣毆殺了我，郭翁伯也未必會饒了你們，除非他不想混了！」

這幾句話倒是頗有鎭懾作用，那羣人都靜了下來。

白秋君又道：「要報仇一個個地來，憑眞功夫，眞本事，殺了我也沒話說，如果你們想倚仗人多，不講江湖規矩亂來，我也不一定怕，憑我的技藝，自衞的本事還是有的，打不過我可以逃，我要逃的時候，你們誰也追不上！」

口中說着話，雙脚一蹬，身子已拔上了兩丈來高的一棵大楊樹的横枝上，那根横枝粗不盈寸，白秋君的身子站在上面，横枝一動都不動，連枝上的積雪都完好如故。

白秋君在枝上冷笑道：「有我這身輕功，脫身應該沒問題，你們如果殺不了我，就得提防我來報復了！」

這一身美妙的輕功果然鎭住了羣小，他們都不作聲了，其中一人不甘心地道：「跑得了你，可跑不了那女的！」

白秋君厲叱一聲道：「住口！你說這種話就不像個男子漢，但我不跟你一般見識，因爲你不是一個劍手，對一個不是劍手的敵人，我也會採用另一種手段，只要窈娘傷了一根頭髮，我一定採取最嚴厲的報復手段，不但屠絕你們每一個人，連你們的家人也一個不留，像這棵樹一樣！」

說着他脚尖輕點，在樹上轉了一圈，手中長劍輕揮，立刻斷了一大片的樹枝，眨眼之間，一棵横覆數丈的大白楊樹，就剩下撐天的幾根枯枝，白秋君最後一揮，劍氣所及，將那幾根枯枝也掃落了下來！

然後他傲然笑道：「除非你們整天聚結在一起，把你們的家人也聚到一起別分開，否則我利用黑夜到府上去拜訪一下，第二天就得要孫家來替你們收屍了！」

羣小爲他的身手所懾，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白秋君一笑道：「爲朋友盡義是俠士本份，但要看看那個朋友值不值得，孫大爲其行當誅，讓他活着横行鄉里，已是你們軹城之恥，你們還想爲他報仇，則更應該感到慚愧！何況郭翁伯是他的舅舅，要拚命報仇也輪不到你們，今天你們來替他報仇，異日你們全家遭殺之日，孫家的人是否也會出面替你們報仇呢？誰有這個信心的，就站出來！」

羣小面面相覷，沒有人敢挺身而出，白秋君指着那個講話最多的少年道：「朋友！剛才你最起勁，請出來指教！」

那人的臉都嚇白了，連忙道：「朋友！我們也不是來替孫大爲報仇的，我們都是郭爺的手下，孫夫人把孫大爲屍體放在郭爺的門口不收殮，說郭爺名滿天下，他的外甥叫人殺了，居然沒人敢出頭，我們聽了不是味兒，才來找朋友一決，現在看了朋友這種身手，我們自知不敵，還是等郭爺回來再解決吧！對不起！打擾了你的安息！」

說着招呼同伴，正待退去！白秋君卻喝止道：「且慢！」

那人蒼白了臉，問道：「你還要怎麼樣？」

白秋君道：「河岸羅老爺子那兒，是否有人去打擾了！」

那人苦笑道：「到今天我們才知道他老人家就是名滿江湖的佝僂劍客，誰還敢去惹他老人家！」

白秋君冷笑道：「那你們是認爲我好欺負了！」

那人低頭不敢回答，白秋君走前幾步，那人嚇得連連後退，白秋君笑道：「你放心，我不殺你，但要問你幾句話，郭翁伯上那兒去了？」

那人道：「郭翁伯應朋友之邀到河東去了！」

「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這可不知道，總在這一兩天吧！」

白秋君道：「好！從明天開始，我到東路上去等他，跟他把這問題解決，但不許你們再來騷擾了！」

那人連忙道：「朋友放心，今天在酒



樓上那幾個人是郭爺的親信，武功也比我們高，他們一定知道你朋友的厲害，自己不敢前來，卻支使我們來送死，幸虧朋友你明白事理，不跟我們一般計較，以後再也不會有人做傻瓜了！」

白秋君這才微微一笑道：「好！各位請吧！窈娘從今天開始已是我的妻子，以後不應召陪酒了，麻煩各位轉告一聲，再要有人在附近探頭探腦，我的劍可不認人的！」

那人連忙道：「不會了！在艷陽樓的事早已傳遍了全城，再也沒有人敢來送死了！」

於是帶着他那帮伙伴，一個個狼狽而去，白秋君含笑回到屋中，窈娘迎着他笑道：「秋君！還是你行，輕而易舉就把事情解決了！我還以爲最少要傷幾個人！」

白秋君道：「假如我一出來就跟他們動上手，傷人是免不了的，這帮傢伙我見得多了，好鬥逞勇，卻又胆小如鼠，示之以技，屈之以威，他們自動會退縮的，其實我要殺死他們並不困難，但我不想殺人，就不妨把他們抬高一點，表示怕他們一起上，給他們也留點面子，不傷他們的自尊，也不會結怨太深，省了許多痲煩！」

窈娘深深一嘆道：「是的！當年我的父兄如果能像你這樣，遭遇就不會那麼慘了，秋君！你明天眞要去等郭解嗎？」

「是的！不跟他把問題解決，我們就脫身不了！」

「等他來找我們好了，何必要先去找他呢？」

白秋君一嘆道：「如果他來找我們，一定會先找上羅老伯，羅老伯年事已高，對劍藝也荒疏多年，也許會不是郭解的對手，我不忍心他的一世英名毀在這兒！」

窈娘道：「你能勝過郭解嗎？」

白秋君道：「我不考慮這個問題！」

窈娘默然片刻才道：「是的！羅老爺子照顧了我多年，現在我已經嫁人于歸，不該再去煩他老人家了，明天我陪你一起去！」

白秋君忙道：「不！妳不能去，明天妳到河邊上去絆住羅老伯，別讓他上這兒來，如果他知道我去等郭解，一定也會趕來湊熱鬧的，我實在不希望他參加！」

窈娘道：「他見我一個人去，一定會問起你的！」

白秋君笑道：「妳就說我留在家裏溫習劍法，準備跟郭解一決，他就會諒解不來找我了！」

窈娘想想又說道：「可是你不認得郭解！」

白秋君道：「不需要認得，他的人知道我要在路上等他，一定會先去通知他的，他會認得我！」

兩人默然回到屋裏，誰也沒有再睡的興緻了，就這樣對坐到天明，小丫頭杏兒送上早點，他們默然用過。

白秋君道：「我們分頭出發吧！我會在日落前回家，假如妳看不見我回家，就知道該上那兒去找我了！」

窈娘沉重地道：「我曉得！我不會爲你穿孝的，也不會把你的骸骨運回家鄉去，我會穿着一身彩衣去見婆婆！告訴她我是你在外面娶的媳婦，也告訴她你在外面找到了一份好差使，我會奉養老人家盡了天年，再來啓運你的骸骨歸里，這是我的責任，我會知道的！」

白秋君長長一揖道：「窈娘！我謝謝妳了！」

兩人對視一眼，白秋君懷着劍，跨開大步走了，在東邊的路上，他找到了一塊空曠的地方，坐候沒多久，果見一騎飛馳而過，騎上的人是昨晚說話最多的那個傢伙！

白秋君知道他是通風報信去了，遂耐心地等候着，過了個把時辰，只見來路上有一個瘦削而矮小的中年人，肩頭負了一個包袱，步行而來！

白秋君因爲一直在等着郭解，擋在路中間，那瘦小的中年人也走在路中間，兩人走到面對面時，白秋君仍然沒讓開，那中年人望了他一眼，終於自動地側身由他的旁邊滑過，白秋君見他身邊也佩着一口劍，忍不住道：「兄台！等一下！你是郭翁伯家的人嗎？」

中年人嗯了一聲，立定脚步道：「朋友，不知有何指教？」

白秋君說道：「我要找他，他來了沒有？」

中年人微微一愣道：「朋友找他有什麼事？」

白秋君道：「找他斷殺！」

中年人又是一愣道：「閣下與他有什麼仇恨嗎？」

白秋君道：「過去沒有，仇在昨天結下的！」

中年人奇道：「郭解昨天不在軹城，怎會與閣下結仇！」

白秋君道：「我在昨天殺死了他的外甥！」

中年人一怔道：「爲了什麼？」

白秋君道：「我沒時間說這些，他來了沒有？」

那中年人想了一想道：「沒有！他還有事，兩三天之內不會回來，你先回去吧，他回來後，弄清了事情的始末經過，自然會去找你的，你在這兒等不到他的！」

白秋君道：「爲什麼？難道他不從這條路回來！」

中年人道：「他一定從這條路回來，但是他非常怕痲煩的，因此他常常用很秘密的方法回來，不驚動任何一個人！」

白秋君頓了一頓才道：「閣下跟郭解很熟嗎？」

中年人笑道：「很熟，我是他最知己的人，對他的一切最清楚，因此才知道他的行蹤！」

白秋君道：「我想請教一下，他爲人如何？」

中年人一笑道：「這個問題你問任何一人，都會有答覆，有好的也有壞的，唯獨問到我卻無以爲告！」

「爲什麼？你不是他最親近的人？」

「正因爲我跟他太親近了！才無以爲告，我說他好，你未必相信，我如說他壞，也說不出一個具體的事實來，他爲人行事，都是憑着本心，好與壞要看別人的看法了！」

白秋君道：「我聽說過他急人之急，頗有俠名！但是他的子弟横行鄉里，他卻

不聞不問！」

中年人神色微動道：「這一點我敢担保他不知道，因爲從沒有人告訴他，否則他一定會嚴加管束的！」

白秋君冷笑道：「軹城內人人皆知，他怎麼會不知道？」

中年人苦笑道：「我敢担保他不知道，因爲上門的人都是有求於他的，絕不會在他面前說他子弟的壞話，至於被你殺死的那個孫大爲，是有點驕縱！」

白秋君冷笑道：「豈僅驕縱而已！」

中年人道：「他從小喪母，由他姊姊撫養長大的，他姊姊又祇有一個獨子，因此他雖然知道孫大爲行事略有不端，却也不忍深責，那知道就此害了他，不過閣下放心好了，如果孫大爲的行爲有取死之道，他絕不會護短的，對於郭解別的不敢說，有一點我敢保證，他的是非最分明！」

白秋君道：「但願如此，那我也不等他了，麻煩你轉告他一聲，就說孫大爲是我殺的，我住在西城窈娘的家裏等他，叫他不必去找不相干的人！」

中年人拱拱手道：「他會的！他一定會來的，假如孫大爲該死，他會來道歉，假如閣下殺得不當，他也會有一番交代，郭解是個是非恩怨分明的漢子，一定會有交代的！」

說着他轉過身走了，白秋君在路上呆了半天，才想起忘記問那中年人的姓名了，但這時那人已走遠了，他也祇得轉身回到城裏，由於時間尚早，他一逕走到河邊上！

由於羅東揚在城裏揭露了身份，跟一個小伙子共同殺死了郭翁伯的外甥孫大爲，消息傳開，大家都避得遠遠的，祇有那一條船孤另另地泊在岸邊。

他跨上船去，但見羅東揚正在艙中，面前放着一罐酒，一碗熱騰騰的肉湯，窈娘則跪在一邊，替他將切得薄薄的肉片放進湯裏燙熟，見他進來，窈娘不禁一怔！

羅東揚笑道：「小子！聽說你在練劍，老頭子就不便打擾了，你們年青人就是沉不住氣，劍事要靠平日的勤練，一兩天加緊能有什麼用！」

白秋君笑道：「小侄如有老伯這種火候，自然就無須勤練了，可是小侄的技藝還疏淺得很！」

羅東揚笑道：「那也不盡然，劍事半在天賦，半在傳授，那天我看你出手，就知道你的火候已够了，所欠缺的祇是經驗，來！趁着這好酒熱湯大肥肉，我們吃個酒足飯飽後，到亭上去切磋幾手，保證比你一個人練十年還强！」

白秋君坐了下來，道：「不急在一時，那太驚世駭俗了吧！」

羅東揚笑道：「我們宰了孫大爲後，就等於向郭解公開下了戰書，城裏城外的人都知道了，好像我身上帶了瘟病似的，一個個全躲開了，惟恐招禍上身，你放心好了！在眼睛看到的地方，連個鬼影子都沒有！小子！昨天晚上你們在家裏一定很熱鬧吧！」

白秋君望望窈娘，她也微微色變道：「我沒說，老爺子！你怎麼知道的？」

羅東揚哈哈一笑道：「老頭子雖然不闖江湖了，耳目還是靈通的，收了一個不記名的徒弟，傳了他幾手功夫，就讓他替我探探消息，昨夜王二混見到你們家熱鬧時，他急急地來告訴我，可是我一聽去的那些料都不成氣候，相信你一定應付得了的，所以也沒趕了去！」

白秋君低下頭，窈娘道：「正因爲沒什麼大不了，所以沒敢驚動老爺子，好在秋君應付得法，沒傷人就對付過去了！」

羅東揚大笑道：「我全曉得，小子，你很有辦法，幾手迴風斬把他們都鎭住了，這一手很聰明，這些人武功雖差，仇心却很重，如果你傷了他們，他們就一輩子纏住你，陰魂不散，擾得你永遠不安，我對他們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殺，殺得一個不剩，心驚胆寒，不敢再來找你，一個就是躲，遠遠地避開他們，這些年我老頭子隱姓埋名，就是殺膩了人，已無法擺脫了這些小人，只好躲了起來，沒想到你初次現身手，就學會了不戰而屈人之兵，比我老頭子强多了，窈娘，我給妳找的這小伙子不錯吧？將來你們一定不會像我老頭子這麼落魄，連本名都不敢使用。」

窈娘低頭道：「我想等這件事了之後，還是叫他回家去讀書，不要把遊俠當作事業！」

羅東揚道：「對！遊俠的結果沒一個是善終的，我老頭子收手已經太遲了，你們還來得及，依我說，你們乾脆就此回家算了，這件事交給我老頭子挑起來！」

白秋君連忙截阻道：「那不行！小姪說什麼也不能置身事外，何況人是小姪殺死的，沒有讓老伯來頂的道理！」

羅東揚一嘆道：「我知道你不會答應的，因爲你是白雄起的兒子，怎麼樣，你等到郭解沒有？」

白秋君又是一怔，羅東揚道：「別瞞我，昨天晚上的事我全知道，你說的話自然也會傳到我耳朶裏的！」

白秋君祇得道：「沒有！他要兩三天才回來！」

羅東揚笑道：「我知道你不會等到他的，郭翁伯是個成名的遊俠，聽說這件事有我湊在裏面，一定會先找到我再跟你解決的，所以我老頭子不跟去湊熱鬧，讓你一個人喝冷風去，小子，要找郭解，還是在我這兒等着，等他公開下了戰書，咱們爺兒倆會他一會，還有，你怎麼知道他要兩三天才回來，據我所知，王二混已經騎了馬去找他了，孫大爲是他唯一的外甥，他得信後會立刻趕回來的！」

白秋君道：「我碰到他一個親信的手足……」

羅東揚道：「郭解雖有一大批子弟門人，却沒有一個親信的，他行事一向獨來獨往，誰也不會知道他的行踪的！」

白秋君道：「是那個人自己說的，他也帶着劍，聽他的口氣，似乎與郭解的關係很密切！」

羅東揚道：「沒這麼個人，他叫什麼名字？」

「小姪忘了問他，却談了很久！」

「談些什麼？」

「關於郭解的爲人，以及對孫大爲之死的看法！」

「他怎麼說的呢？」

「對郭解的爲人他不作置評，對孫大爲之死他說了一些，也沒有偏袒，他說郭解回來後會調查清楚再作處理！」



羅東揚笑道：「這倒奇怪了，郭解的批評只有兩種，一種是把他捧上天，一種是把他貶得一文不值，從來就沒有人對他作置評的，何況又是他的親信，尤其是對於孫大爲的行爲，除了郭解自己，誰也不敢說他該死，因爲郭解的姐姐就只這一個孩子，而郭解……」

白秋君道：「他說了，郭解自幼喪母，靠那個姐姐呵護成人的，因此對孫大爲，他略爲放縱一點，但絕不會是非不明，他還說了，如果孫大爲確實該死，郭解會來向我們道歉，他叫我回來等着……」

羅東揚一笑道：「這個人可眞口氣大，似乎就代表郭解了，但郭解的爲人行事是無人可作代表的，他什麼長相？」

「四十上下年紀，矮個子，黑臉膛，兩眼很有精神，說話很溫文有層次，穿着很樸素……」

「走路還是騎馬？」

「步行的！肩頭揹一個包袱！」

羅東揚大笑道：「他就是郭解，你當面錯過了！」

白秋君猛然一怔，道：「他會是郭解？郭解會是這個樣子？」

羅東揚大笑道：「郭翁伯名滿四海，却沒有多少人認得他，因爲他其貌不揚，就像個莊稼漢子，一般人心目中的遊俠都是身材軒昂，怒馬鮮衣，腰跨長劍，連我老頭子當年行俠時也不例外，但只有郭解一人例外，他毫無特徵，而且從不騎馬，到那兒都是一雙腿。」

白秋君愕道：「眞想不到郭翁伯會是這個樣子！」

羅東揚笑道：「別說你想不到，連我都想不到，沒認識他之前，他一連坐過我四次船，我都不知道他就是郭解，但是你看他身材矮小，他技擊通神，一拔劍有鬼神莫測之機，我老頭子還不敢說一定能勝得了他！」

白秋君道：「他爲什麼當我的面不承認呢？我已明白地告訴他，我殺了孫大爲，要找他一決！」

羅東揚道：「他當時有什麼表現？」

白秋君道：「沒有，聽說孫大爲死訊後，他也毫無激動之狀！」

羅東揚皺眉道：「這個人已經到了喜怒哀樂不形之於色的境界了，這樣的一個劍手是很危險的敵人！以他對乃姐的感恩之情，聽說了外甥被殺，面對着殺甥的兇手，居然能無動於衷，這人太厲害了！」

白秋君想了一下道：「小姪的想法不同！」

羅東揚道：「你有什麼想法？」

白秋君道：「小姪想，他說的是眞話，他眞是個是非分明的人，要回去弄清楚孫大爲被殺的眞相後，再作區處！」

羅東揚道：「我不信，他是遊俠，不是聖人，遊俠所爭的是一口氣，雖然也講理，但我們在他的地盤上，殺死了他的外甥，他要能忍下去，以後就不能混了！」

白秋君的看法也有點動搖了，他是遊俠世家出身，對遊俠之性格很了解，名對遊俠是更重於生命的，尤其是羅東揚已經亮出了佝僂劍客的身份，假如郭解就此罷了，外人一定會以爲他畏懼佝僂劍客的盛名，這是任何一個遊俠所不能接受的，沉默片刻後，他才道：「郭解已經回來了，大概很快就會找小侄去了！窈娘，我們回去吧！」

羅東揚道：「急什麼，他要來，也一定是找我！」

白秋君道：「不！小侄跟他相約在窈娘的家中，他也答應了等郭解回來後到那兒去找小侄！」

羅東揚道：「好！那我們一起上那兒去等他！」

白秋君道：「老伯！小侄是一個人約他的！」

羅東揚笑道：「小子，我老頭子不把你趕回家去，你還想把我老頭子踢出事外不成，走吧，別等我拿棒子揍你！」

白秋君無可奈何，窈娘朝他作了個手勢，叫他不必固執了，小倆口兒祇好跟在羅東揚身後上岸。

來到窈娘的家中，一切都很平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羅東揚很沉得住氣，叫杏兒上街去又買了許多酒肉，叫窈娘整治出來，接着他們大吃大喝，過了一個平靜的白天。

到了晚上，白秋君口喝思飲，窈娘在他身邊睡熟了，他祇得自己起來，忽聽得院中有呼呼的聲音，連忙貼着窗紙一看，但見羅東揚在院子裏練劍，他佝僂着身子，一劍劍地推出去，發招十分緩慢，但勁厲的劍氣却把丈許遠處牆頭的積雪震得漫天亂舞，呼呼的聲響就是由此發出來的！

白秋君心頭暗驚，沒想到這位世伯的劍藝已精湛如此，因而聚精會神地看着，羅東揚練了一下，忽而挺劍對一棵樹上刺去，身子也跟着拔空而上。

劍尖快指到樹梢上時，又見另一條人影凌空翻出牆外，同時還有人輕笑道：「羅翁眞是藏晦不露，翁伯失敬了！」

看那身影，分明是日間所見的中年人，祇聽羅東揚厲聲喝道：「郭解！你不要跑，是漢子就停下來較量一下！」

叫着飛身追了上去，白秋君不敢怠慢，忽忽披上衣服，取了劍，也緊追出去，雖然在黑夜，但滿地皓皓白雪，可以看得很清楚，郭解在前面去若飄風，羅東揚在後面追得也像一陣風，白秋君的身法也算快的，但快不過兩陣風。

眼看着兩條影子越去越遠，他更心急了，拚了命上去，來到河邊上，却見郭解一逕踏着浮冰，走向河中，羅東揚不考慮也追了上去，終於接近了。

## 恩怨分明　義薄雲天

當白秋君追到河邊上，羅東揚與郭解已動上了手，他唯恐有失，連忙挺劍追過去，羅東揚却擺擺手道：「秋君，別過去，由我老頭子一個鬪他！」

郭解也擺手道：「小朋友，你別急着上來，等我向羅老前輩討教後，還有問題要跟你解決呢！」

羅東揚大叫道：「請你別管那小伙子，百事衝着我來！」

郭解一笑道：「一人做事一人當，那位小朋友既然敢在路上等我姓郭的，大概

不會領你前輩這份情！」

羅東揚憤極飛身揮劍撲擊，但郭解十分沉穩，他的脚踏在一塊浮冰上，那塊浮冰大如磨盤，以浮力而計，並不足盛載一個人的重量，可是郭解站在上面一動都不動，從容揮劍，架住了羅東揚一連串的攻擊，最後一振腕，把羅東揚揮了開去，落在另一塊浮冰上！這塊浮冰比郭解所站的要大了一倍，羅東揚落上去，浮冰立刻往下一沉。

羅東揚連忙提氣才算穩住浮冰，不禁怔住了，他是個大行家，從兩個人的身法一看，就知道自己比人差了一截！

但他仍是不服氣，怒聲道：「郭解，有種到岸上打去！」

郭解笑笑道：「我承認沒種，前輩的佝僂劍法蓋世無雙，祇有在這浮冰上，我可以佔點便宜，到了岸上，我絕不是敵手，因此我老遠把前輩引到這兒來動手！」

羅東揚怒叫道：「郭解，你是不是漢子？」

郭解微笑道：「郭解先天不足，身高不過五尺，與前輩昂藏七尺之軀比起來，也算不了漢子。」

羅東揚聞言一怔，從郭解的話裏，他聽出了弦外之音。

他以佝僂劍法聞世，贏得了佝僂劍客之名，並不是先天的彎腰，而是爲了劍法之故，他的劍路着重在攻擊對方的下路，必須彎下腰來，才能發揮全部的威力。

而一般的劍客都着重在騰躍撲擊，取人上路爲主，他這一套特異的劍法才能威鎮江湖，可是今天遇到的這個郭解身材矮小，自己彎下腰來，也不過跟他差不多，則自己的佝僂劍法絲毫佔不到便宜。

剛才在冰上一番交手，證明郭解的劍技精湛，並不遜於自己，而內力之充沛，尤在自己之上，到了岸上，自己並不見得能勝過他，而郭解却自承不如，分明是給自己一個下台的機會，叫自己不要再固執下去！可是自己就這麼下場，似乎也難以交代。

他正在躕躇難決之際，郭解又道：「在冰上，前輩腰腿不如我俐便，在岸上，我火候不如前輩精純，雙方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我不會捨所長而來就所短，前輩自然也一樣，我們又何必僵持下去，大家就此算了吧！」

羅東揚道：「我肯算，你肯算嗎？」

郭解道：「我們素無仇隙，並沒有要拚命的理由呀！至於舍甥孫大爲事，我會跟那位小友解決的！」

羅東揚道：「不行，那是我老頭子的事！」

郭解道：「前輩一定要介入嗎？」

羅東揚道：「是的，事由我起，如果我不把窈娘推介給他，硬要替他們作伐，就不會發生這件事！」

郭解想了一下道：「家姊將屍首放在我面前，逼着我出頭解決，前輩想必知道了！」

羅東揚道：「知道！我們就等着你郭大俠如何解決！」

郭解笑道：「二位如果信得過，就請移駕舍下，我們當衆解決，這事情也不是在此地可以解決的！」

羅東揚沉吟片刻道：「到那兒解決都可以，既然在此地無法解決，你把我們引到這兒來幹嗎？」

郭解道：「我是想領敎一下前輩的劍技，因爲郭某還有不少門人子弟，姓郭的必須對他們有個交代，如果我能力不足，在這兒被前輩擊敗不會有人看見！」

羅東揚知道郭解是在爲自己設想，但又有點不服氣，沉聲道：「那麼你把我們邀了去，是表示你擊敗老夫了！」

郭解道：「郭某絕無此意，在敝門下前面，我也是實話實說，我們各有所長，在岸上我不如前輩，在浮冰上我佔先一籌，但在舍下是居於岸上，解決問題時我力有未逮，家姊也無法再勉强我了！」

羅東揚聽他如此一說，知道他有意從輕處理這件事，把自己邀到河邊一鬥，只是向自己表示，他不是爲了懼怕自己，心中對郭解頓生好感，乃點頭道：「好！我們就跟你走一趟，是非曲直自有公論，我們也不怕你的人多！」

郭解笑了一笑，飛身到了岸上，陪同二人，慢步走回城中他的家中，郭解雖是名重一時的俠客，但他的家裏却十分樸素，倒是他的門人子弟聚了不少，燈火照耀得如同白晝，孫大爲的屍體就橫放在大門口，一個中年婦人正在屍旁痛哭着，那正是孫大爲的母親，孫夫人郭氏！

看見他們前來，孫夫人就跳起來叫道：「那一個是兇手？」

有人指着白秋君說道：「就是那個小子！」

孫夫人跳過來要命，却被郭解抓住了道：「姊姊！人已經死了，有事交給我解決，妳請不要管！」

孫夫人大聲地哭叫道：「你一定要殺了這小子，給你的外甥報仇，他死得好苦啊！……」

郭解點點頭，然後把孫夫人扶到一邊坐定，向在場人問道：「到現在爲止，我並沒有問事情發生的經過，因爲我不願意聽一面之詞，現在郭方的人都在這兒，我希望了解一下，事情是怎麼發生的，那天有誰在場？」

人羣中出來了幾個年青人，都是那天在酒樓上的，郭解指着一個年青人道：「郭正，你是我的族弟，你是跟我時間最久的一個人，你知道我的脾氣爲人，你說好了！」

郭正頓了一頓才道：「無非是爲了爭風，那天大爲喝了多少酒，見窈娘中途離去認爲大失面子！」

郭解一笑道：「嗯！年青人愛面子是常情！」

白秋君忍不住道：「可是，他沒有理由侮辱我的妻子！」

郭正道：「你的妻子爲什麼還要出來侑酒，男子漢不能保妻子，要她出來拋頭露面市笑侑酒，就怪不得別人！」

白秋君道：「她在你們桌上侑酒時，還是個酒妓，到了我們這兒，才由羅老伯作伐，許配給我了！」

郭解道：「你當時聲明過了嗎？」

白秋君道：「聲明過了！」

「孫大爲如何表示？」

白秋君含怒道：「他要帶窈娘回去先



睡一夜，第二天才還給我，我拒絕了，他們就拔劍威脅羅老伯！」

郭解臉色一沉道：「郭正！是這樣的嗎？」

郭正遲疑片刻才道：「是的！但是大爲答應以五十兩黃金爲代價，而不是白白强佔她！……」

郭解道：「郭正，我給你一百兩黃金，叫你的老婆陪我睡一夜，你幹嗎？」

郭正遲疑地道：「大哥！這……」

郭解厲聲道：「說！你幹不幹？」

郭正將心一橫道：「幹！」

郭解一笑道：「不錯！錢帛動人心，五十兩黃金可以買十個女人，何況是一百兩呢，郭正，你估估價看，假如我準備賣掉你大嫂，可以討價多少？」

郭正的臉色變了，遲遲不敢作答，郭解臉色一沉，厲聲道：「說！你知道我的規矩，有問必答，而且不許說謊！」

郭正訥訥地道：「小弟不知道！」

郭解笑道：「對了！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爲我從來也沒有打算賣自己的老婆，想不到你倒肯賣！」

郭正急急說道：「小弟怎能跟大哥相比！」

郭解道：「是的！因爲我是遊俠，而你不是，這讓你明白了一件事，遊俠是不會賣老婆的，祇有那種無恥之徒才會做這種事，想不到你會是那種人！」

郭正道：「大哥！小弟怎會是這種人呢？」

「可是你剛才親口承認的！」

「那是因爲……」

「那是因爲什麼？因爲我逼着問你，你不敢拒絕是嗎？」

「不！是因爲小弟知道大哥不是眞心要買小弟的妻子！」

「孫大爲那天是不是眞心呢？」

郭正無以爲答，郭解又道：「你了解我，知道我不是眞心，所以你敢答應下來，是不是？」

「是的！」

「假如我是個陌生人，你就不會答應了是不是？」

「是的！小弟再沒志氣，也不至於無恥如此！」

「那麼這位白老弟拒絕孫大爲並無不當，一個稍爲有點志氣的人都不會做這種事，你明知道孫大爲的行動不對，爲什麼不制止他，反而要帮他胡鬧呢？」

郭正低下頭道：「小弟不敢！」

「爲什麼不敢，你是他的長輩，難道你還怕他？」

郭正苦笑一下道：「大哥！您知道的，我們不是怕他，而是怕大姊，他是大姊的命根子！」

郭解沉聲問道：「我姊姊不會武功，難道還會打你？」

郭正道：「大姊不會打人，但是她會告訴您，我們都知道，您對大姊的尊敬猶如對母親一般！」

郭解道：「是的！我自幼喪母，全是大姊撫養長大的，我感恩報德，自然要對她尊敬一點！」

郭正道：「大哥是明白人，何必還要問呢？」

郭解道：「好！我大致算是明白了！」說完雙手朝白秋君一拱道：「白老弟，舍甥開罪你的地方，郭解代爲向你致歉，希望你原諒他！」

孫夫人跳起來道：「什麼？你向仇人道歉！」

郭解道：「姊姊！你別急，我這個人一向是非恩怨分明，大爲得罪人家，我應該道歉，至於他被人殺死，我自然也會報仇的，妳說吧，妳想怎麼樣報仇？」

孫夫人叫道：「我要親手砍下他的腦袋！」

郭解慨然道：「可以，做弟弟的一定讓姊姊達成心願！」

說着嗆然抽出長劍，白秋君與羅東揚不期而然地手按劍柄待敵，可是郭解把劍交給孫夫人道：「不僅如此，我還要把仇人抓來跪在大爲的屍體前面讓妳下手！」

孫夫人厲聲叫道：「好！你眞是我的好弟弟！」

郭解苦笑了一下，挪動脚步，羅東揚與白秋君都拔劍出鞘，郭解却一笑道：「二位不必緊張，郭某要找的人不是你們，殺死孫大爲的兇手也不是二位！」

羅白二人一怔，郭正道：「大哥，那天小弟也在塲，明明是這姓[illegible]的小子殺死大爲的！」

郭解沉聲道：「錯了，眞正的兇手不是他們，是你們！若沒有你們助長他的氣燄，孫大爲不敢狂妄如此，若不是你們姑息他，容縱他，蒙蔽了我的耳目，他也不會橫行鄉里而被人殺死，過去，都給我跪下來！」

他說這番話時，一臉肅穆之色，那短小的身軀，突然好像變得非常高大，像是一尊莊嚴的神。

那些年青人都被震住了，由郭正爲首，一個個地跪在孫大爲的屍體前面，孫夫人愕然道：「弟弟！這是做什麼？」

郭解道：「給大爲報仇呀！」

孫夫人道：「但他們並不是兇手！」

郭解道：「不錯！他們祇是帮兇，元兇是另外兩個人！」

孫夫人指着羅東揚與白秋君道：「是這一老一少，我只要殺死他們就够了！」

郭解道：「不！姊姊！妳錯了，他們是兩位俠士，剪除了一個惡霸，是正當的行爲，別說大爲欺侮到白俠士的妻子，就是欺侮到別人，他們也一樣會出手的，眞正的元兇是兩個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妳！」

孫夫人愕然道：「怎麼會是你我？」

郭解道：「姊姊！如果不是妳敎子無方，溺愛不明，大爲不會死，如果不是倚仗我的勢力以及學會了我的一點武功，他不敢橫行鄉里，也不會有殺身之禍，所以我們兩人才是元兇，而這些人助長他的聲勢，都是帮兇，妳要替大爲報仇，就請下手吧，殺死了我們，妳再自戕，因爲大爲是死在我們這些人手上的！」

說着也走到那些人之間跪了下來，同時朝另一個年青人道：「淳于芳，你看着，大娘殺了我們後，如果無意自戕，你就負責殺了她，我郭解爲人恩怨分明，有怨必報，既答應報仇了，就不會放過一個兇手！」

孫夫人擲劍掩面痛哭道：「弟弟！你這不是爲難我嗎？」

郭解嘆了一口氣，起來扶着孫夫人：「姊姊！妳把我從小撫養成人，該了解我的性情，這個仇我實在不能報，再說句不怕妳生氣的話，如果大爲不死於他人手上，我也會殺了他，在我郭解的眼前，絕不容一個暴徒橫行！」

孫夫人憤然奪開他的手，邊哭邊走道：「好！我算認識你了，以後你別再 我這個姊姊，我也沒有你這個弟弟！」

郭解苦笑一聲道：「姊姊！撫育之恩，我會記在心上的，但妳不認我這個弟弟也好，爲了我，妳已經失去了一個兒子，如果繼續再來往，妳很可能會受到毀家滅族的禍難，因爲我這種人隨時都會有禍難上身的！」

孫夫人不顧而去，郭解方朝跪在地下的那些人喝道：「起來，買副棺木，把屍體收殮了送到孫家去，現在你們知道我爲人處世的態度了，如果以後還有人敢在地方上爲非作歹，逞強凌人，我自己就會收拾你們！」

那批年青人一個個噤若寒蟬，乖乖地站了起來，惶然地分頭去辦事了，郭解這才朝二人拱拱手道：「羅老，白兄弟，大家都是性情中人，難得一聚，郭解很想跟二位親近一番，但蝸居狹窄，又要辦理喪事，未免掃興，如果不嫌冒昧，在下想隨二位到窈娘的香閨，共謀一聚！」

羅東揚哈哈大笑道：「郭老弟，河邊一會，老頭子領略了你的劍法武功確是高明，但還未能服氣，現在對你可沒話說了，走，你這個人值得一交，咱們上窈娘那兒去，痛痛快快地喝一場去！就算是喝他們的喜酒也好了，這小兩口雖然成了親，但爲了孫大爲那檔事兒，一直沒有好好地慶祝過，今天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應該聚一聚！」

郭解道：「既承前輩不棄，就請二位先走一步，郭解把瑣事交代一下，立刻就來！」

羅東揚笑道：「郭老弟，你在江湖上也不是一天了，大概也知道我老頭子是個實心人，你可一定要來！」

郭解也笑道：「前輩在軹城隱晦也不是一天，對郭某多少有點了解，郭某答應了，就沒有任何力量阻得了郭某不來，哪怕有人砍下了郭某首級，只要不 斷郭某的雙腿，郭某手拿着腦袋也會趕來的！」

兩人相視哈哈大笑，這一笑中道盡了江湖俠士的豪情，羅東揚一拍怔着的白秋君道：「小子！我們先走一步吧，也得告訴窈娘一聲，叫她準備一下！」

於是二人急急地趕回[illegible]中，窈娘早已醒來了，正在焦急萬分，見到老少二人無恙歸來，自是欣喜莫名。

白秋君娓娓地敍述此行的經過，羅東揚却一連聲地催促窈娘到厨下去整治酒餚，以備好好地欵待郭解！

窈娘皺眉道：「老爺子，這固然是一件喜事，郭翁伯如此高義，也應該盛待，可是您請客也得看看時間，這會兒天還沒亮，拿了金子也買不到東西呀！」

羅東揚想想道：「這也是的，妳到艷陽樓去叫一桌盛筵回來吧，那兒一定還有剩餘的菜餚！」

窈娘道：「深更半夜，恐怕連厨司都歇下了。」

羅東揚笑道：「歇下也沒關係，妳叫杏兒持着一兩金葉子去，有錢能使鬼推磨，把他們敲起來也沒關係了，假如還不行的話，不妨說是爲了欵待郭解！」

白秋君皺眉道：「老伯！這恐怕不妥吧！」

羅東揚道：「借着郭解的名頭是不大妙，但這一次不同，我們是爲了宣揚郭解的義行，相信全城的人都在注意看郭解回來後，與我們解決的結果，半夜裏吵醒他們，他們也是願意的，何況我們加倍付酬，也不白沾人家的！」

窈娘道：「祇有這麼辦了，讓杏兒去一趟吧！」

說着打開箱子，取了一片金葉，交給杏兒吩咐她去了，但杏兒也祇走到半路，就看見艷陽樓的店東，帶了幾個下手，挑着担子，打着燈籠迎面而來。

雙方都是認識的，店東先招呼道：「杏姑娘上那兒去？」

杏兒愕然道：「上貴號去，我家小姐要我來叫一桌菜！」

店東笑笑道：「是不是爲了招待郭翁伯？」

「你怎麼知道的？」

店東道：「我們昨天一夜沒睡，因爲翁伯回來後，他的門人弟子都在他家裏聚集，我們一直在那兒侍候着，忽然翁伯過來，叫我們整治一桌盛筵，送到你們那兒去，說是爲公子 妳家小姐賀喜的，這倒底是怎麼回事？」

杏兒先是一怔，繼而笑道：「你們還不知道？」

店東道：「我們一直在後面忙着，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翁伯的外甥孫大爲不是死在白公子手中的嗎，孫夫人一直在郭家等着，等翁伯回來復仇，是怎麼解決的！」

於是杏兒含笑將白秋君回來所敍述的經過，一面走，一面轉述出來，店東聽了忍不住脫口讚道：「好！郭翁伯不愧爲大英雄大豪傑，是非恩怨分明，實在太難得了！」

杏兒一笑道：「可是也有人說他是惡霸強梁！」

店東道：「說這話的人簡直該殺！」

杏兒道：「那你就該回去把大娘子給殺了！」

店東一怔道：「是我那渾家說了郭解的壞話嗎？」

杏兒道：「是的，有一次我聽她背地裏訴苦，說郭解在你們艷陽樓叫了酒菜，從來都不付錢……」

店東聽了一嘆道：「咳！婦人之見！婦人之見！」

杏兒道：「這不是事實嗎？」

店東道：「是事實，但那是應該的，我這副身家完全是郭爺所保全，連性命也是他所救！供奉他一點酒菜又算得了什麼，我那渾家眞是太忘恩負義了！」

杏兒道：「這是怎麼回事呢？」

店東道：「我年青時游手好閒，沉緬於賭，把祖上的家業輸光了不說，還欠下



了一身賭債，被逼無奈，跑到山上去吊頸自殺，那時郭爺剛好學藝歸來碰上，把我救了下來，問清原因後，跑到那些賭棍家裏去，顯露武功，把他們打敗了，逼着他們把以前詐騙我的財產都還給了我，還把那些賭棍驅逐出城，我迷途知返，才開了這家酒樓，因此說起來，我的人，我的家業，都是郭爺的！」

「你家大娘子知不知道？」

「郭爺不准我說，因此她並不知道，但是我告訴過她說我受過郭爺的大恩，不該計較這些的！」

杏兒一笑道：「你不說明事實，她自然不知道，郭翁伯雖然有恩於你，却也不該白吃你的酒食呀！」

店東叫道：「天地良心，郭爺何嘗是白吃，他虧欠的都記在帳單，說要還給我的！」

「還過沒有？」

「還過幾次，五年前他得了一次外財，拿了五十兩銀子來找我結帳，可是我那裏想收他的銀子呢，根本也沒上帳，郭爺還好好地申斥我一番，把五十兩銀子都給了我，叫我以後一定要詳細記帳，自後每年他總來結算一次，多少總付一點，我若是不收，他就不肯向我賒欠了，沒有辦法，爲了報答他的大恩，我只好把帳寫上，算是稍微對他盡一點心，因爲我知道郭爺好客，却經常鬧窮，如果不找我賒欠，他的那間祖屋非賣不可……」

杏兒一怔，說道：「想不到郭翁伯會鬧窮！」

店東道：「他怎麼不窮呢，他既無家產，又沒有生計，完全是靠着教徒弟賺一點束修……」

杏兒道：「他的弟子很多，有錢的也不少，每年對他的孝敬很豐厚，難道還不够他養家的？」

店東道：「別人可能不知道，我却很清楚，他的門人奉敬雖多，但靠他吃飯的人更多，而且他人又慷慨，上門求告的人從沒有空手而回的，再多的錢也不够化，他救了我，却並不以此示恩，只是拿我當個朋友，才向我賒欠，除了我之外，誰也不知道他的困窘……」

說着笑笑又道：「不！還有一個人知道，那是郭大娘子，她娘家是個富戶，陪嫁的妝奩很多，但都被郭爺拿來賑濟朋友了，郭爺帮助人時，十金百金毫不吝色，但郭大娘子嫁他十幾年，沒置過一件新衣，頭上戴的釵環都是黃銅鍍金，爲了怕人看出是假的，她每晚都要取下在牆根的泥土上擦一遍，好保持光澤！」

杏兒道：「你怎麼知道的？」

店東道：「因爲那些首飾都是郭爺託我賣掉的，我才清楚郭爺的困境，整個軹城也只有我知道郭爺窮，就爲了我那渾家的嘴不穩，我不敢告訴她，想不到她竟在背後數說郭爺，回去後我非好好教訓她一番不可！」

杏兒一笑道：「高掌櫃，你敢嗎？誰不知道你怕老婆。」

店東的臉一紅道：「不錯！我是怕她，但爲了郭爺，我就不怕她了，幾年前我揍過她一次，就因爲她在我面前埋怨郭爺，那一巴掌打得她三天不敢見人。」

杏兒笑道：「那我們這次，又要有幾天看不見大娘子了！」

這句話把幾個伙計又說得笑了起來，但那店東却正着臉道：「杏姑娘，今天是爲了妳對郭爺有所誤會，我才說了很多不該說的話，希望妳不要告訴別人！」

杏兒笑道：「高掌櫃，你放心，我絕不會多嘴，倒是你這幾個伙計要關照一下別嚷嚷出去！」

店東笑了笑道：「那倒不會，他們都是受過郭爺好處的，所以才半夜三更不睡覺爲郭爺盡點心，店裏的人手那麼多，我只帶這幾個出來，就是因爲他們不會發怨言！」

杏兒不禁點點頭道：「郭爺眞是個奇男子，郭大娘子也了不起，他們是一對奇人！」

店東笑道：「杏姑娘，妳們家窈娘與那位白公子也是一對奇人，否則郭爺不會跟他們結交的！」

杏兒眉飛色舞地道：「不錯！白公子是俠義世家，我家姑娘也是俠義後人，所以他們才配成一對……」

說起來白秋君與窈娘，她更得意了，喋喋不休地數說着他們結合的經過，把幾個人都聽得出神了！

在窈娘的香閨裏，剛把一桌酒菜備妥，杏兒也把聽來有關郭解的事轉述完畢，郭解已經登門拜訪了。

寒暄已畢，郭解從胸前取出一雙白璧放在桌子上道：「白老弟！你與窈娘花燭之喜，郭解因事外出，沒能趕上，這一點薄儀聊表心意，萬祈笑納！」

白秋君連忙辭謝道：「這白璧太貴重了，怎麼敢當呢！」

郭解笑道：「你不要客氣，這一雙白璧的來源不太光彩，我正不知如何處理，但用來作二位的賀禮却是再好也沒有了，這也是我意外發來的橫財！」

白秋君臉色微變，郭解忙道：「老弟，你別誤會，這絕對是清白的，我只是不好意思留爲己用。」

羅東揚笑道：「郭老弟！你的胸襟行爲我們是久仰了，相信你也不會取不義之財，祇是你不說明白，這小伙子的脾氣很孤介，恐怕不敢收下來！」

窈娘却道：「老爺子，您說錯了，我決定收下來，因爲我相信郭大俠的爲人，絕不會取傷廉之財！」

郭解拱拱手笑道：「謝謝窈娘的看重，這一對白璧我取之無愧，藏之則傷廉，因爲那是我替人排解糾紛的報酬！」

窈娘一怔道：「郭大俠，我聽說你經常急人所難，爲人排解糾紛，却從沒有索取過報酬！」

郭解一笑道：「是的！唯獨這次例外，而且還是我指明要的，前幾天我到河東去……」

白秋君道：「我聽說了，而且我在路上等候大俠，沒想到當面錯過了，大俠爲什麼當時不表明身份呢？」

郭解道：「一則是我想明白眞相後再作處置，當時表明了，我怕老弟當場就找我拚起來，二則是我不想讓人知道我從河東回來，而在那條路上，却是河東返軹必經之地！」

白秋君一怔道：「大家都知道大俠到河東去了！」

郭解道：「是的！但我回來後，却告訴大家我是從別處回來的，那天我看見了王二混都避過了，若非老弟是個陌生人，我也不會跟老弟見面的，目前除了三位之外，誰也不知道我到過河東！」

羅東揚道：「這是爲了什麼？」

郭解道：「前輩知道河東南北二村，爲了爭一條水渠的灌漑，每年都要舉行一次械鬪！」

羅東揚道：「是有這麼回事，聽說他們打贏了，就獲得當年的使用權，而這條水渠，關係着兩村的民生甚鉅，因此他們每年都以重金邀集打手助陣……」

郭解苦笑一聲道：「今年兩方都找上我了，兩方都暗中派了人前來重金禮聘我去當打手！」

羅東揚怒道：「這批人簡直太侮辱我們遊俠了，一個遊俠的人格，豈是金錢可以買得動的！」

郭解一笑道：「但郭某却給他們買動了！」

羅東揚與白秋君的神色都微微一變，窈娘笑道：「郭大俠心胸光霽日月，怎會被財帛所動，一定是別有用心！」

郭解這才微笑道：「窈娘不愧爲性情中人，對郭某如此信任，郭某先是拒絕了一方，可是另一方的代表也來了之後，郭某斟奪之下，乃接受了雙方的聘請，也受了雙方酬銀，購置了十雙白璧，這就是其中的一雙！」

羅東揚道：「你收下了雙方的酬銀，最後究竟幫誰呢？」

「雙方都幫，因爲我想到兩村年年械鬪，都是一批不肖的武林人貪圖財貨，爲他們作打手的原故，假如沒有這些掀風作浪的江湖人，兩村都是安份良民，生活也過得很優厚，捨不得拿性命來硬拚的，因此我到了約鬪的那一天趕了去，首先代表南村將北村的打手挫敗，然後又代 北村將南村的打手擊敗！」

白秋君笑道：「大俠的處理方法倒也公平，但最後勝利誰屬，這個問題又如何解決呢？」

郭解道：「我拿了那十雙白璧，借兩村的名義，致贈河東十位知名的賢士，請他們在那一天蒞臨調解，結果總算在大家的斡旋之下，議決兩村共同享受這條水渠，由那十位知名賢士輪流派人司理水渠的閘口，到了灌漑的時候，公平開放水利，以後再也不會爭執了！」

白秋君道：「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爲什麼他們以前沒想到呢？一條水渠是可以分惠兩邊的！」

郭解道：「這條水渠水量有限，如果遇上荒旱不雨之年，水量就只够一村之用，所以他們才會起爭鬪！」

白秋君道：「那以後還是會有這種問題的！」

郭解道：「那十位賢士也考慮及此，把他們所得的白璧又拿了出來，變成現銀，放息以生利，如遇荒旱之年，就以利潤所得津貼兩村的不足，雖然還不能完全彌補損失，但總可以渡過難關了，因爲那兩村都頗爲富饒，一大半的人家都家有恒產，只有一小半貧民，有了那筆基金賑濟，可免凍餒之虞，結果總算達成了協議！」

羅東揚笑道：「郭老弟此擧眞是功德無量！」

郭解道：「可是我却索取了一對白璧作爲酬勞，我一共買了十對白璧，分贈十位賢士，原本沒有我自己的份，但他們都不要，我就開口要了一對！」

羅東揚愕然道：「爲什麼呢？」

白秋君道：「郭大俠此擧大有深意，大俠是外郡人，越俎代庖，替河東平息了一場糾結多年的紛爭，傳說出去，似有掠人之美的嫌疑，使河東的十位賢士置身何地呢，所以他必須取酬勞！」

郭解道：「白老弟不愧我的知己，郭某既不想掠人之美，只好做得惡劣一點，讓河東之人以爲郭某是爲利所趨，成全那十位賢士之名，人之所棄，我之所取。」

窈娘笑道：「浮雲難掩日月明，郭大俠本可將十雙白璧都收下來的，却只取其一，依然不損豪傑英風！」

郭解笑道：「我也要愛惜一點羽毛不能做得太貪，比那十位一介不取的賢士稍差一點尚可，拿得太多就對不起我自己了，白璧雖然帶了回來，但郭某留作己用，可實在不好意思，送作二位的賀儀倒是太適合了！」

白秋君笑道：「郭大俠自己想作完人，可把難題塞給我們了！」

郭解莊容道：「白老弟！郭某並非只顧潔身自愛而陷人於不義，這一雙白璧上鏤有郭某之名，物權雖然致贈給賢伉儷了，名義仍是郭某的，郭某只是求心之所安而已，並非藉以市名，河東之行，郭某要求他們保密，贈璧之事，却不求二位隱瞞，二位大可告訴別人說這一對白璧是郭某所餽，不會影響二位淸名的！」

白秋君雙手一拱道：「大俠言重了，秋君只是一句戲言，厚賜拜受，但我們也不會將它變賣的，這一雙白璧愚夫婦當珍什而藏，傳之子孫，永誌大俠的高義！」

郭解哈哈大笑道：「郭某也知道二位乃非常之人，才以之相贈，白璧價值千金，但在二位手中，却只能看看而已，沒有任何價值，否則郭某也不會相贈了！」

羅東揚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今天能跟你們這一羣奇人相聚，聆聽奇事異行，是我老頭子最痛快的一天，郭老弟，今日之聚，大家不醉不休……」

郭解避席一拱道：「別的都可應命，也不敢掃前輩的興，前輩儘管痛飲一醉，郭某却只能以茶相陪！」

羅東揚一怔道：「郭老弟，聽說你滴酒不沾，是眞有這回事嗎？什麼原故呢，難道你是不會喝酒？」

郭解道：「不！郭某早年量大如海，千杯不醉，生平只醉過一次，但就那一次後，郭某就戒酒了！」

羅東揚奇道：「發生了什麼事呢？」

郭解目光一黯，聲音有點哽咽道：「因爲那一醉使郭某鑄下此身最大的憾事，那是在十五年前，郭某藝事初成，行道江湖，嗜酒如命，有一天飲得酩酊大醉，臥倒在道旁，爲仇家所執，要置我於死地，幸得仇家的侍妾是一個受我恩惠過的女子，暗中將我的束縛解開，藏在房中，但爲



仇家所悉，殺死了那個女子！」

羅東揚道：「郭老弟難道連抗拒之力都沒有嗎？」

郭解道：「那時我酒尙未醒，被藏在床上，眼看着那女子被殺，却是無力拯救，那女子寧死也不肯說出我藏身之處，事後我雖然殺死了仇家，報了仇，但每思及此事，始終覺得中心愧疚難安，遂發誓不再飲酒！」

羅東揚點點頭道：「原來有這樣一段感人的故事，那老頭子也不再相强，聽任老弟自便了！」

筵席擺好，四人各據一方，羅東揚豪興大發，口到杯乾，白秋君與窈娘淺酌相陪，郭解却始終以茶代酒。

但這一餐酒仍是喝得十分痛快，酒至終席，大家煮茗共話，郭解才問起白秋君的將來打算，白秋君慨述身世，並說出窈娘與羅東揚的意思，要自己棄武讀書！

郭解變容相向道：「白老弟，這是對的，我也知道遊俠必非正途，只是已經上了這條路，無法回頭了，老弟涉足未深，最好還是別再陷進去，郭某有一個要求，不知老弟能否答應。」

白秋君忙道：「大俠如有所命，儘管吩咐好了！」

郭解道：「郭某有一個小犬，天性好武，郭某却不想他再走上我的路，就讓他跟着老弟讀書。」

白秋君說道：「這個白某恐怕無能担當！」

郭解道：「犬子頑劣，別人也沒法管敎他，郭某在家的時間少，只有老弟才降服得了他，對別人，郭某不敢提出如此請求，老弟是吾輩中人，郭某才靦顏相求，因爲郭某身無長物，連束修都付不起，老弟姓白，也得白白地敎他，沒有一點報酬的……」

白秋君道：「郭大俠如此一說，白某倒是不便推托了，可是白某尙有老母要侍奉，怕不能久居此地！」

郭解道：「這一點倒不必費心，郭某負責把令堂接到此地來，菽水之奉，要老弟自理，郭某唯一能相報者，就是郭某交遊頗廣，上至王公卿相，下至販夫走卒都有，老弟要求學問，郭某可以轉請一些名宿大儒，與老弟共同磋商，學成要求出路，郭某也可以代爲推薦，老弟不要以爲郭某有何居心，這是爲自己打算，老弟有了出息，將來也請提拔小犬一二，郭某就感激不盡了！」

羅東揚道：「秋君！這倒是可以答應的，以學問售世，半靠實學，半靠機緣，郭老弟認識的人多，在這裏的機會也多，這總比你去當皂隸强多了！」

郭解屈膝下跪道：「老弟如不答應，郭某就不起來，郭某爲了祖先宗祧計，第一次跪下來求老弟，犬子如果跟着郭某這樣混下去，將來必無善終！」

白秋君連忙扶他起來道：「郭大俠何必如此，我答應就是！」

郭解大喜道：「郭某這就去叫拙荊帶小兒來拜見，明日就專誠去迎接令堂大人前來！」

說完他回頭一陣風似的走了。

郭解沒有去多久，就帶着他的兒子郭祥，伴隨着郭大娘子一起來了，他非常隆重，令郭祥跪下行了拜師大禮，又與自己的妻子共同向白秋君致禮爲兒子謝師，最後獻上了束修，是四錠白銀與半條剃了毛的豬，然後說道：「白老弟，愚兄很慚愧，實在拿不出什麼好東西來敬師，這是郭某祖產所遺的一點薄田上的收成，愚兄終日奔跑，無暇耕種，只好租賃給別人，種田的是我一個弟子，那點田，一年所收還沒有這麼多，都是他一片孝心，硬要送四錠白銀與一整條豬，豬我留下半條，分給族中的子弟們共謀一醉，另半條原封不動地送上，以後每年大概也有這麼多，這說不上是敬師，却是我郭解能收進最清白的錢……」

白秋君倒是很不好意思，連忙道：「郭兄，你我既然一見如故，何必還要這麼客套呢！」

郭解却莊容道：「白老弟，我這個兒子是全權託付給你了，如果你不收束修，我既不安心，也會懷疑你不是誠心，論束修是太菲薄，告訴人家，也許根本沒有人相信，因爲我經常千金來，千金去，但是你老弟諒解，那是不義之財，我自己都不沾分文，用來給老弟也是侮辱你！」

羅東揚見他的態度很莊重，只得道：「秋君！你就收下吧，郭老弟是一介不輕取的，他不能白領你的情，何況你要在這兒安家讀書，也需要有收入，這四錠銀子，將就着也可過日子，不敷之處，我老頭子也可以貼補一點！」

窈娘笑道：「老爺子，我還可以紡織，而且我幾年來也有點積蓄，怎麼能要您的錢呢？」

羅東揚瞪眼道：「我老頭子的錢也不是白送你們的，我孑然一身，無兒無女，死後的後事全要靠你們料理，每年祭掃也仗你們，如果你們不肯要，我情願暴屍荒郊，或者乾脆跳下黃河餵王八去，因爲我也是不願領人情的！」

白秋君知道他的脾氣，也祗好表示接受了，好在筵席是現成的，老少男女六個人重新入席，郭大娘子還能淺陪幾杯，郭解依然以茶代酒，將至席終，郭解忽滿斟一杯酒道：「羅老前輩，白老弟，我戒酒二十年，今天這一杯不是開戒，而是向二位提出一個請求，請二位一定要答應！」

語畢引頸一飲而盡，然後將杯子擲地而碎道：「這是我此生最後的一杯酒，二位總要賣我這個面子吧！」

白秋君愕然道：「郭兄有事儘管吩咐好了，何必如此隆重，相信你的請求，一定是正當的！也是我們做得到的！」

郭解嘆道：「這個請求雖不失爲正，但也必合情合法，必要時也許要二位動劍殺人！」

白秋君臉色微變，羅東揚却笑道：「沒關係，你說好了，老頭子好久不殺人，但遇見該殺之徒還是不妨一爲！」

郭解道：「我潔身自愛，却做了兩件錯事，就是把名聲弄得太大與收徒太多，收徒衆多則難免於濫，名聲則衆有徒勢可倚，以前我還不發覺，出了孫大爲這件事後，我才深深感到可怕，孫大爲是剛好遇上二位，才出手予以懲誡，我其他的子弟門人也許還有許多不肖之徒，作了許多不

法的行爲，我自己事情太忙，有時兩三個月不歸家，耳目不免會所蒙蔽，因此我鄭重託付二位，如果以後再發現有類似的行爲，二位就替我剪除掉去！」

白秋君道：「這……這我想不會再有了！」

郭解嘆口氣道：「那很難說的，這個請求我祇託重二位，絕不告訴任何人，二位打聽確實後，也請在暗中爲之，不要讓人知道，現在我斗胆在二位面前展示一下陋技！」

說着取出一個布囊，攤開後，裏面却是一排薄如紙片的短刄，後面穿着絲縧，他取起三柄，交給白秋君與羅東揚每人一柄，笑道：「這上面鐫有翁伯二字，是我的賤號，發出時也有一定的手法，請二位略略留心一點。」話說完，手指輕彈，短刄在空中轉了一個圈，繞了回來，釘着背面的柱子之上，然後道：「二位也請試一下！」

羅東揚興起，將手一揚，柱上篤的一聲，白秋君則笑道：「我恐怕沒有羅老伯與郭兄的功力！」

說着手輕托一送，柱上又是篤的一聲，郭解道：「祥兒，去把三柄刀取下來，同時看看三柄刀的位置！」

郭祥才十二歲，天性好武，聽得最起勁，連忙過去把三柄刀都拔了下來，送回父親的手上，咋舌道：「爹！眞了不起，三柄刀都釘成一平排，各距一寸！」

郭解道：「那一柄最深！」

郭祥道：「左邊的一柄，中間的一柄最淺。」

郭解又問道：「你知道那一柄是誰的嗎？」

郭祥搖搖頭，郭解哼了一聲道：「這點眼力都沒有，你還敢說行俠，最淺的一柄是我的，白大叔的那一柄最深，在我們三個人之間，你老師的武功最好，這也是我要你拜他爲師的原因，但是我不要他教你武功，而是要你知道他的本事，以後你再敢橫行不法，我已經授權給白大叔，叫他取你的性命！」

郭祥臉色一變道：「孩兒不敢了！」

白秋君聞言心中微怔，因爲他是個行家，知道三個人中，以郭解的功夫最深，可是郭解居然推到自己頭上，這時才明白他的用意，郭解這時嘆道：「這孩子去年居然也殺了一個人，被殺的是一個惡霸，用的也是我這兵器，却不是我的手法，因爲我這飛刄是廻旋手法發出的，正面破窗而入，被殺者一定背後受刄，我跑去一看現場，就想到是他所爲，因爲別人不會有我這種兵刄，而其他的門人也沒有隔窗殺人的本事，白老弟，我很後悔敎他一點武功，但又沒有時間去匡導他，因此我才非借重你不可！」

白秋君這才眞正地明白郭解的用心，笑笑道：「小弟敢不盡力，以後絕對不叫他任意行兇殺人就是！」

郭解正色道：「娘子！妳也看見了，假如祥兒再犯了過錯，受了白老弟的懲誡，妳可別找我給他報仇，因爲我也不如白老弟，死了是他自作自受！」

郭大娘一笑道：「官人，你放心好了，我們家有一個行俠，我已經受够了，絕不希望祥兒再走上你這條路子，以前我管不住他，有了白老師轄治他，我是求之不得！」

郭解道：「但是你以前極力叫我教他武功！」

郭大娘子一嘆道：「官人！我有我的苦心，你在外面結仇太多，我是怕總有一天你會吃虧的，到時還會牽累到我們母子，我要你教他武功，是想他在緊急時能自己保全自己，你也記得我沒有要你教他更深一層的武功，現在有白老師這麼一位高人保護他，我就放心了，以後就請白叔叔促他的文事，絕不要在武功上讓他更進一步！」

說完竟又深致一禮，白秋君連忙避席還禮道：「大嫂，這一禮小弟怎麼敢當，小弟既蒙重託，一定盡心就是！」

郭解開心已極，哈哈大笑道：「羅前輩，白老弟，這十二柄匕首就交給二位了，以後有我門下不肖之徒爲非作歹時，請二位就用這些匕首去懲誡他們，我知道二位都有一身的絕技，但務必請屈就用我的手法！」

羅東揚道：「這是幹嗎呢？殺個把人老頭子還担得起！」

郭解誠懇地道：「前輩已經封劍歸隱，白老弟則需要安心苦修，行俠之事，就由我一肩担承吧！二位就算帮我一個忙，替我爭點俠名，再說懲治不肖門徒，應該是我的責任，祇是假二位之手代勞，二位也不好意思掠我之美吧！」

他口中雖是這麼說，但白秋君與羅東揚都明白，這是郭解怕給他們惹麻煩，白秋君本來就不想出頭，羅東揚則因河上一戰，知道郭解的功夫較自己高得多，這也是他的一片誠意，因此兩個人都不再爭競，互相一笑，每個人取了六柄匕首，算是接受了他的請託。

郭解興奮異常地道：「多謝二位，尤其要感謝白老弟，我以前因爲有家累，還不敢太放手行事，今後有了白老弟照料我這一條根，我就沒有顧忌了！」

一頓酒喝得盡歡而散，第二天開始，郭祥依時前來受教課讀，郭解則專程跑了一趟，把白老夫人接了來。

匆匆幾年過去，郭祥在白秋君的教導下，文才大有長進，而郭解的名氣却越來越大了，白秋君對郭解的了解愈深，也更欽佩他的爲人，可是也深深爲郭解担憂，因爲他名動公卿，私下找他求助的人越多，仇人也越結越多。

奉承他人多，銜恨他的人也更多！

有一天，郭解又出去了，郭大娘子則因爲門人獵得一頭鹿作爲贄敬獻給她，郭大娘子爲了感激白秋君對郭祥的教誨，特別奉請羅東揚與白秋君夫婦來煮酒啖新，正吃到高興頭上，郭祥胸前滴着血衝了進來！

郭大娘子連忙問道：「祥兒！發生了什麼事？」

郭祥道：「外面來了個漢子要找爹尋仇，刺了我一刀！」

羅東揚最暴燥，跳起來道：「你打不過人家！」

郭祥看了白秋君一眼道：「孫兒不敢還手！」



羅東揚一怒拍桌子叫道：「豈有此理，秋君，我不知道你跟翁伯兩個人是怎麼教的，把孩子教成個窩囊廢了！」

叫着已跳了出去，白秋君連忙跟出，那漢子又刺倒一個人，持刀衝了進來，剛好迎上了羅東揚，那漢子一言不發，持刀逕刺，羅東揚隨手一招，就把他給拋了出去，可是那漢子武功頗有根底，滾身之際，揚手就是六枝飛刀，羅東揚一來是上了年紀，二來是酒喝多了，身手未免僵硬，躲過了幾刀，却被一柄飛刀刺中了肩膊！

白秋君見那漢子跳起來又要行兇，忍不住上前施展空手入白刄的功夫，跟他對搏起來！

那漢子雖然兇猛，可是白秋君這幾年不但從事文學的深造，武功也浸淫更深，五六個照面後，他已經劈手奪下了對方的刀子，反手一掌，擊中了他的頂門，將他擊昏了過去，羅東揚恨極了，搶過刀子就要砍下去。

白秋君連忙攔住了，道：「老伯，問問他是爲了什麼？」

羅東揚怒道：「還要問什麼？不管他有什麼理由，他在這兒已經殺了一個人，要他抵命也不爲過！」

這時郭解的弟子們也聞訊趕來，有兩個是在有司當捕快的，一見了就道：「羅老爺子，這個人交給我們好了！」

白秋君問道：「你們認得他？」

那門人叫徐超，連忙道：「白大俠！我認得他，他是泰山的盜魁楊二金，犯案纍纍，到處都要抓他，他的哥哥楊大金更是罪大惡極，除了搶掠之外，還好奸淫良家婦女，去年被郭爺剪除了，想不到他又敢到這兒來行兇。」

白秋君皺皺眉道：「既然他是個盜賊，又在這兒行兇殺人，就交給你送到官府去辦吧！」

徐超連忙恭應道：「是的，就是官府不辦他死罪，我們也饒不了他，他竟敢殺死我們一個弟兄，又傷了郭師弟！」

郭祥已裹好了傷出來，他受了白秋君幾年教導，氣質變化了不少，連忙上前道：「徐大哥，他殺了人，自然有官府去定他的罪，你們却不能私刑拷打他！」

楊二金已經醒了過來，大聲叫吼道：「老子殺人犯罪，郭解殺死我兄長怎麼沒有罪，老子被你們捉住了，技不如人沒話說，可是你們等着好了，楊家有十個弟兄，遲早會來找你們報仇的，看你們是否殺得盡！」

幾個人已經把楊二金綑了起來，徐超踢了他一脚罵道：「你還敢發橫，遲早有你受的！」

楊二金一口唾沫吐了過去，噴了徐超一臉，哈哈大笑道：「老子敢來拚命，還怕你們這批王八旦不成！」

徐超怒極又要打他，拳頭伸出來，却被白秋君伸手擋住了：「郭祥，這個人橫得很，你徐大哥恐怕架不住他，你帮着送他到官府去，同時留在那裏看着他等你父回來！」

郭祥明白了白秋君的意思，連忙道：「是！弟子遵命！」

羅東揚道：「祥兒受了傷，你怎麼還要他去！」

郭祥道：「羅爺爺，孫兒只是受點輕傷，不要緊的，我得去看着他，如果叫他跑了，恐怕更麻煩！」

說着催促徐超把人押走了，郭大娘子等他們進去，連忙找出藥來給羅東揚治傷，同時又叫人把砍死了的門人抬去收殮了，忙過一陣後才嘆道：「我就担心這種事，想不到今天果然發生，白叔叔，祥兒壓得住嗎？」

白秋君道：「沒問題，祥兒的功夫比他紮實！」

羅東揚道：「那爲什麼還叫他刺了一刀！」

白秋君道：「那一定只以爲他來尋仇的，想找他問問清楚，不留神才遭暗算，老伯的肩上傷勢怎麼樣？」

羅東揚道：「不要緊，一點小傷而已，我老頭子眞是不中用了，連一個小毛賊都擺不下！」

白秋君道：「老伯是豪俠胸懷，那裏會想到他暗算呢！」

羅東揚一嘆道：「不！我還是老了，否則那幾口飛刀算得了什麼！唉，美人名將，都是不能在人間見白頭的！」

言下無限落寞，郭大娘子道：「所以我很担心翁伯，他這幾年還撐得住，將來總有老的一天，那時祇有任人宰割了，白叔叔，我眞感謝你對祥兒的教誨，使他變了個人！」

羅東揚道：「唉！挨了人家一刀不還手，還要感謝嗎？」

郭大娘子居然笑了起來道：「是的！至少他將來可以不必担心有人會上門尋仇，祥兒這一刀是他老子欠的債，祥兒受了白叔叔的教誨，我們的孫子就不會挨這一刀了！」

羅東揚嘆了一口氣，沒有再說什麼，他心中是不服氣的，但他自己今天肩上的這一飛刀，使他閉口了！

英雄一世，垂老受挫於宵小，這是遊俠的悲哀，窈娘最了解他的心意，輕輕一笑道：「老爺子，您別洩氣了，當遊俠能活到您這一把年紀的有幾個人，還不是歸功於您封劍得早，所以您必須承認郭大嫂與秋君的想法是對的！」

郭大娘子道：「翁伯當年把局面開得太大了，弄得現在想收場都不可能，他最羨慕的就是您老爺子！」

羅東揚只得苦笑一聲道：「臨老還挨一刀，有什麼可羨慕的，你們別拿我老頭子開心了！」

窈娘笑道：「誰叫您逞強出頭的，有秋君在，您大可袖手不管，八十老翁還不服老，您怪得誰來！」

羅東揚被她說得笑了起來，大家也跟着他笑了，雖然一片笑聲，但每個人的心頭却都是十分沉重的！

郭解在第二天回來，問明白經過，又問明被殺死的門人是一個族中叫小乙的孤兒，上無父母下無兄弟，也沒有成家，才苦笑一聲道：「幸虧是他，否則我這一趟賺來的外快就不够花費了，恤死萬不能薄，官中的打點少了又不行！」

說着解下背上的包袱，取出一小塊金子道：「娘子！這塊金子可以給小乙好好地修座墳，以後祭掃時，叫祥兒到他墳上

去磕個頭，替我這老子致歉！」

另外還有十幾塊金子他又包了起來，交給白秋君道：「白老弟，現在的郡守跟你是斯文之交，你跟他比較接近一點，這就麻煩你送去，請他開脫楊二金！」

白秋君微微一怔道：「大哥要營救楊二金？」

郭解道：「是的！楊家十個弟兄，楊大金最不是東西，我為了泰山地方的老百姓請求，擊殺了他，但這楊二金却是條漢子，他們幾兄弟都知道技藝比我差得太多，就是他一個人敢來尋仇，足見他是性情中人，我必須救他！」

白秋君沉思片刻才道：「大哥說的極是！」

郭解又問道：「徐超他們在牢裏不會虐待他吧？」

白秋君道：「小弟見他們羣情激憤，唯恐他們公報私仇，叫祥兒到牢裏伴着他，不讓他吃苦！」

郭解欣然道：「做得對，兄弟，我這一生最高興的事莫過於交了你這個朋友與替兒子請到你這個老師，祥兒肯挨這一刀完全是拜你之賜，如果以他早年的性情，恐怕早就殺死對方了，但我非常高興他不還手！」

羅東揚忍不住道：「你們眞是一對難兄難弟，翁伯！你私行人情，放了楊二金出來，他可是不會罷休的！」

郭解一笑道：「我不在乎，全憑他自己好了！」

說着邀了白秋君出門，來到有司衙門，白秋君先去見郡守，把郭解的金子送了上去，說明了郭解的意思。

出來時見郭解還在等着，乃道：「郡守聽說大哥的請求，感到很奇怪，但他答應帮忙了，可是有個困難，因為楊二金是個在緝的盜匪，他賣了大哥的面子，只能私下縱走，他不追究而已，這還是大哥，換了別人，他是萬萬不肯答應的，就算有了十倍的金子都不行！」

郭解一笑道：「金子他收下了？」

白秋君道：「他推辭不肯收，但我留在他的桌子上了！」

郭解笑道：「那倒是承他的情，不過他的話可有兩種解釋，如果這人只是楊二金，他金子照收人照放，因為是我郭解的仇家，有十倍的金子他也不敢收了私放，可是出於我郭解的請求，他收了金子又放人，人情做到家了！」

白秋君微微一笑道：「郡守的官也不好做，上層需索不敢少，有大哥這麼一位大俠客在境，老百姓那兒也不敢搜括太多，實在很為難，大哥應該體諒他一點！」

郭解一笑道：「好在這筆金子也是由官中而來，還到官裏去，免得我手上沾腥，這是我刺殺一個上卿的代價！」

白秋君一驚，郭解道：「上大夫與這位公卿交惡，有把柄落在對方手裏，沒有辦法來找我，老弟！你放心好了，我打聽得很清楚，上大夫固然官聲欠佳，但至少還有點良心，他的對頭却是十足的貪官，我刺殺了他，也算是為民除害，賺了這筆金子，本來就是想送給我們這位郡守，致謝他一年來對本城的老百姓照料之德，借這個機會給他更好，免得我沒有理由拿出手！」

白秋君皺眉道：「大哥，你的為人我是十分欽佩的，可是你這樣周旋於達官貴人之間，將來總會惹禍上身的！」

郭解輕嘆道：「我知道，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是欲罷不能，只好揀不違良心的事去幹上兩件！」

白秋君道：「除惡乃俠義本份，可是大哥接受報酬了，未免有辱俠名，傳開出去，難免使同道誤會！」

郭解長嘆一聲道：「兄弟！我何嘗願意受酬，却有非受不可的苦衷，因為我的名氣太大了，如果專找那些貪官污吏的麻煩，他們肯容得了我嗎？說不定早就利用很多罪行族滅我的家了，我接受報酬才殺人，他們以為我只是個買得動的兇手刺客而已，說不定還有用我之處，才讓我安頓了下來，甚至於還蓄意包庇我！」

白秋君道：「萬一他們要大哥做不願做的事，殺不該殺的人，大哥又當如何處置呢？」

郭解嘆道：「我就担心這一點，所好到現在還沒有這種麻煩事發生，兄弟，你常勸我收斂一點，少收幾個門人！」

白秋君插口道：「是的！大哥收門人的確太濫了，隣近幾郡的子弟，差不多全打着大哥的字號，在外面自命俠義，招搖市井，前幾年小弟與羅老伯暗中以大哥的七首懲誡了幾個不法之徒，總算才收斂了一點，但對大哥總不是好事！」

郭解苦笑道：「我需要這麼多人，當我接受一件請託時，我必須詳細調查下手的對象，有十個人都說可殺，我才下手，也靠着這麼多人，才能使我這些年來不錯殺一人，兄弟！我知道不該收太多的門人，但凡事有利就有弊，我只好往大處去着眼了，除非你能教我一個更好的辦法！我可以立刻遣散他們，因為我祇是掛個名，並沒有眞正教過誰，只有祥兒，因為他從兄弟你這兒已經改變了氣質，我才把功夫傳了七成給他，此外我沒有一個眞正的弟子！」

白秋君也只有為之默然，郭解慨然道：「我行事只求無愧於心，賺來的血腥銀子沒有一文落入私飽，對得起頭上的青天，泉下的祖先就够了，不去管別人的批評了！」

兩人來到大獄中，徐超已迎了出來，執禮極恭，郭解問道：「那個楊二金怎麼樣了？」

徐超忙道：「啓禀郭爺，郡官已審過了，他是個慣年積犯，又加上當衆行兇，判定秋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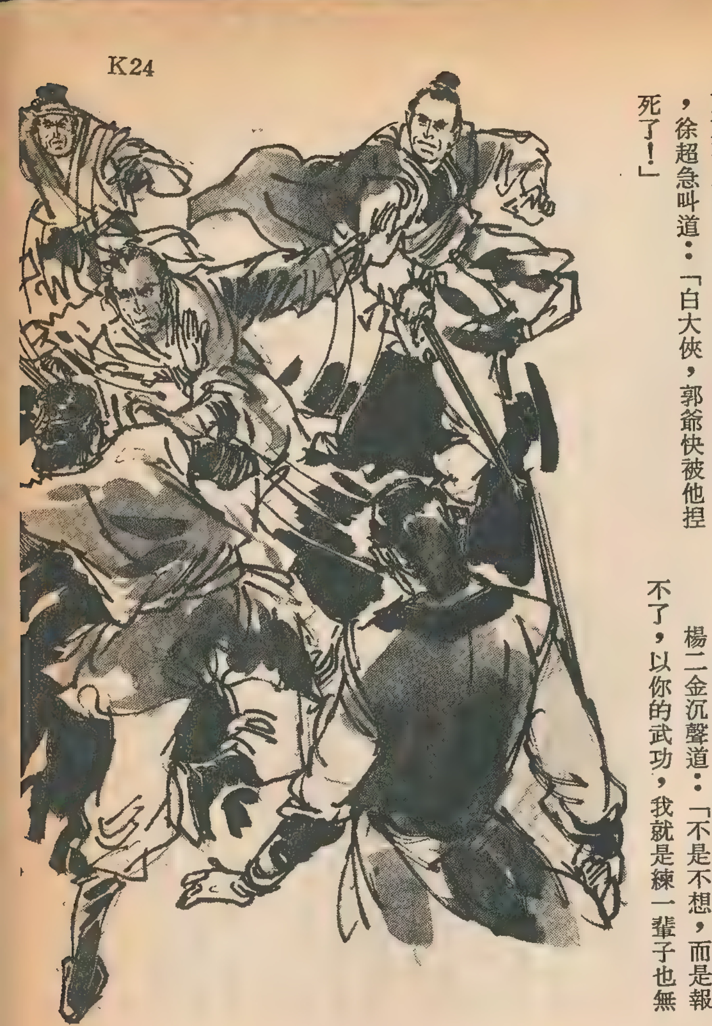
郭解皺眉道：「我不問這些，我是問你們有沒有私下虐待他，有沒有存心跟他過不去？」

徐超察言觀色，知道郭解的心意，連忙道：「弟子那兒敢，當然同門的弟兄為小乙哥的慘死，想給他點苦吃，可是祥哥在大牢裏陪着他，大家也就不敢了，每餐都是大魚大肉的招待他，一點都沒有受委屈！」

郭解點點頭道：「那就好，把他帶出來！」

徐超面有難色，郭解道：「你放心，我從不做叫你為難的事，已經先去見過郡





官，他答應由我自理！」

徐超這才陪笑道：「爺說的是，只要爺一句話，誰會不賣賬呢？反而他判定了死罪，不必等秋天了！」

郭解但笑不言，徐超進去沒多久，就與郭祥一起把楊二金押了出來，郭解道：「給他鬆了綁！」

郭祥把楊二金的雙手解開了，楊二金瞪眼道：「你是誰？」

郭解微微一笑道：「朋友來找我報仇，竟會不認識我？」

楊二金一驚道：「你就是郭解！」

郭解笑笑點頭，楊二金怒目衝上來，雙手揑緊郭解的脖子，徐超大驚失色，挺刀就要上前砍下，白秋君含笑把他攔住了，徐超急叫道：「白大俠，郭爺快被他揑死了！」

白秋君一笑道：「你追隨郭爺多年，幾曾見他請過帮手，如果他要找人帮忙，也不會找到你！」

徐超這才悻然退後，楊二金死命揑緊郭解的頸子，連臉都漲紅了，可是郭解始終含笑望着他，毫無痛苦之狀，楊二金但覺郭解的頸子裏有一股柔勁，越漲越大，越來越强，終於冲開了他的雙手，他愕然退了兩步！

郭解一笑道：「朋友這點身手就來報仇，未免太冒險了！」

楊二金木然片刻，終於垂下了頭，伸出雙手朝徐超道：「把我綁上送我回牢去，姓楊的認了！」

郭解道：「朋友不想報仇了？」

楊二金沉聲道：「不是不想，而是報不了，以你的武功，我就是練一輩子也無法比你更高，祇好認了！」

郭解微微一笑，道：「你別這麼沒志氣，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你若矢志苦練，安知沒有超過我的一日？」

楊二金苦笑道：「可是我沒有那麼長的命了！」

郭解道：「不！你有的是機會，老弟，你比我年青得多，至少還有幾十年好活呢。」

楊二金沉下臉道：「郭解，技不如人，栽在你們手裏沒話說，你可不能拿我開心，你難道不知我已被判秋決！」

郭解道：「知道，但我郭某已經替你打通關節，明着釋放你不行，只能私下放你走，祇要你以後小心點，別再犯在官府手裏，絕對不會有人來抓你！」

楊二金為之一怔，除了白秋君之外，別人都露出一臉不信的神色，徐超連忙道：「郭爺，您要放他走？」

郭解道：「是的，殺死了他，並不能使小乙活轉來，仇恨是越結越深的，我為了不得已而殺人，但總希望能使仇恨冲淡一點，這位楊朋友也是性情中人！……」

楊二金立刻道：「郭解！你不必示惠，咱們的仇解不了的，你不殺我，我有機會却不會放過你的！」

郭解沉思片刻，忽然拔出腰間的長劍，遞到他手上，莊容道：「朋友！以令兄的所作所為，如果你認為郭某殺得他不對，你現在就可以代他報仇！」

楊二金擧劍在手，郭解凜然而立，臉上一片神聖，楊二金倒是砍不下去了，頓了一頓道：「我哥哥的行為死有餘辜，但你殺了這麼多的人，難道都是對的嗎？」

郭解道：「朋友可以說說看，只要說出一個不該死的人死在我郭某劍下，你儘管砍下這一劍好了！」

楊二金又沉吟片刻，把劍往地下一擲道：「我從關外回來不久，對你的事還不太清楚，等我探明了再來找你！」

語畢大步踏向外面走去，郭解用手攔住要追上去的徐超，然後與白秋君相視而笑，面上充滿了欣慰之情。

### 承担罪名　飄然遠隱

郭解義釋楊二金後，名聲更大了，雖然郭解接受了白秋君的懇勸而稍事收斂，尤其是官府中豪吏有所委請，他都是儘量地推辭，可是依然無法杜絕那些川流不息，登門造訪的客人，他們多半是懷有使命，來央請郭解的。實在沒有辦法時，郭解祇好悄悄地躲到白秋君家裏來，然而這並不能解決問題，那些人銜命而來，找不到郭解，無以覆命，只好等在郭解的家裏不走，在他的門口，經常停着十幾輛車子，在他的客堂中，也經常坐着一羣衣冠楚楚的豪客，等候着郭解！

這情形看在白秋君的眼裏，深以為憂，嘆漢着道：「大哥！樹大招風，這樣子下去，絕對不是什麼好事，看樣子你需要避一避，離開家一段日子。」

郭解苦笑道：「兄弟！你以為我沒想到這一點嗎？我早就想離開的，可是我不能，而且也走不開，即使我走了，他們會找我的弟子門人來代辦，頂着我的名義，

所有的帳仍然記在我頭上，我在這裏，孩兒們遇事都來請示一下，我答應了，他們才敢接辦！如果我離開了，孩兒們少不更事，莫論是非，任何事情都接下來，情況將更糟！」

白秋君駭然道：「大哥！難怪我看見很多人都遷到你的附近住下，原來都是替你辦事的，那怎麼行呢？」

郭解一嘆道：「有什麼辦法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上門的人，不達到目的是不肯離去的，每日十幾起，我一個人分身乏術，只好把身手較佳，人品較正的幾個兒郎召來作助手，凡是可行而不太困難的工作，就叫他們去做了，好在那些人只要求我郭解出個名，並不一定要我本人前去，有許多登門的人，根本不認識我，以為請到的就是郭解，兄弟，你知道最近江湖上送了我一個綽號是什麼？」

羅東揚在旁道：「老頭子聽說，叫你千面遊俠！」

郭解苦笑道：「不錯，因為他們遇見的郭解形貌各異，高矮肥瘦都有，更有意思的是數日之間，我能在幾個不同的地方同時出現，相去千里，幸好我的長相平凡，以前行事也極少公開露面，眞正認識我的人並不多，這個李代桃僵的計策從來沒被人識破過，倒是能便宜我偷閒不少。」

羅東揚笑道：「翁伯！你偷閒可偷出疵漏了，江湖上不但稱你為千面遊俠，還神化了你這個人，說你會神仙化身之術，老頭子有幾個舊日的朋友路過，談起這件事，都懇請一見，我為了怕麻煩，祇好推說不認識你，卻也為他們的渲染過甚而感到好笑，想不到是眞有其事，而且是這個把戲！」

郭解苦笑道：「楊二金的事情發生後，我深以為憂，儘量少出門，所以兩三年來，我們能時相聚首，但仍擺脫不了那些外務，才想出了這個方法……」

白秋君道：「兄弟也感到奇怪，大哥這兩年不大出門，何以名聲越來越大，來訪的人越來越多，我還在替你發愁，你拒絕了這麼多的人，一定會獲罪當道。」

郭解道：「現在你知道，我沒有使那些人失望，除了眞正有違本心的工作，我推辭了幾件，其餘差不多全叫他們滿意而歸，否則我還能安穩地坐在這兒跟你們聊天嗎？」

白秋君道：「大哥！你找人作替身的事做得大錯，這樣一來，你的局面越創越大，將來怎麼收場呢！」

郭解道：「我一開始就錯了，最大的錯是我不該投身江湖成為遊俠的，現在是欲罷不能了，只好錯下去，對了，兄弟，你說起獲罪當道：我倒想起一件事，聽說新任的縣令姓楊，是楊二金的族兄……」

白秋君道：「是的！他叫楊武，是楊二金的族兄，他的父親楊季主是楊二金的叔叔，此人胸懷狹窄，對於你殺死楊大金的事耿耿於懷，但是他就任前受到了楊二金的警告，不得向你報復，因此他才沒什麼行動！」

郭解嘆道：「我當年釋放楊二金，是念他為一條血性漢子，無心示惠，想不到卻有意外的收獲，憑心而論，我別的都不怕，就是怕這種人，滅門縣吏，我在他的管轄下，他有很多報復的機會！」

白秋君道：「目前可不必担心他，此人熱衷名利，聽說你名動公卿，一時也不敢動你，在昨天我還見了他，他祇說你跟朝中大將軍衞青走得很近，還想走你的門路，被我嚴詞拒絕了，我說你是一介平民，而衞大將軍是今上的后弟，當朝國戚，不可能有交誼，這一定是傳言的錯誤！」

郭解嘆了一聲，說道：「推辭得好，衞大將軍雖然是國戚，倒是個性情中人，而且年紀青，不過氣勢傲一點，在演武場中，騎射輸給了飛騎將軍李廣，心裏很不服氣，派了個使臣來找我，一定要我去一趟！」

白秋君急了道：「大哥！他可是要你去刺殺李廣，那可使不得，李廣的騎射無雙，而且身懷絕技，劍法也是一時無兩的，朝中有意派他率軍出擊匈奴，是一個棟樑之材！」

郭解道：「衞青貴為國戚，倒也頗識大體，他要陷害李廣，有的是辦法，不必借重刺客，他祇是輸得不服氣，想聘我為劍術教練，讓他在技藝上更進一步……」

白秋君道：「這倒是個辦法，你正好藉此擺脫一切去應聘，住在大將軍府中，就沒有麻煩了！」

郭解搖頭道：「不行！君子愛人以德，今上武帝雄才大略，對民間遊俠之風深惡痛絕，我如若應聘反而累了他！」

白秋君點點頭，道：「這話倒也說的是！」

郭解笑道：「可是，我把你推薦出去了！」

白秋君一怔道：「大哥！這是幹什麼呢？」

郭解道：「我說你的劍術更精於我，而且經綸滿腹，精通兵法韜略，此去不但在劍藝上能幫助他，在軍務參贊上，也能給他很多幫助，他聽了很高興，當時就要下聘書！」

白秋君笑道：「大哥的推薦並沒有成功？」

郭解笑道：「何以見得呢？」

白秋君道：「因為大哥從京師回來將有一個月了，如果有聘書，大哥早就拿出來了！」

郭解一笑道：「你這就錯了，我告訴衞將軍說你兄弟是一代奇士，不能以一紙聘書召見就去了，他如有誠心，最好是親自來一趟，實在抽不出空，也該專遣使臣，前來敦請，他當時滿口答應了！」

羅東揚道：「秋君！這倒是一個好機會……」

白秋君卻淡淡地道：「事過一月，他還沒有消息，可見他早已淡忘了，這些皇親貴戚不過是一時之興。」

郭解卻道：「不！我看衞青不是那種人，他的確具有誠意，兄弟說楊武昨天還向你遊說要從我這兒搭上衞青的門路，可見他一定是親自前來敦請了！」

白秋君愕然道：「何以見得呢？」

郭解道：「我到京師去十分隱密，無人得知，衞將軍如果派遣專使，也一定早來了，正因為他要親自來，才延誤至今，以俾將事務摒擋一下好向朝中告假，也必然是他親自前來，才會有使臣先到縣中去



打個關節，叫他不必太張揚，兄弟，我得快點回去，說不定衞青已經來了！」

白秋君道：「衞將軍要來，不會到這兒來嗎？」

郭解說道：「不！來了必先找我，因為我沒有告訴他你的落脚處，因為我怕他誠意不堅隨便派了個人來，反而惹你老弟生氣，所以叫他有事先通知我，如果情況不對，我就先替你回絕了，免得給你惹麻煩！」

白秋君道：「大哥！你別急，你還沒有問過我的意思呢？」

郭解道：「兄弟！我知道你淡泊成性，不圖富貴，但請你為了我而勉允所請，我們相知一場，對你別無所求，只有一個兒子，已經拜在你的門下了，請你提拔他一下，把他帶走，而且讓他跟你姓，算是你的孩子。」

白秋君不由一怔道：「這是從何說起呢？」

郭解嘆道：「我知道我的將來總不免於禍，祥兒如果在我身邊，遲早會受牽連的，江湖仇殺，豪門銜嫉，都是招禍之尤，祇有讓他遠遠地離開我而去，才能保全他！」

窈娘道：「秋君，郭大嫂也常跟我這麼說，而且事實上也確有這些顧慮，你還是答應下來吧！」

白秋君沉吟了片刻才道：「大哥！祥兒我替你照顧是責無旁貸，但不必易姓，你只有這一枝根苗呀！」

郭解想想道：「不易姓就改名，姓郭可以，卻不能讓人知道他是我郭解的兒子，老弟！你帮帮忙吧！」

白秋君道：「軹城的人誰不知道他是你郭大俠的兒子！」

郭解道：「京師的人不知道，姓郭的人很多，只要他不叫郭祥，遠遠地離開這兒，誰都不會知道！」

白秋君苦笑道：「大哥是一定要我應聘衞府了！」

郭解道：「兄弟！人生一世，草長一秋，都要有所作為才不負此生，朝廷有意用兵邊庭，撻伐匈奴，正是你一抒懷抱的時候，衞青官拜大將軍，身受重寄，而且求才若渴，你們一定能相處得很好的，把祥兒帶去，使他創一番事業，也不枉你教導他一場，為你為我，兄弟答應了吧！」

白秋君祇得答道：「等衞青來了再說吧！」

郭解道：「我担保他一定來，祥兒的事却必須先說好，等你們見了面，他就不是我兒子了！」

兩人正說到這兒，已有人來催促了道：「郭爺！大娘請您立刻回去一次，說京中來了貴賓，等着您回去一見！」

郭解問道：「來的是誰？」

那人道：「不曉得，身份很高，是縣椽楊大人陪着來的，但是他只留在門口不敢進去，現在大娘陪着！」

郭解笑笑道：「必然是衞青來了，兄弟等着吧！我回頭就帶他來看你，他還聽說窈娘的烹調手法無雙，亟思拜嚐一下，窈娘，妳得好好燒幾個好菜，別讓我丟人呀！」

窈娘笑笑道：「這與大哥又有什麼關係呢？」

郭解道：「因為我替妳吹噓了半天，說妳德容言工，四德皆備，你們是天下一對無雙俠侶！」

白秋君道：「大哥！你也太會開玩笑了，人才濟濟，我們這種草野之士，算得了什麼？」

郭解道：「這倒不是我誇口，衞青慕下之士，沒一個比得上老弟的，我在那兒接受了三次盛筵，儘管珍饈滿席，眞還不如窈娘常燒的幾樣小菜呢！」

說着出門欲行，白秋君囑咐道：「大哥，果眞是衞青來了，見見他不妨，但楊武却最好打發他離開！」

郭解道：「我知道，我叫祥兒來這兒，你隨便給他起個名字，然後你就帶他走吧！從此他不再是我的兒子了！」

郭解走了約有一個時辰，郭祥來了，悄悄地道：「叔叔！爹叫我來通知您一聲，他回頭就陪衞將軍微服來拜！」

白秋君點點頭問道：「你父親跟你說過了？」

郭祥眼中噙着一絲淚光道：「說了，姪兒已經告別過母親，衞將軍不能多留，恐怕最多住一宿，就得催促叔叔一起動身，姪兒今後全仗叔叔提携了。」

白秋君一嘆道：「祥兒，別這麼說，沒有你父親我不會有今日，這些年我受他之賜太多，最後還是靠着他的推薦，才得夤緣權門，我的個性你是清楚的，多年來讀書養性，早已淡泊富貴，你父親一生行俠，也沒有為過自己一天，因此，我們這一次攀上權貴，完全是為了你！」

郭祥說道：「姪兒曉得，姪兒萬分感激！」

白秋君道：「如果只為到將軍府去教劍，我是不去的，聽說朝廷有意用兵邊境，驅逐匈奴，這倒是吾輩為國家出力的好機會，我才答應了，將來如有寸進，我一絲不取，但會叫衞將軍都記在你的名下，我與你父親一生的希望也都在你身上，你要好自為之，以後你易名郭子興，記住，也別叫我叔叔，稱我為老師！」

郭祥點點頭，羅東揚道：「老頭子疏散慣了，懶得見貴人，我到船上去！」

白秋君忙道：「老伯！我們可能明天就走了！」

羅東揚道：「你們走你們的，我是不去了，高興的時候，我會來看看你們，秋君我很高興你熬到出頭的日子，但我習性已成，今後只好跟翁伯在一起混了！」

郭祥忙道：「羅爺爺，母親說過您如果不願意一起到京師去，她就準備迎養您老人家在舍下終老！」

羅東揚笑道：「算了，你家裏太鬧，老頭子住不慣，還是我那條破船舒服，反正我是不離此地就是！」

說着飄然出門而去，沒有多久，郭解果然陪着一個年青俊服的漢子前來，進門就介紹道：「大將軍，這就是我向你說過的人間仙侶，秋君伉儷！」

衞青倒是沒有一點架子，長長一揖道：「衞青聽郭大俠道及二位，傾慕萬分，祇緣事務冗繁，延誤至今，始得抽身前來拜晤候教，實在失禮之至！」

白秋君謙辭了幾句，衞青仍是一再為

遲來而致歉。

郭解笑道：「大將軍不必客氣了，秋君也是今天才知道我向你推薦的事，京師回來，我沒有告訴他！」

衞青一怔道：「敵人臨行之際，不是一再向大俠懇託了嗎，難道大俠回來後，沒有向白先生提過？」

郭解道：「沒有，如果我先提了，將軍就見不到他了，今天若不是將軍親至，我也不會讓秋君知道，因爲我知道秋君的爲人，淡如野鶴閒雲，不會爲人間富貴所羈……」

他這樣一說，衞青更覺得不安了，再度長揖道：「衞青該死！其實衞青倒不是故意怠慢，自從接晤郭大俠後，我就急得不得了，偏偏今上指令我挑選遠征軍，整整忙了二十多天，才算把人員選就，馬上就趕來了！」

白秋君道：「當朝果然有意用兵邊庭嗎？」

衞青道：「是的！本朝高祖在芒山斬蛇起義後，力克暴秦，又與楚王對壘，好不容易才奠定漢室基業，三傳至今上，數十年來兵備較疏，胡人趁機而起，屢犯邊境，今上爲振大漢天聲，決心大舉撻伐，飛騎將軍李廣已經率軍出征了，今上命我與霍去病各領一軍，從事訓練，最多一兩年，立刻就將出征，此舉定必要盡除匈奴，永靖邊患！」

郭解笑道：「大將軍這一來，就沒機會跟李廣一較技藝了！」

衞青有點訕然，隨即豪情萬丈地道：「先前祇是少年無知之逞，衞青想在疆場上以戰績跟他相較，不是更有意義嗎？所以才竭誠前來請教白先生移樽就教！」

白秋君沉思片刻才道：「如果是僅爲將軍劍技切磋，白某實在不克其任，而且也不想以此局限了將軍的彪業，劍爲一人敵，而將軍爲朝廷重寄，國家干城，應在萬人敵上下功夫，現將軍既然有伐邊之行，白某自當一竭駑鈍……」

衞青聽說他肯去了，高興萬分，連連稱謝不止。

這時窈娘早已把整治好的酒筵擺了上來，朝衞青道：「草野之民，僅祇有粗餚水酒，將軍不要見笑！」

衞青忙道：「那裏那裏！夫人技媲易牙，郭大俠早已推崇過了，衞青得飽口福，實三生有幸！」

於是分賓主坐下，端上菜餚，衞青品嚐了幾道，讚不絕口地道：「難怪先生棄富貴如敝屣，視朱紫若浮雲，有尊夫人這般精調，雖貴爲天子也享不到的！」

幾個人哈哈大笑，郭祥帮忙端菜上來，郭解故作不認識，問道：「秋君，你家裏什麼時候來了這個小伙子呀？」

白秋君介紹道：「大哥！這是我一個故人之子，跟你是同宗，叫子興，在我這兒受業已有好幾年了！」

郭解哦了一聲道：「我怎麼從來沒見過？」

白秋君笑道：「我不敢讓你見，怕你把他拐去了，此子天資聰敏，領悟力很强，不到幾年，差不多已經學了我七成本事去了，你見了他，還不把他給挖走嗎？」

郭解笑道：「有你老弟七成的技業，那還得了，來！小兄弟，我們來印證幾手，讓我看看你老師有沒有吹牛！」

郭祥微微一怔，白秋君却知道郭解是存心讓兒子在衞青面前現現本事，引起他的重視，乃一笑道：「子興，這是你的郭大伯，他是舉世聞名的劍俠，你向他求教一下！」

郭解跳到庭前，抽出腰間長劍道：「來！賢侄，你老師一身技藝，大伯是望塵莫及，但你只有七成功夫，大伯恐怕還能指點你兩手，別客氣，衞將軍是劍術名家，咱們可不能讓人笑話，盡你所能來露兩手！」

郭祥也明白了老父的心意，知道老父又是想在這個機會上表現自己，而且一定還會故意輸給自己以加重自己的份量，想到親情如海，眼睛不禁一熱，白秋君唯恐他失態，連忙道：「子興，你還不上去，我跟郭大伯是多年交情，什麼都讓他一點，唯獨在較技時，却一絲不苟，因此你也不必存什麼顧忌，好在這兒沒外人，就算你贏了郭大伯，也與他的英名無損！」

郭解道：「對，我不怕敗，却最怕人跟我假客氣，我敬重老師，就因爲他在較技時認眞，大丈夫必須磊落光明，勝負何足爲論，你要是讓我兩手，才是眞的看不起我！」

郭祥這才抽劍一轉道：「請大伯多指教！」

郭解舞劍直進，如風雲驟至，的確一點都不馬虎，郭祥也打點起精神應付，他已深得白秋君的眞傳，但對父親的劍路，也十分熟悉，所以郭解的攻勢雖厲，他都能從容化解，兩人鏖戰百餘合，直看得座上的衞青目瞪口呆。

郭解的劍法在早些年是精於白秋君，可是十年來，白秋君閉門讀書練劍，不事外務，進境極深，而郭解却奔波江湖，不是爲人排除糾紛，就是應邀剪除强梁，藝事雖沒有荒疏，却也極少長進，而郭祥深得兩家之長，還有一個羅東揚暇時指點，可以說集三位名家之精華於一身！

郭解也是第一次眞正跟兒子切磋，他發現自己已無須故意落敗，憑眞本事也勝不了兒子了！

九十九分的欣慰中，多少有一分慚愧，因此戰到一百五十合時，他收劍跳出圈外道：「賢侄高明，大伯認輸了！」

郭祥忙道：「不！大伯沒有輸！」

郭解的眼睛有點潤濕道：「不！大伯是眞正地認輸，大伯畢生所能，就是那一百五十招攻手，不是大伯誇口，放眼江湖，除了你老師外，還沒有人能接下五十招的，可是今天這一比，大伯把最後一點本事都掏了出來，你仍然應付裕如，難道眞要把大伯打得棄劍於地才算輸嗎？」

白秋君一笑道：「大哥！你我經常切磋，你的那些精招我都知道了，也都想出了破手，這孩子跟着我，自然都學會了，你勝不了他是必然的，但他未能將你擊敗，是他的經驗還缺乏，還須要好好磨煉一下！」

語畢又朝向衞青說道：「將軍意下如何？」

衞青這才從迷愕中驚覺，連忙道：「衞青不敢置喙，這一塲比劍雖是切磋，却



嘆爲觀止矣，郭大俠盛名無虛，至於白先生這位高徒，咳！衞青不知說什麼好了，有徒如此，先生高明可知，遠征軍如能得先生教練，匈奴何畏不滅，衞青能得先生之助，實乃國家之福！」

白秋君道：「將軍，白某參贊軍務是可以的，至於協助練軍，則敬謝不敏，因爲時間急迫，要想在短時間內把軍容戰技演練成熟，必須終日下苦功，整天跟他們在一起，白某生性疏懶，恐怕難以有此耐性！」

衞青臉現難色，白秋君又道：「而且領軍教武，必須要有個實名，才能使士卒信服，但是白某以客卿的身份……」

衞青忙道：「既要借重先生，自然要給先生一個實銜的！」

郭解一笑道：「領軍之將高莫如帥，將軍難道能把帥位讓出來給白老弟嗎？就算將軍有讓賢之心，主上也未必會信任一個布衣白丁吧！可是我了解白老弟的性情，他不能受人指使的，所以他只能居於客卿的身份！」

衞青臉有憂色道：「本朝立基以來，迭經悍將持權違命之誡，所以派任將帥人選十分愼重，衞青說句不怕二位見笑的話，我這個大將軍是靠着家姊的關係才得到的，因此要推薦白先生，我是心甘情願在麾下受驅策，只怕主上那兒難以行得通，但沒先生之助，我……」

白秋君一笑道：「將軍爲難之處，我十分了解，白某也沒有這個意思，白某可以在幕後爲將軍參贊，至於演練軍卒之責，將軍看小徒還可以勝任嗎？」

衞青恍然有悟道：「能！能！只怪衞青太笨，沒能想起這一點，再者，因爲將來還要遠征邊疆，究竟是危險的！」

白秋君道：「年青人應該爲國獻身的，這也是給他一個報國的機會，將軍如看他還可以，就請隨便給他個名義！」

衞青忙道：「既要借重，就不能隨便，郭世兄暫時以千夫長的職位屈就一下，担任練軍之責，候大軍遠征之時，衞青當委任先鋒之任，領驍騎將軍實銜，這樣雖然危險一點，但立功的機會也最多，以世兄的武功身手，相信縱然歷驚，也不會有險，而我也沾光了！」

白秋君聞言大笑道：「子興，你以一介平民，一躍而登千夫之長，這是何等幸事，還不謝謝將軍！」

郭祥也沒想到一下子會受到這種重任的，忙屈膝叩謝。

衞青却一擺手道：「衞青以裙帶之寵，愧膺重寄，雖自慚無能，却是眞心想爲國家做點事，以報國恩，今後我們互相仰仗之處還多，請不必客氣，世兄倒是該好好謝你這位老師，因爲我千里求賢而來，用人唯才，世兄如無過人之材，我也不會重用你，官位由我給，爵祿却是國家的，你還得拿出眞本事來才能一直爬上去，我知道你行，但這都是令師春風化雨之德，你應該謝白先生才對！」

這個貴冑公子不但氣度超人，而且心胸坦率，他不諱言自己以裙帶而邀寵，但也表示他創業的雄心，的確是很不容易，而且使年紀與他不相上下的郭祥十分欽折與感動，果然聽他的話，想對白秋君叩拜致謝！

白秋君却一擱手道：「子興！謝郭大伯！」

郭解一怔道：「怎麼會謝我呢？」

白秋君含笑道：「小弟自然有道理的，子興！你先叩頭！」

郭祥叩了個頭，白秋君才道：「若非郭大伯的推薦，你跟着我只好一直埋名在窮鄉，不會遇上這麼一位賢明的恩主，因此郭大伯才是你眞正值得謝的人！」

郭解明知白秋君的意思不在此，但聽他如此解釋，也算過得去了，心中萬分感動，語重心長地道：「賢侄，難得我們是同宗，我爲你稍微盡點力，心裏很高興，但願你能不負我們幾個人的期望，好自爲之，給姓郭的子弟爭一番光榮，現在你下去吧，去帮帮你師母的忙，衞將軍是個饕名家，你師母一定會精心表演一番，可別累着她！」

郭祥恭聲道：「是！侄兒當永記大伯的教訓！」說完到後面去了，窈娘從郭解的眼色上知道郭大娘子也一定悄悄地來了，等在後面要跟兒子多聚聚，所以也告罪離座向後面去了，席上三個人邊飲邊談，郭解始終以茶代酒相陪，也很少開口，讓白秋君多事發揮！

白秋君在這個機會上也不再藏拙，他將自己幾年來埋首書中所鑽研的學問，加上他自己精闢的見解，侃侃而談，聽得衞青十分欽絕，執禮極恭，賓主之間也更和洽了！

衞青在白家只住了一宿，第二天，他的侍從就從縣衙中驅車來迎，爲了尊重白秋君的要求，並沒有讓軹城的公人們前來擺列儀仗相送，三輛輕車，載着白氏夫婦與郭祥走了。

他們去到京師以後，經常有消息傳來，更名郭子興的郭祥在京師練軍極有成就，已實領驍騎將軍郎實銜，這固然是衞青的一力保薦，但漢武帝親臨校閱時，對伐邊大軍的軍容嚴整，也非常高興，特地頒旨賜昇的！

郭解得到了這個消息，心中高興萬分，可是他沒有了白秋君在旁爲他規勸與暗中鎭壓門人的行爲，使他的遊俠事業越幹越大，竟而形成了一股令人側目的勢力！

而且軹城的縣椽楊武，因爲幾次干求郭解向衞青活動而圖遷昇都遭了拒絕，心中存有怨憤！

剛好皇帝爲了要圖用兵匈奴，而飛將軍李廣用兵失利，必須另遣大軍以援，爲了充實軍需，下詔遷天下豪富之家於茂陵，以便沒收其財富，楊武爲了郭解在軹城的勢力太大，心存慄懼，竟把郭解的名字也報了上去！

衞青看見了這個名單，在朝廷上直奏武帝，說郭解家無恒產，不過是幾畝薄田，根本不算是富人！懇求免遷！

衞青是當朝的紅人，有奏必准，這一次却碰了個釘子，因爲郭解的名聲太大了，漢武帝指斥道：「郭解爲一介平民而名動公卿，軹城幾乎全成了他的天下，這種刁民，一定要遷來茂陵，嚴加管束不可，本朝高祖皇帝，也是以平民而有天下的，初起之時，還沒有他這種聲勢！」

衞青一聽皇帝的語氣不對，不敢再申

辯了，回來告訴了白秋君，經過白秋君的分析，不禁深深爲郭解憂慮了！

楊武的奏報中一定對郭解作了不實的渲染，而漢武帝的語氣分明是郭解造反，遷居之令，只是一個藉口，實際只恐怕是要將郭解送到茂陵而加以殺害！

謀逆爲當朝之大忌，衞青也無法翼護他，只有悄悄地着人通知郭解，叫他遠走以避禍！

遷移之令到達軹城，楊武竟然派遣了全城的兵馬，將郭姓的子弟當犯人般的看管起來，押解到茂陵去。

沿途對郭家人百般苛虐，郭解都忍了下來，那時正值暑夏，天氣酷熱，楊武自己騎着馬，帶了幾十名親兵，整整押了他們走了一天的路都不准休息，一直到達一條河邊，楊武才下令大家休息一下！

大家都是焦渴異常，紛紛到河邊去掬水來喝，郭解也舀了一勺水，剛送到嘴邊，忽然飛來一鞭，把他手中的木勺擊翻了，郭解抬頭一看，發鞭的正是楊武，他臉上帶着殘酷的笑意道：「郭解，你是練過高深武功的人，聽說幾天不喝也耐得住，本官想看看你的耐性有多長！」

郭解深沉地望了他一眼，一言不發，楊武道：「把水勺拾起來，本官的馬渴了，替我喂喂馬！」

郭解忍不住道：「楊武！郭某受旨遷居，可沒有犯法，你欺人可以，却不能過份！」

楊武哈哈大笑道：「朝廷要遷的是富戶，你够得上富戶的資格嗎？既然你不是富戶，爲什麼要你遷移呢，你自己心裏明白，你說你沒犯法，只怕到了那兒……」

他底下的話不再說下去了，郭解也明白了，淡然道：「是非自有公論，我郭某人問心無愧，不在乎別人誣陷！」

楊武冷笑道：「我知道你朝中有貴人撑腰，但現在可由不得你神氣，在我的管轄下，就得聽我的，給我餵馬！」

郭解眉頭一皺，楊武冷笑道：「你想抗命是不是，好呀，儘管試試看，祇要你稍有舉動，你的那些朋友可包庇不了你了，郭翁伯，本縣再命令你一聲，去替我餵馬！」

郭解知道楊武的目的在激怒他，使他抗命，只要一動手，自己就犯了抗命的罪，也達到對方的目的了！

看了那些同來受罪的族中子弟，再看了自己一個年老的孀母，郭解只有長嘆一聲，他知道自己必須忍，只要一個不忍，自己雖可拔脚一走，却連累這些人了！

於是他忍氣吞聲，拾起水勺，舀上水讓楊武的馬喝了，楊武哈哈大笑，朝那些親兵道：「你們都給我記着，以後告訴人，名聞天下的大俠郭解替我餵過馬！」

那些親兵也哈哈大笑起來，笑聲未已，楊武的頭已經從頸上落了下來，身子跟着栽倒馬下！

郭解大驚失色，看動手的是一個年青小伙子，也是他哥哥的孩子郭守，不禁怒叱道：「郭守！你這是幹什麼？」

郭守大聲道：「叔叔，你一世英名，豈能受傖夫之辱！」

郭解一嘆道：「孩子，你知道已經闖下大禍了！」

郭守道：「姪兒知道，姪兒拚將一死也不能見叔叔受辱，人是我殺的，姪兒償他一命便是！」說着揮動手中的長刀，就往頸下勒去，郭解衝上去，劈手奪下了長刀，將郭守一掌推開，厲聲道：「畜生，既然殺了人，你一死就解決問題嗎？」

然後他朝那些親兵道：「你們都看見的，楊武存心折辱，郭解不甘受辱才殺了他，郭解本想爲他抵命，他想想太犯不着了，所以祇有避禍關外，郭解雖然走了，回來可容易得很，你們記得我的話嗎？」

那些親兵見楊武被殺，一個個都驚得呆了，郭解又冷笑一聲道：「記不得的人，就是沒有頭腦，像這些樹一樣！」

說着飛身一躍，手起刀舞，但見一片寒光過處，河畔有四顆粗可一抱的大柳樹，在他一斬之下，全部齊根而斷，倒入河中，那些人但聞郭解武功超凡，都從沒有見他施展過，這是第一次目睹，不由都嚇得跪了下來！

一個親兵的頭目哀聲道：「郭大俠饒命，不關小人們的事，小人們都是奉了上命差遣！」

郭解冷笑道：「各位都是鄉親，郭解不會爲難你們的，但願你們也念在鄉誼，以後好好照顧我的家人！」

那頭目連忙道：「小人們以後再也不敢了！」

郭解沉聲道：「那麼你們記得殺楊武的是誰了？」

那頭目道：「記得！是郭大爺！」

郭守忙道：「叔叔！人明明是侄兒殺的！」

郭解苦笑道：「傻孩子，我郭解可以殺人，你却不能，好好地侍奉你祖母，跟大家到茂陵去，我在關東有個朋友，要去投靠他，那兒山高皇帝遠，王法管不到我，只要我郭解不死，就沒有人敢對你們怎麼樣的。」

說完把郭大娘子叫過來，讓她騎在楊武的馬上，奮力一鞭，馬匹負痛急奔，郭解的身子一躍，追在馬後也消失了。

白秋君自從聽到郭解擧家東遷的事，憂心如焚，這一天正在與衞青密議如何營救他，忽而人影一恍，眼前飄落一個瘦小的漢子，竟是郭解不速而至！

衞青駭然道：「翁伯！我們正在談論你，你怎麼來了？」

郭解屈一下腿道：「草民是來向將軍投案自首的，草民在押解的途中殺了人，請將軍縛草民以就罪！」

衞青連忙扶他起來道：「翁伯！這是什麼話！」

郭解道：「草民此生服仰者唯將軍一人，現在將軍帳前受縛草民心甘情願，請將軍不必顧忌！」

衞青問道：「翁伯！你殺了誰？」

「軹城縣吏楊武！」

衞青道：「原來是這傖夫，他本就該殺，他虛報了你許多不法的事情，可是朝中有不少你的仇家爲他撑腰，使我很難講話，既然你殺了他，也就算了，我們再設法！」

白秋君道：「大哥！我知道你的涵養很好，不會輕易殺人，到底是爲了什麼原故呢？小弟與將軍日夜構思，想爲你平反誣陷，但你又殺了人……」



郭解長嘆一聲，將河邊的事說了一遍，白秋君道：「這也難怪，郭守血氣方剛，大哥又是他最敬愛的人，自然忍不住，換了小弟在場，小弟也會拔刀相向的！」

衞青想了想道：「翁伯！你攬下殺人的罪名是對的，你在關外是否有可以落脚的地方？」

郭解道：「關外採參的幫客都是江湖上的朋友，落脚是沒有問題，但我担心的是我的族人！」

衞青笑道：「你儘管去好了，只要你能脫身，你的家人就不會有問題了，我想了半天，也只有你亡命一途，何況你又有了殺人的事實，那些人怕你報復，反而好辦了！」

郭解道：「我造成亡命的事實，也是爲了這個，祇是怕累及將軍，因爲將軍與我交往，已經有不少人知道了！」

衞青道：「沒問題，大軍即將出征，目前我的帝眷正隆，他們扳不倒我的，我怕的是我走後，他們又來對付你，因此你到關外去立身，我也放心了！等你殺死楊武的消息傳到京師後，我邀集那些仇視你的人，私底下擺幾句厲害的話給他們聽，喪了他們的胆，事情就好辦了！」

說完又自笑道：「原來我也就是這個主意，只是怕影響你的英名，不敢造次，現在爲事實所逼，倒是好辦了！」

白秋君想了道：「這樣一來，對大哥的問題的確容易解決，祇是將軍最好再大力活動一下，將郭氏子弟也解送到關外去，因爲我們即將遠征，等我們走後，那些人可能會以郭氏族人爲要挾來脅令大哥就範，大哥又是條義薄雲天的漢子，遲早會入他們的牢籠，到了關外就不怕了！」

衞青道：「那當然可以，但關外絕塞苦寒！」

白秋君道：「雖然冷一點，却可以安全，而且有大哥就近照顧，一般江湖仇家也不敢動他們！」

郭解道：「是的！如蒙成全，郭解感激不盡！」

郭解說着跪了下去，衞青忙扶起來道：「翁伯！你我是神交知己，白先生跟你是生死兄弟，這點事算什麼呢？你們弟兄多時不見，好好談談，翁伯，有件事你別多心，我本想多挽留你一下的，但解差不日可到，你們談過了，還是早點動身出關的好，我不便留你了！」

說着起身告辭，郭解與白秋君這才細道契闊，問起郭祥近況，知他目下很得意，郭解心中十分興奮，白秋君道：「大哥！本來該讓你們父子一見，但小弟以爲還是不見的好，爲了掩蔽他眞實的身份，小弟一直費煞苦心！」

郭解悵然良久，才一嘆說道：「是的！我倒無所謂，但你大嫂放不下心，我去勸勸她吧，兄弟！這個兒子交給你了，但願邊庭戰事早日結束，將來還能見上他一面！」

說完話，他握握白秋君的手，身子一恍，飄然而去，因爲他不願讓自己的眼淚流出來給白秋君看見。

一切都如預料，郭解殺人的消息傳到京師，引起朝野的震動，那些嫉恨他的權貴，多半有點把柄握在他手中，才非除之而後快，可是他們對郭解的了解頗深，知道他重義氣，不忍連累家人會挺身就戮，才授意楊武，以遷解的名義將他誆了來，再設法拔除這顆眼中釘的！

可是消息傳來，郭解竟憤而殺人而且亡命關外，這一來人人都咄咄自危了，他們知道一個亡命之徒是最危險的，尤其是一個身負絕技的高手，如果惹惱了他，不顧一切地採取報復手段，那就太可怕了。

何況這些人身居高位，安享厚祿，他們自然不願意跟一個亡命之徒，且又是一個高來高去的武林好手結下深怨的，他們更明白了一個道理，一頭狗變爲狼時就危險了，郭解受了他們的金錢，替他們作兇手時，是一頭可以供驅策的狗，現在却是一頭充滿了野性的狼了！

狼固然危險，但受了傷的狼就更危險，而被困入絕地的狼情急反噬時，就連最精明的獵手都要遠遠的迴避開！

最聰明的一件事，莫過於放鬆羅圍，讓那頭傷狼逃出去，這也是說，大家都應該中止對郭解的迫害了！

這些道理是衞青講給他們聽的，衞青是個世胄貴公子，本身雖有點俠氣，但不會懂這些道理，好在他有個博學多藝的幕後參贊，白秋君假了衞青的口，間接地宣洩了這一番道理，却直接地保全了郭解！

郭解在關東立下了身，他的子弟門人也跟着去了，這些人在關東很快地生了根，也迅速地建下了勢力。郭解俠行如故，關東大俠的盛名又很快地噪及天下，在關東他更毫無顧忌了，山高皇帝遠，漢家天子的赫赫聲威到不了關東，氣焰之盛，居然在天子之上。

消息傳到京畿，使白秋君深以爲憂，但他也無能爲力了，他知道這種情勢發展下去，郭氏一族的結果必然是很慘的，郭解開始第一步就走錯了，以一個布衣遊俠而創下這麼盛大的局面是任何一個皇帝無法容忍的，何況漢武帝劉徹是個極爲英明幹練的皇帝。

遊俠之風始自戰國，至漢一代，已經盡力戢止此風之流長，而郭解的作爲却更甚於戰國之紀，如果是在前秦紛亂之際，郭解可能會爲諸侯爭相羅致的對象，但漢代大一統的江山已固，不會讓這件事發展下去的！

漢代的始祖劉邦也是以平民而起家，也是藉遊俠之名，風雲際會而有天下，郭解如果眞是個有野心的人，倒也可以一爲，偏偏他不是的，他是個十足的江湖人，他祇知道行俠仗義，執行法外之法，一人之力不足，假弟子門人而行之，人越多，勢力越大，義事也越行越多，人望越來越盛，這是遭忌的，有野心的人想利用他，無知的人崇拜他，九重宮闕的天子又怎能不防備他呢？

白秋君深思熟慮後，知道唯一可盡的心，就是保全他的兒子——郭祥郭子興了。而且也必須保全衞青，因爲衞青曾經公開爲郭解求情，也引起了很多敵對者的猜忌了！

北伐軍已操練純熟，邊庭的戰事却不理想，飛將軍李廣與匈奴冒頓單于苦戰不勝，守邊的大將軍李陵被擄而降，正是衞

青請纓伐胡的最好時候，於是他叫衞青上奏請求出伐，漢武帝很快地批准了，立刻整軍出發。

羅東揚不甘寂寞，在大軍遠行前趕到京師，白秋君誠懇地囑咐了一番話，請他到關東去勸勸郭解，最好能遣散部屬，遠走避禍，羅東揚當時是一口答應了！

可是白秋君隨軍出發後，他把白秋君費了一夜心血寫就的長函給撕了，這老頭子是個眞正的江湖人，一生都在江湖上闖蕩，塑就了强烈的個人英雄主義，在他的人生觀中，生死安危是不足爲慮的，大丈夫立身處世，但求名傳不朽，其他都不足爲論。

雖然他也曾厭倦江湖，在黃河上隱息過一段時間，但邂逅了郭解後，又奮發了他的雄心，郭解的成就，正是一個遊俠最光輝燦爛的一頁，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他以垂死之年，也想到郭解那兒去奮發一番，他知道對郭解最有影響力的就是白秋君，所以他撕毁了那封信！

間關萬里，風雲僕僕，來到關東後見到了郭解，兩個人自然很高興，一個煮酒，一個置茗，暢談別後，自然也談起了白秋君，知道他已隨軍出發，郭解不勝感慨地道：「白老弟才是眞正的好男兒，大丈夫，他把一生所學，用在最得當的地方，獻身國家，效命邊庭……」

羅東揚有點不以爲然道：「郭老弟！秋君學的是這一套，你我却不是這種人，所以祇好各幹各的！你老弟的成就並不在秋君之下，這一路行來，我所見所聞，把你當成了個當世的神仙，萬家的生佛！」

郭解苦苦笑道：「老爺子，您太過獎了，益增我的慚愧！」

羅東揚道：「翁伯！是眞的！我出關之後，茶肆酒樓，祇要有兩個人在一起，談起的都是你的義行，關東的縣吏不敢迫索逃租之戶，這都是震懾於你的威名！」

郭解長嘆道：「我担心的就是這一點，關東地瘠民貧，連年荒燕，窮苦的老百姓不堪重征苛納，有致典鬻兒女而繳抵徵賦的，我看不過眼，懲誡了幾個暴吏…」

羅東揚道：「豈止幾個，我一路上聽到的少說也有百十個，使得那些徵納的官吏們咄咄自危，一賦時陪盡笑臉，說盡好話，像是向老百姓求告一般，這都是你的功勞！」

郭解一怔道：「會有這種事嗎？」

羅東揚道：「這是我親目所見，親耳所聞，還會假嗎？」

郭解長嘆道：「這一定是我的兒郞們假借我的名義所爲，簡直太胡鬧了，我一定要嚴加管束……」

羅東揚道：「爲什麼呢？他們所爲也是對的！」

郭解嘆道：「老爺子，您有所不知，這件事絕不能再發展下去。當初我的目的，祇是懲誡幾個暴吏，藉徵納之名額外苛索，壓榨貧苦百姓的血汗，却並不要阻擾國家的稅收，這是我們對國家應盡的本份，可是兒郞們做得太過份了，居然有些刁民抗租不納，前兩天有位沈通先生登門責問我，我還向他保證沒有這種事，想不到眞的發生了，這叫我以後對沈通先生如何交代呢！」

羅東揚一怔道：「這個沈通又是什麼人？」

郭解道：「是關東的一位名儒，人很正道，常常指責我的過錯，他是關東很受尊敬的一個讀書人！」

羅東揚道：「一個迂腐書生，懂得什麼呢？」

郭解道：「不！沈先生很明理，他說遊俠之風，絕不可長，在亂世時法紀廢弛，正義唯有靠一些江湖奇士維持，但現在是盛平治世，當朝察察爲明，老百姓就應該守法，縱或有一二敗類，魚肉良民，可以告諸有司，絕不能憑意氣而殺人，俠以武犯禁，人人皆罔視法紀，是導亂之由，他每天都在東鄉的大樹下講學，我也去聽過幾次，確是很有道理，現在到底不是先秦戰國之紀了！」

羅東揚呆了一呆才道：「東鄉十里墩，有一棵大檜樹，粗有兩人合抱，葉蓋數丈方圓！」

郭解道：「對！就是那個地方，關東民風樸野不文，就靠沈先生在那兒給大家灌輸一點知識，有人把那棵樹稱爲夫子檜，就是表示對沈老夫子的尊敬……」

羅東揚道：「那個沈通可是年紀跟我差不多的一老頭兒，穿着一件舊布長袍，持着一根棗木枴棍！」

郭解道：「對！就是他，老爺子見過他了，沈先生窮通經學，是孔孟之後的一位大儒家！」

羅東揚長嘆一聲，道：「翁伯！老頭子做了件大錯事！」

郭解驚問道：「老爺子，你得罪了沈先生？」

羅東揚道：「比這更糟我殺了他！」

郭解嚇得一跳起來，緊緊地扣住了羅東揚的手腕道：「什麼！老爺子殺了他，爲什麼呢？」

羅東揚嘆道：「我經過那裏，聽見他聚了一堆人在大罵你，說你是欺世盜名的惡徒，是坐地分贓的大盜，他罵別人可以，罵到你老弟，我怎麼受得了，所以我一劍揮他成了兩段，咳！我老頭子好久沒殺人了，想不到開了戒，第一次就錯殺了一個好人……」

郭解臉色如土，默然片刻，才鬆開手道：「娘子，準備一份祭禮，我要去祭祭沈先生！」

郭大娘見丈夫臉色很沉重，連忙到厨下去準備了，郭解一直沒有再開口，羅東揚也不便再說什麼，兩人就這麼默默相對着，直到祭菜做好了，用個盒子裝着，郭解道：「再帶一瓶酒去。」

郭大娘道：「爲什麼，你不喝酒，沈老先生也不喝酒，你去祭他，根本用不着酒！」

郭解沉聲道：「叫妳準備就準備，多說些什麼！」

結褵三十年來，這是第一次郭解對她用這種態度說話，郭大娘知道情況不太對，但是也不敢多說，灌了一瓶酒，郭解提着祭禮就出門而去，羅東揚也跟在後面，郭大娘子拉住他低聲道：「老爺子，翁伯的情況不太對勁！」

羅東揚也沉聲道：「我曉得，我會照顧他的！」



推開郭大娘的手，匆匆地追着去了。

郭解的脚程很快，羅東揚追到十里墩的時候，他已經先到了，沈通的屍體已用蘆蓆蓋了起來，旁邊圍着很多人，都是默默地看着，郭解跪在地下，恭恭敬敬地行過三跪的大禮，獻上三觴後，最後拿起那瓶酒，骨嘟嘟地一口灌下了肚子，擲碎了酒瓶，倏地拔出劍來，就往咽喉處割去，羅東揚飛步上前，却已慢了一步。眼看着劍鋒掠及咽喉，忽地斜地擦出一拐，擊落郭解手中的劍。郭解的咽喉處劃出一道血痕，抬頭驚視，擊落他手中長劍的却是個白髮皤皤的老婆子，不由驚問道：「老婆婆，你爲什麼不讓我死？妳是誰？」

老婆子拄拐平靜地道：「老身沈劉氏，沈通是我的兒子，那些都不談了，老身年輕時，曾經被人稱爲劉紅娘！」

羅東揚失聲驚道：「什麼！前輩是名滿四海的女俠，女飛衞劉紅娘，前輩依然健在人間！」

劉紅娘看了他一眼道：「不錯！老身痴長一百廿二歲，倒還沒有死，閣下能叫出老身昔年的名號，想必是道中人！」

羅東揚恭身道：「再晚羅東揚！」

劉紅娘訝聲道：「喔！原來是佝僂劍客！幸會！幸會！」

羅東揚道：「前輩名噪江湖時，再晚才剛出道，適才見前輩身手，竟是老當益壯！」

劉紅娘淡淡地道：「沒什麼，老身不過是靠着昔年一點武功，才比別人活得久一點！郭解……」

郭解沒有想到這個老婆婆，竟是江湖前輩，而且又是大儒沈通的母親，一時驚呆了，聽見喝聲後忙道：「弟子在！」

劉紅娘一笑道：「你與我毫無淵源，不必自稱弟子，江湖無輩，你也不必客氣，我祇問你，可知道我爲什麼救你！」

郭解道：「弟子愚昧，弟子不知！」

劉紅娘道：「很簡單，我既是江湖中人，就得照江湖規矩行事，誰殺死我的兒子我找誰報仇，我的兒子是你殺的嗎？」

郭解道：「是！」

羅東揚却道：「不是！」

劉紅娘道：「這就奇怪了，兩張口中說兩種話！」

羅東揚搶着道：「人是再晚殺的！郭老弟是代我領罪！」

郭解却道：「羅老爺甫自京師來，不知沈先生之爲人，愛我情切，才出手殺死沈先生，所以其咎應在弟子！」

劉紅娘哦了一聲道：「羅大俠！小兒有什麼地方冒犯了郭俠士？」

羅東揚道：「再晚途經此地，聽見令郞在罵郭老弟是欺世盜名的兇徒，是坐地分贓的盜魁！」

劉紅娘道：「有這回事嗎？」

羅東揚低頭不言，劉紅娘道：「說！你敢殺人，難道就不敢說話了，我兒子說的話是否正確？」

羅東揚道：「再晚與郭解弟相知十數年，這兩點再晚敢保證絕無其事，郭老弟守身如玉……」

劉紅娘道：「可是他在關東造成這麼大的勢力又憑什麼呢？他一大家人是靠着什麼爲生的！」

郭解道：「弟子不事生產，却未妄取一份非義之財，弟子生計　需，全靠拙荊耕織以贍！」

劉紅娘道：「你門庭若市，一揮千金，靠令夫人耕織所得够嗎？」

郭解道：「弟子不否認曾取不義之財，但都用在正當的地方，弟子過手的銀財盈千萬，却沒有一文是用在自己身上的，沈先生所責容或有據，但是弟子却問心無愧！」

劉紅娘沉聲道：「好！我相信你的話，跪下！」

郭解跪了下去，劉紅娘道：「我要打你！」

郭解道：「弟子寧死受責！」

劉紅娘訓斥的道：「我打你爲的是這一點，你問心無愧，爲什麼却要把有用之身，虛擲在這件無聊的事情上！」

郭解道：「弟子對沈先生之死，實難辭其咎！」

話才說到這裏，劉紅娘一拐下去，把郭解打得一個踉蹌前跌，口中噴血，厲聲道：「你再說一句，我就活活打死你，我問你，我兒子的死，憑什麼要你負責！」

郭解說道：「沈先生日前曾以大義相責……」

劉紅娘道：「不講那些，我問你的是今天，殺人的是不是你，憑什麼要你來一死相償，你是笑我老婆子教子無方！」

郭解忙道：「弟子不敢！羅老爺子不知沈先生的爲人，愛護弟子情切才出手，但弟子實難辭其咎！」

劉紅娘冷笑道：「你做了什麼該死的

事情嗎？」

郭解道：「弟子自問內心無愧於天，無怍於人，但沈先生所責之言，自然有他的看法！」

劉紅娘說道：「他的看法是一定對的嗎？」

郭解低頭無語，劉紅娘嘆了一口氣道：「起來吧，這件事沒你的份，你引咎一死，置愛你者於何地，叫羅大俠何以自處，是否要他陪你一死呢，你活了這麼大把歲數，居然做這種荒唐事，怎不叫我生氣呢！」

郭解仍然跪着不動，劉紅娘怒道：「叫你起來你聽見了沒有，當眞你關東大俠的名頭太盛，把我們這些武林前輩都不放在眼裏了，好呀！拾起你的劍，我們較量較量！」

郭解連忙起立道：「弟子怎敢！」

劉紅娘道：「那就滾開一點，讓我跟羅大俠把事情解決，這裏面沒你的事！不准多管！」

羅東揚視死如歸道：「前輩！殺人償命，再晚一身任之！」

劉紅娘怒道：「這是什麼意思？」

羅東揚道：「前輩爲令郎報仇，再晚怎敢違抗！」

劉紅娘道：「怎麼你們這些後生小輩，一個個都變得沒出息了，你們的豪情都到那兒去了！」

羅東揚怔了怔才道：「前輩如要賜教，再晚候教便是！」

劉紅娘這才有點笑容道：「那還差不多，不過我不想跟你動手，只問你一句話，我兒子該不該死？」

羅東揚想想道：「以令郎平素爲人，羅某實在不該對他出手，但以他今日之行爲，再晚認爲他該死！」

劉紅娘道：「哦！請教爲什麼呢？」

羅東揚道：「令郎是讀書明理的人，應知言必有據，尤其是譭謗之詞，不應加之於君子！」

劉紅娘大笑道：「對極！這個畜生我對他失望極了，我自己早年行俠江湖，難免不做過幾件錯事，所以我不讓他學武，叫他讀書明理，想不到他活了八十多歲了，竟爲了一時之憤，出口傷人，郭解的爲人我很清楚，如果他眞有那些事實，我也不會讓他在這兒立足的，不過，郭解！你自己的行爲還差强人意，你的門人太過份了。」

郭解說道：「弟子知道，弟子疏於管教！」

劉紅娘一嘆道：「你的門人弟子做的事不能算錯，也沒有什麼失德之處，只是年紀太輕，血氣方剛，有時會不顧理法，那是行禍之由，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郭解道：「是！弟子必深自警惕！」

劉紅娘又轉向羅東揚道：「羅大俠！謝謝你！」

羅東揚惶然道：「前輩！這叫再晚怎麼敢當！」

劉紅娘道：「今天大俠如不出手，老身也饒不過他，大俠的劍，比老身快了一步而已，我也想打死這個畜生！」

羅東揚與郭解都爲之一愕，同聲道：「前輩！」

劉紅娘的神色微見悽惶地道：「小兒前日回來後指斥郭俠士，對郭俠士很不諒解。道不同不相爲謀，老身也不能說他的不是，可是他今天居然不問事實，妄加誣蔑，聖賢之書，不知讀到那兒去……老身自愧教子無方！」

郭解道：「老前輩！郭某深知沈先生之爲人，他不會輕易詆譭一個人的，必然是有所風聞！」

人叢中擠出一個漢子道：「郭大俠說得對！沈先生是受了別人的煽惑，再加上前兩天的印象，一時不加詳察！」

郭解朝那漢子看了一眼，道：「朋友！你好像很面熟！」

那漢子道：「郭大俠不認識我了，在軹城我曾蒙義釋一命，殺死郭小乙的就是我！」

郭解叫道：「你是楊二金？」

楊二金點點頭道：「不錯！是我！」

郭解道：「楊朋友怎麼來了？」

楊二金頓了一頓，才道：「實不相瞞，我是報仇來的！」

郭解道：「關於殺死令兄之事，郭某在軹城就解釋清楚了，也曾以一命交朋友處置！……」

楊二金道：「錯了，不爲那件事，這次是爲了另一樁仇恨！」

郭解道：「我曉得，是爲了軹城縣椽楊武！」

楊二金道：「是！他是我的族兄！」

郭解說道：「這件事我相信楊兄很清楚！」

楊二金一嘆道：「我當然清楚，雖然京師中傳聞是大俠殺的人，但我問過那些遞解的縣兵，知道是我族兄對大俠多方凌辱，引起貴族中子弟的不平而殺死他的，這其中曲直雖明，但是楊武的父親楊季主是我的族叔，他又是楊氏家族的族長，對大俠銜恨至切，盡召楊氏族人，準備大擧出關來尋仇，而且是得到了朝中御史大夫公孫弘的支持！……」

郭解道：「公孫弘，我跟他沒有怨隙呀！」

楊二金道：「公孫大夫雖然與大俠沒有私仇，却與衛大將軍有隙，他認郭大俠是衛青的死黨，非除之而後快！」

郭解道：「這是從何說起呢，郭某與衛青是道義之交，但絕不會爲他賣力做什麼，何況他帝眷甚隆！」

楊二金道：「衛青帝眷雖隆，倒不是扳不倒他，但公孫弘顧忌大俠爲衛青的後盾，所以必先除去大俠，才敢着手對付衛青，尤其是現在衛青率軍北伐匈奴，趁你們無法互相照應之際，公孫弘認爲這正是對付大俠的良機！」

郭解不禁默然，楊二金又道：「我族叔很有點本事，居然打聽得前輩女俠女飛衛劉紅娘息隱此間，而劉前輩的令郎沈通先生對大俠的作爲不甚滿意，乃設法在沈先生面前挑動沈先生詆譭大俠，算定了大俠的子弟必會不甘大俠受辱而對沈先生不利，進而可以使劉前輩與大俠作對！」

劉紅娘冷笑一聲道：「令叔倒是連老婆子都算計在內了！」

楊二金道：「家叔知道前輩壽期人瑞而技擊通神，煽動令郎成功後，叫我來看



看結果，前輩高義，郭大俠的義行，使我深受感動，所以我不惜背叛族人，出來說明這件事，消除各位的誤會！」

劉紅娘冷笑道：「令叔太看輕我們這些人了，我老婆子又豈是輕易被人煽得動的！」

楊二金道：「老夫人守義分明，與郭大俠的義薄雲天節行，原不必我多事，我沒有出來前，你們的誤會已消除了，我之所以出來，只是想告訴各位一聲，這一次除了我們楊氏一族外，公孫大夫已派遣了大批的武林好手，即將對郭大俠採取行動，請大俠注意一下！」

郭解連忙一拱手道：「多謝楊兄！」

楊二金苦笑一聲道：「我實在很慚愧，對大俠只能盡到這點心了，請大俠自己保重吧！」

說完一拱手，回頭就走，郭解默默目送，不禁深深長嘆，劉紅娘道：「郭解！你怎麼說？」

郭解苦笑道：「弟子感到很是安慰，沈先生是受了小人的蠱惑而對弟子有所誤解！」

劉紅娘怒哼一聲道：「這畜生還是該死，輕易聽信讒言！」

郭解道：「前輩，沈先生是讀書人，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他那裏能鬪得過這些口蜜腹劍的小人呢？何況弟子之行，在不太了解的人看來，是很難解釋得清的！」

劉紅娘輕輕一嘆道：「郭俠士之言雖然爲小兒之死洗刷了一點罪過，但仍掩不去白璧之瑕，不過他還是該死，讀了這麼多年的書，仍然黑白不分！」

郭解道：「沈先生學過武功嗎？」

「沒有，我身受學武之痛，貽禍先夫，被仇家暗算身死，痛定思痛，决不再讓他學武！」

郭解又問道：「他可知前輩學武？」

劉紅娘吁了一口氣道：「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的父親是個練武的遊俠，因武而殞身，故而對遊俠之行，成見極深！」

郭解嘆道：「那就怪不得沈先生，他沒有學過武，自然無法像前輩一樣對弟子素行深入調查，以耳代目，難免不受成見之影響，何況弟子素行，在表面上看來也確有難以自辯之處，所以……」

劉紅娘截道：「不必說了，以聽取之言挾之以私憤，黑白他人，這就失去了一個讀書人應有的風度！」

羅東揚插口道：「劉前輩，再晚有句不知進退之言，令郎之死，固然是他自己一時不愼，誤信讒言，但歸根結底，却還在前輩身上，您沒聽楊二金的話嗎？楊季主是打聽得前輩的底細，故意造成此事，促使前輩與翁伯成仇！」

劉紅娘道：「但他對老身之爲人却沒有弄清楚！」

羅東揚道：「他對郭老弟之爲人也沒弄清楚，郭老弟對門人雖略嫌寬縱，但郭氏子弟受俠風薰陶，都是行爲方正之士，更知道郭老弟對令郎的尊敬，縱有誣蔑之詞，也不敢向令郎計較，錯的是再晚恰巧路過，被他們利用上了！」

劉紅娘道：「不！羅大俠不出手，老身也放不過孽子！」

羅東揚道：「但前輩慢了一步，責任就在再晚身上了，前輩身爲出岫白雲，無意再牽入世俗糾紛，願意罷息糾紛，再晚却要向那批賊徒爲令郎作個交代！」

劉紅娘道：「你要去找楊季主！」

羅東揚道：「是的！此人不除，郭老弟永無寧日，我跟翁伯多年交情，必須要替他除去這個禍患！」

郭解忙道：「老爺子，我從不以私怨而殺人！」

羅東揚道：「你是你，我是我，老頭子的行動可不必受你的拘束吧，此事我管定了！」

郭解無可奈何地道：「老爺子一定管，我們就一起去好了，對方這次來的高手很多！」

羅東揚搖頭道：「不！翁伯，你不能動，人家現在找你的碴子，公孫弘派了京畿的高手前來，就是想造成你犯罪的事實，好藉故打擊你！」

郭解苦笑道：「郭某已經是個殺人的逃犯了！」

羅東揚道：「殺死楊武的事衛青已經替你了斷了，大家都知道他對你故意凌迫，爲塞天下人之口，這件命案不能全怪你，在朝廷上衛青也爲你抗辯過，官逼民反，如果追究罪責，是官方的不是，今上仁政而愛民，分明是非，也同意了這個說法，否則，老弟你那能逍遙關東！」

郭解嘆道：「可是老爺子殺了人，帳還是記在我頭上！」

羅東揚豪笑道：「翁伯！老頭子不是無名無姓的人，倘傻劍客四個字雖然久不現江湖，但我這手劍法使出來，大概總還有人記得，賴不到你頭上的！」

郭解聽他這麼一說，涉及盛名，倒是不便多辯了，長嘆一聲道：「老爺子，你也爲我想一想，對方如果等閒之輩，我自然不担心，但對方既是有所爲而來，顯然是將郭某也算計在內，老爺子一個人應付得了嗎？」

羅東揚大笑道：「老頭子不會虧本的，活了這一大把年紀，找上個楊季主墊墊背，這點把握還有！」

郭解道：「老爺子爲我的事去拚命，却要我置身事外，我郭某是這等人嗎」

羅東揚也無法勸阻他了，因爲這同樣地涉及了他的名聲，劉紅娘道：「郭俠士的確輕擧妄動不得，因爲這不僅是個人的生死，還牽涉到你郭氏擧族的安危，如果你手上再沾一點血，可能就會遭到滅族的命運！」

郭解正想開口，劉紅娘又道：「郭俠士，如果信得過老身，就讓老身跟羅大俠去辦這趟子事！」

郭解一怔說道：「前輩也要涉及糾紛了！」

劉紅娘怒道：「小兒之死，一半爲自取，另一半則是楊氏陰謀所陷，羅大俠說得對，他們看上小兒，無非是爲老婆子這身武功，老婆子怎能使他們失望！」

正說之間，忽然一條漢子滿身浴血衝了過來，正是去而復返的楊二金，他身上遍是傷痕，急急道：「郭大俠！我叔叔帶人去突襲你的家宅去了，他憤我背祖忘義，盡集子弟在路上攔住了我，我拚命衝了出來，他知道事機已洩，來不及追我，先

去攻擊你的家人了！」才說完這些話，他身子往下一倒，郭解連忙扶起他，才發覺他已傷重氣絕了，羅東揚大吼一聲，拔劍就往來路急追而去，劉紅娘也怒目噴火道：「這批賊子眞的無法無天，老婆子忍無可忍，也要爲他們開殺戒了！」

肩起龍頭枴，也追着羅東揚身後而去，郭解却臉色沉穆地抱着楊二金的屍體，放在沈通的旁邊，恭敬地叩了三個頭，然後拔出劍來，在樹根下刨坑，旁觀的鄉人忙道：「郭大俠，您快去吧，這事交給我們好了！」

郭解搖搖頭道：「不！這個朋友是個義士，也是爲我而死的，我必須料理了他的後事！」

那鄉人道：「可是您的家！」

郭解苦笑道：「他們不幸跟着我行俠，就必須準備接受種種的遭遇，這是個遊俠的命運，頭可斷血可流，義不可廢。」

他的功力深厚，很快就刨好了一個坑，葬進了楊二金，又把浮土掩好，才朝諸人一拱手道：「郭某心盡至此，以後可能沒有機會了，還望各位鄉親往後多照顧一下，勿令義士青塚爲風雨所淹沒！」

說完，他的身子像一陣風般的捲起，很快回到他在關東立足的郭家莊，但見火舌挾着濃烟，以及一片刀光劍影，血雨橫飛，來人太狠了，不僅殺人，而且還放火，郭解一咬牙，仗劍衝入了戰圈。

來侵犯的這批人確是準備得很充分，幾乎每一個人都是武林高手，郭氏子弟雖然驍勇，但在這批有經驗的武林好手之前，似乎就差得多了，地下倒的、死的、傷的，差不多全是郭氏的子弟，郭解看了不覺一陣心痛。這些年青人的血，都是爲着他一個人而流的，也許他們本身的看法中是爲了郭氏一族的尊榮，但這一切都是他郭解所招來的，郭家的盛名以及郭氏的災難！因此生性謙和的郭解，第一次怒火衝昏了理智，激發了他胸中壓制已久的江湖男兒的野性——也可以說是豪情！血債血還，以命來償命！殺！

## 捨身取義　恩仇了了

郭解從沒有這樣兇猛過，他的劍如同一陣風一道閃電，一聲霹靂，捲過的地方就是一蓬血雨，一片慘叫！

於是，場中的屍體增多了，楊家的子弟們一個個地倒下去，跟郭家的子弟們併屍在一起，血流在一起！

羅東揚的白髮翻飛，沈老夫人的龍枴飛舞，他們兩人都被幾個好手纏住，那是公孫弘以重金聘回來的眞正好手，這批人是用來對付郭解的，却沒有想到平空殺出兩個好手，而且比郭解來得早了一步，因此他們無法執行原來的任務，聽任郭解像一頭撲入羊羣的怒虎，恣意地殺着！

當戰事漸告尾聲時，對方祇剩下五個人了，四個從京畿來的高手，一個楊氏的族長——楊季主！

被復仇的怒火薰昏了的老人眼看着自己的子弟一個個地倒下來，祇剩他一個蕭蕭白髮的老人時，他知道復仇的希望已經幻滅了，楊家的人都倒了下去，郭家的人還有一半活着的，而最大的仇人郭解更是活得好好的！

一種近似淒涼的憤怒使他喊出了如中箭哀恨的慘嗥：「郭解！算你狠，這筆血債有你償還的日子！」

郭解的劍已經抵及這老兒的心窩，但因爲對手沒有還手，一種出自劍士本身的武德使他止住了手，抽回了劍，沉聲道：「楊季主！你也知道血債血償的道理！」

楊季主厲聲道：「當然知道！看了地下倒着的這些屍體量一量流出的血，這些都要你償付的！」

郭解怒聲道：「地下的屍體有一半是我姓郭的子弟！另一半是你們償付的代價，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楊季主怒聲道：「你殺了我兒子！」

郭解道：「不錯！是我殺了楊武，但是非曲直自有朝廷王法公決，郭氏一族流落關東，我們已經付出代價了，你還不滿足，一定要叫我們郭氏全族死無孑遺才稱心，你未免太狠了，因此今天所有的殺戳，都該你一個人負責！」

楊季主在他銳利的詞鋒下被懾住了，郭解又道：「就算我與你有仇，郭姓子弟跟你沒仇，楊家的子弟是你族人，跟你更沒有仇，你僅爲了一己的私怨而害死這麼多人，你心中何忍，你還配當族長嗎？」

楊季主被說得低下了頭，但仍強硬地道：「人是你殺的，我的子弟都是死在你劍下的，你是個兇手！」

郭解道：「這點我不否認，我必須殺死他們，否則我的子弟就將被屠殺殆盡了，我是爲了自衞，你爲了什麼？」

楊季主垂下了頭，郭解又道：「我來晚一步，才害得我的子弟被殺了很多，如果我早到一步，應該可以保存一些我的族人的，你知道我爲什麼來晚了嗎？」

羅東揚那邊也住了手，忍不住問道：「是啊！翁伯！你如果早來一步，很多人都不會死的！你到底爲什麼？」

郭解嘆道：「爲一件很重要的事。」

羅東揚叫道：「有什麼事比救人更重要，何況要救的是你的子弟，翁伯！我眞不了解你！」

郭解道：「如果是別人在此受突襲，的確是比那件事重要，但被攻擊的是我郭解的子弟，這件事就顯得重要了，我在夫子槐下挖了個坑，埋葬了楊二金！」

羅東揚一怔道：「什麼？你是爲那件事就誤了！」

郭解道：「是的！整個楊家，我就欠他一個人的情，他爲了我們郭家，死於同族人的手，我必須將他安頓好了！」

羅東揚道：「那件事不能等一下再辦嗎？」

郭解道：「不能，因爲我不知道是否還能生還，如果讓他暴死荒郊，楊家人很可能會亂刀分他的屍！」

楊季主立刻咆哮怒叫道：「不錯！現在我也有這個打算！」

郭解道：「你有這個權利，他的墓在夫子槐下，他活着有他自己獨立的意志，死了是你們楊家的人，你是楊氏一族的族長，你有權對他的遺體作任何的處置。」

楊季主怔了一怔，道：「你的意思是讓我去刨他的墳！」

郭解道：「不錯！只要你自問對得起



他，儘可以這麼做！」

楊季主道：「你不會阻撓我？」

郭解道：「不會，決不會，剛才我不殺你，以後也不會了！」

楊季主道：「我會再帶人來找你復仇的！」

郭解道：「當然可以，我知道你不會死心的，我要你去找找看，是否還有人會來帮你，我相信江湖間的正義不會被抹殺，祇要你能找得到帮助你的人，郭某等就着！」

楊季主看了他一眼，回頭朝同來的四人說道：「四位的意思如何？我們這就走嗎？」

其中一人笑道：「我們是追隨楊老英雄前來的，自然悉聽老楊老英雄的吩咐，我們這就走了？」

楊季主道：「郭解有兩個好帮手，我們不走又怎麼辦？」

那人道：「老英雄，你的族中精英盡折，以後更難報復了，郭解說得很對，要找人帮你是很難的，楊家有叛族的子弟，郭家却全是捨命的壯士，道理上你就站不住脚！」

楊季主怔道：「四位的意思是……」

那人笑了笑，道：「老英雄知道還有一個報仇的方法！」

楊季主道：「可是郭解不肯殺我！」

那人道：「一樣是劍，死在誰手中並無差別！」

楊季主想想道：「不！我還不想自殺，楊家的人雖死光了，但楊家的財產何止千萬，用這筆重金，我可以再邀高手，許以重酬，還是會有人賣命的！」

那人笑道：「那機會很渺茫，爲重金而殺人的必是貪鄙之徒，他要很有把握保住自己的生命去享用那批重金才肯賣命，照郭解的技藝來看，那種人並不多！」

楊季主道：「不需要太多，有幾個就夠了，我知道燕山四煞就肯做這種事，我跟他們談過，因爲他們開價太高，我想有你們四位助陣也許够了，所以才沒有接受，現在看來，只有去借重他們出手了！」

那人笑道：「經此一來，燕山四煞又要漲價了，說不定要老英雄傾家蕩產才肯答應，貴族年青力壯的子弟雖然死了，但還有不少孤兒寡婦，老先生就不爲他們的日後生計着想？爲什麼捨現成的方法不爲而去便宜別人呢？」

楊季主道：「不！我一定要眼看着郭氏族滅，任何犧牲都不在乎了，這條路走不通再走第二條路好了！」

那人笑笑道：「好吧，反正錢財是老英雄的，我們也分潤不到，我們只要達成任務，不計遲早，能省事更好，我祇是替你老英雄着想，免得貴族遺孤挨餓受窮而已！」

楊季主沉聲道：「我決定了！走！」

舉步欲行，那人才朝郭解一笑道：「郭大俠，燕山四煞是江湖上崛起的四名煞星，他們不但武功高強，而且行事手段毒辣，無所不爲，你最好小心一點！」

楊季主回頭怒道：「魚大俠！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那人笑道：「沒什麼意思，我們也是在江湖上混的，郭翁伯是聞名天下的大俠，舉世同欽，萬一他遭了暗算，我們祇想聲明一下，這裏面沒我們的份，因爲我們不能代燕山四煞揹黑鍋，魚氏四傑絕不做暗算的事！」

郭解聽他說出四傑的名字，心中一動，這四人原是關東的響馬，後來被公孫弘所網羅，成爲門下的死士，老大魚玄恩尤工心計，因此冷冷一拱手說道：「多謝關照！」

魚玄恩笑道：「我們四兄弟受楊老英雄之邀，是來見識一下郭大俠的身手，郭楊二族的糾紛，我們可沒插手，貴子弟都可以證明，我們一個人都沒有殺傷！」

郭解道：「這麼一說，四位還有賜教之意！」

魚玄恩道：「改天吧，郭大俠門下子弟死傷頗衆，我們不想在這時候打擾郭大俠！」

羅東揚冷冷地道：「如果不是我與飛衞前輩來得及時，郭氏子弟恐怕都會死在你們手裏了！」

魚玄恩一笑道：「好說！好說！反正我們沒傷人是事實，羅前輩怎麼說都栽不到我們身上，此行雖然沒有跟郭大俠交過手，但能領略到二位前輩英風，總算不虛此行，以後有機會還想求教一下，告辭了！」他拱拱手，正待要走，劉紅娘却沉聲喝阻道：「等一下！」

郭解連忙上前道：「前輩，讓他們走吧！」

劉紅娘道：「郭大俠！」

郭解低聲道：「他們另挾陰謀，似乎希望楊季主死在我手下，所以我不得不容忍一下，以後再想辦法！」

劉紅娘一嘆道：「你知道就好！」

魚氏四傑見這邊沒有其他表示，遂催促楊季主回頭退却，那知道郭大娘子趕了出來道：「各位等一下！」

楊季主立定身子道：「什麼事？」

郭大娘子道：「老爺子，我們兩家的仇是解不開了，但死的人都不再有仇恨了，貴族這些弟子遺體如何安頓呢？」

楊季主哈哈地道：「隨便！如果你們好心，挖個坑埋了，否則拋在荒郊餵狼也好！」

郭大娘子莊容道：「這是什麼話，仇歸仇，我們不會報復在死人身上，死者我們一定妥爲安葬，但需要您老爺子把他們的名字留下，以後好有個交代！」

楊季主沉聲道：「不必了，每個人都姓楊！」

郭大娘子道：「你雖是族長，但他們都有家人，你沒有權利令他們的遺孤找不到親人的骸骨，照說埋葬的事都該歸你來辦，我們替你代勞了，你連個名姓都不肯留，將來你怎麼對得起楊氏地下的祖宗，又怎麼對他們的遺孤交代？」

楊季主在她的嚴詞責問之下，倒是沒話說了，慢慢地走回頭，郭大娘子叫人捧來一份紙筆道：「我叫人把貴族子弟的遺體清出來，您自己循序記名，我們就在墓前樹下一塊石碑，以後他們的親人也好來移屍回去！」

楊季主頗爲感動，低聲嘆道：「謝謝夫人了！」

郭大娘把紙筆遞給他，然後叫族中生

還的弟子清點殘骸，兩下分開，楊季主一具具地記錄下來，到了最後才擲筆哽咽道：「二十六口，名册都在這裏了！」

郭大娘子道：「歸葬前，照例由親人合殮的，現在就是您一個人在這兒，我也不敢多耽誤您的時間，您就一塊兒祭拜一下吧，來！準備祭禮！」

一個子弟應聲上前道：「大娘！屋舍田莊，都給他們放火燒掉，那兒還有什麼祭品呢？我們自己還要祭禮呢！」

郭大娘子沉聲道：「那怕只剩一頭羊，也得先給楊家的人，快去牽了來，少嚕嗦！」

那子弟不敢再說了，滿心不情願地牽了一頭羊過來，郭大娘子道：「你走開吧！我知道你心裏不願意，拿把刀子給我，由我來殺活牲準備上祭！」

那子弟忙道：「大娘！這由姪兒來好了！」

郭大娘子道：「不！你心裏不情願，就是對死者不敬，郭家的人不能做這種事，由我來！」

郭解在旁說道：「郭丙！把刀給你大娘。」

那青年人遞出刀子，郭大娘接過刀來，刺進羊的咽喉處，用盆子盛了鮮血，將死羊放在那一排屍體面前，然後將盛滿鮮血的盆子遞給楊季主，說道：「請老爺子主祭！」

楊季主接過盆，雙手高舉，恭恭敬敬地跪了下去！執禮叩頭，冷不防郭大娘手起刀落，砍向他的後頸，刀刃深入一半，楊季主一蹤而起，手中拋出一個白色的臘丸，魚玄恩接住了，楊季主回頭冷笑道：「夫人！妳好狠！我雖然仇恨你們郭家，還不忍做得太急，這下妳會後悔了！」

說完砰然倒下，郭解大驚道：「娘子！妳這是做什麼？」

郭大娘垂淚道：「我必須殺他，我們郭家的人已經死的够多了，你沒聽他說還要破家買動兇手再來報復嗎？我們不能再接受一次殺戮了！」

郭解嘆道：「這樣子傳揚出去，叫我如何對天下交代！」

郭大娘子道：「人是我殺的，無損你的俠名，你關心的是郭家的盛名，我却希望這些孩子們能活下去！」

郭解垂頭無語，魚玄恩笑道：「郭夫人做得對，這老兒居心叵測，如果眞毀家買動燕山四煞，府上全族恐怕難逃刦數，郭大俠對燕山四煞的手段是很淸楚的！」

羅東揚在旁冷冷地道：「問題是殺了他之後，郭家人是否從此就可高枕無憂了呢？」

魚玄恩道：「羅大俠那裏話來，楊氏一族都剩下些孤兒寡婦，無可作爲了，而且就是這老兒固執！」

羅東揚冷笑道：「我担心的不是楊氏遺孤，而是你四位，尤其是閣下手中的那個白色臘丸！」

魚玄恩色變道：「那是他的遺囑！」

羅東揚道：「閣下可知道內容嗎？」

魚玄恩道：「不知道，他說過一定要等他死了，才叫我們送到他的家裏去！」

羅東揚冷笑道：「老頭子相信你不知道，但也相信這遺書不會送到他的家裏去，而是送給你們的主子公孫弘！」

魚氏四傑惶然色變，魚玄恩忙道：「沒有的事！」

羅東揚道：「那最好！你把臘丸交出來，老頭子負責代你們送去，憑我倆傻劍客四個字，絕對不會負此所託！」

魚玄恩道：「羅大俠，這個未便如命！魚某不能負人之託！」

羅東揚冷冷地笑道：「那你就別想離開這兒！」

魚玄恩道：「羅大俠，我們尊敬你是武林前輩，剛才不敢太放肆，如果一定要動武的話，你未必勝過我多少！」

羅東揚哈哈大笑道：「小魚兒！你們剛才四個對兩個也沒佔到上風，現在翁伯也空出手了，想留下你們絕對辦得到，你是出了名的小滑頭，應該懂得利害！」

魚玄恩道：「我相信郭大俠義名滿天下！」

羅東揚不待他說完就沉聲道：「翁伯如果僅爲了一身安危，絕對不會趕盡殺絕，但你們要危害他整個家族的安全時，他就不會客氣了，何況你們這次奉了公孫弘之命前來對付他，就是殺了你們，也是行不害義！」

魚玄恩把那顆臘丸往口中一拋，迅速吞下了肚子裏，然後笑道：「現在你除非殺了我，否則就別想取得遺書了！」

羅東揚冷冷地道：「那就祇好宰了你，開膛取出遺書了！」

一擺長劍，衝上前就要動手，魚玄恩的三個兄弟立刻上前護衞，魚玄恩道：「不必！你們走好了！」

老二魚玄陽立刻道：「大哥！我們絕對不能留你下來！」

魚玄恩握住他的手道：「二弟！沒關係，我倒要看看義滿天下的郭翁伯會拿我怎麼樣？」

語畢朝郭郭解道：「郭大俠，遺書在我肚子裏，我留下來隨你如何處置，我這三個弟弟與此事無關，他們可以走嗎？」

郭解道：「可以！祇要請令弟把手中的字條毀去，我對四位都不加留難，立刻恭送四位上路！」

魚玄恩臉色一變道：「郭大俠！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郭解道：「郭某浮沉江湖多年，閣下這點小障眼法騙不過我的，你只吞了半顆臘丸，裏面的一個小紙團已經轉到令弟手中去了，魚大俠，彼此全爲武林中人，本不應相互傷殘，但你們爲了富貴利祿，想置郭某全家於死地，郭某迫不得已，就無法顧全武林道義了，尙望三思而行！」

魚玄恩怔了一怔，將手展開道：「郭大俠，你眞精明，既然你看出來了，我們只好如命了！」

說着將紙團展開，送了過去，那紙條上寫了幾個小字，但十分淸楚，每一個人都看見了，不僅魚氏四傑神色大變，連郭解也大驚失色，嗆然出劍　魚玄恩立刻叫道：「大家分開來脫身，只要跑出一個人就够了！」

郭解劍出如風，已經將魚玄恩圈在劍光中，羅東揚纏住了魚玄陽，劉紅娘則長枴攔住魚玄英，可是老四魚玄華却衝了出去，忽而門口碉樓中突起一條人影，長劍



下劈，正是郭解的姪兒郭守！一劍急掠，因爲攻出倉猝，魚玄華未料及此，一條胳臂應劍而斷！

但他還是够狠的，負痛竄出莊門，郭解大叫道：「守兒，不能放他走，必須要擱下他！」

郭守飛身躍上碉樓，撈起一枝長弓，搭上弩箭，颼的一聲，流矢去若閃電，外面傳來一聲慘呼。

郭解道：「解決了沒有？」

郭守道：「叔父放心好了，姪兒的箭不會落空的，那廝已倒在五十步外了！」

郭解急叫道：「砍下他的腦袋來！」

郭守道：「莊外還有人，已經那樣做了！」

不一會，果然有個青年漢子提了魚玄華的首級過來！擲在地下，魚玄恩大叫道：「郭解！你好狠！」

郭解道：「請閣下原諒，郭某不得不然，這個消息傳到公孫弘的耳中，不僅郭氏一族難保，而且還會拖累到我的義弟白秋君與衞大將軍，郭某祇得狠一點了！」

魚氏三兄弟拚命苦戰，但他們的技業究竟略遜一籌，首先是羅東揚手起劍落，將魚玄陽一揮兩段，劉紅娘一枴打折了魚玄英的雙腿，郭解最後一劍，揮落了魚玄恩的首級，魚玄英在地下痛苦地呻吟道：「郭解！殺了我們也沒有用，公孫大夫不會放過你的！他還會再派人來的！」

郭解道：「祇要今天的事不傳出去，郭某雖死而無怨！」

魚玄英怒瞪了一眼，橫劍自刎而死！

羅東揚這才道：「那遺書上究竟寫了什麼？」

郭解長嘆道：「老爺子自己看吧，我現在倒是對楊季主不勝感激了，他畢竟還是有點道義，如果他把這秘密洩出去，用不到自己來也是可制我一家於死地了！」

羅東揚彎腰由魚玄陽的手中拾起那張血跡斑斑的紙條展開，但見上面寫着：「征虜大將軍衞靑麾下，先鋒驍騎將軍郭子與原名郭祥，係關東游俠郭解獨子！」

羅東揚失聲叫道：「這老兒怎麼知道的！」

郭解道：「楊武在軹城爲縣椽，多少會知道一些風聲的，他保存這個秘密，原來可能是想以此要脅，走通衞靑的門路而飛黃騰達，最後竟變成用來威脅我們的利器了！」

劉紅娘道：「這也扳不到衞靑呀！」

郭解一嘆道：「今上雖然英明，但最疑忌大將弄權，衞靑雖然持寵，但朝中已經有人攻擊他與我交往！只是沒有證據而已，小兒郭祥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如果被朝廷知悉，朝廷一定會嚴加追究，連白老弟都難以解脫了！」

劉紅娘道：「就算證明你與衞靑有交往也不算犯罪呀！」

郭解嘆道：「前輩有所不知，衞大將軍手綰兵符，如果查實他與我有交往，重臣勾通江湖游俠，爲朝中大忌，因爲先皇高祖也是靠遊俠而起家的！」

劉紅娘憤然道：「劉邦那個傢伙也配稱遊俠，他是我的同宗，跟先父學了一點武功，挾技凌人，爲禍鄉里，如果不是他也姓劉，先父早就宰了他了！」

郭解道：「人家偏偏風雲際會，掌有了天下，前輩這些話還是不必說了，說出來祇有自招禍患！」

劉紅娘憤然道：「劉徹那小子算起來還是我的族孫呢，我倒要去問問他，憑什麼要如此放不過江湖人！」

郭解忙道：「前輩千萬不可如此，做皇帝的人是不顧私情的，漢家天下是張良蕭何韓信三個人幫他掙下的，可是除了張良功成身退得以保全善終外，其他兩個人的下塲都很慘，連開疆闢土的功臣都是如此，他們還會認您這個老族祖嗎？　輩去了恐怕反而會自招禍患！」

劉紅娘道：「我現在是毫無牽掛了，一定要去走一趟，爲你解說一下，聽不聽在他，不會連累你的！」

郭解苦笑道：「我還怕什麼牽累呢，魚氏四傑這次是以公孫弘的特使身分前來的，他們已是帶職的武官，郭某今天又犯了殺官之罪了，只求能保全小兒就於願已足……」

羅東揚嘆道：「說的也是，大娘子，妳今天可做了一件最重要的大事，殺了楊季主，否則事情眞不堪設想，翁伯！不是我說你，除惡務盡，對敵人千萬不可仁慈，你根本就不該放楊季主走的！」

郭解低頭道：「我看他白髮蕭蕭，又同爲武林一脈！何忍加以趕盡殺絕，再說他畢竟是個江湖人，江湖恩怨，以江湖規矩來解決，這個人還是可敬的！」

羅東揚道：「可是，他身懷蠟丸，控制了你們的秘密呀！」

郭解道：「是的，這是他最後的一步，他必然對魚氏四傑說過，他若被殺，才會用到這顆蠟丸……」

羅東揚道：「可是魚氏四傑，不是那種人，他們祇要一走出我們的視綫，那魚氏兄弟就會對他下手了……」

郭解倏然一驚道：「老爺子說得是，我太愚昧了，竟沒想到這一點，娘子！還是妳想得周到！」

郭大娘子苦笑道：「我根本就沒想到那些，我只是怕他回去再糾結人來，對我們又展開一次屠殺！」

郭解嘆道：「楊家的問題解決了，郭家的災禍沒有解決，公孫弘不會放過我們的，死了一批人，另一批人還會來，這個地方住不下去了！」

郭大娘子道：「又要遷，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好遷居的，好容易在這兒立下了根，一寸寸的土地都是我們流血流汗開墾出來的，我們不能再經一次遷離了！」

郭解道：「莊園已毀，反正也要從頭做起了！」

郭大娘子道：「不！只是莊屋被毀，我們的莊稼還是好好的，除了這片地方，我們無力再建一個家了！」

羅東揚道：「遷居也不是辦法，麻煩不在居住的地方，而在你翁伯身上，翁伯！你倒是該離開了，而且你的行俠的工作也該中止了，再這樣下去你永無寧日！」

郭解嘆道：「是的！我必須走了，我留在這兒，就會招來永無止境的災禍，祇是這兒的人我不放心，爲了怕他們像我一樣，我的門人子弟都祇教了一點防身的技擊，如果再有人來尋仇，他們是無力抵擋

的！」

羅東揚道：「這一點你放心好了，我老頭子沒事，在這兒替你照顧一下，你儘管走吧，翁伯！要使此地安靜，祇有一個辦法，你入關去，多跑幾個地方，到了那兒都不要隱藏行跡，公開拜訪一些當地知名的武林朋友，然而又不要在一個地方住久，最多兩三天就離開！」

郭解道：「這是做什麼呢？」

羅東揚道：「公開現身，是讓仇家知道你的踪跡，不會再到這兒來騷擾，隨住隨走，是叫那些追踪你的人摸不準你的行踪，無法跟上來陷害你。」

郭解道：「他們難道不會一路上緊盯着我嗎？」

羅東揚笑道：「翁伯！你是雄踞一方的遊俠，江湖經驗可不如我老頭子豐富，以你的身手，一兩個人是奈何不了你的，對方如果要對付你，必須調集大批的人手，但大批的人不能始終跟着你，一定要摸準你的下落，才偷偷地調集好手，那樣最少也得三四天的時間，等他們人聚齊，你又離開了，所以你千萬記住，絕不能在一地居留過三天！」

郭解一拱手，道：「多承老爺子指點，我這就遵命了！」

劉紅娘說道：「羅大俠指點的方法不錯，郭大俠用這個方法，至少可以拖一段時間，老身也到京裏去一趟，見見我那個同姓皇帝的姪孫，叫他不要忘本，他那個斬蛇起義的祖父也是江湖人出身，也告訴他我們江湖人只是替天行道，彌王法之不足，不想跟他爭天下，要他撤除對你的追緝！」

郭解道：「前輩此行不會有多大的效果的！」

劉紅娘道：「我知道，但也不會有多大損失，我不相信他還敢對老祖奶奶怎麼樣！」

郭解知道再勸說也沒有用，只得罷了，他在關東留了三天，安排好族中子弟的喪葬事宜，也爲劉紅娘安葬好她的兒子——關東大儒沈通，更盛葬了楊二金，然後告別了家人，開始入關逃亡的生涯了！

郭大娘子噙着眼淚送別丈夫，幾十年夫婦，雖已無昔年繾綣之情，但這一別又不知重逢何年。

郭解是比較看得開的，苦笑握着老伴的手道：「娘子，我這一生乏善可陳，但有三件得意的事，一件是娶了妳這個好妻子，二是交了白老弟一個好朋友，三是生了祥兒一個好兒子，將來我也許都見不到你們了，但你們却一定可以見面的，那時如果我已不在人世，你們相聚時，別忘了臨空奉我一杯酒，戒酒後，我兩度開戒，都是在最不得意的時候，而這三度開戒，却是我最快樂的時間了！」

羅東揚道：「翁伯！別說喪氣話，等秋君與祥兒大捷歸來時，我們好好一聚，老頭子不僅要你開戒，而且還要好好地陪你痛飲一醉呢！」

郭解笑了一笑，放開妻子的手，拱拱手道：「老爺子，這兒就託付你了，我的子弟們也請您嚴加管束，安心務農，絕對不准做什麼行俠的事了！」

羅東揚道：「我知道，俠客非不可爲，但必須像我老頭一樣，沒有家累，殺剮一身任之，你錯在把局面創得太大，把全家全族都拖了進去，才弄成今天這個樣子，否則你單身仗劍天涯，死在那兒就躺在那兒，那來這些顧忌呢！」

郭解輕嘆一聲，背起他簡單的行囊，矮小的身軀，却豪邁地洒開大步走了，羅東揚目送他的背影消失，老眼中不禁也是一陣濕熱，他知道這一別，很可能眞是永訣了。

郭解重入關中，像是一陣風，立刻又轟動了天下，震驚朝野，各地的遊俠兒、江湖客爭相接納，莫不以獲識郭解爲榮，然而最震驚的，莫過於公孫弘，他派魚氏四傑，協同楊季主前往圍剿郭解，原打的是萬無一失的算盤，即使不能成功，他也有另一步的打算，魚氏四傑確是實授武將的官職，公孫弘職居御史大夫，還另兼了維持全國民紀的任務，魚氏四傑官居都尉，專事緝捕奸民盜匪的工作。所以公孫弘計算着萬一他們被殺，就可以申奏朝廷，說郭解圖謀不軌，格殺朝廷命官而派重兵出關聲討的。

想不到郭解竟然入關公開行動，他不得不把魚氏四傑被殺的事壓了下來，因爲他怕做得太過火，觸怒了郭解，前來京畿行刺，他可招架不住，在郭解未除以前，他不敢對郭家人有所行動，只好暗中設法，密遣心腹，廣集高手，追踪郭解，一定要先除去這個心腹大患！

可是郭解的行踪太飄忽了，時而在東，時而在西，從沒有在一地居留過三天以上，他能夠把握住郭解的下落，可是他遣出的心腹始終無法完成一次圍襲！

最後，他沒有辦法，祇得私賄重金，請出了惡跡昭彰的燕山四煞，着令他們不拘手段，必須緝殺郭解！

燕山四煞的確有兩下子，他們知道追踪郭解是不行的，唯一的辦法是叫郭解自己來找他們。

根據最新得到的消息，知道郭解前兩天在臨晉落脚與當地俠少領袖藉少公相知極歡，他們也知道等他們到臨晉，郭解必然離開了，但他們還是去了！

藉少公是臨晉世家，最羨慕郭解的爲人，家中也經常聚集了一批遊俠少年，郭解來了後，他欣喜若狂歡聚了三天，臨別依依，送走郭解後，他仍然跟一批朋友，暢談郭解的風度人品，以及俠義事跡，正在興高采烈之際，簷前飄落四條人影，都是黑衣帕玄裹頭，相貌威武猙獰。

藉少公是沉得住氣的，席上拱手問道：「四位是……」

當頭那漢子一笑道：「我燕白翎，這是舍弟燕青翎、燕紫翎、燕玄翎，無名小卒！」

藉少公一怔道：「哦！原來是燕山四義！」

燕白翎哈哈大笑道：「藉公子說〝太客氣了，人人都叫我們爲燕山四煞，我們聽得也習慣了，公子不必換義字。」

藉少公見他們詞色不善，仍然從容道：「四位有何指敎？在下如能效勞……」

燕白翎道：「公子不必客氣，我們是來找遊俠郭解的。」

「四位找郭大俠有何貴幹？」



「要他的人頭！」

「郭大俠與四位有過節嗎？」

「沒有！不過有人出了黃金千鎰，買他的首級！」

藉少公臉色一沉道：「郭大俠義名滿天下，湖海同欽羨，四位竟是爲了一點金子就想殺他，不怕同道齒冷嗎？」

燕白翎哈哈大笑道：「藉公子，燕山四煞只認金銀，誰肯出價就爲誰殺人，我們只知道這是一筆大生意，從沒考慮到被殺的是什麼人，郭解呢？」

藉少公道：「昨天已經走了。」

「上那兒去了？」

「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訴你。」

燕白翎一笑道：「用不到你告訴，我們知道他在那兒！」

藉少公不禁一怔道：「在那兒？」

「就在這裏！」

藉少公吁一口氣，道：「昨天他的確在！」

「過兩天他還會來的！我們派人請他去了！」

「派誰去？」

「就是公子。」

藉少公冷笑道：「我會去嗎？」

燕白翎笑道：「公子不必去！我們祇要借公子的名義告訴他一聲，他就會乖乖地來的！」

藉少公哈哈一笑，道：「在下倒希望有這麼大的聲望！」

燕白翎道：「你的聲望並不够，但你遭遇到的一切都能把他給引了來，我們祇要把刀架在你的頸子上，傳言出去，三天之內，如果他不來，我們就宰了你！他會不來嗎？」

「你們敢……」

藉少公的手才摸上劍把，燕白翎的動作比他更快，一揚手射出了一枝鋼鏢，釘在他的手腕上，藉少公的劍只拔出一半就無力地垂下了，燕白翎哈哈大笑道：「公子，這鏢上是餵過毒藥的，三天之內如果不加救治，就會毒發身亡，難得你的朋友都在，叫他們趕快去找到郭解，叫他到這裏來，否則你這條命就是郭解害死的！」

那些少年遊俠兒都躍躍欲動，燕氏兄弟却一揚刀，燕白翎喝道：「你們都聽過燕山四煞的手段，不必上來送死！」

藉少公的毒，發得很快，已經坐倒在地下了，但他忍不住了道：「各位朋友！你們走吧，只是別去通知郭大俠！」

燕白翎笑道：「沒關係，這些朋友我們都認識，如果三天之後，郭解還沒到，我們會每位奉上一枝毒鏢的，走！」

有幾個走了，有幾個還留着，燕青翎再度揚手，又有三個人躺了下來，燕白翎笑道：「很好，多幾個人在這兒作抵押，郭解聞訊會來得更快！現在還有誰想留下的？」

剩下的三四個人連忙惶然地走了，燕山四煞相對發出一陣震耳的大笑，居然堂而皇之地進入內宅，叫藉少公的家人給他們準備居處吃食。

郭解第二天就得到了這個消息，心中又悔又怒，想不到燕山四煞會施出這種惡毒手段，他很後悔給藉少公招來了這場災禍，立刻怱怱地趕回臨晉，却意外地看見了劉紅娘在路上等他，連忙問道：「前輩怎麼到這兒來了？」

劉紅娘道：「我在京師聽說公孫弘暗召燕山四煞來對付你，就匆匆地追了下來，想不到還是慢了一步！」

郭解問道：「藉公子怎麼樣了？」

「藉少公是個義氣干雲的漢子，爲了怕你受燕山四煞的陷害，已經自殺了，而且還殺了他三個朋友！」

郭解驚道：「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不久以前，我潛入藉宅，把解毒的藥偷偷地給了他妻子，那知藉少公才能行動，第一件事就是殺死了他的朋友，然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要他的妻子轉告你不必去了，燕山四煞在宅中設了許多埋伏，你去了一定會中計的，請你在別的地方爲他們復仇！」

郭解默然片刻後，才問道：「前輩入京之行，結果如何？」

「見到了我那姪孫，他對我很恭敬，但不以俠風爲然，他說祇有國法所賦權的劊子手才能殺人，除此之外，不管殺人的動機如何，殺了人就犯罪！」

郭解默然片刻，點點頭道：「他是個好皇帝，這話是對的！」

劉紅娘道：「所以我也無法對他多說什麼。」

郭解拱拱手，舉步朝前走去，劉紅娘道：「你還要去？」

郭解苦笑道：「這是躲不掉的，燕山四煞還是會對別的人下手，爲了藉少公，我必須殺死這四個人！」

劉紅娘道：「我也想除去他們，可是我看了一下，他們的確防備很周密，除了一身淬毒暗器外，他們還埋伏了不少的弓弩手，你這一去萬無倖理！」

郭解道：「我盡力一搏，即使死了，可以使他們不再去加害別的人，這也是値得的！」

劉紅娘頓了一頓，祇得眼睜睜地看他走了！

這是一個淒涼的黃昏，藉府的門關得很緊，裏面也是暗暗的，似乎隨時在準備郭解的前往！

郭解微微一笑，却伸手敲響門環，裏面有人問道：「誰？」

「郭解！你們要等的人來了！」

牆內一陣大亂，很快又平靜下來，門打開了，燕山四煞當門而立，燕白翎笑道：「郭解，我算準你會來的，却沒有想到你竟敢公開地叩門而入！」

郭解沉聲道：「姓燕的，你算無遺策，就是算錯了一件事，郭某從不做那些偷偷摸摸的行爲！」

燕白翎的臉上微紅，隨即笑道：「好！你是條漢子，我那些埋伏也就不用，我們以眞本事決一生死！而且爲了使你安心起見，我先把藉少公的毒給解了！」

郭解道：「不必，他們都已死了！」

燕白翎一怔道：「胡說，還沒有到毒發的時間！」

郭解道：「我有個前輩已經先去替他解了毒，但他殺了另外三個朋友後又自殺了！」

燕白翎道：「這是爲什麼？」

郭解道：「他不顧我因他受累！」

燕白翎道：「那你為何還要來呢？」

郭解道：「他為我而死，我為他而來，我們都是為了一個義字，但你不會懂的，你們心中根本就沒有這種情操！」

燕白翎微感不安，遂又冷笑道：「是的！我們不懂，因此也不必多談了，開始動手吧！」

郭解拔出了劍，燕山四煞也拔出了刀，沒有多說一句，就展開了一場搏殺。

這是一場慘烈的戰鬥，但見刀光劍影飛舞，但聞金鐵交鳴之聲，一個人倒下了，兩個人倒下了，三個人倒下了，決鬥仍在繼續，這證明倒下的都不是郭解。

僅剩下燕白翎，他也殺紅了眼，三個弟弟的慘死使他忘其所以，拚命的撲擊，忽而嗆的一聲，燕白翎手中的刀被擊飛了，刀柄上還連着一隻斷手，郭解哈哈大笑道：「燕山四煞，你們用盡一切手段來對付我，結果又如何呢？」

話才說完，噗噗噗三聲連響，三枝鋼鏢急射而來，一起釘在郭解的胸膛上，牆外人影急進，手起拐落，把燕白翎的頭顱，擊得粉碎，然後飛快地要為郭解拔鏢，郭解却笑了一下，用手一拍，將三枝鏢都深深地拍進胸膛！

劉紅娘一怔道：「郭大俠！你這是做什麼？」

郭解道：「我知道他的毒鏢厲害，所以對另外三個人都是一劍斷首，根本不讓他們有出手的機會，剩下這一個，我豈會僅斷其一臂，敞開胸膛受鏢呢！」

劉紅娘道：「是啊，那三鏢是他斷臂之後發出的，勁力不足，你不躲也傷不了你的，我實在不懂！」

郭解道：「我存心挨鏢又怎會運氣抵擋呢！」

劉紅娘說道：「你存心求死，為什麼呢？」

郭解苦笑道：「我不死，事情不會了結，我死了，一切都過去了，如果不是藉少公自殺身亡，我為了對死者有個交代，連這四個人我都不願殺死，讓他們去得手了。」

劉紅娘默然片刻才道：「郭大俠，你還有什麼交代的？」

郭解道：「沒有！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我這一生所為是對還是錯的，祇好讓後人去為我判斷了，不過我只有一句話想說，除了郭解外，沒有人能殺死郭解！」

說完他又笑了一下，身子砰然倒地，一代大俠，竟在這種情況下，結束了他多彩多姿的一生！劉紅娘悽然地望了他屍體一眼，黯然地走了。

郭解終於死了，他的死訊令天下人震驚，也令天下人惋惜，但他就死的情形傳聞出來後，使他成為天下遊俠的偶像，尤其是他臨死前那句豪語，更是使遊俠的人奉為圭臬，後起的俠士們，都緊記住這句話，在身遇強敵，無以保身時，他們都留一口氣，殺死了自己。

公孫弘放心了，但沒有安心，他怕郭氏的子弟再來找他尋仇，所以力奏朝廷，說遊俠之風，因郭解之死而更盛，必須嚴懲郭氏族人，以儆天下！

漢武帝被他說動了，終於下了一道詔令，族滅郭解的全家，公孫弘親自率軍去剿滅的！那又是一場瘋狂的屠殺，郭氏全族三十餘口，無一倖免，祇有郭大娘子在臨危時被羅束揚救了出來，躲在一個荒僻的地方。

公孫弘志得意滿，將郭氏一族的首級乾封帶回了京畿，懸掛在鬧市以示誡，用以儆止民間俠風的流行。

他還親自在懸首的地方坐鎮，看看有沒有郭解的餘黨前來致祭，好一網打盡，懸首三天，終於有一個老婦人前去吊祭，公孫弘為了誅示威風，自己拔劍將那老婦人一揮兩截，等他認明了這死者是誰時，他怔住了。這是劉紅娘，是皇帝的祖姑母，是先高祖的族妹，是漢天子劉家的老祖宗，而漢代律條至嚴，殺皇族者滅族，這是漢家天子為保持皇帝尊嚴而定的律令，因為劉家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平民出身的統治者，為了使臣民對天子的尊嚴特別敬畏，這一條律令執行得特別嚴格！

於是御史大夫公孫弘一族也被誅無遺，族人者人族之，遊俠出身的劉紅娘以這個方法代郭解報了大仇。

衛青北伐匈奴，功成凱師，他自己固然是彪業輝煌，功勳蓋世，前鋒將軍郭子興也以功及侯。

祇可惜他無法將這份尊榮獻給他泉下的父親，白秋君一直在幕後策劃軍務，回來仍然辭絕一切封賞，與窈娘優遊林泉，他們把郭大娘與羅東揚都接了來，奉養在家裏，郭祥也祇有在拜訪老師時，與母親一敍天倫。

衛青也常來拜訪白秋君，晤談時也常提起郭解，悵念故人，總是不勝唏噓，他們在外廳垂淚時，窈娘也總是陪着郭大娘子在簾後吞聲飲泣，郭解給人的印象太深了，給世風的影響也太大了，遊俠之風，並沒有因郭解的遭遇而被阻遏，湖野之間，市井之中，仍然有着無窮無盡的俠義之士，起而效之，執行着法外之法，而且一直流傳下去。

（完）





精選短篇武俠小說

# 孤城劫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 劫後再重建　孤城復舊觀

### 死村之戰

黃河連天闕
孤城含萬山
春風難醒柳
遠出玉門關

白白的月色，很淒清的照着大地，官道上已看不見揚起的灰塵，祇聽到得得的馬蹄聲，那聲音也透着古怪，不急不徐，既不是像在趕路，又不像是在遊山玩水，半夜了，是誰有那大的耐力，心中一點兒也不急？

這是一匹好馬，除去脊背環套着黑色的斑紋而外，向下走一直到馬蹄，完全是純白色，白得有些像冬天的雪，那是潔白，這有個名堂，叫做烏雲蓋月。

烏雲蓋月的馬，並不多見，其雄姿賽過赤兔烏騅，其脚程賽過黃膘桃花，其靈性賽過青驄白龍，但赤兔，烏騅，黃膘，桃花，青驄，白龍，那祇有一種色彩，而這匹馬，却有兩種色彩。

馬身上還坐着一個人，已經是深秋了，他還穿一套薄薄的黑色短衫，雖然是褲管與袖口皆紮得緊緊的，但那寒冷的風，如銳劍般的穿過了他的布絮，然後再深深的印在他的肌膚上，他並不是一個麻木的人，為什麼會一點感覺都沒有。

天氣好冷，冷得快要下雪了，他那兩道劍眉，並沒皺過一下，那一雙如星星的眼睛，始終是透兩道冷芒，比那秋風還寒，比那秋風還冷，圓圓的臉蛋，繃得那麼緊，一雙如虎爪的手，緊緊握着韁繩。

這個年輕人，最多也不過二十郎當歲，但已失去了青年人應有的活力，是什麼慘霧愁雲，將他籠得死死的。

官道的兩邊有草，有樹，草枯了，樹葉子也落了，但就是沒房子，沒有房子當然就是沒有人家，既沒有人家又如何的求宿，不！他根本就沒有注意這些，因為他的眼，一直在向前看。

這應該是月之廿三四——下弦月，月亮已經逐漸的在偏，應該是下半夜了，那匹馬，烏雲蓋月，突然在官道中央停下來，原來在官道左側的不遠處，有一個村落，尚閃爍着暗淡的燈光。

深更半夜了，是人總會找一個宿頭，更何況天氣這樣冷，冷得令人心裏都發寒，那年輕人，終於掉轉馬頭，向那村落行去。

這個村落並不大，充其量也祇有數十間房子，而且都是土牆茅屋，燈光是從當中那三間房子透出，那年輕人剛下了馬，馬蹄聲已經將屋中的人驚了出來，那是個花甲以上的老婦，她很有禮貌的迎進了那位黑衣年輕人，並替他沏了一壺熱茶，笑笑說：「你還沒有吃飯吧？」

年輕人搖搖頭。

老婦笑了，她說：「你坐一下，我替你去煮一碗粥去。」

這三間茅屋，西首是廚房，東首是臥室，祇有堂中這一間，是客廳兼飯廳，一張破舊的四方桌子上，尙放着正在補縫的衣服，那是一件男人的上衣，是背上破了一道長長的口子，有些像刀劃的。

年輕人從心底發出一聲冷笑，粥是賫出來了，還冒着熱氣，外帶一盤鹹菜，那老婆子說：「這地方，前不巴村，後不靠店，將就一點吃吧。」

年輕人開口了，他說：「大娘，你是在替誰縫衣服？」

老婆子咧嘴一笑說：「當家的。」

年輕人道：「今夜不在家？」

老婆子道：「出門做買賣去了。」

年輕人道：「夜晚不能回家，那一定出的是遠門了。」

那老婆子看了他一眼說：「年輕人，出門在外可別多管閒事，風寒露冷，將粥趁熱吃了，你也該歇息啦。」

年輕人看看那粥，此時正有一隻貓跑了進來，想是受不了外面的寒氣，跑進來取暖。

年輕人將粥端在地上，那貓兒搶着便吃。

老婆子面色一變，說：「你這是做什麼？」

年輕人冷冷的說：「這隻貓凍壞了，也許牠比我更需要這碗粥。」

那貓吃了幾口就倒下了，鼻孔子在流着血。

老婆子反而咄咄怪笑起來說：「當家的，事敗啦，咱們動手吧！」

但見她右手在腰間一挽，叮！地一聲大响，已現出一把軟劍，劍光與燈光輝映着。

這個鄉野的老婆子，怎麼可能會有這把軟劍，當然這個老婆子不簡單，此際東首房中有人一聲豪笑說：「狐狸畢竟是狐狸，這樣小小的圈套怎麼能套得住他。」

從裏面出來個六十以上的老者，看起來也像個鄉村的土老頭，不同的是他手中那把劍，也是一把軟劍，比老太婆的劍略長些。

黑衣年輕人祇是在默默的瞪着他們，不言不語也不動。

老婆子笑道：「年輕人，你怎麼不說話了，敢情是被嚇呆了。」

老頭子道：「如果你願意跟我們合作，仍然是有生路的。」

老婆子道：「祇要你能說出葉孤城的去處，我們就可放你一條生路。」

老頭子又道：「那葉孤城與你非親非故，你爲什麼要護着他？」

老婆子道：「我們知道葉孤城有很大一筆財富，祇要你能說出他的去處，我們二一添作五，各分一半。」

老頭子又道：「這樣好的事情，你爲什麼不幹，一定要將一條小命白白的送掉麼？」

年輕人仍是在呆呆的看着他們，不言也不動。

老婆子又道：「你當然聽說過天山雙鷹的名字，天山雙鷹的兩柄軟劍，劍網交織起來，可以殺盡百萬雄師。」

老頭子又道：「黑鷹萬豪天，白鷹于翠綾，雙鷹若合擊，天地鬼神驚，小影子，你可得要考慮清楚。」

黑衣年輕人突然振聲高唱起來：

**黃河連天闕**
**孤城含萬山**
**春風難醒柳**
**遠出玉門關**

那聲音於雄壯中帶着悲凄的意味，歌聲一了，突然右手在腰間一按，叮！地一聲，掌中也多了一把軟劍，劍光電閃，兩下慘叫的聲中，天山雙鷹已雙雙的倒了去，血從他們的胸膛中冒出來。

黑鷹萬豪天說：「你……你好……好快的劍……。」

雙鷹死了，死於那黑衣年輕人的突襲之下，就是那麼一擧手之間，這一對久已成名的夫婦檔，已經在江湖中永遠消失。

年輕人的嘴角露出一抹冷笑：「我眞爲你們可惜，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們爲什麼那麼自不量力呢？」

他將雙鷹的兩柄軟劍，一起收起來，同纏於腰間，現在他有三把軟劍了。

燈還在亮着，因爲地下多了兩具屍體，現得有些恐怖，他在屋子的前後搜了一遍，然後自己下厨，賫了點食物裹腹。

夜已經是四更出頭了，空中閃爍着寒星，那年輕人一直默默的坐着桌邊，不言，也不動，他的面孔永遠是那麼冷漠，如果你想從他的表情上察看他心裏的事情，那你準會失望，因爲他的面孔，永遠是像一塊寒冰，能一直寒到你的心裏，使你對他望而生懼。

有人說：「表面太冷的人，心裏是很熱，因爲冷熱的份量是相等的，這也是一種平衡的作用。」

也有人說：「凡是表面很冷的人，心裏一定也很冷，這就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道理！」

這黑衣年輕人的心裏，到底是冷的還是熱的呢？有誰知道？

三間茅屋裏面是年輕人的天下，三間茅屋以外的茅屋中，也有很多人，而這些人也不是善良的老百姓，全是一些掛刀揹劍的武林人物，而且這些人，都是天山雙鷹一夥的，他們知道天山雙鷹遭了刦，但他們却不敢輕擧妄動，祇是將年輕人這三間茅屋，團團的包圍起來。

奇怪，這地方的老百姓呢？這地方本來就沒有老百姓，本來就是個死村，因爲這地方謀生不易，所以統通到外地去謀生活去了，他們的確選中了一個很好地方，他們已算準了那黑衣年輕人要到這兒來寄宿。

年輕人仍在默默的坐着，他的雙眼，不離開那一星燈火，他好像預知道要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在靜靜的等待。

已經是五更天了，天亮前的黑暗，讓人悶得難受，外面已响起了生硬的聲音：「醜媳婦難免要見公婆的面，小子，我看你還是出來吧？」

那年輕人猶如未聽到的一般。

那聲音又道：「你這樣裝傻又能裝到什麼時候，別讓我們放火燒房子。」

這倒是個拿手絕招，茅草屋子最怕用火來燒，那可以說是一燒就着，但年輕人並未被他們恐嚇住，因爲他仍然痴痴的坐



着，那模樣兒，除去多一口氣外，就與死人差不多。

當然，他是外死內不死，心裏可是活生生的，所以他什麼都清楚，他祇是不願意答話，也許他是在養神，也許他是以靜制動，但不管是什麼他就是不願意開聲。

秋風仍在瑟瑟的响着，那不是風响，而是樹响，也可以說是天籟，將這天亮前的黑暗，點綴得更恐怖更神秘了。

驀地一陣弓箭聲，嗖！嗖！嗖！一連三枝長箭射入屋中，年輕人突然不見了，當長箭射完的時候，那年輕人仍坐在原來的位置，雙目緊視着一星燈火，不言也不動。

夜色中有讚道：「好快的身法，當眞算得上是神出鬼沒了。」

又有人道：「看他那份沉穩，那份迅確，天山雙鷹死在他的手中，可一點也不寃。」

又有人說：「這小子眞有點棘手。」

此際有一個粗壯的聲音大叫道：「怕什麼？就憑我們大漠八雄，哀嶗四怪，點蒼三龍，黃河五鬼的聯合陣綫，還收拾不下這小子麼？」

黑衣衣輕人想：「他們則計劃得很好，竟然來了這麼多人。」

大漠八雄本是關外人當然也是從關內移居出去的，他們的父親郝天鵬本來是個黑道上有名的巨梟，因官府追查太緊，所以才全家移居關外，竟然會得一個善終，這兄弟八人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排名。但包括他們父親在內，所做的事情！竟然是不孝，不悌，不忠，不信，不禮，不義，不廉，不恥的勾當。

哀嶗四怪本姓王，是他娘一胎生下來的一窩小豬。以兇殘狠鬥四字排名，每個人都生得怪模怪樣，醜陋異常，每人用一把倒鈎，有些像水中用的鈎鐮槍。

點蒼三虎形像則是異常威猛，據江湖上傳說，他娘上山撿柴，被老虎抓去，與老虎交配，一胎生下來他們兄弟三人，每人用一柄板斧，力大無窮。

黃河五鬼也是兄弟五人，每人用一柄分水蛾眉刺，武功平平，但却精於水功，這五人姓張，以東南西北中排名。

那黑衣年輕人對這些人的底細，似乎都很清楚，所以他仍然能沉得住氣。

此際又有人大叫道：「臭小子，你再不出來，看我們不將你房子拖垮了才怪呢。」這是點蒼三虎的聲音。

年輕人心想：「是時候了。」

突然一陣唏哩嘩啦的大响，那點蒼三虎果然合力將屋頂給揭開了，尙未來得及喘氣，但見一條黑影，冲空而起，銀光乍現之下，三虎的人頭，如繡球一般的拋空而起，然後又重重的摔在地面，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對方的身手如此之快，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就已一命嗚呼了。

這條人影出劍收劍落地，也不過是一瞬間，當然也就是那年輕人。

此際那大漠八雄郝氏兄弟的八把刀，哀嶗四怪的四枝鈎鐮槍，河黃五鬼的五枝分水蛾眉刺，合計十七個綠林响馬，將那年輕人團團的圍了起來。

沙漠八雄中的老大郝孝道：「小子，你現在總該說話了吧？」

郝悌接道：「你不是黑狐詹笑天？」

黑衣年輕人道：「不錯！」

郝孝道：「你現在可以說出那葉孤城的下落來了。」

黑狐詹笑天道：「你們連我黑狐都奈何不了，去找那葉孤城又有何用？」

郝悌插嘴道：「這個你就不用管，祇要你說出來，我們自有辦法。」

詹笑天道：「如果我不說呢？」

哀嶗四怪中的老大王兇道：「能狠不敵衆犬，好手但怕人多，你雖武功高强，但也無法經得起我們十七人聯手一擊。」

詹笑天笑道：「你們是在威脅我。」

王殘插嘴道：「就算是在威脅你，你又能怎樣？」

詹笑天道：「你的功力自問比天山雙鷹如何？」

黃河五鬼中的老大張東道：「有一件事情你忘了，他們祇有兩人，而我們却有十七人。」

詹笑天發出連連的冷笑。

老三張南道：「你到底說是不說？」

詹笑天道：「不說。」

十七人彼此對望了一眼，突然一聲大喝，十七件兵刃齊向他身攻來。

詹笑天眼觀八面，突然雙手揚處，兩柄軟劍，電飛而出，耳際聽到數聲慘叫，大漠八雄死了四雄，黃河五鬼死了三鬼。

詹笑天一招未了，二招又出，身形突然劃空而起，讓過了四面攻來的兵刃，然後一式珍珠垂簾之勢，頭下脚上，雙臂倏分，光芒四濺，血花紛飛，黃河五鬼中剩下的二鬼，及沙漠八雄中剩下的四雄，又一齊授首，他連發兩招，殺死了十三人，塲中此時祇剩下哀嶗四怪。

黑狐詹笑天道：「你們現在的人還多不多了？」

哀嶗四怪被他這種驚世駭俗的神功，駭得連連後退，那裏還敢答話。

詹笑天又道：「你們現在還要知道那葉孤城的下落麼？」

四人仍是不敢答話。

詹笑天道：「我現可以老實的告訴你們，也好讓你們死得明白，知道自己做了一件最傻最笨的事，那葉孤城的武功，遠超我數倍之上，就算我會將他的地址告訴你們，你們也是白白去送死，但以你們的身份地位，尙不够條件死在葉大俠的劍下，因此我祇有替他來超度你們了。」

劍光再起，但見長鈎與人頭齊飛，他們連逃的機會都沒有，就這樣糊裏糊塗的死了。

此時天色已經大亮，黑狐一聲長嘯，那匹馬烏雲蓋月的好馬，已從遠處電疾而來。

詹笑天收劍入腰飛上坐騎，揚起一鞭，那匹烏雲蓋月，迎着朝日，沿着官道如飛而去，遠遠的傳來黑狐詹笑天的歌聲：

**黃河連天闕**
**孤城含萬山**
**春風難醒柳**
**遠出玉門關**

## 荒湖之會

這又是一個黃昏，黃昏的夕陽，總是

紅紅的，紅紅的照在湖面上，湖的四週，是一片荒烟衰草，湖水泛着金紅色的光芒，映着四週的衰草，就好像是幾百年來，都沒有人到過這種地方，湖的東面是山，山的主峯倒影在湖水之中，也被那湖水染紅，湖的南面是森林，那一望無際的森林，不知綿延了多少里，夕陽當然照不透森林的裏面，却將林梢上染成了金紅。

有誰能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這祇是一個神秘的地方，神秘的地方也祇有神秘的人物才能來，這樣才能更添幾分神秘的色彩。

人是來了，而且是騎馬來的，那的確是一匹好馬，但見牠在荒野中穿越，絲毫不受脚下的荊棘限制，馬身上的人是個黑衣年輕人，他一任馬的奔馳，也絲毫不加限制。

那匹馬，在荒湖的南面停了下來，那是一邊靠林一邊臨湖的地方，林木中的烟籠，森森的映在湖水裏，水面上泛起數朶漣漪，原來是那匹馬在飲水，馬身上的人，已經坐在湖岸邊的大石上，翹首迎着夕陽，像在沉思，也像在等人。

馬是烏雲蓋月，人是黑狐詹笑天，詹笑天並沒有笑，他祇是在等，但他畢竟是等着了，那是一個瘦長的人，青布長衫，還揹着劍，影子倒在湖水裏，被拉得好遠好遠。他說：「黑狐！你畢竟是來了？」

黑狐說：「來了。」

「這一路上……。」

「到處都有追查你行踪的人，也到處都有截殺我的人，昨兒晚上，還遇到了一批。」

「那是些什麼人？」

「天山雙鷹，大漠八雄，黃河五鬼，哀嶗四怪，點蒼三虎，他們一共是二十二個人。」

「結果呢？」

「全給放倒了，一個也沒有留下。」

那人鼻子冷哼了一聲：「憑他們也配麼？」

黑狐道：「當然不配，這批人當中，就數天山雙鷹手底下較硬，但也不過一個照面。」

「你現在武功已經很不錯了。」

「不敢忘記你的栽培之德。」

「還說那些幹什麼，自孤城被毀之後，我們已經是相依爲命的患難兄弟。」

黑狐的眼中流下了淚，那是純眞的淚水，他說：「太慘了，數以千計的武林人物，去刦奪一座無援的孤城，金銀財寶被搶走了，漂亮的女孩被強姦後殺了，其餘的人不是被殺就是被活埋了，房子也被燒了，這那裏還是人的世界。」

青衫人眼睛都紅了，他說：「事後查一查竟然死去九千三百八十四人，而孤城中一共也祇有九千三百八十六人。」

黑狐道：「不錯，除去我們兩人而外，其餘的都死了。」

「這是一筆血債。」

「三年來可有一點眉目？」

「有！」

「那是什麼人幹的？」

「很多！」

「我們現在尙不能明白的現身出來，祇有在暗中將他們各個擊破。」

青衫人問一問背上的劍，他說：「我會的，孤城一刦，已經給我很大的啓示，武功再高，也無法抵禦那樣多的人手，所以我不會讓他們再集中起來。」

黑狐道：「今後，我們是分頭行事，還是携手誅仇？」

「敵弱則分，敵強則合，我們保持這種機動的原則。」

「不錯！」

「你仍以半隱半顯的行藏，去誘殺一些江湖中人，當然，好人不能殺，而我去殲滅齊家堡。」

「你一個人去？」

「已經够多了。」

「下一站何處見面？」

「月圓之夜，在開封南門外劉氏廢園中。」

說完了這句話，青衫人走了，接着黑狐也走了，荒湖，仍然是荒湖，一個荒涼得無半個人的地方，突然鑽出三個人來，這是三個野和尙，年齡全在五十開外，各用一柄厚背薄刃的戒刀。

這三個和尙剛一現身，那黑狐詹笑天突然又出現了，他說：「你們胆子不小，竟敢偸聽我們說話。」

三個和尙先是一驚，繼而一笑，其中一人道：「江湖上傳聞黑狐詹笑天的耳目極爲靈敏，任何人也別想靠近他的身邊，這話一點也沒有錯。」

黑狐道：「既然知道，那你們爲什麼還要來？」

「我們已經來了。」

「看你們三個野和尙的樣子，功夫還不錯，你們叫什麼法號，是那座寺廟裏出來的？」

當中那個和尙笑道：「你剛才已經叫對了，我們三個的確是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三個野和尙，天涯海角，到處流浪，江湖中人稱我們金眼三佛。」

黑狐冷笑一聲道：「我說是誰有這麼大的胆子，竟然敢偸聽我們的說話，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金眼三佛，金性，金明，金覺。」

金性道：「你現在已經知道三位佛爺的法號了，而我們也偸聽了你們的說話了，你想怎麼樣？」

黑狐道：「歷來凡是偸聽我們說話的人，沒有一個能够活着離開的。」

金明笑道：「金眼三佛爺數十年來，縱橫江湖，還沒有被人家嚇唬過。」

黑狐道：「但今次你們的確走了霉運了。」

金覺道：「不管佛爺等是否走了霉運，但有一句話我不能不問。」

黑狐冷冷的道：「什麼話？」

金覺道：「適才與你談話的那人，是不是血淚劍客葉孤城？」

黑狐道：「難道在我們談話的語氣中，你還沒有聽出他是誰來。」

金覺道：「本佛爺有些懷疑。」

黑狐道：「你懷疑什麼？」

金覺道：「以葉孤城的功力，我們躲在一旁，偸聽了半天，他竟然沒有發覺，反而讓你發覺了，這還不値得本佛爺懷疑麼？」

黑狐詹笑天冷冷的一笑道：「像這種



小事情他根本就不必管，自入關以來，這種事情都是由我一人處理。」

「那麼，你說那人就是血淚劍客葉孤城？」

「不錯。」

金性朗聲一笑道：「我們畢竟是找着他了，快追。」

他尙未來得及起脚，眼前銀光乍閃，一顆斗大的頭顱，已經離開了他的脖子，滾得好遠，半晌之後，血才從他的頸項中噴出來，也噴得好高，但黑狐的手中，此時已經沒有了劍。

金明驀然一驚，冷冷的說：「閣下好快的劍法。」

黑狐道：「你也得嚐嚐。」

「你一定要殺我們？」

「因爲你們偸聽了我們的機密。」

金明大喝一聲，戒刀陡起，一刀向黑狐的腰部橫斬過去，同時金覺的戒刀，却繞向他的背後，直劈他的後背，這兩招不但全是偸襲，而且是前後夾攻。

金眼三佛在江湖上都算得上是一流高手，是以兩人全力一擊的威勢也很大。

黑狐閃身讓步，雙手叉腰，身形急縱之間，已有兩道銀光，電射而出，耳際聽得嗆瑯瑯兩聲大响，金明金覺的兩柄戒刀，已全被削斷，他們尙未來得及轉念，那黑狐已身形再縱，他們兩顆人頭，已被斬得飛出三丈開外，人也跟着倒了下去。

這荒湖一會，又死了三個意圖不軌的人，金眼三佛：大佛金性，二佛金明，三佛金覺。這三個人也是爲了名利而死，因爲江湖到處都在傳聞着，孤城雖然被毀了，但葉孤城仍有一筆比孤城所蘊藏還要大兩倍的財富，因此當葉孤城初入關之時，武林中人便欲得之而甘心，那大漠八雄，黃河五鬼，哀嶗四怪，點蒼三虎，天山雙鷹，再加上現在的金眼三佛，這些人道道地地的全是爲財而死，也許他們認爲死得很値得，但究竟値不値得呢？

荒湖邊添了三具屍體，這將是野生動物最好的食糧，人能吃動物，動物當然也可以吃人，這宇宙間，永遠是這樣的循迴着。

黑狐詹笑天已經收起了他的軟劍，他現在已經有三柄軟劍了，除去自己原有的一把外，另外兩把是得自天山雙鷹的，這三把軟劍好像是出自一個匠人之手，因爲不但體形差不多的大小，而且鋼質火候也極爲相似，且每把劍上皆刻着一個字，黑狐自己原有的劍是個人字，而天山雙鷹的劍一個是天字，一個是地字，這本來就是天地人三才軟劍，也本來就是荒城中的寶藏之一，這兩把劍怎地會到了天山雙鷹的手中，當然不用說，天山雙鷹在三年前也參加了荒城一刦，難怪他們要找葉孤城，除去想發財而外，還怕他報仇，所以才來個先下手爲强。

黑狐看看天色，夜幕又低垂了下來，森林中的夜梟在鳴，野虫在叫，本來是秋天，那來的野虫，這地方又實在有些怪。

他長長噓了一口氣，喚過來烏雲蓋月好馬，飛身上馬，急馳而去，給這座荒湖，留下了一些痕跡，那是像夢幻一般的影子。

齊家堡，這座名震江湖的齊家堡，它的勢力範圍伸展到百里以外，堡中除去親信人手而外，尙雇聘了五十名武師，三百名堡丁，老堡主潑風刀齊白太的一柄九耳八環刀，在武林中罕遇敵手，雖然已經是七十歲的人了，但仍是豪氣干雲，雄心萬丈。

齊白太另有一位拜弟，火鷂子周青，一枝風火棍使人防不勝防，除此而外齊白太尙有兩個兒子，六個孫子，兩個孫女兒，武功個個得自家傳，凡是經過齊家堡的武林同道，莫不登門投帖拜訪。

你會相信嗎？像這樣聲威赫赫的齊家堡，竟然在一夜之間給人家挑了，殺得好兇，除去了那些不會武功的僕婦孺子而外，連一個也未留下來，而且去挑齊家堡的人，祇有一個人，這個人眞如神龍一般，但當他在毁了齊家堡之後，仍然用鮮血在牆壁上寫下了他的名字：「血淚劍客葉孤城」。

這個消息很快就轟動了全個的武林，凡是各城鎭的茶館酒樓之中，皆紛紛議論着這件事情，當然任何人也想得到，這齊家堡的人，在三年之前，一定也去參加了大漠中的孤城一刦。

太陽尙未升起，官道上已經有了行人，那匹烏雲蓋月的馬上馱着了黑狐詹笑天，馬兒倒亦不快，人也是沒精打采的，看樣子他這條路不是從早晨才開始走，而是從昨夜走過來的，換句話說，他是在趕夜路，當然是黑狐與他最好流浪夥伴，烏雲蓋月馬。

黑狐輕輕的一聲嘆息：「天涯茫茫，何處是歸程？」

的確，他與葉孤城現在都是無家可歸的人，葉孤城比他大了十多歲，記得他在七八歲的時候，由於父母病故，使他走投無路，所幸遇到葉孤城入關辦事，才將他帶到了大漠中的孤城，不但安置了他，還教他練武，在他廿歲的時候，已經闖出了萬兒，江湖人送他一個綽號，叫做黑狐。

提起了葉孤城，黑狐是由衷的感激與敬佩。

因爲葉孤城不但是救了他，而且還教了他的武功。

按眞理說他們應該是師徒的關係，但葉孤城始終拿他當小弟弟看待，現在，他們可眞的成了相依爲命的患難兄弟了，他正走着，官道兩邊的草叢中，突然跳出七八個人來，這些人可全是黑色勁裝，手提單刀，祇有一個人是例外，那個人身穿一件灰色長衫，手持旱烟管，大約是五十上下的年紀。

黑狐勒住了韁繩，說：「可是截路的麼？」

灰衣人道：「是截路的，但不是刦財的。」

「截路不刦財，那你要截什麼？」

「截人？」

「什麼人？」

「黑狐！」

黑狐詹笑天冷笑道：「算你截對了，我就是黑狐。」

灰衣人陰陰笑道：「當然我知道你就是黑狐，要不然，我老人家怎麼會截你的路？」

黑狐道：「你找我有事？」

灰衣人道：「找你談談。」

黑狐眼睛一掃那七八個帶刀的漢子道：「就像現在這樣的陣仗？」

灰衣人陰陰一笑說：「沒有這樣的陣仗，你怎會願意跟我們談。」

黑狐冷笑一聲說：「這點陣仗是唬不住我的。」

灰衣人道：「我知道光憑這點陣仗是不夠的，但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你已經連趕了三天三夜的路沒有休息啦，以你目前的疲累而言，擺這陣仗都是多餘的。」

黑狐苦笑一下：「你們對我的行踪，倒是打探得相當清楚的！」

「當然，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說吧！什麼事？」

「告訴我葉孤城的下落？」

「不知道？」

「江湖上傳聞他已經毀了齊家堡此事可眞？」

「我也是這樣聽說。」

「你還是不願意告訴我有關他的行踪，你爲什要這樣的護着他？」

「因爲我很敬佩他。」

「噢！」

「他有仁心，有骨氣，他寧願自己吃苦，絕不佔別人的便宜。」

「如果你願意跟我們合作，我們會有更多的好處給你。」

黑狐冷笑一聲道：「普天之下能跟我黑狐合作的，也祇有一個人。」

「誰？」

「血淚劍客葉孤城！」

灰衣老人陰陰一笑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不認識！」

「灰狐錢樸。」

黑狐詹笑天大笑起來說：「看樣子我們這兩條狐狸今天眞的要鬥上一鬥了。」

詹笑天很少有這樣開朗的笑，這是進關來三年中的第一次，也許是因爲黑狐遇到了灰狐之故吧。

灰狐錢樸道：「你對葉孤城這樣忠心，我們不鬥一鬥也不行了。」旋喝一聲：「上！」

八個着黑色勁裝的漢子，八把鋒芒犀銳的鋼刀，就在這一瞬間，齊向他一人身上招呼。也就在八把刀臨近他身體尙有數寸之時，突然他雙手中弧光如閃電一般，一閃而沒，那八個持刀的漢子，胸口已在冒着血，齊齊的倒了下來。

灰狐錢樸面色一變，驚道：「好快的劍法？」

黑狐詹天笑道：「當然你自己也得嚐一嚐。」

灰狐道：「你認爲有這個必要麼？」

黑狐道：「因爲我今日不殺你，明日你還是要殺我！」

銀弧再現，光如電掣，灰狐連轉了七八個方向，始終無法讓開這一招，血從他小腹中流出來，他嘆了口氣說：「想不到你三天三夜不眠不食仍有這樣大潛力？」

黑狐冷笑道：「你能一連讓過了八招才死，武功已經是很不錯了。」

灰狐道：「可惜我知道得太晚，否則我絕不會拿自己生命在開玩笑。」

這是他最後一句話，說完了這句之後，他再也沒有機會說了。

太陽已經升起來，官道上平添了九具屍體，黑狐終於搖搖頭的上馬走了。

## 廢園驚變

劉氏廢園，座落於開封府城的南門外，相傳是某朝官員的住宅，後來這位官員犯了欺君之罪，滿門抄斬，這座宅第因而就荒廢下來，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年，園中的房屋已經是破舊不堪，荒草高過膝蓋，當然也從來沒有人到這園中來過。

今兒正是十五之夜，月色圓圓的照耀在中天，應該是二更時分了，突然有一匹馬，闖進了劉氏廢園，馬上的黑衣年輕人，就在進入廢園的刹那間，已經一個鷂子翻身下了馬，那匹馬也自動的停了下來。

那黑衣年輕人，一直在向裏闖，他的輕功很了得，雖然穿梭於荒草之中，却連一點聲息都沒有，當他走進了第二進院落之時，暗影中已有人說：「你來了。」

黑衣人說：「我來了。」

那人道：「有什麼斬獲？」

黑衣人道：「殺了金眼三佛，及灰狐錢樸。」

原來這黑衣年輕人正是黑狐詹笑天。那另外一個人當然是血淚劍客葉孤城了。

葉孤城道：「你殺得不冤，那孤城一刧也有他們。」

黑衣人道：「我知道。所以我一個也沒有留下來。」

「齊家堡也已經給我挑了。」

「江湖上是這樣傳說着。」

「我在那裏找到了一份名單。」

「名單！是什麼名單？」

「三年前毀去我們大漠孤城的那些人的名單。」

「太好了，那麼你下一站是？」

「魯南七星堡。」

「如此說來武林四大堡可能都參於此事了？」

「不錯！」葉孤城說到這裏，突然仰首悲吟起來：

**黃河連天闕**
**孤城含萬山**
**春風難醒柳**
**遠出玉門關**

黑狐嘆道：「那萬山叢邊的沙漠，沙漠中的孤城，一個不與外界交往的地方，竟然也會給人毀了。」

葉孤城道：「我原是打算避開武林是非，所以才到那沒有春天的地方，安頓下來，建立了一座小小的城池，你知道那座孤城離開玉門關多遠？」

黑狐道：「大約有一千五百里左右，那樣遠的地方，他們竟然也找去了，他們爲了什麼？」

「財富，他們知道我葉孤城有一批不太小的財富，也收容了很多孤苦無依的人，讓他們在那裏成家、安居。」

「可是現在他們仍然未放鬆你，到處在追查你的下落。」

「這有兩個目的，一是怕我尋仇報復，要斬草除根，一是他們知道我手中尙有很大一筆財富，而這筆財富，遠超過孤城



中所有的兩倍。」

「他們的確是這樣說過。」

「可惜他們不但無法得這一筆財富，可能連老命都會掉了。」

黑狐道：「這才是道道地地的人爲財死啊！」

葉孤城長長的一聲嘆息，他心中有仇恨的怒火，也有落寞的感情。

黑狐道：「下一站，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

葉孤城道：「下個月的月圓之夜，在嘉興南湖。」

黑狐道：「現在我們可以散了。」

此際暗影中有人叫道：「你們散不了啦。」

刹時間，這座劉氏廢園之中，燈火齊明，人影翻翻，看情形至少有數百人，在假山，在走廊，在池旁，在甬道，在門口，在牆邊，團團的將他們兩人圍住，那可眞是密不通風。

葉孤城向黑狐苦笑一下說：「我們尙未找去，他們已經送上門來了。」

黑狐冷笑道：「那就照單點收吧。」

此際有人叫道：「你們上啊！還等什麼？」

刹時間刀光劍影，映着那些亮起的火把，在閃閃作光。

葉孤城抽出了他的劍，劍光起處，已有幾個漢子倒了下去。

黑狐詹笑天雙手各持一把軟劍殺入重圍，立時有三個人遭了殃，只是那些武林人物，個個悍如猛虎，一個個的向上衝，前仆後繼，絲毫不肯相讓。

葉孤城嘆道：「看來今夜又要大開殺戒了。」他口中說着話，手下可未停，但見劍如電掣，人似游龍，慘叫了聲，此起彼落。

黑狐的兩柄軟劍，猶如兩隻出山的猛虎，見人就噬，將一座劉氏廢園，變成了一個很大的屠人塲，鮮血洒滿了黃土、草木，池水也被染成了紅色。

這些人當中，武功高的，也不過三五個照面就完了，武功低的，一招畢命，他們兩人聯手，整整殺了一個時辰，已死去三百多人，廢園中遍地都是屍體，以及廢棄了的兵刄。

葉孤城殺得興起，大叫道：「黑狐加把力，今天晚上我們要痛痛快快的爲大漠孤城報一次仇。」

黑狐道：「當然，我方才說過，照單點收，一個也不放過。」

兩人同時發出一聲長嘯，三柄劍交織成了一片劍網，擋者非死即傷。瞬息之間，又給他們殺了七八十人。剩下的數十人，胆也寒了，誰說他們不怕死，竟然一哄而散，眨眼間已走得精光，廢園中此時祇留下了三個人來，這三個人中，一個是年逾古稀的老道，一個是粗眉大眼的和尚，一個是花甲之年的老婆子。

老道用的是一枝長劍，和尙用的一根方便鏟，老婆子用的是一根柺杖。

葉孤城冷冷的道：「你們三個大概就是首腦人物了？」

老道用劍一指道：「你們兩個那一個是葉孤城？」

葉孤城用手向黑狐一指說：「他是黑狐詹笑天，我是血淚劍客葉孤城，你們三個也可以報上名來了。」

那和尚插嘴道：「這位是玄風道長，那位是七指婆婆，貧僧法名悟音。」

黑狐冷笑道：「原來是黑殺手玄風，花和尚悟音，七指婆婆萬天紅，可全是响噹噹的人物，難怪做了這些人的首腦。」

花和尚悟音道：「貧僧等祇是應衆人之邀，爲武林除害。」

葉孤城氣極而笑道：「好新鮮的名詞，爲武林除害，這句話由我們來說還差不多。」

黑狐道：「聽說三年前那孤城一刦，也有你們三人參予，可惜當時我們緣慳一面。」

七指婆婆萬天紅怪笑道：「要不是緣慳一面，那還會使你們成了漏網之魚。」

黑殺手玄風道人道：「說得也是啊，當時你們都在急着逃命了，那裏還敢見我們。」

葉孤城冷冷的道：「現在我們還是見着了。」

花和尚悟音道：「既是見着了，你們就無法再作第二次漏網之魚了。」

黑狐冷笑一聲，說：「就是你們不找我們，我們也會找你們的，大漠孤城的那一筆血債，你們是非還不可。」

葉孤城目光一掃地面上的屍體，緩緩的說：「一共是九千三百八十四人的性命，這裏還差得遠呢？」

七指婆婆萬天紅怪笑道：「恐怕你們今生今世也無法補足這個數目了。」

黑狐突然大叫一聲：「不見得！」銀光倏現之下，手中的兩把軟劍，已向七指婆婆攻了上去。

七指婆婆萬天紅原本是黑道巨梟，四十年前就成名江湖，尤其是好殺成性，所到之處，莫不是一片血腥，所以才起了個萬天紅這個名字，她手中那枝鐵拐，原是用純鋼打成，威猛絕倫，但見她長拐一起，竟然硬向黑狐的軟劍上砸去。

黑狐撤劍右旋，人已轉到了她的背後，雙劍交叉，已如閃電一般的叉向她的腰際。

好一個七指婆婆，急切間將身形一躬，手中拐杖一招鱷魚拋尾，反打黑狐的下襠。

黑狐大叫一聲：「來得好！」身形隨着對方的杖勢升高了五尺，雙劍仍是交叉着向七指婆婆的頸部壓下。

萬天紅想不到對方變招得如此之快，不由大吃一驚，身形就勢向前俯衝出去，手中杖一招怪蟒翻身，打向黑狐的右腰。

這兩人一接上手，便是以快打快，恍眼之間已過了七八招。

此際聽得花和尚悟音道：「玄風道友，我們還等什麼？」

黑殺手玄風陰笑道：「這小子不能一下子將他殺死，因爲在他身上還可以找到一筆爲數不小的財富。」

悟音道：「就算是不將他殺死，也得將他生擒啊。」

玄風道：「對！憑我們兩人之力，我就不相信活捉不了他。」掌中長劍一起，已向葉孤城攻了過去。同時那悟音和尚的方便鏟，也從葉孤城的後背攻上，他們這

是前後夾攻。

花和尚悟音與玄風同時成名，現身江湖至少也有五十年了，論其功力，猶在七指婆婆萬天紅之上，是以合他們兩人之力，威力也的是驚人。

葉孤城輕輕向左側一移，便已讓過了那淩厲的兩招，但他却未曾還手。

花和尚悟音冷笑道：「小子，怎麼你不敢還手了。」

葉孤城道：「如果我要還手，你們就沒有機會再打了。」

玄風陰笑道：「你血涙劍客葉孤城的大名，在江湖中的確是很响亮，但並不在我們兩人的眼中。」

葉孤城冷哂一聲道：「比武過招靠的是手眼身法步，不是靠嘴吧子。」

悟音道：「你在說這句話之前，有沒有先拈拈我們兩人的份量？」

葉孤城道：「有！」

悟音道：「結果如何？」

葉孤城道：「微不足道！」

玄風道：「小子別吹了，你如果能說出你那批財富的下落，我們或可放你一條生路，要不然你今天是死定了。」

葉孤城道：「就是你們想放我，我也不會走，因爲尚有一批血債，還沒有討回來。」

悟音和尚大叫一聲，方便鏟一起，巳向葉孤城的當頭蓋去。同時玄風老道的長劍，也直刺向他的咽喉。

葉孤城身形一挫，巳讓了開去。

玄風立時變招，上步進身，長劍反撩他的右腿，同時悟音的方便鏟也打向他的左肩。

葉孤城躬身後退了三步，冷冷的說：「你們要小心了。」電光急閃之間，那悟音和尚斗大的頭顱，也拋飛起來，身形也隨之倒了下去，這是好快的一招，那黑狐出招已經是够快的了，想不到葉孤城這一招，比黑狐還要快上了兩倍。

黑殺手玄風驚得向後連退了七八步，方始拿穩了樁。用驚悸的眼光看着他。

葉孤城冷冷的道：「你現在還要那批財富麼？」

玄風道：「要！如果你現在說出來，我可以讓你分一半。」

葉孤城道：「那批財富不會給你，因爲我有很重要的用途。」

玄風道：「你有什麼用途，你一個人何必要那樣大的財富？」

葉孤城道：「告訴你也不妨，我那筆財富是準備重建孤城用的，當然！你如果眞的需要，我還是可以答應你。」

玄風面現笑容說：「你願意分我一半了？」

葉孤城道：「當然願意，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玄風道：「那你快說，祇要不太難，我一定會答應你。」

葉孤城道：「當然不會太難，我祇要在你身上刺上一劍。」

玄風道人面色大變，又向後退了兩步，他剛來時的那種氣焰，巳經消失得無影無踪，武林中本來就是這樣，當功力與勢力壓得住別人的時候，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做的，一但發覺到自己不如別人時，那就如同耗子見到了貓，那種恐懼的神情，也就別提了。

玄風退了兩步才道：「其實我們本來是無怨無仇的，如果我不要那筆財富，你會放我離開麼？」

葉孤城冷冷的道：「不行，因爲我要討回孤城的那筆血債。」

玄風道人驚懼的看着他說：「你不要以爲我打不過你，眞的打起來，鹿死誰手，尚在未可知數呢。」

葉孤城道：「這個答案你很快就知道了。」

長虹再現，玄風巳經沒有機會還手，祇有閃避的份兒，那知他連轉了七八個角度，葉孤城的長劍始終點在他的咽喉上。

玄風道人大叫：「饒命！饒命！」

葉孤城冷冷的道：「三年前孤城一刦，不知道有多少人向你求過饒，但你饒過誰了。」

玄風道人哭道：「我知道我錯了，下次絕不敢啦。」

葉孤城道：「你巳經沒有下次了，像你這種人留在世上，也祇會害人。」右腕一挺，那玄風道人巳倒了下去，血從喉管中噴來。

此際那黑狐與七指婆婆巳狠拚了百招左右，本應是勢均力敵，但七指婆婆萬天紅見悟音與玄風兩人先後死於葉孤城的劍下，心胆俱裂，手下一慢，被黑狐的軟劍，雙劍齊下，將她一個身子，劊成三片，那種形相，眞是慘不忍覩。

黑狐收了劍，道：「我們現在總可以散了。」

葉孤城道：「別忘了下月月圓之夜，嘉興南湖再見。」長嘯一聲，人巳劃空而去。

黑狐詹笑天莫名的一聲嘆息，喚過了烏雲蓋月馬，又出了劉氏廢園。

此時天色巳大亮了，但還暗暗的下着微雨，整個江湖都在慘霧愁雲籠罩之中。

## 望江決鬥

武林紛爭，本無了期，尤其是葉孤城與詹笑天之進關，他們志在報血洗孤城之仇，是兩三年來，他們志在查訪仇踪，由於葉孤城在殲滅齊家堡時，得到一份當年參與孤城血案的名冊，使他能够照册點名，是以江湖上血案連續發生。

齊家堡是毀了，接下來魯南的七星堡也毀了，七星堡堡主，笑面鬼心鍾天夫，被人一劍畢命，堡中除去婦人孺子而外，那些武師及堡丁，無一倖兗。

武林中本來有四大堡，除去了齊家堡與七星堡而外，尚有望江的天龍堡，豫南的黑虎堡，這四大堡在江湖之中，佔了極重的份量，他們可以與當今八大門派分庭抗禮。

七星堡毀了不到半月，豫南的黑虎堡也被毀了，殺人的手法與前兩堡一模一樣，除去婦人女子而外，其他無一倖兗。

這消息很快的就震驚了江湖，是誰有那麼大的力量，一口氣將威名赫赫的武林四大堡，毀去了三個，這份魄力，這份豪氣，這份功夫，有誰才能辦得到？

當然，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人都



會猜得到，這個毀去三大堡的人，決不是爲了刦財刦色，因爲三大堡中僅僅是人口被殺，而婦人女子及財物則絲毫未動，當然也有人猜想到，這個人的下一站，可能是望江的天龍堡了。

天龍堡在武林四大堡中，數他勢力最大，壞事也做得最多，其他三堡一向是以他馬首是瞻。

本來嘛，安堡立寨，聘武師，養打手，都不會做出什麼好事來，因此武林中有很多白道人物，眼看着四大堡巳毀了三堡，却沒有人願意出頭爲他們設想，在一般正派人物的眼中，這武林四大堡是早毀早好，也唯有這樣，那些老百姓才能有安身立命之地，也唯有這樣，江湖上才能稍見太平，因此齊家堡，黑虎堡，七星堡的被毀，儘管是消息傳遍了江湖，但出頭的人却少之又少，要說是有，那也是一些臭肉同味的武林壞蛋。

三堡被毀了，天龍堡當然也會緊張起來，所以他們找了不少的黑道高手，齊集天龍堡，他們當然也知道摧毀三堡的人是血涙劍客葉孤城，而且他們也知道葉孤城尚有一批不小的財富，就算葉孤城不去找他們報仇，他們也會去找葉孤城的，但如今一來却更好了，他們根本用不到再去找葉孤城，他們可以安排好了陷阱，坐等葉孤城送上門來。

有人說金錢是一種罪惡的象徵，其實並不盡然，這就要看個人的立心如何，有些人省吃儉用，將錢留下去週濟別人，也有些人有了錢去吃喝嫖賭，化完了再去搶別人的錢，甚至還要殺人，這兩種人相比較，何止天淵之別。

江湖上在紛紛的傳聞着，據說天龍堡巳經請來了三個厲害的人物，而這三個人的聲譽不在那七指婆婆萬天紅，花和尚悟音，黑殺手玄風道人之下，這三個人到底是誰，沒有人說出來，因爲根本就沒有人知道這三個人是誰。當然，這是天龍堡在保守機密，他們不可能將自己的實力洩漏出來，而讓敵人有所防範。

天剛近中午的時候，一匹烏雲蓋月馬馱着一個人馳進了嘉興城外的一個小鎭，這個小鎭也祇有五百多戶人家，鎭南頭有一問小酒店，店面雖不大，生意也還不惡，二十多張桌子，巳坐滿了一半人，那人在小酒店門口下了馬，被小二迎進了店中，要了一壺酒，兩碟小菜。

這個人不用說當然就是黑狐詹笑天，他一面吃酒，一面看了一下店中的人色，可以說十之五六都是武林中人，其中有兩個年輕人正在對話。

其中一人道：「聽說天龍堡巳經請了三個極爲厲害的人物，你知不知道此人是誰？」

另一人道：「不知道。」

那人道：「我倒得到了一個消息，聽說這三人是五十年潛隱江湖的三個黑道巨梟。」

「噢！他們叫什麼名字？」

「崆峒三叟，白氏兄弟。」

「你說的是白英，白傑，白雄，不可能吧，這三人五十年前就在江湖上失了踪，據我猜想，不是被別人殺了，也該老死了。」

「論他的年紀都是巳在八十以上，安理說就是未死，也沒有多大的用處了，但我聽到的消息是千眞萬確的，天龍堡所請到的人，的確是他們三個老不死的。」

「就算是他們三個也不要緊，那血涙劍客葉孤城的孤城劍法有多麼犀銳，連那花和尚悟音也不過一招就完了。」

「你怎麼知道？」

「那天晚上我剛好經過那開封城外的劉氏廢園，聽到喊殺之聲，我去偷看了一下。」

「那就好啦，這武林四大堡早滅早好，要不老百姓可眞的沒有好日子可過。」

黑狐聽得暗暗點頭，心想：「這兩個年輕人還不錯。」他起身付了賬，便出門上馬而去。

烏雲蓋月馬的脚程特別快，也不過一刻工夫，便巳到了嘉興，可是黑狐並沒有進嘉興，他是在繞着邊子走，在嘉興西面的一間破廟中歇了足。

這些日子來，他的確巳經是够疲累了，不但是常常趕夜路，而且常常一兩天不吃飯，是以他一進入破廟便躺下了，他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可是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之八九，竟然會有人找到這破廟中來。

這些人有十多個，由一個老者率領着，將廟門堵得死死的。

那老者道：「你說的可是他？」

另一個年輕人回答道：「不錯，就是他。」

那老者道：「你們將他圍起來，待我來取他的性命。」

黑狐此時正睡在大殿上，睡得好死，可以算得上是鼻聲如雷，那十幾個壯漢各執單刀將他圍在中央，這種情形，如果武功較差的人，可能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了，但黑狐仍在靜靜的睡着。

老者提起了手中的短杖，輕輕的說：「這可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別人。」

揮起一杖向他頭上打去，由那老者的出手看來，這個人的功為非凡，在江湖中也算得上是一流高手了，但當他短杖快要接觸黑狐之時，黑狐的人巳經不見了，那麼多人將他圍得死死的，怎麼會一下子不見了。

老者收杖不及，一杖打在地面，將地面打了個碗大的坑洞，此際那老者身後有人冷冷的道：「看你的樣子不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物，爲什麼會施展偸襲？」

老者怒道：「老夫是要爲那死去的兄弟報仇。」

黑狐道：「恕我想不起來啦，你那兄弟到底是那一個？」

老者道：「我那兄弟是灰狐錢樸。」

黑狐冷笑一聲道：「我想起來了，你是武夷雙狐中的老大，白狐錢起，三年前那大漠孤城一刦，也有你們賢昆仲。」

白狐錢起冷哼一聲道：「不錯，老夫兄弟的確是參與了。」

黑狐道：「我殺了你的兄弟，你就要找我報仇，那麼你們殺了孤城中近萬人口，別人要不要找你報仇呢？」

錢起怒道：「別的我不管，我祇知道你殺了我的兄弟，所以我要找你報仇。」

黑狐冷笑一聲道：「你的兄弟被殺了，還有你替他報仇，那麼今天你再死了呢

，還有誰再替你報仇？」

白狐錢起無話可答，突然一個虎躍，一聲大喝，一杖又向黑狐當頭打下。那知杖未打落，自己的手臂連杖一齊飛出三丈開外，原來黑狐就在這間不容髮的時候，飛快的一劍，將他手臂斬斷。同時左手劍跟着一招直搗黃龍，已刺進了他的心窩。

白狐錢起連話也無法再說，竟然就這樣的死了，旁立的十數個漢子，齊揮刀上前，黑狐殺得性起，劍光接二連三的閃爍之間，那十數個漢子已全部的倒了下去，而結束了他們這一生的最後一刻。

黑狐搖搖頭一聲嘆息，看看天色，尚在酉末戌初時分，他倒在大殿的拜墊之上，又睡了起來，對那滿地的屍體，滿地的兵刃，猶如未見一般。

江湖生涯，原本如夢，因爲沒有人知道自己活到什麼時候，武功再高的人，也是一樣。

月色又圓了，高高的照耀在中央，嘉興的南湖，顯得是那樣的寧靜，湖邊拴着遊艇，但船娘却一個沒有了，因爲現在已是三更左右，天空現得更外清朗，想是那小雨早已停了。

一陣得得的蹄聲，將黑狐馱到了湖邊，夜風冷颼颼的，令人心裏生寒，湖面上有一隻小船在蕩漾着，黑狐的雙足踏着湖水，上了那隻小船，葉孤城已經在那隻船上。

黑狐說：「你這兩次很順手。」

葉孤城道：「你是說關於七星堡與黑虎堡的事情？」

「正是，江湖四大堡目前還剩下了一個天龍堡，這個堡聽說不太簡單。」

「我知道，他們不但請來了崆峒三叟，白英，白傑，白雄，同時還請了很多黑道人物，當年參與孤城一刦的首腦人物差不多都請到了。」

「這樣也好，免得我們往返奔波的一個一個的去找他們。」

「他們也是這樣想啊！」

「怎地說？」

「他們都知道我們尚有一筆財富，就算我們不找他們，他們也會同樣的要找我們，如今我決定要去找他們，他們也就可以以逸待勞了。」

「那還不是等於束手待斃。」

「你也不要太小視他們，他們這一次的力量，還是相當雄厚，當年摧毀孤城的主力，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在那個地方。」

「這樣說來你一個人去是不行的。」

「當然，到時候我自會邀你同去，不過，在未去天龍堡之前，我們還要辦一件事。」

「什麼事？」

「先將散居各地的仇家，照單點名，當然，爲了爭取時間，這件事情我們必需分頭辦理，我已經替你抄了一份名單，凡是你單子上有的，你可以照單點收，然後我們再約定一個時間，同闖天龍堡，待天龍堡毀了之後，我們的事情也了了，那時再重回大漠，重建孤城。」

「這的確是個很好的辦法。」

「黑狐，我們入關有幾年了？」

「三年四個月零二十六天。」

「好長的歲月。」

「流浪奔波的生涯，總是讓人家比較容易老。」

「不錯，你我的確都比以前蒼得老多了。」

「我們決定何時去天龍堡？」

「除夕，也就是今年的大年夜。」

「嗯！離開目下尙有三個月零二十一天。」

「不錯，我們讓他們到陰曹地府去過年去。」

黑狐笑了，葉孤城也笑了，他們自從入關以來，就很少笑過，在微笑中，兩人分了手，分頭辦事，於是江湖上又開始腥風血雨，黑道中人，人人自危，因爲凡是參加孤城一刦的人，沒有一個是正人君子，正人君子絕對不會這樣子做，因爲他們的目的，不但是要搶錢刦色，同時也在消除禍根。

葉孤城自將孤城建立了以後，曾在中原道上收羅不少的孤兒，而這些孤兒的父母，差不多都是被一些武林中人仇殺，這些人爲了斬草除根，唯一的辦法就是毀掉孤城，這是孤城一刦的起因。

武林中接二連三的有人被殺，而這些被殺的人是黑道人物居多，尙有一些自命爲英雄俠士，而實際上比强盜還要壞的人物，不過四個月的工夫，武林中一共死了六百三十七個有頭有臉的人，當然，這些人的死，對當地老百姓來說，那祇是一種福祉，同時因爲這些人的死，也警誡了很多人不敢再做壞事。

時間過得好快，一晃已經快過年了，在皖境的望江縣城裏的一家酒樓，來了一位客人，一身黑色短衣，還騎了一匹烏雲蓋月馬，此時酒樓上也正坐着一個人，一個瘦瘦的，高高的，穿着青布長衫的人，背上還插着一把長劍。

兩人同在一張桌子上吃酒，也同着一起離開，但彼此却未交談過一句話，同桌不語，在酒樓上來說，這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所以根本就沒有去注意，但這兩人却一前一後出了望江城，而且又在江邊的望江樓上見了面。

青衫人道：「黑狐，我正打算要約你，想不到却無意間的碰上了。」

黑狐一笑說：「你的工作完了？」

「完了，現在祇剩下一樁由我們兩人共同完成的工作。」原來那青衫人就是葉孤城。

黑狐道：「明天就是除夕了，現在天龍堡正熱鬧着呢。」

葉孤城道：「他以爲我們早就該去了，沒想到我們一拖就是幾個月，當然，他們更想不到我們明天晚上就會去。」

黑狐道：「所以我們今日最好不要再去望江城，就在這望江樓上吃飯睡覺，以免打草驚蛇。」

葉孤城道：「不錯！待一會我去買些酒菜飲食回來，我們好好在望江樓上過一個早年。」

黑狐笑了，葉孤城也笑了，這是他們出關三年多來第二次的笑。

天龍堡，這威鎭皖境的天龍堡，他的聲威，覆蓋了方圓數百里地面，光以長江而言，勢力的伸展遠至懷寧。以陸地而言，太湖，宿松，盧江等地的黑道人物，可



全受其統轄，不管大小事情都以天龍堡馬首是瞻，他們能建立這樣大聲威，完全是靠老堡主雙刀無敵戴天龍打出來的天下。

戴天龍的原籍是豫南，自小便出來闖蕩江湖，而在望江立了足，創立了天龍堡，生下四個兒子，以虎獅豹象排名，每個人皆練得一身好武藝，而且全是用雙刀，堡中武師八十，堡丁三百，堡在望江縣北面，離望江城也不過十數里地，佔地數頃，氣魄雄偉，有過於王侯仕家。

天夜了，四野响起了炮竹聲，每一家都慶祝這一年一度的大年夜，天龍堡當然也不例外，老堡主雙刀無敵戴天龍正在率領四個孩子，正在焚香敬神祭祖，堡中却傳了警訊，有兩個神秘人物，突然在堡中現身，連殺了三十二名武師，然後又突然不見了，並非是眞的不見了，當然是他們殺了人之後又藏起來了。

戴天龍心中當然有數，喃喃的說：「他們可眞會選日子，竟然會在這種時候來，這不是存心不讓我們過個好年麼？」

他立時吩咐武師堡丁加强戒備，同時也請出了各地來的好手，分批巡查，並且命他四個兒子各帶八名武師，守在堡的四週，但任是他們防守再嚴，這兩個神秘人物，仍是時出時沒，每一次出現的時候，總要殺去十數個武師堡丁。天本來就很黑，天龍堡佔地又廣，所以很利於他們隱藏，這樣不到三更時分，天龍堡八十名武師已被殺得一個不剩，三百名堡丁，也死去了一半，其餘的一半見風頭不順，竟然全放下兵刃，跑回家去過年去了，此時天龍堡中，除去婦孺而外，祇剩下戴天龍父子五人，以及外來的一批黑道高手，他們已經沒有辦法再歡度除夕，祇有將現有人手，分爲三人一組，往返巡視，加緊戒備。

此時在後柴房中，正有兩個人在密商着，這兩個人當然就是葉孤城及黑狐。

黑狐道：「現在他們的羽翼已經除光，剩下來的都是主要人物了。」

葉孤城道：「不錯！我們這一招叫做先聲奪人。」

黑狐道：「我們下一個目標？」

葉孤城道：「崆峒三叟白氏兄弟，當然，這三個人的功夫並非泛泛者流，所以我們要一個一個的來。」

「不錯！我們現在可以出去了。」

兩人如鬼魅一般，在暗影中又溜出了柴房，他們的原意是想先找崆峒三叟下手，但却偏偏有人要趕着死，他們遇上了花郞蕭一飛，此人是有名的採花賊，在孤城一刦中，他一個人就姦殺了十八個女子。

葉孤城見機不可失，在暗影中向他身邊一靠，再待他警覺之際，長劍已刺穿了他的咽喉，連半聲也未吭出來，就死了，只是屍體在倒下去的時候，發出嘭地一聲輕响，立時有人輕喝一聲：「什麼人。」

葉孤城與黑狐二人急向樹蔭下一閃，有三個人從側面走過來，這三個人正是那崆峒三叟。葉孤城黑狐打了個暗號，黑狐雙劍急展，從三人的背後，施以奇襲，三人耳聽八方，聞警回身迎敵，葉孤城却趁機閃出，一劍刺中了白英的後背。

葉孤城的武功何等之高，如果不是爲了各個擊破，憑崆峒三叟聯手，也非其敵，如今他暗中出手偷襲，那有不中之理。

白英大叫一聲，回手一劍橫掃過來，只是他已經油乾燈滅，這一劍祇掃了一半，人也就死了。白傑白雄二人大吃一驚，霍然轉身，面對葉孤城雙劍齊發，黑狐却趁機一招雙龍入海，手中兩柄軟劍，一中白傑的尾閭穴，一中白雄的夾脊關，同時葉孤城趁兩人負傷一楞之間，長劍電閃，在他們的喉骨上各補了一劍。

崆峒三叟一死，兩人旋又隱入暗中，此時四方因聽到白英的叫聲，一連竄過來二三十人，更帶着七八枝火把，將四週照得雪亮，有人叫道：「崆峒三叟死了！」

他這一叫不打緊，別的方向又來了二十多人，而這些人不是天龍堡的人，可全是外來的黑道人物，數十人集中在一起，立時間亂成一片，當然其中也有十多人自動的去追查敵人的行踪。

此時葉孤城與黑狐兩人又回到了柴房之中，因爲偌大的天龍堡，也祇有柴房是沒有人注意的。

葉孤城道：「如今崆峒三叟一除，這天龍堡中已去掉了一份主力。」

黑狐道：「不錯！剩下來的一些黑道人物就容易對付了。」

「天龍堡主戴天龍的武功如何？」

「此人但聞其名，却未正式與他過過招，是以不知道其功力究竟如何。」

葉孤城道：「無論他的武功有多高，合我們兩人之力，天龍堡是非垮不可。」

黑狐道：「當然！」

葉孤城道：「現在我們可以開始行動了，但有一件事必需記住，將戴天龍父子留下來，因爲我們必須與他正面一戰。」

黑狐道：「我知道。」

於是兩人又開始各個擊破的行動，這時已經是半夜了，正是各家各戶除夕夜接神的時候，四野的炮竹聲都在接二連三的响着，但戴家堡却沒有燃放炮竹，因爲他們正處於狂風暴雨的關頭，護堡的八十名武師死了，三百名堡丁死了一半，走了一半，從四面八方來的黑道人物，又在一個個的倒下去。本來，葉孤城與黑狐的武功再高，也不能一口氣殺了那麼多人，主要是因爲他們採突擊方式，採取這種方式有很多好處，第一是容易出奇制勝，第二是不會遭遇到羣擊的危險，第三是突擊人的本身有很多喘氣休息的機會，不會太過疲累，最主要的是使敵人在心理上產生了恐懼，而收到了攻心之效。

雙刀無敵戴天龍及他四個兒子，弄得英雄無用武之地，氣得破口大罵：「是什麼混賬王八見不得人的東西，有種就給我滾出來。」他明明知道是葉孤城與黑狐兩人，但他仍然是要罵，因爲除了罵而外，他實在沒有別的辦法。

人眞的給他罵出來了，葉孤城與黑狐並非的站在他們的面前。

戴天龍氣道：「我知道你們遲早會來，但決沒有想到你們在今天晚上會來。」

葉孤城冷冷的道：「今天晚上是好日子，家家都在放炮竹。」

戴天龍道：「你們是存心不讓我過一個好年。」

黑狐也冷冷的道：「你有天龍堡，所以你還想過一個好年，但我們大漠孤城自被你毀了以後，我們已經三四年沒有地方

過年了。」

葉孤城又道：「我們豈但是沒有地方過年，這三四年的流浪生涯，已經使我們身心疲累，憔悴不堪。」

黑狐道：「本來是一座好好的孤城，可以平平安安的過日子，結果被你們毀了，你們不但殺了孤城中九千三百八十四人，還弄得我們兩人無家可歸，你可知道一個終年流浪人的心情與滋味麼？」

戴天龍道：「但你們入關三年以來，也殺了不少人了。」

葉孤城道：「我們殺的都是些該殺的人，而且大部份都是曾經參加孤城一刦的人，但總數比起來，尚不足我們城中死的人數十分之一。」

戴天龍道：「你們總算報了仇了。」

黑狐道：「不錯，天龍堡是我們復仇過程中的最後一站，而你戴天龍也是我們復仇過程中最後一人。」

戴天龍突然哈哈大笑說：「老夫行年六十，已經太太平平的過了五十九個年頭，比較起來却沒有今年這個年過得最够刺激，江湖恩怨江湖了，你們還等什麼？」

葉孤城道：「我要將你留到最後一個，請你四個孩子先上路！」

黑狐突然身形急旋，手中已多了兩把軟劍，劍光閃處，分取戴虎戴獅二人的咽喉，二人一閃身之間，四把刀分左右急攻，黑狐貼地一滾，雙劍斬向兩人的右足，虎獅二人急躍而起，四把刀凌空下擊。黑狐一矮身間，雙劍打了個車輪，將下擊的四把刀一齊削斷，立時發出嗆瑯瑯一陣大響，四把斷刀，落在四個不同的方向。

黑狐跟着一聲長笑，人已劃空而起，雙劍仍是在車輪一般的打轉，將身形凌空的戴虎戴獅二人的身子，分爲四段，洒下一天血雨。戴豹戴象二人見兩哥哥一死，忿怒出手向黑狐攻去。戴天龍一展雙刀，却被葉孤城橫劍擋了下來。

戴天龍道：「葉孤城，看情形今日是勢難兩立了。」

葉孤城道：「這正是我的目的。」

戴天龍道：「你不出手還等什麼？」

葉孤城道：「我說過，我要將你留到最後一個，因爲你才是摧毀孤城的罪魁禍首。」正說之間，聽到兩聲慘叫，原來黑狐的兩枝軟劍，已刺進了戴豹戴象兩人的胸膛，血從他們的胸膛中流出來。

戴天龍見四個兒子都死了，强忍着一腔怒火說：「現在你總可以動手了吧？」

葉孤城道：「不錯，現在是時候了。」突然間劍光打閃，向戴天龍攻去。

戴天龍雙刀急展，已封閉了他凌厲的一招。這兩人功力相差無幾，所以接手之間，便是數十個回合，兵刄帶起的急流，向四下飛展，也由此可見這兩人的功力，相當深厚。

葉孤城自入關以來，曾經殺了不少仇人，但功力最高的也不過十招廿招便可了結，今天的戴天龍，是他三年來所遇到最厲害的一個對手。

黑狐詹笑天在天龍莊巡視一週，遍地全是死人，活人祇剩下了婦人孺子，尚有少數的黑道人物，早已逃之夭夭，這偌大的一個天龍堡，此時已經摧毀無遺。

當黑狐再回到原來位置時，那雙刀無敵戴天龍已與血淚劍客葉孤城狠鬥了兩百多招，戴天龍的右肩頭已經掛了彩，血從創口中流出來。

葉孤城道：「戴天龍，你是我入關以來第一個强硬的對手。」

戴天龍道：「可惜你來得太晚，如果來早一點，武林中就不會死那麼多人。」

葉孤城冷笑道：「你不是在痴人說夢吧，就憑你也能阻止我葉孤城報仇？」

「頂多我們拚一個同歸於盡。」

「你還是在做夢，就憑你現在這個樣子，我可以一招讓你畢命。」

戴天龍怒道：「你何不試試。」

葉孤城閃身上步，手中長劍硬向對方的小腹刺去，這一招看來是平平淡淡，就如小孩子舞大刀的一樣，但戴天龍連轉了十幾個方位，却無法讓開這一招，急得他大叫：「你這是什麼劍法？」

葉孤城道：「這叫做孤城劍法。」手腕一挺，長劍已刺進戴天龍小腹，戴天龍那雙失神絕望的眼睛，驚悸的瞪着他。

葉孤城嘆道：「當初你要不是帶了那麼多人去踏平了大漠孤城，又何至今日我會用劍刺進了你的小腹。」右手一拔長劍，戴天龍的身形已經倒了下去，那威名赫赫的天龍堡，現在已算是澈底瓦解。

葉孤城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黑狐道：「大概是四更天了。」

「大仇已報，我們可以走了。」

黑狐喚回了烏雲蓋月馬，兩人竟然一騎雙跨，飛馳而去，此時四野的炮竹聲仍在響着，將他們送出了望江縣，送出了玉門關，又送回到大漠孤城。

## 刦後孤城

黃河連天闕
孤城含萬山
春風難醒柳
遠出玉門關

萬山中的大漠，大漠中的孤城，孤城中的白骨纍纍，一片凄涼。葉孤城嘆道：「可憐這些人，這些孤苦無依的人，我費了多少財富，多少心血，才將他們救到這人跡罕至的地方來安居，沒有想到仍無法使他們痛痛快快的活下去。」

黑狐嘆道：「難道這眞的是刦數？」

葉孤城搖頭說：「不，如果沒有那批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他們又怎麼會死。」

「我們不是尚有不少的財富麼？」

「不錯。」

「我們可以重建孤城，重新再救一些孤苦無依的人到這兒來居住。」

「好，我們現在就開始。」

半年之後，那座孤城又恢復了舊觀，一年之後，孤城中又有了上千人居住，兩年之後，孤城中又開始婚嫁，與外界的生活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就是却能各守本份，各安所業，而形成了一個世外桃源。

每個人都有天賦生存的權利，每個人都應該可以活得好好的，就是因爲有少數不安份的人，才會將天下搗亂，而使災黎遍野，民不聊生，但結果這些不安份的人又怎樣呢？蒼天唾棄，大地難容，生前死後，臭名千古，這又是何苦來哉。（完）



兩期完俠義故事

朱羽·文
子成·圖

# 鐵胆柔情（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家院」的護院武師唐龍在後院發現武士潘成貴把婢女錦兒的頸子掐住，想置錦兒於死地。正在危急之際，唐龍舉起帶鞘的劍向潘成貴劈去。潘成貴負傷逃逸，唐龍問及錦兒，原來因爲錦兒知道潘成貴連絡外人縱火焚燒金家院。唐龍一知原因，即奔出追捕潘成貴，但踪跡已杳。唐龍折返院內，遇見金夫人，同到議事廳，唐龍問及金超生前種種，金夫人均無可奉告，引起唐龍的懷疑，金夫人只得將他們夫婦間的閨房之秘說出，因此引致唐龍疑雲頓開……

## 巧施權宜計　終於一網擒

「哼！」唐龍冷笑一聲道：「既然如此，我唐龍倒非要做一個眼中釘不可。潘成貴和方七串通一定不止一天，金超遇害他們也有嫌疑，這件事我唐龍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唐武師！我倒不希望你這樣做。」

「爲什麼？」唐龍目中射出兩道冰冷的光芒，一不稍瞬地注視着梅春燕。

梅春燕委婉地說：「唐武師！請不必疑心，春燕只是……只是……」

「夫人有何難以啓齒之言？」

「唐武師！他們人多勢衆，而且心地狡詐，春燕担心你會吃虧。」

唐龍心神不由一震，兩道濃眉也緊緊地鎖在一起。只一瞬間，他又朗聲大笑道：「哈哈！夫人太看重唐龍了，一個流浪漢的性命是微不足道的。來！咱們上演武場去。潘成貴的事，可一不可再。『金家院』的內部是須要清查一番了。」言罷，大踏步走出了議事堂。

梅春燕不由得蛾眉緊蹙，輕聲嘆息。不過，唐龍業已遠去，他既未聽見，也未看到。

「金家院」的護院武士都在演武場齊集了。唐龍向全場掃了一眼，揚聲道：「唐龍今天有幸與在場各位好手相聚，深願彼此推心置腹，共享甘苦。現在唐龍有一事向各位求教，昨晚唐龍開罪了『鐵扇子』方七，早上的放箭縱火就是方七的報復。以後的把戲還很多。請問各位，對方七是讓步賠罪；或者是與其週旋到底？」

全場沒有人出聲，似乎有些不敢暢所欲言。

「說出心裏的話，」唐龍大聲叫道：「即使有人現在罵我一聲昨晚不該惹事我也會虛心接受。」

開始有人表示意見了，人聲漸漸嘈雜。有的說幹到底，有的則說還是讓步的好。衆口紛紜，莫衷一是。

唐龍揚聲道：「贊成向方七讓步賠罪的人請站出來。」

一時之間，走出來十幾個護院武士。

唐龍一打量，幾乎全是早晨向他怒目而視的那一夥人，想必都是潘成貴的死黨。

唐龍向關振武問道：「關武師！他們每個月的俸給多少？」

「紋銀八兩。」

「各位！」唐龍向那十幾個主和的人說道：「大多數的人主張與『鐵扇子』方七週旋到底，唐龍自然要順衆意。但是唐龍却不願使各位涉身於險局之中。現在請金夫人每人發給月俸一份，請各位另謀高就。」

其中一個貌相猙獰的護院咻咻然嚷着道：「姓唐的！你分明是設圈套趕我們走路。」

「你要這樣說也未嘗不可。」唐龍冷聲說道：「『金家院』面臨强梁窺覷，正該同心合力，各位留在此處實不相宜。」

說着，轉頭向梅春燕道：「請夫人吩咐發放俸銀吧……。」

「唐龍……」梅春燕和關振武突地同聲大叫。

唐龍聞聲知警，倏一轉身，只見三道精光直射而至。左臂一抬，短劍連鞘格去，只聽「噹噹噹」三响，三柄飛刀落到地上。可是當他揮劍迎格之際，側面又射過來一把飛刀，「噗」地一聲扎進了唐龍的左臂。

關鎭武也飛快地自兵器架上取了一把鋼叉在手，將那個貌像猙獰的大漢一叉打倒，沉聲叱道：「人無傷虎心，虎有傷人意……」

一掄手中鋼叉，向那大漢咽喉刺去。

「住手！」唐龍大吼一聲，同時右手一揚，拔下了左臂上的飛刀，向那倒地的大漢走過去。

與那個大漢同路的護院武士們一個個嚇得面色發青，紛紛向兩旁退避，倒地的大漢自忖必死，竟然閉上了眼睛。

「宰掉他！」眼前不平的武士們紛紛大吼着。

唐龍却扔下了手裏的飛刀，伸手拉起那個大漢，和顏悅色地道：「不錯！唐龍的眼快、手快，竟然還捱了你一刀，眞是好手。不過，希望你別走錯了路，跟錯了主，那就悔之晚了。」

那貌相猙獰的漢子怔了半晌，方朗聲道：「姓唐的！你眞是一條漢子，我姓查的算是欠你一筆賬，有一天會連本帶利奉還。」說完後，頭也不回地走出了金家院的大門。

唐龍茫然地望着他的背影，梅春燕却不避嫌的走近他的身邊說道：「唐武師！你得趕緊裹傷去，這裏的事交給關武師處理吧！」

唐龍低首看了一下鮮血淋漓的左臂，點了點頭，走回了自己的廂房。

他脫下了上衣，赤膊着上身，用乾布擦抹着創口的血漬，梅春燕却在這時拿着一幅白絹和一瓶傷藥走了進來。

唐龍想穿衣服也來不及，急得嚷道：「夫人！妳快出去……」

梅春燕沒有理會他的話，一面放下藥瓶接過唐龍手裏的血布爲他拭擦傷口，一面語氣柔和地說：「唐龍！同是天涯淪落人，何必顧忌甚麼名份什麼男女之別……」

唐龍不便拒絕對方的一片誠摯，但他却不敢接觸她那如烈火般的目光，別轉頭去，焦灼地說道：「傳揚出去會遭物議，唐龍不過是一個流浪漢，而夫人……」

「哼！」梅春燕自鼻孔內嗤笑一聲，「五個月以來，我遭受過太多的物議，可是我依然活着。因爲我不是爲別人而活，而是爲自己而活。別人說什麼任他去說，問心無愧就好了。」

梅春燕的話像一記焦雷擊中了唐龍，使他感到强烈的震撼。人是應該爲自己而活着嗎？如果是她的話對，那麼自己的離家出走，流落異鄉就未免太傻了。

梅春燕爲他裹好了傷，帮他穿好上衣，又扶他到靠椅上坐下，這才長長地吁了口氣。

太陽那麼大，屋子裏眞熱，梅春燕白嫩的面頰上滾動着汗珠，閃耀着生命的光彩。唐龍看得不禁心頭微微一動。

很快地，他又鎭定心神，問道：「夫人！太累了吧？」

「唐龍！」梅春燕以手背拭去額上的汗珠，輕柔地喚他的名字。「我已經這樣叫你了。在背地無人處，你能够不稱呼夫人這兩個字嗎？」

「這……」唐龍不知如何去回答她。

梅春燕背轉身去，語氣黯然地說道：「唐龍！在你跨進『金家院』的那一刻，我就看出了你的不凡：不凡的出身、不凡的武藝、不凡的遭遇。而我却是一個極爲平凡的女人。一個爲了報恩而甘願埋葬青春的女人。我們近在咫尺，却猶如相隔在天涯海角。我們同住在『金家院』的院牆裏，却猶如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儘管如此，我仍企盼你能得到幸福和快樂，唐龍！能說出你心中的負担和憂鬱麼？也許我這個平凡的女人，能够爲妳分担一點心事。」

梅春燕的話，像每一枚的尖釘，一一敲進了他的心坎，使他心動，使他心碎，也使他心悸。他的心田頓時如洶湧的大海般翻騰起來。唐龍却咬緊了牙關，使翻騰不已的心靜如止水，然後沉靜地說道：「夫人！請回吧！」

這一「夫人」之稱，使梅春燕瞪大了眼睛，激動地叫道：「唐龍！也許你會將我看成一個不守婦道的女人，但是，我敢可以對你說，我的心就純潔得就像臂上的宮砂……。」

「夫人！」唐龍的聲音低沉而有力。「妳的話不但說得太多，也太過份了。請回吧！」

梅春燕怔怔地望着他，落下了一粒如珍珠般的眼淚，語氣幽幽地道：「唐龍！不該惹你生氣，你好好養傷吧！」

她轉身出門，正好見關鎭武急急地奔來。

「有什麼事嗎？」關鎭武的神色使梅春燕暫時將心中的哀傷忘記了。

「夫人！」關鎭武盡量放低聲音說道：「唐武師的傷怎麼樣？」

「不輕。不過，他可以抗得住。」

「『鐵扇子』方七的妹妹方玉珍來了，她說要看唐武師。」

「噢！」梅春燕不禁有些發愣。

躺在床上的唐龍都聽見了，連忙走到外面來問道：「關武師！你是說方玉珍來了。」



「嗯！」關鎭武點了點頭。「她說要見你，我讓她在門外等回音。」

「夫人！」唐龍轉面問道：「我能借用妳的大廳待客嗎？」

「你怎麼會認識她的？」她的雙目中明顯地流露出疑問的神色。

「我早上去方家找方七說話，方七托病不出，由她代見。從她的談吐中看來，她和她的哥哥簡直就不像是親生兄妹。」

「噢！」梅春燕的眉頭開展了一些，轉頭向關鎭武吩咐道：「請她到大廳去坐一會兒……」

待關鎭武去後，她又轉頭向唐龍說道：「唐龍！你方才流了不少血，該歇一會兒，由我去見她吧！」

「不！」唐龍搖了搖頭，道：「還是由我去見她吧。」

「有很重要的事嗎？」

唐龍邊走邊說道：「方玉珍答應我查明縱火的事，如果眞的是他哥哥作的，她不但願意負荊請罪，也願意賠償損失，我想財物損失倒是小事，這件事需要證實一下。」

「哼！」梅春燕冷笑了一聲道：「眞有其事，她也未必會承認。」

「我看方玉珍倒不是那種人。」

他們來到大廳時，正好方玉珍剛到，她身後跟了一個年老的婆婆，以及一個鬍子花白的老頭兒。

雙方就在大廳門口見禮，一進入廳內，方玉珍突然「噗通」一聲跪在地上，向梅春燕拜道：「家兄一時糊塗，竟然幹起縱火焚屋的勾當，眞是目無法紀，玉珍特來賠罪。貴府所有損失請詳告，玉珍已帶來賬房，立即可以開出銀票照賠。」

這是梅春燕料想不到的事，不禁尷尬萬分，連忙扶起方玉珍說道：「方姑娘快不要這樣，有話坐下談。」

方玉珍又拜了幾拜，才起身落座。

唐龍說道：「以令兄的作爲，實在是令人憤恨。但是，方姑娘却如此通情達理，却又使唐龍不便再加深究。不過，令兄也不肯就此罷手。」

「唐武師！」方玉珍搖了搖頭道：「玉珍相信家兄不敢再胡作非爲了。」

唐龍淡笑道：「方姑娘！也許妳對令兄的作爲還不甚瞭解。請問：我們這裏的一位潘武師此時可在貴府……」

方玉珍神色茫然回顧她身後那個鬍鬚花白的老兒一眼，那老頭兒答道：「有的。去了約莫半個時辰了。」

「方姑娘！」唐龍說道：「潘武師和令兄暗中勾結已非一日，昨夜令兄縱火時，潘武師曾在內應。方才事發潛逃，投奔令兄。他們倆狼狽爲奸，一定還會要出不少花樣來。」

方玉珍大驚道：「有這等事麼？」

唐龍道：「方姑娘，務望盡力約束令兄的行爲，否則，唐龍就要辜負姑娘的一番盛意了。」

方玉珍站起來告別道：「那麼，玉珍立即回去了。賬房先生留在此處，請金夫人……」

「不急！」梅春燕搶口說道：「這件事以後再說吧！」

「也好！」方玉珍點了點頭，行色倉促地和那個老婆婆以及鬍鬚花白的賬房先生走了。

待他們遠去後，梅春燕輕聲問道：「唐龍！你以爲她眞能管得住他的哥哥……」

「有着這一份心就不錯了。」唐龍喃喃說道。

× × ×

「金家院」入夜後就加强了巡邏守衛，五人一組的巡邏隊伍，穿梭於東大街上的各行號之間。

唐龍雖然左臂有傷，他却要和關鎭武分担夜間的守護。關鎭武和梅春燕二人不知費了多少唇舌，他才勉强地答應躺在床上，有了緊急情況才來叫醒他。

巡夜的更夫敲起三更，夜已很深了。

關鎭武剛好替換了梅春燕，來到空曠的演武場上，驀然半空中昇起一枝橙黃色的火箭。

關鎭武不禁大吃一驚，因爲那枝火箭表示銀號警告，疾聲向身邊的武士吩咐道：「快請唐武師，銀號告警。」

說罷，快步搶出「金家院」的大門。

唐龍心中有事，雖然閉上了眼睛，却沒有睡着。

緊急的步履聲已驚動了他，忙翻身坐起，不待來人進來就急不及待地問道：「什麼事？」

廂房外傳來一個焦急的聲音說道：「回唐武師！銀號告警。」

唐龍根本未曾脫鞋，短劍一直抓在手裏，聞言騰身躍起，一個箭步出了廂房。早有大隊武士向東大街上馳去接應。

唐龍也飛奔趕到，却沒有看見一個敵踪。

「關武師！」唐龍縱到關鎭武身邊問道：「怎麼回事……」

關鎭武搖頭道：「奇怪？未見敵踪，担任巡邏的五名武士却全部躺下了。」

唐龍蹲下去一看，五名武士一順邊躺在銀號門口，唐龍一探鼻息，疾聲道：「五個人都是『昏穴』被點，我們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了，快回！」

他的話聲未落，人已向「金家院」一直飛奔而去。

關鎭武猛然省悟，他們巡邏守護這一套，潘成貴知道得非常清楚，方才那枝告警火箭分明是潘成貴施放的。想到這裏，連忙揮手叫道：「大家快回，包圍牆院，賊人恐怕已經潛進院子去了。」

關鎭武一口氣跑進「金家院」的大門，正好唐龍從內院出來。

關鎭武連忙問道：「有動靜嗎？」

「沒有啊！根本未見敵踪。」

「後院呢……」

「不曾去過。走，我們去看看。」

一跨進後院，關鎭武就低呼了一聲。長廊上躺着好幾個人，都是丫環僕婦。唐龍一一探視，都是被點了「昏穴」。

梅春燕的閨房燈火明亮，房門半開。

關鎭武叫了一聲：「夫人……」

唐龍一推門躍了進來，房內是空的。

關鎭武突然低呼道：「看！夫人的雙刀。」

可不是，那兩把明幌幌的「柳葉刀」一東一西地散落在地上。

「好快！」唐龍凝聲說道：「金夫人

的雙刀那樣不濟事嗎：」

「若是『鐵扇子』方七前來，夫人的雙刀是難拆三招的。」

「追！」唐龍低呼了一聲。

雙雙一回身，這才看見房門背後貼着一張醒目的紅箋。那上面寫道：

「唐龍！洛陽城輪不到你要潑逞威。限你交卯以前離城，否則金夫人性命不保。你與金家素無瓜葛，金夫人死活也許與你無關。但是禍由你起，想必不會置他人生死於不顧，三思爲要。

知名不具」

兩個人面面相覷，良久，關鎭武才問了一句：「怎麼辦：」

唐龍沉靜地說道：「唐龍此刻不敢擅作主張。關武師！你在金家有年，夫人不在，你自然有權作主。唐龍悉聽吩咐。」

關鎭武語氣沉重地說道：「唐老弟！恕我關某倚老賣老這樣叫你一聲。照說我不該要你留下，你被捲入漩渦淌上混水是完全無辜的。你如果離去，金夫人準無生機。留下也許還有一綫希望……」

「行了！關武師！」唐龍振聲說道：「我唐龍要聽你的就是這一句話。你把着院子，我去會會方七。天亮不回，請去通知洛陽府衙常捕頭……」

「你認識常勇？」關鎭武顯得非常吃驚。

「日間，我們曾在『五福茶樓』上談了半個時辰。」

「既然如此，你可知道你是在護賊殺賊：」

「護賊殺賊：」唐龍心頭一怔，立即追問道：「關武師！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

「金超並非安份良民。」

「你知道些什麼：」

關鎭武不勝喟然地搖搖頭道：「金超曾經救我一命，我不能在他死後再去說他的壞話。」

「好！我不逼問你。現在只求你告訴我，梅春燕是一個賊婆：」

關鎭武搖搖頭道：「她過門未久，金超即被殺害，關某人不敢斷定她是否知道金超的行徑。」

唐龍沉聲道：「我將盡全力救她脫險，如果她是無辜的，她就不應該死，如果她是一個賊婆，我要親自殺她，因爲我不願受一個女人欺騙戲弄。」

說完後，轉身欲走，關武師連忙叫住他：「唐老弟！你的臂傷……」

「不礙事的：」一語未盡，人已越牆而去。

唐龍嘴裏說不礙事，其實他自己却心裏有數，左臂的傷勢大大地減低了他那套「降龍劍法」的威力。因爲他那套劍法是短劍與鞘套並用的。左手的鞘套一旦施展得不够靈活，右手的短劍自然就受到了牽制。

雖然如此，唐龍仍是毫無畏怯地勇往直前，直奔方府而去。

以他的性格必然是公開登門大興問罪之師，可是此行關係着另外一個人的生命安全，他自然不能一意逞強。因此在行至半途時就已決定設法潛進去，以他的想像力中，方玉珍或可助他一臂之力。

方府的情勢唐龍一無所知，僅憑着日間來過一次的薄弱印象。除此以外，就是他那種不懼艱險的大無畏精神。

他在老遠停步下來向方府探視，門前沒有一盞燈，沒有一個人影，院牆內也沒有更鼓的响聲。這種靜寂有點反常，在漆黑的夜色中，院牆裏面必然已經佈好了千層羅網在等待他。

他順着牆跟繞到後院，仰頭望去，只見一棵高大的榕樹伸出院牆之外。他先丟進一顆石子，沒見動靜，這才一縱身上了榕樹。

從高處往下看，院子裏的情形一目了然，並未見到一個人影。遙望房舍，有的一遍漆黑，有的紙窗透光，隱約可見映在紙窗上的人影。

唐龍順着樹幹滑下去，弓着身子順着牆脚移動，一點埋伏也沒有遇上。

突然，一陣步履聲傳來。唐龍從花草的隙縫中望過去，只見兩個年老婆婆併排走過來，手裏各自擰着一面銅鑼。

這時，兩個老婆婆的話聲也隨着晚風傳到唐龍的耳裏。

「七爺吩咐，要我們輪流守夜，見可疑人影立即鳴鑼示警。那個賊兒胆敢摸到方府的院牆裏來，那豈不是自投死路？」

「嘿，妳才不知道哩！『金家院』來了個姓唐的護院武師，劍術甚是不凡，昨晚將七爺綁在『餘香院』門口的旗桿上足足吊了一個時辰。」

「眞的嗎：」

「八小姐今天已經會過那姓唐的了，聽八小姐的口氣，倒是蠻喜歡那個小伙子的。」

「唉！八小姐是個好姑娘，可惜：」她的話只說了一半，人就躺下了，因爲唐龍出其不意地點封了她的「昏穴」。

另一個大驚失色，手上的銅鑼一鬆。唐龍飛快地以劍鞘勾住了，沒有讓銅鑼落在地上發出响聲。同時，右手的劍尖已抵住了她的咽喉，低叱道：「想死想活：」

「小爺爺……饒……命……。」

「快說！八小姐住在那一間屋子：」

「亮燈…燈…的那一間…。」

唐龍以鞘套的尖端向那婆婆的「昏穴」上一抵，她也和她的同伴一樣乖乖地躺下了。

唐龍將兩個老婆拖進了草叢之中，左右一觀望，一縱身上房頂。靜靜地伏了一下，又一縱到了亮燈的紙窗之前。唐龍輕輕一推，紙窗應手而開，他看清了房內只有方玉珍一人，就一躍而進，迅速地又將紙窗關上。

方玉珍正斜靠在床榻上看書，此時已經是粧頭盡卸，羅衣半解，一見唐龍從窗口躍進，不由大驚失色，縮至床角，惶然地道：「唐武師！你……」

唐龍和顏悅色地悄聲道：「方姑娘，請你勿吃驚……」

「唐武師！我看你是一個正人君子，怎麼做出這種穿門越戶傷聽敗行的勾當？請你立刻出去。」

「方姑娘！妳誤會了！金夫人被令兄所擄，唐龍特來請方姑娘設法解救。」

「什麼：」方玉珍施施然下了床榻，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衣衫不整，肉帛隱現



，神色怔忡地望唐龍面前走過去，接着問道：「不會錯嗎？」

唐龍不得不轉過身去，方玉珍也許因爲突然聽到她的哥哥又在任性胡爲而忘却了自己衣衫不整。但是他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却不願沾上乘人之危偷覷女色之嫌。

他剛一轉身，突覺背上一涼，只聽方玉珍叱一聲撤手，他右手的短劍已然「嗆啷」一聲落到地上，而背脊命門處也被一把犀利的七首抵住了。

這是唐龍做夢也想不到的變故。看上去方玉珍不像是個會武功之人，同時，以她的言行看來也料不到她會來這一手背後偷襲。殊不知她的手法之奇，速度之快，唐龍即使有所覺察也未必能够閃避得掉。

方玉珍冷笑了一聲說道：「哼！唐武師有些意外吧！」

「哼！」唐龍也回以冷笑道：「使唐龍意外的，倒不是姑娘背後奇襲的出手，而是姑娘心懷奸惡竟然深藏不露，實在高明。」

方玉珍冷聲說道：「你倒不失爲一塊好材料！不過，憑你那點江湖閱歷也想在洛陽城裏耀武揚威一番，那你也未免太小看洛陽地面沒有能人了。」

「唐龍倒沒有小看誰，正因爲太看重姑娘，所以才栽了這個大觔斛。沒話說，栽了就得認命，殺剮聽便。」

「够硬的！」方玉珍冷笑了一聲道：「哼！我倒要看看你有多硬：七哥，進來吧！」

門開處，方七手中拿着一根蔴繩，掛着一臉的陰笑，大模大樣地走了進來。

「唐武師！人有失足，馬有失蹄。昨晚是我七爺的霉日，今晚輪到了你。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想不到一個對時你就轉了霉運。沒說的，七爺也要讓你嚐嚐倒掛金鈎的滋味。」

方七手中的蔴繩早已打好活扣，隨手一抖，活扣正好套上了唐龍的頸項，不鬆一緊一收，然後又將唐龍綑個結結實實。

「來人！」方七大喊了一聲。

立刻有兩個大漢應聲而進，方七揮揮手道：「帶去！送到那個臭娘們的屋子去，給我倒掛金鈎地吊起來。」

唐龍立刻被那兩個大漢推着走出了方玉珍的閨房。

轉彎抹角，來到一間無桌無椅的屋裏，梅春燕雙手反綁着坐在屋角，一見唐龍進來，大驚失色地叫道：「唐龍！你：」

唐龍苦笑道：「夫人！我唐龍愧收妳那十兩俸銀了。」

那兩個大漢遵令將唐龍背後拖着的繩子扔過橫樑，兩人出力一拉，唐龍的軀體就懸空了。

梅春燕眼淚都掉了下來，哽咽着說道：「我梅春燕身受橫禍，那是命運。唐龍你是不該淌進這池混水中來的啊！」

唐龍此時也是如萬刀扎心，手臂的刀創更是痛澈心肺。他忍住痛苦說道：「夫人！養神吧！說這些傷心話只是徒惹煩惱而已。」

這時，方七走了進來，邪裏邪氣地笑道：「你們倆是一個看上了年輕多財的小寡婦。一個看上了身體强壯的小白臉，眞是郎有情來妹有意。」」我七爺來想成全你們的好事，讓你們死前風流風流，可是又怕壞了方家的風水，你們就只有忍耐點等到死後再去成雙配對吧！」

梅春燕怒叱一聲，道：「方七！你的嘴裏放乾淨點！」

方七陰笑道：「小寡婦！別神氣！快說出那五萬兩官銀放在何處：不然，在妳死之前，恐怕還要被我的手下糟蹋一番，妳可不要自討苦吃。」

「休想！」梅春燕厲叱道：「你若敢碰一碰我，我就斷舌自盡。」

方七冷笑一聲道：「嘿嘿！妳斷舌自盡也別想死得乾乾淨淨。七爺的手下有好幾個色中餓鬼，像妳這個標緻的小寡婦即使死了照樣也能引起他們的胃口。」

唐龍不禁氣得目眥齒裂，怒聲道：「方七！你簡直是個禽獸。」

「嘿嘿！」方七獰笑了一聲說道：「怎麼樣也輪不到你說話的份，你乖乖地等着看把戲好了。」

「方七！」梅春燕說道：「你如果想要官銀的下落，那得客氣點，用這種方法休想教我梅春燕對你說出一個字。」

「小寡婦！少來這一套！」方七冷聲說道：「七爺讓你們金家的人來侍候侍候，不怕妳不說。潘成貴！進來。」

潘成貴搖搖擺擺地走了進來，怪聲怪氣地道：「嗨！唐武師眞是愈來愈抖了，竟然飛上了半天雲啦！」

唐龍懶得去理會他，梅春燕忍不住忿然罵道：「潘成貴！金超生前待你不薄，你若稍有天良，就不該吃裏扒外。」

潘成貴陰笑連連地說道：「嘿嘿！七爺待我姓潘的才眞是不壞哩！」

方七向潘成貴吩咐道：「這小寡婦對你擺够了威風，現在看你的啦！她若識相點說出官銀藏在何處，不妨對她客氣點。否則，儘管給她顏色看，那五萬兩銀子我七爺還沒有當它一回事。」說完，走了出去。

「嘿嘿！」潘成貴獰笑了一聲說道：「夫人！妳聽見了吧：」

「潘成貴！你想知道官銀藏在何處不難，你得先回答我幾個問題。」

「問吧！」潘成貴一副趾高氣揚的神態。

「金超是死在誰的手下？」

「妳猜猜！」

「想必是你。」

「嘿嘿！除了潘成貴，誰還能够在『黑心虎』的背後下手：那一刀穿心而過，眞是又準又狠，其他的六刀不過是砍砍他的威風罷了。」

梅春燕的眼睛珠子幾乎都爆了出來，怒聲道：「你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金超待你猶如子弟，你怎能忍心下手？」

「嘿嘿！我姓潘的十幾歲就跟了七爺，因爲『黑心虎』來洛陽落籍，其勢洶洶，七爺才命我到『金家院』去臥底的。」

「金超瞎了眼，他死得寃枉。」

「他的確死得寃枉。」潘成貴聲冷如冰地說道：「計刦官銀之初，金超是和七爺合夥的。由七爺自開封府方面佈綫跟踪，金超擱刦藏銀，言明事後二萬五千兩。七爺一見勢頭不

對，立即命我先下手爲强，暗中幹掉『黑心虎』。事後到藏銀的地方一看，官銀早已搬了地方，足證他早有異心，他不該死何人該死：」

梅春燕冷笑道：「到頭來你們還是一場空。」

「嘿嘿！金超還有個未亡人。我姓潘的跟他不是一天，素知他不管任何事情都留有後步，以前妳未跨進『金家院』之時，凡事他都要告訴我一聲。妳進門之後，金超再也不將心腹話說與我知，他自然是告訴他的床頭共枕人了。」

「告訴你，我什麼也不知道。」

「梅春燕！妳休想瞞過我潘成貴。好死不如惡活，妳仔細想想。現在是丑初光景，丑末我來聽妳的回話。到時候可別怪我心狠手辣。」

說罷，走了出去，重重地關上房門。

屋內一遍可怕的沉靜，梅春燕仰頭看看唐龍，唐龍也在看她，四目相對的一刹那，梅春燕又落下了一長串淚珠。

唐龍喟然說道：「我唐龍死而無怨，可是栽在方玉珍手裏，我却不大甘心。」

「唉！我也是被她擄來的，武功好像比她哥哥還要高强。」

「夫人……」

「唐龍，到現在你還不肯叫我一聲名字嗎？」

「那麼，我稱妳一聲梅姑娘吧，那五萬兩官銀藏在何處妳眞的不知道嗎？」

「唐龍，我即使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他們的。」梅春燕語氣頓了一下，接道：「唐龍，我們活不多久了，能够將你落魄異鄉的原因告訴我嗎：」

唐龍道：「梅姑娘，妳是爲了好奇，還是……？」

「關心你：」梅春燕語氣幽幽地說道：「雖然現在這種關切之情對你無濟於事，我仍希望在死前分担你一點煩憂。」

唐龍沉吟了一陣說道：「好吧，妳聽說過『金陵劍王唐』御雲的名號嗎？」

「聽說過，他的劍法不但快速，而且凌厲，武林中用劍之人尚無出其右者。」

「我就是他的養子。」

「啊——難怪你的劍法如此神奇。」

「我五歲因雙親同時謝世而成孤兒，因我的名字唐龍和養父他老人家的獨子唐虎有對偶的巧合，他老人家就收養了我，他一身兼父、師二職，我自七歲時就開始向他老人家學習劍法。」

「想必唐虎也和你同時學劍了？」

「唐虎比我小三個月，我倆同時學劍，可是到了十二歲那年，養父發現唐虎天賦的關係不適練劍，於是就將他送到天目山『八卦神掌』雷天候前輩處修練掌法，從此我倆就分開了。」

「以後呢？」梅春燕不禁插口問了一句。

唐龍接着說道：「我十六歲那年，養父的胞妹及妹夫雙雙被仇家所殺，遺下了一個小我兩歲的表妹，名叫孟若蘭，無以爲寄，自然只有投奔她的舅父處，於是我們這個一老一少的男性生活圈子中突然多了一個嬌媚少女了。」

「嗯——」梅春燕漫應着，她沒有發問，以下的發展她是想象得到的。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更何況那個生活圈子裏只有我和若蘭，當時連養父在背地裏拈鬚微笑，認爲我倆是天造地設的的一對……」

「不過，」梅春燕插口說道：「命運却會播弄人的。」

「是的。」唐龍接口說道：「就在去年，唐虎突然自天目山雷前輩處藝成回到了金陵，他一見若蘭竟然愛之若狂。自然他也看出了我和若蘭的情深彌篤，因此他立刻陷於難以拔足的痛苦泥淖，神情頹廢已極。」

「這大概就是所謂『生死玄關易破，情關難破』了。」

唐龍浩嘆了一聲道：「唉，從此金陵唐家就開始不寧起來，養父終日長吁短嘆，有時也背着我痛責唐虎。其實唐虎對我是畢恭畢敬，對若蘭也是分寸有禮，他只是將一份深情藏在心底，默默地承受痛苦的折磨，若蘭也開始遠避我，她是唯恐和我過份接近而會刺傷了唐虎，我呢：受着更大更深的折磨情愛是不能割讓的，可是養父撫我成人，敎我以藝，就是爲了要我去傷害他親兒子嗎：梅姑娘妳可以想象到我的處境，於是，我決定離開成全他們，免得四個人都受着痛苦的折磨，我留書聲言永不再歸，過江往徐州而直下洛河，輾轉來到洛陽，最後盤費用盡，險些淪爲餓殍。……」

「唐龍，」梅春燕這一聲輕喚幾使唐龍忘却了渾身的痛苦，「你是了不起的，但是你錯了，情愛是不能割讓的，同時你也不能逼使孟若蘭去愛唐虎，如果你不走，唐虎也許只是短暫的痛苦，當他戡破情關時，也就好了，現在呢，他們痛苦，你更痛苦？」

「唉！」唐龍喟嘆着說道：「我明知道，可是我不能睜着眼睛去傷害唐虎。」

「唐龍，我日間曾說過一句話，人是爲了自己而活着，並非爲別人而活着的，這句話雖然自私一點，但却是對的。」

「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却太難了。」

「我也有這種感覺！」說到這裏，房門突然打了開來。」

進來的人就是日間以飛刀傷了唐龍左臂的大漢，他的出現不禁使梅春燕倒抽了一口氣。他關上門，解開拴在柱上的蔴繩，將唐龍自橫樑上鬆下來。

梅春燕驚叫道：「不要碰他，白天你已經將他傷害得够厲害了。」

姓查的大漢白了梅春燕一眼，然後冷冷地對唐龍說道：「唐龍！姓查的和潘成貴有八拜之交，日間我用飛刀傷你，你不能怪我。」

唐龍苦笑道：「你現在告訴我這些話又有什麼意義呢：」

「關鎭武的鋼叉可以殺死我，你的短劍也可以殺死我。可是，你却放了我一條生路，因此，使我覺得欠了你一筆賬，現在我就是還賬來的：」說着，自懷中掏出唐龍的短劍，扔到他的腳下，接道：「我現在解開你的繩索，放你走，咱們互不相欠。不過，你是否能够走出方家的大門，那可不關我的事了？」

這眞是一件令人意料之外的事情，眞所謂絕處逢生。



「你眞是條硬漢，唐龍這裏謝了。」

「不過，我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甚麼事呢？」唐龍皺眉問道。他想不到對方竟然還有附帶條件。

「當你四肢鬆開，利劍在握時，我姓查的絕不是你的對手，請你答應只你一個人離開，絕不能帶走金夫人同行。」

唐龍不禁作難了，答應了就不能反悔，可是，他怎能將梅春燕棄之不顧呢？

梅春燕却疾聲叫道：「唐龍，不要猶疑，答應他：」

唐龍向她搖頭，然後向姓查的大漢說道：「朋友何不救人救到底……」

姓查的大漢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潘大哥相信我才要我來此地看守你們，放你走，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放走金夫人，就陷於不義了。」

「朋友！」唐龍懇切地說道：「你也和我們一齊走吧，當潘成貴發現你放走我時，他一定會殺死你，他絕不會像你那樣够義氣！」

「姓查的死而無憾。」

「既然如此，我唐龍也不想走，朋友的盛情我心領了。」

梅春燕急得叫道：「唐龍，別傻！」

姓查的大漢也說道：「唐龍，你這樣做豈不是要我姓查的永遠欠你一筆賬？」

唐龍苦笑着搖搖頭道：「朋友，你不願做不義之人，我唐龍何嘗願意呢？我已支領金家護院俸給銀兩，如今置金夫人生死於不顧，一走了之，豈不要被天下人笑罵？」

姓查的大漢嘆了口氣道：「唉！既然如此，我也不要你先答應我了，不過，你要想救走金夫人，就先要殺死我，那時就不是我欠你而是你欠我了。」說着，就開始爲唐龍鬆解繩索。

繩索鬆開後，唐龍不要說走，連站都站不起來。綑綁太久，四肢早因血脈不通而痲木了。

驀在此時，房門打開，潘成貴手拿鬼頭刀，怒氣沖沖地走進來，指着姓查的破口大罵道：「你這個吃裏扒外的叛徒，我要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罵聲之中，掄刀向姓查的大漢劈去。

姓查的大漢不閃不躲，竟然閉目待死，胸膛頓時被潘成貴的鬼頭刀一劈開兩。

唐龍看得氣氣憤填膺，恨不得用短劍將潘成貴刺一個遍體通明，可惜他手臂痲木僵硬，連短劍都拾不起來，只有怒目而視了。

潘成貴拾起地上的短劍，冷笑道：「唐龍，站起來往外跑吧，容你先跑三步，你若逃得過我手中的鬼頭刀算你命大。」

梅春燕咬牙切齒地說道：「你眞是個披着人皮的禽獸，比起姓查的，你差得太多了。」

「小寡婦，別光顧說是非，論短長，現在已是丑末光景，該你說出官銀藏在何處了！」

「休想！」

「嗯！」潘成貴面上綻現一絲可怖的獰色。「妳倒是蠻硬的，大概想要幾個粗壯的漢子來侍候妳吧？說！官銀藏在何處？」

梅春燕神情一候，半晌，方點點頭道：「好！告訴你們，不過有條件。」

「什麼條件？」

「先放走唐龍。」

「梅姑娘！妳……？」唐龍知道她的目的是要自己死裏逃生，但是，到時她會說不出藏銀勢必將受到最殘酷的折磨。

「哈哈！」潘成貴狂笑一聲說道：「想不到妳這個小寡婦愛姓唐的小白臉竟然愛到這種程度！好，我答應放走他。」

「潘成貴！」梅春燕冷笑道：「你少跟我來這一套！」

「怎麼了！」

「你不問一聲方七就擅自作主嗎？你分明是在陽奉陰違。」

「自然還要稟過七爺才能決定。」

「潘成貴！你的花樣我太熟悉，你家姑奶奶不會上你的當？」

「嘿嘿！」潘成貴怪笑道：「小寡婦又變成姑奶奶了，你說該怎麼辦：」

「讓我親眼看見唐龍拿着他的短劍走出方家的大門。」

「可以。」突然方七手裏拿着他那把鐵扇一開一闔地走了進來。「不過，我們放走唐龍後，到時妳不說，我們怎辦？」

「難道我不想活了嗎：」

潘成貴插口道：「妳本就不想活？」

「這樣吧？」方七說道：「妳現在帶我們去藏銀所在，銀子一露面，我們就放人。」

「如果到時你們失信呢：」

「妳怎知我方七是輕諾寡信之人。」

「哼！」梅春燕冷笑道：「那批官銀是刦掠而來，難道你不畏懼我們前往官府密告嗎？毫無疑問你要殺我們滅口。」

方七沉下臉寒聲說道：「小寡婦，妳爲我，魚肉爲刀俎，沒有妳討價還價的餘地。」

唐龍忽然插口道：「梅姑娘，妳眞的知道那批官銀的下落嗎：」

梅春燕神色靦覥地點點頭道：「的確知道，原諒我騙了你，因爲我對你的來歷還有些懷疑，自金超死後，我一直想將那批官銀交還官府，可是一直找不到可靠的人。」

「捕頭常勇來盤問妳時，妳爲何不告訴他呢？官銀起出，就不會有今天的痲煩了。」

梅春燕白了方七一眼，道：「聽說方七交結官府，勾結衙門，常勇來時，我懷疑是方七要他來打聽消息。」

方七大笑道：「哈哈，妳太小看方七了，我七爺結交官府，也不至於交上一個小小捕頭呀？」

「方七！」唐龍問道：「你說話算話麼？」

「當然算話！」方七點點頭笑道：「不但放你，也放她，讓你們雙宿雙棲去多好。」

梅春燕怒叱道：「方七，你嘴裏放乾淨點！」

「梅姑娘！」唐龍道：「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何必理他，帶他們去吧：」

「唐龍，」梅春燕螓首連搖道：「不行啊，他們不會守信的！」

「放心！」唐龍像是頗有把握地說道：「我相信方七一定會守信的。」

方七接口道：「妳們女人就是疑心病大，唐龍都相信了，妳還懷疑什麼？」

「走吧！」梅春燕莫可奈何地點了點頭道：「不過，你們可得要準備一輛套車，我是連走一步的力量也沒有了。」

「沒話說！」方七拍着胸脯道：「一切照辦，潘成貴，吩咐備車去。」

約莫過了一盞茶的工夫，一輛套車離開了方家，上面坐着唐龍，梅春燕，潘成貴，方七以及方玉珍。

後面還跟着好幾個壯漢騎着駿馬，手裏還牽着十幾頭空鞍的騾子，那是準備馱官銀的，方七安好了要滿載而歸。

上車後，梅春燕只說了一句「出東門」，待車子駛出東門後，方七又問道：「金夫人，請你指路吧！」

他這時的稱呼已客氣得多。

「順着官道下走，在二道拐停車。」

二道拐離東門不過三十來里，車夫猛加幾鞭，不消半個時辰就到了。

棄車進入山路，梅春燕在前引路，唐龍來到他的身邊，悄聲問道：「梅姑娘，妳眞的要帶他們去收藏官銀的地方吧？」

梅春燕答道：「當然是眞的，只怕你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到時候他們未必會放我們。」

唐龍神態自若地笑道：「梅姑娘，此時何必爲此事而担心呢？古人嘗云：置之死地而後生，到時再說吧？」

唐龍的過份輕鬆，不禁大使方七生疑，當即沉聲道：「唐龍，奉勸你少打歪主意，即使你埋伏了千軍萬馬，也休想逃過我的『鐵扇銀針。』

「方七！」唐龍笑道：「我們不疑你，你倒疑起我們來了？」

「我是先向你打聲招呼，免得你平白無辜地送掉一條生命。」

「放心！唐龍孤子一身，而且左臂重創，已經沒有什麼威風好耍了。」

潘成貴緊緊地貼在唐龍的左邊，冷笑道：「唐龍，只要你敢妄動，我手中的鬼頭刀立刻就教你頭和頸項分家。」

唐龍聳肩一笑，沒有去答理他。

穿過一座枝葉密茂的叢林，來到一處斜坡，梅春燕指着一堆亂石說道：「搬開亂石，挖土三尺，官銀就在下面，不過，我要先說明一聲，這裏只有一半，另一半尙在別處，等這裏拿走以後，我再帶你們前去。」

方七吩咐那幾個壯漢去搬動亂石，方玉珍監守着梅春燕，潘成貴看住唐龍。

唐龍所以要梅春燕帶方七他們來取官銀，是因爲他心裏有一個大胆的推斷。

在他的想象中，捕頭常勇既然全力追緝殺害金超的元兇以及追查那五萬兩官銀的下落，那麼，他對着這幾個關係人物一定會緊釘着不放，這樣一來，就會給予唐龍和梅春燕一個機會。

當然，捕頭常勇的武功也許勝不了方七等人，但他畢竟是衙門的公人，方七不能不忌憚一二。

可是，此刻唐龍却有些失望，四週昏暗陰沉，別說人影，連鬼影都沒有一個，也許捕頭常勇正在高枕無憂地睡覺了。

因此，唐龍瞭解自己的前途如何，那得要看自己如何去爭取。

他的左臂受創是眞的，而僵直的姿態却是僞裝的，他的全副精神都貫注在他那把短劍上，短劍抱在潘成貴的懷裏，如果他能順利奪過那把短劍，最少還可以博得一綫生機。

潘成貴却異常狡猾，鬼頭刀蓄勢以待，兩隻眼睛盯在唐龍的雙手之上，一不稍瞬。

眼前，唐龍只有一個可乘之機，當官銀出土之時，潘成貴會將目光望向那些白花花的銀子，那樣將使他獲得一絲生機。

亂石清除了，泥土也一寸一寸往下挖去。終於，出現幾隻鐵皮箱子。

方七疾聲吩咐道：「撬開箱蓋，用蔴袋分裝，整隻鐵箱，騾馬是無法馱動。」

箱子蓋撬開了，一錠錠的官銀在蒼茫夜色中閃爍着明幌幌的光芒。

果然，潘成貴這時的目光貪婪地移向那些突然出現的官銀。

唐龍怎肯放過這一綫生機，左手全力向潘成貴右手握着的鬼頭刀刀背上向下一壓，反手倏然一探，短劍業已出鞘。

突見一頓晶光向站立唐龍右邊的方玉珍當胸捲去。

這是唐龍早已想好的一連串行動步驟，因爲方玉珍應變的第一步必然是出手控制梅春燕用以要脅唐龍，因此，唐龍不容許她有出手的機會。

變生倉猝，非方玉珍始料所及。及至晶光捲到，只得飄身後退。

唐龍乘虛蹈隙，一騰身已然護住了梅春燕，沉叱一聲道：「方七！不要逼人過甚，你原本答應要放人的。如果你們有誰敢動，最少也可以砍掉你們三人之中任何一個人的頭顱。」

方七冷笑道：「唐龍！你不該先毀約動武。銀子才只一半，待另一半官銀有了着落之後，我方七自然會依約放人。現在放下劍來。」

掩蔽在唐龍身後的梅春燕這時揚聲道：「方七，五萬兩官銀全部在此。方才怕你暗下毒手，所以才故意說只有一半。」

方七嘿嘿一笑道：「我却不信。」

「一錠五十兩，你可以數一數。」

方七沉叱道：「我沒有那麼多閑工夫，唐龍，放下劍來，否則，你難逃我的『鐵扇銀針』。」

唐龍厲聲道：「方七！你敢施放銀針，我拚着一死，也要刺穿你的咽喉。」

「嘿嘿！」方七獰笑道：「可是梅春燕也難逃一死厄運，以一易二，你們並不上算。」

「只要你死就行，即使做虧本生意我唐龍也不在乎。」

驀地，在不遠處傳來一個陰沉沉的聲音說道：「方七爺！在下候駕數月，今天總算候到了。願意放下兵刃談談麼：」

方七大驚，唐龍却大喜，原來說話之人正是那洛陽府衙的捕頭常勇。

方七待看清了只有常勇一人時，復又哈哈狂笑道：「常捕頭！官府之中無人不想與我七爺交結，你因何要與我作對？」

常勇冷冷說道：「常某職責專與爲非作歹之徒作對，那是無可奈何之事。」

「好狂！憑你那把單刀，我方七爺的鐵扇可以一敲裂爲數段。」



「常某今日未帶兵器。」

「那麼，你憑什麼和我作對：」

「三副手鐐，那是代表至高無上的王法。」

「哈哈……」方七的狂笑聲震四野。

「王法：我方七爺可從來沒有見識過。」

方玉珍插口道：「七哥！和他囉嗦什麼！將他的性命收拾掉不就完了嗎？」

「哼！他既然現了相，自然就跑不掉了。」說着，向潘成貴揮揮手說道：「上！只用刀背，別說咱們欺侮一個未帶兵器的人！」

潘成貴應了一聲，扔下唐龍的短劍鞘套，一掄手中鬼頭刀，眞的用刀背向常勇劈頭砍去。

唐龍不禁爲常勇捏了一把冷汗，辦案拏匪怎麼也不帶幾個帮手呢：

常勇也眞沉得住氣，鋼刀臨頭，竟然紋風不動，似乎要存心找死。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驀地一條黑影飛閃而至，呼地一掌，拍向潘成貴。

潘成貴只覺一股暗勁兜頭罩下，鬼頭刀一偏，竟然劈了一個空。

唐龍已然看清了來人，不禁失聲叫道：「呀！唐虎！」

「是誰：」梅春燕唯恐自己聽錯了，又問了一聲。

「就是我方才告訴妳的那個唐虎呀！妳瞧他那套『八卦神掌』，火候眞是到了家。」

「他怎麼突然來了呢？」

「大概是鬼使神差吧！」

這時，潘成貴又和唐虎過了一招。

方玉珍大概看出了潘成貴不是對手，一掄手中的「龍鳳雙七」，沉叱道：「閃開！待姑娘我會會這個惡客。」

叱聲中，人已直撲向前。

「姑娘候教。」驀地一聲嬌叱傳來，人影突現，手裏一副短小精巧的「日月雙鈎」和方玉珍手裏的「龍鳳雙七」倒是八兩半斤，不分上下。

「哦——」唐龍又低呼了一聲。

梅春燕在他身後問道：「唐龍！怎麼了：」

「梅姑娘！妳猜猜這個使『日月雙鈎』的姑娘是誰：」

「想必是孟若蘭了：」

「咋！眞是她，她怎麼也來了呢？」

「眞是奇了！」

「梅姑娘，我想走了。」

「唐龍！」梅春燕訝然地道：「人家老遠趕來，你怎可一走了之呢：」

唐龍語氣黯然地道：「他們聯袂而來，想必已成連理佳耦。我在此處，豈不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梅春燕以埋怨的口氣說道：「嘜——！你這個人！如果他們已成連理，見了你就會分開不成：」

「我不是這個意思，古人說的好：『相見爭如不見，』……」

「別吟詩了！看！若蘭的雙鈎刁滑得很，方玉珍有些不支了。」

的確，方玉珍已經露出了敗象。

方七也看出來了，「唰」地一聲打開鐵扇，揚聲叫道：「玉珍閃開，待爲兄以『鐵扇銀針』毀掉這個女娃兒！」

他的一語未盡，忽聞「噹」地一响，方七手中的鐵扇却被一把晶亮的短劍架住了。

那把短劍和唐龍手中那把短劍一模一樣，執劍的是一個年約五旬的老人。

那執劍老人以短劍架住方七的鐵扇後，振聲大笑道：「方七，他們兩個捉對兒斯殺，老夫閑得手癢，少不得也要走兩招，咱們會會吧！」

手中短劍一縮一伸，刺向方七咽喉。

方才發覺這老人的劍法和唐龍的劍法如出一轍，而且還要快速凌厲，不敢掉以輕心，全力解拆，以待有機放出銀針。

梅春燕也看出了那老者的劍法和唐龍的劍法完全相同，因而說道：「唐龍！想必這執劍老人就是你的養父『金陵劍王』唐御雲了：」

唐龍點了點頭，喃喃道：「是他老人家，他們三個人怎麼都來了洛陽呢？」

「那還用問嗎，毫無疑問是爲你而來的。」

「眞是奇怪：」唐龍低聲喃喃自語。

梅春燕接口說道：「奇怪的事多哩！看看唐虎的『八卦神掌』，罡勁十足，潘成貴那個草包竟然接了三十餘招都未敗下陣來，豈不是怪事：」

「方玉珍也是早露出了敗象，可是她竟然又招架了十餘招。」

「還有，方七的鐵扇那是唐老前輩的對手，可是他們却好像打個平分秋色。」

說話間，雙方又打了幾招。

梅春燕突然脫口道：「我明白了。」

「明白何來：」

「一定是捕頭常勇邀請他們三個人來助拳的，因爲人犯必須歸案，所以事前交待他們要逮活的。因此他們不下煞手，故意逗得對方將氣力消耗淨盡，才好用手鐐去鎖住他們。」

經梅春燕一語道破，唐龍才猛然省悟；捕頭常勇既然能打聽出自己的家世，自然和他的養父取得了聯繫。很可能就此邀他們來洛陽協助他破案緝兇。不然，他們絕不會來得這樣巧的。

唐龍正陷於沉思之中，忽聞「嗆啷」一聲，原來是潘成貴的鬼頭刀落下了地。

潘成貴早已渾身乏力，軟弱如綿。唐虎輕輕一推就將他推倒了。

捕頭常勇立刻走過去拿出手鐐將潘成貴鎖了，連一端鐵鍊捏在手裏。

這時只聽孟若蘭輕叱道：「方玉珍，聽常勇捕頭說妳的『龍鳳雙七』多麼了得，和妳家姑娘的『日月雙鈎』比起來，差多了。我看妳還是停手自縛吧！」

方玉珍沉叱聲怒道：「少廢話！拿出眞功夫來吧！」

孟若蘭笑嘻嘻地說道：「方玉珍！何必死要面子活受罪．再過十招，包管妳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

方玉珍還想奮力再戰，可是她手中的匕首都差點拿不住了。勉强支撐了五招，她的兩手垂了下來，「鏘鏘」兩聲，匕首落下了地。

捕頭常勇又拿出手鐐將她鎖了，又將她和潘成貴鎖在一起。

現在只剩下唐御雲和方七那一對了。

唐御雲就像貓兒玩老鼠似地逗得方七

手忙脚亂，而他却輕鬆已極。

方七眼見潘成貴和方玉珍雙雙被拏，知道難逃大限，身形向後一退，垂扇而立，喟嘆道：「鎖吧！鎖吧！還有什麼好打的呢？」

常勇不知有詐，拿着手鐐向他走去。

方七手中鐵扇「唰」地一聲打開，顯然意圖發射扇骨中的銀針。

驀見一道晶光，接着「噹」地一响，方七手中的鐵扇飛上了半空。

唐御雲哈哈大笑道：「方七！你如不來這麼一手，老夫今天可無法過癮了。」

捕頭常勇將方七也鎖上了，這時，梅春燕走到常勇面前問道：「常捕頭！你不鎖我麼？」

常捕頭笑道：「常某要聽唐老弟一句話。」說着將目光望向唐龍。

唐龍振聲道：「梅春燕是無辜，她曾決心將官銀送回官府，她畢竟做到了。」

常捕頭點點頭說道：「唐龍老弟！當常某發現你仗劍護住她時，就已決定不鎖拏她了。」

這時，唐御雲走過來用手撫摸唐龍帶傷的臂膀，聲音慈祥地說道：「龍兒！苦了你了。」

唐龍「噗通」一聲跪在地上，道：「孩兒罪該萬死！」

「快起來！快起來！」唐御雲拉起了唐龍說道：「你走不算錯，只是折磨你自己。而且還急死了虎兒，想壞了若蘭。」

孟若蘭一聽提到了她，不禁羞怯地低下了頭。

唐虎跪在唐龍身邊拜道：「虎弟罪該萬死，害得龍哥飄泊異鄉，萬請恕罪。」

唐龍想拉他起來，但是拉他不動，只得也跪了下去。

唐御雲哈哈大笑道：「快起來！不然人家要說我的兩個寶貝兒子怎麼愈長愈矮了。」

唐龍唐虎也就站了起來。

這時，梅春燕走過來向常勇問道：「常捕頭！你們怎麼知道我們到這裏呢？」

常勇輕笑道：「跟踪！有這三位高手在，跟踪你們這夥人是不虞發覺的。」

梅春燕又問道：「如此說來，你們已經在方七的四週插上暗樁了？」

常勇點點頭道：「是的。因爲方七是計刦官銀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梅春燕道：「難怪唐龍慫恿我帶他們來，原來他早就料到常捕頭的動向了。」

「眞的麼？」常勇一面說一面回頭叫道：「唐龍！唐龍……」

「糟了！」唐虎大叫了一聲。「龍哥又走了，我們快去。」

只聽孟若蘭說道：「用不着追，他會回來的。」

「妳怎知道？」唐虎有不信的神色。

孟若蘭將手裏拿着的短劍鞘套幌了一幌說道：「他的劍鞘在此，這是他最心愛，最重要的一件東西。」她的話還沒說完，果然看見唐龍從晨曦中跑回來。孟若蘭凝視着他那健壯的身影，笑容逐漸轉濃。

在衆人都將目光集中在唐龍身上之際，有一個人却悄然離去；她是梅春燕。晨曦照在她的臉上，映出她面頰上的兩行淚珠；那淚珠淒苦而哀婉的，却如清晨草上的露珠般閃動着生命的光輝。

（完）

# 李小龍苦練盤龍脚

麥海雲

近代中國功夫當中，以脚法享譽的一個人，首推李小龍，事實上李小龍的一雙脚踢得十分快速，快而有勁，而且所踢的角度準確，曾經苦練多年，等閒之輩，不是他的敵手，照一位武林中人張先生稱述，李小龍除了他擅長的三脚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絕招，叫做「盤龍脚」，這種脚法曾經使他在西雅圖享譽，擊敗當地的高手，一夜成名，喜歡研究李小龍脚法的人，必然很多，我試在這裏把盤龍脚的精采過程寫下來，作爲紙上之談。

先說李小龍的基本脚法，武林中人把它稱做李三脚，似乎說他有這種豪氣，落場就用脚法出擊，充其量踢出三脚來，已經打贏，但在事實上，並非如此解釋的，所謂李三脚，表示他不踢則已，一旦踢出他喜歡的脚法來，總是連環三脚的，所謂三脚，必是低脚，攔腰腿，以及掛眉腿，如果踢得更爲毒辣，便是鎖喉腿，假定他轉身踢出，那一條腿就是穿心腿了，背後穿心的一脚，確是他最擅長的絕招，照他本人稱述，這一招是從泰國拳脚選擇出來的，泰國脚法當中稱做鱷魚擺尾的一招就是它，他把這一招的精華保存下來，但却加以輕微的變化，使它由橫掃姿態變成穿心腿，故此，銳不可擋。特別是他突然轉身，連轉兩個圈然後踢出來，那一脚就因爲愈轉愈快的緣故，所踢的勁更加威猛。

李小龍認爲出脚就要把敵人踢倒，並不容易，故此一踢就是三脚，分別向對方小腿左右兩邊腰部或者額角出擊，那就使對方難以防範，換言之，他出脚去踢一個人，總是連環三脚分別向上中下三踢出擊，故此，難以招架。不過，碰着更爲有力的對手，他就施展盤龍腿。這種脚法非常奇妙，在銀幕上沒有看見過他踢出這一招，就因爲他恐怕別人暗中學習。

所謂盤龍脚，或者盤龍腿，那是指這種脚法踢出姿勢而言的，從表面上看來，這種脚法有點像掃堂腿，但却相差多少，掃堂腿以左脚站穩，支持整體的體重之後，伸直右脚，在地上繞圈子，而且連繞幾個圈，渾身是勁，轉動的時候有如石磨，舊日孫玉峯就能够單脚落地，用另外一隻脚繞圈，連繞七個圈，站在他身邊的人，或者枱椅雜物，全部給他掃到飛開，稱做掃堂腿，名符其實，不過，因爲兩條腿當中作爲掃擊對方的一條腿必須壓地，那就慢了多少，同時另外一隻脚站得太低，雖然支持身體的力量比較大，但却是太過吃力的，故此，連環掃出幾個圈之後，那個人就覺得疲倦，必須轉換姿勢，由於它有這些弱點，此不上盤龍腿那麼實用。

可是，說到這裏，話該說回來，盤龍腿用來支持整個軀體的體重那一隻脚並非蹲下來，只是微曲，所踢出的一脚，必須



離地三四寸，那就加倍使用以支持全身的壓力那一條腿負担更大，除非苦練多年金鷄獨立的招式，不容易發力，假如用以支持體重的一條腿已經缺少力量，掃出去的一條腿就更加軟弱，擊中敵人，也無法把對方踢倒，李小龍十分明白這一層道理，他花掉好幾年的時間練習金鷄獨立以及橫掃八方的盤龍脚，曾經下過一番苦功，故此他踢得特別出色。

李小龍的盤龍脚，一經施展，渾身有如石磨，由於他伸直的一條腿認眞堅挺，其硬如鋼，而且離地少許，轉動得易，轉動之際，有如一團風，能够連掃幾個人，他在西雅圖這個地方，有一晚，夜間走動之際，受到四名持刀的黑人襲擊，他就施展盤龍腿，好像石磨般把對方掃跌，事後檢查四個人的膝蓋骨都給他踢爆，由此享譽。

另外一次夜間在紐約唐人街走動時，也是施展脚法救出一名少女的，那個少女給四名已經喝醉的巴西人捉住，企圖蹂躪，給他飛脚解圍，因爲那一晚他沒有穿鞋，只是踏着木屐，故此，他寧願抛開了木屐，飛身踢出高腿來，連踢四次高脚，把那幾個醉貓擊敗，救出少女，因此揚威於紐約唐人街。

這兩宗俠義的行爲，奠定了李小龍在功夫界稱雄。事實上以一敵四，對方都有小刀，並不容易，除非脚法靈活，而且踢得又準又狠，然後能够化危爲安。

李小龍在唐人街飛躍出擊的一次，所施展的是掛眉腿，即是說，那條腿高到好像眉心，這種脚法有許多本領高强的人能够踢得出來，可是，盤龍腿沒有人能够踢得像他那麼出色，他認爲這是獨得之秘，故此在銀幕上從來沒有表現出來。

姓張的老友談述李小龍的脚法時，特別指出這一點，想踢出盤龍腿，一定先要左脚站穩，然後能够踢出右脚，普通一條腿支持整體的體重時，只有兩個方法，一個方法就是金鷄獨立，左腿伸直，站穩了然後踢出右脚來。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蹲伏在地，由於蹲下來的緣故，另外一條腿橫掃千軍，比較容易，李小龍的盤龍腿並非如此，只是曲膝站着，既非蹲下，又非站直，那就難之又難，普通人只能够曲下一條腿，擺出丁式，或者四平大馬，又或弓箭式，然後站得穩，能够曲膝一脚支持整個體重，另外一條腿轉動，有如石磨，那就非常難了，李小龍不但能够這樣做，而且那一條轉動如石磨的脚，出擊之際，還可以分辨得出所踢的位置來，或者踢對方的膝蓋骨，又或踢小腿，由這種地方看來，可見他的反應非常敏捷，眼力脚力和腰勁都是特別雄厚的，故此他能够在西雅圖一脚解圍。

李小龍的脚法的確是經過多年苦練出來，一個普通的拳師，希望練習三幾個月就能够踢出這種脚法，只是虛有其表，眞的交手便會吃虧。

李小龍苦心研究出來的截拳道，手脚一齊施展出來，都是要經過非常刻苦去鍜鍊手橋和脚骨，然後能够施展得好，反之，沒有鍜鍊，照樣打出，那就弄巧反拙，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原因是它必須硬碰硬。

李小龍爲了鍛鍊他的橋手，並非像中國功夫一直相傳下來的兩種方式，打沙包或者打木柱，而是向三條銅柱出擊，那三條銅柱都是相當幼的，有如三條木，但却互相搭緊，好像正三角形，懸掛在練武室之內，到時他把雙手伸入三角形裏面，突然出擊，如果用右手向上打出，三角形傾斜到右上角，他又以左手劈下，使那一個三角形由高處跌下來，跟着提手出擊，又把三角形的銅柱拉高，如是者忽高忽低，兩手不停，打擊不已，過了十分鐘然後停止，那時他的兩條手臂都給銅柱撞擊得又紅又腫，需要用藥酒塗擦。如是者經過三個多月，不紅不腫，他就可以跟高手過招的時候，使用重點出擊的方法，只憑橋手亦可打贏對方，甚至對方揸木棍兜頭劈下，仍可用前臂擋格，絕不感到痛楚，原因是他早已把橋手跟銅柱撞擊。另一方面因爲銅柱受擊之際，忽高忽低，忽左忽右，互相牽制，他的橋手就非常快速，故此，他能够利用高速的轉動姿勢，以及極爲堅硬的橋手出擊，可以截止對方打來任何的一拳一掌。憑着這種奇異的戰術稱雄。

上述的練功方式就是李小龍揚威耀武的基本工作，稱做截拳道，含有截擊之意，如果橋手不够堅實，兩條腿站不穩，根本上就不能够把截拳道的威風發揚出來。

實情如此，至今仍然沒有一個人眞正能够繼承李小龍在武林中的領導地方，就因爲沒有一個拳師肯這樣苦心鍜鍊手脚，像他那麼凌厲。

李小龍在西雅圖闖江山的時候，每天平均有三個鐘頭苦練，分做三節，每次練功一小時之久，除了橋手和脚法之外，還有腰勁，他練習腰勁的方式很多，故此他發出一拳一掌一脚的時候，能够把渾身氣力一齊打出來，憑着跳躍如飛以及重點出擊的獨到本領，李小龍能够揚威於世，絕非偶然，雖然他的體重只是一百三十磅左右，仍然可以擊倒超過二百磅重的强敵，因爲他擅長重點出擊，他能够突然飛躍到對方的前面，一脚撐過去，把對方膝頭的菠蘿蓋那一塊膝蓋骨打爆，故此往往一招取勝，雖然十多個人包圍他，他仍然可以死裏逃生，突圍而出，日本摔角冠軍豬木跟世界拳擊冠軍奇利交手，所施展的脚法，就是向李小龍學習的，豬木盛讚李小龍的低撐脚，認爲他天下無敵，而且十分自負的說：「誰說我跟奇利合作呢？如果我們兩人就在練武廳裏面過招，包管我把李小龍的脚法施展出來，使他在三分鐘之內跌倒。」

日本人十分崇拜李小龍，把他稱做亞洲鉄人，將李小龍的塑像放在富士山下最旺盛的遊覽區，其高大有如李小龍本人一樣，下面寫明他是亞洲人，在某年某月某日生辰，曾經拍過甚麼電影，擊敗若干强敵，最擅長的招式是甚麼。

日本人相當聰明，把李小龍加上了亞洲人的稱呼，等於他們日本人也叨光了，事實上日本的拳技近年已經逐漸加進了功夫的成份，連獲兩屆萬邦自由搏擊冠軍的日本高手「三野松」，就是以中國功夫取勝的，他並不否認中國功夫在拳術上的造詣，但却把它稱做亞洲的戰術，表示日本空手道與中國功夫同一源流。（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 紅袍殺手（六）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諸葛婷以女扮男裝和藍也白逃離鐵屋後，爲了追查程家堡與家園被毀的秘密，決定再潛回鐵屋，一路上，諸葛婷把從丐幫弟子聽來的關於殺手世家的盛衰始末詳細的告知。原來殺手世家雖爲金錢殺人，但被殺者必須有取殺的理由，由於他們行俠仗義，除奸鋤劣，因而名滿江湖，但又因門主太過嚴厲，門生偶一犯過，就六親不認，按門規處置，因而殺手世家人人自危，最後導致背叛師門的慘劇發生。這時他們已抵達鐵屋，由原先進去的方向，左轉轉右轉轉的，走到一間臥房去……

## 徒勞復往返

陸迎春說話之際，已由衣底取出一只瓷瓶，拔開瓶塞，倒出一顆黑色丸藥，投入口中。

他閉着雙眼，嘴角露出一絲奇怪的笑意，然後雙眼一睜，道：「小子，你們……上當了，那是……毒……」

他沒有說完就嘴角溢出腥臭的血絲，身體向地面倒了下去。

諸葛婷果然上當了，陸迎春吞服的是烈性的毒藥。

「大哥，這人好生可惡！」

諸葛婷滿面懊惱，後悔不該讓陸迎春服藥，藍也白倒是爽朗的一笑道：「別難過，妹子，他縱然不死，咱們也問不出什麼來的。」

此時床上躺着的女人開了腔了：「啊，你們原來是小兩口子，咱們竟然瞧走眼了。」

藍也白道：「彼此彼此，咱們將三姨太當做丫環，不也是一樁罪過？」

床上的女人道：「喲，好厲害的一張嘴，我說藍公子，別三姨太三姨太的，我名柳花娘，你叫我花娘或柳姊姊都可以，只要你不嫌棄……」

## 尋父夢成空

這個女人眞够瞧的，竟然越說越不像話了。

藍也白可以不理，諸葛婷却忍不下去，口中一聲嬌叱，道：「好一個不要臉的女人，姑娘倒要割下妳幾塊賤肉，看妳如何賤法。」

藍也白道：「別忙，妹子，我還有話問她。」

諸葛婷恨恨的說道：「本姑娘暫時饒你，如果妳再敢輕賤，小心我折掉妳的骨頭！」

柳花娘嘆了一口氣道：「藍夫人好大的脾氣，我只不過隨便說說罷了。」

藍也白道：「我有幾個問題問妳，妳可得實話實說，否則藍某不惜辣手摧花，要叫妳嚐嚐抽筋剝皮的滋味。」

柳花娘道：「不要嚇我，公子，你儘管問，只要是我知道的一定說。」

藍也白道：「好，請問，藍家堡的滅門慘案是什麼人做的？」



柳花娘道：「公子，你這第一問就問倒我了，對藍家堡的事情，我實在一無所知。」

藍也白哼了一聲道：「妳這是逼我動手了，我再問一句，妳到底說是不說？」

柳花娘哭喪着臉道：「我的確不知道，公子縱然抽掉我的筋，我還是一樣說不出來。」

諸葛婷道：「這女人狡猾得很，讓我來治治她。」

柳花娘一嘆道：「藍夫人，柳花娘是俎上之肉，再滑也滑不起來了，而且咱們都是女人，妳應該對我有幾分同情。」

諸葛婷道：「少來這一套，我不會再上妳的當了！」

藍也白道：「不錯，上一次當學一次乖，妳最好回答我的問題。」

柳花娘冷冷道：「我說的是實話，你們既然不信那就動手吧。」

藍也白道：「妳果然狡猾，我問妳，將咱們誘進鐵屋，是不是妳的傑作？」

柳花娘道：「我是奉命行事，情非得已！」

藍也白道：「奉誰的命？」

柳花娘道：「自然是陸迎春了，程家堡誰敢不聽他的？」

藍也白道：「好，這件事咱們不談，你們曾經將藍家堡的滅門慘案，用燈光映入鐵屋，如果妳毫不知情誰會相信？」

柳花娘道：「這是程景瑞作的孽，他的老婆陪別人睡覺算是他的報應！」

藍也白道：「妳說明白點。」

柳花娘道：「程景瑞好色如命，一年之中不知要糟蹋多少女人，那鐵屋是對付不肯從他的女人用的。」

藍也白道：「哦——」

柳花娘道：「程景瑞有心理變態及虐待狂，他喜歡瞧着男女交合，並且時常變着法子虐待女人，他將不從他的女人關進鐵屋，然後要一對男女交合用燈光反射到鐵屋之內，如果還不能使那女人屈服，就將鐵屋沉下去餓她一個半死，然後……」

藍也白道：「原來如此，不過，他如果沒有到藍家堡行兇，如何能做出當時行兇的實況？」

柳花娘道：「你錯了，公子，據我所知，對藍家堡的滅門景象，是程景瑞與陸迎春臨時商議編出來的，難道竟與眞實情況那麼巧合？」

藍也白一呆道：「這個——」

其實藍家堡究竟是怎樣一個遭遇，他根本一無所知，他看到的只是斷瓦殘垣，滿地灰燼而已。

柳花娘道：「公子，我的確沒有騙你，說的都是實話。」

藍也白道：「好吧，就算你說的是實話，我問妳，在程家堡，陸迎春的同伴還有幾個？」

柳花娘道：「沒有了，他的同伴都在前天被你們殺死，就剩下他一個人了。」

藍也白又問道：「程景瑞呢？他在那裏？」

柳花娘道：「在二姨娘那兒，其實公子不必麻煩了，縱然找到他，對你不會有幫助的。」

藍也白道：「爲什麼？」

柳花娘道：「這三年中他沒有離開過程家堡，尊府的滅門慘案，必然與他無關，再說他屈服於陸迎春那幫人，不過爲了保護他的身家性命而已，公子如是想由他那兒知道什麼，你可能會大失所望。」

藍也白略作沉吟道：「也許你說的對，不過我還是想找他談談。」

柳花娘道：「好吧，公子眞執意如此，只好聽你的了，不過他歇息之處十分隱秘，如果我不帶路，你們一定找他不到，幫幫忙吧，公子，請你替我解開穴道。」

諸葛婷說道：「慢點，大哥，讓我來吧。」

柳花娘輕狂的一笑道：「藍夫人，妳也太小心眼了，柳花娘雖是姿色不差，說什麼也比不上妳藍夫人……」

「住口！」

拍的一聲脆響，諸葛婷給了柳花娘一記耳光，同時也將她的穴道解了開來。

「多謝妳，藍夫人，我要穿衣衫了，你們如是不想看……」

柳花娘的這一招够絕，不待她說出下文，藍也白諸葛婷已一起轉過身去。

適才諸葛婷給了柳花娘一起耳光，並爲她解開穴道，她們兩人的距離自然伸手可及。

諸葛婷闖過江湖，對魑魅魍魎之事也瞧得很多，只不過她是一個冰清玉潔的少女，少女跟蕩婦相比，有些地方她就要虧了。

最大的弱點是她害羞，她不敢瞧着柳花娘穿衣，就如同放鬆了一個魔鬼。

魔鬼是最會暗算人的，她只不過剛剛撑轉身形，忽然腰際一麻，竟然中了柳花娘的道兒。

「啊，大哥——」

她驚叫出聲，是要藍也白小心，只是這項警告是多餘的，柳花娘並未準備向藍也白動手。

「藍公子，這回該聽我的了，嗯。」

的確要聽她的，因爲諸葛婷已經落在她的手裏。

諸葛婷穴道受制，全身動彈不得，柳花娘的一隻手貼在她的百會穴上，只要內力一吐，她這條美麗的生命就算報銷了。

因此，藍也白雖是迅速轉身，甚至可以躍身出去。瞧到此等情形，他却不敢輕舉妄動。

「柳花娘，放開她！」

「放開她？可以，你得先將這個吃下去。」

柳花娘拋給藍也白一顆丸藥，要他吃下去作爲放開諸葛婷的條件。

這是一顆藍色的丸藥，透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它不像毒藥，但出自柳花娘之手，其中必然別有蹊蹺。

因而他冷哼了一聲道：「柳花娘，咱們有仇？」

柳花娘道：「誰說的？咱們幾時有仇了。」

藍也白說道：「那妳爲什麼要毒死我呢？」

柳花娘道：「你誤會了，藍公子，它決不是毒藥。」

諸葛婷道：「大哥，不管是什麼你都不能吃，這賤女人不會存着好心的。」

柳花娘道：「小妹子，難道妳不想活了？」

諸葛婷冷冷道：「不錯，我不想活了，不過妳如果殺死了我，大哥會一寸一寸的剮死妳替我報仇的。」

柳花娘道：「那妳就錯了，小妹子，我這條命不値錢，可是妳死了藍公子如何活得下去。」

的確，諸葛婷是如此的純良，如此的可愛，她如是當眞遭到橫死，藍也白縱然能夠活下去，也必然會終身歉疚，寢食難安。

於是他一橫心，將那顆丸藥向口中投去。

「柳花娘，妳現在可以放開她了。」

柳花娘收回了手掌，却沒有爲諸葛婷解開穴道，同時脚下一跨，由諸葛婷的身後轉了出來。

適才她曾說要穿衣衫，此時却依然身無寸縷，這蕩婦的身材頗爲迷人，行爲更是大胆，她竟然挺着一對巍巓巓的肉峯，向着藍也白的懷裏投去。

藍也白幾曾瞧過像柳花娘這麼惡形惡狀的女人，不由大吃一驚，同時擧掌一揮，向柳花娘的面頰拍去。

吧的一聲脆响，柳花娘的粉頰立即暴起五條紅痕，一連退後兩步，她才穩了下來。

「你敢打我……」

她是一個蕩婦，也是一個潑婦，藍也白這一掌打出了她的怒火，彈身一躍飛上半空，雙脚交互着向藍也白連續踢出了三腿。

藍也白雖是出道不久，可也經過不少兇狠的搏殺，但像柳花娘這麼身無寸縷，臨空躍踢的怪摸怪樣却前所未見。

因而他不敢接戰，點足彈身，倒退三尺。

柳花娘身形落地，並未繼續進攻，只是以一雙水汪汪的妙目向藍也白瞧着。

他是一個美男子，面目英俊，如同粉裝玉琢，身軀修長，好像玉樹臨風一般。

像他這樣的男孩子，江湖上原本稀少，更何况他有一股溫文爾雅，人所難及的氣質。

只要一個懷春的女子，必然會對他喜愛，像柳花娘這等蕩婦更不必說了。

而且適才她逼迫藍也白吃了一顆丸藥，這顆丸藥在他的丹田之中昇起了一團烈火。

火是無情的，它會燒毀一個人的理智，使人陷入瘋狂。

現在藍也白兩頰泛紅，雙目盡赤，可見丹田之火已蔓延到他的全身，他的理智已到毀滅的邊沿。

柳花娘笑了，她俘擄了一個人見人愛的美男子，如何能够不笑？

於是她欵擺着柳腰，呢聲呼喚着：「公子，你瞧，我這兒美不美，這兒甜不甜，來，我都給你。」

如果說妓女是無恥的，柳花娘比妓女要更加三分。

然而，藍也白對她似乎並無反感，瞧他那副傻呆呆的神色，好像還有幾分歡迎之意。

諸葛婷瞧得萬分焦急，可是她就是衝不開被制住的穴道，在心急如焚之下，她忍不住大喝一聲道：「大哥，你不能這樣，快殺了她，殺……」

柳花娘已經依偎到藍也白的懷裏，他的心智也被那團烈火燒得迷迷糊糊。

然而諸葛婷那一聲「大哥」，却像暮鼓晨鐘那樣發人深省，他漸趨迷糊的心智，竟忽然清醒過來。

諸葛婷叫他殺，他就毫不猶疑的一掌劈了下去。

柳花娘决未想到藍也白會忽然清醒，更估不到他會如此狠心的痛下絕情，直待掌沿接觸她的脖子，她才發覺她的估計是如何的錯誤。

悔不當初，但爲時已晚，藍也白這一掌已將她的脖子劈斷。

諸葛婷放心了，長長一吁道：「大哥，不要管那女人了，快替我解開穴道。」

藍也白替她解開了穴道，却不敢瞧她一眼 轉身摘下陸迎春掛在牆上的寶劍，一言不發逕向出口奔去。

「大哥！等等我嘛……」

諸葛婷的呼叫他充耳不聞，只是拚命的發足狂奔。

當他衝出書房之時，迎面碰到兩名倒霉的巡夜武士，他們喝叫藍也白站住，換來的只是一片劍光。

不待屍身倒地，他已衝出老遠，那兩名巡視武士，賠上了兩條生命還不知是怎樣死的。

不過，由於他們適才的喊叫，更多的人被召了過來，這般人似乎都是經過訓練的武士，一上來就對藍也白完成嚴密的包圍。

一聲長嘯，藍也白揮劍衝了過去，他使的是飛羽七殺刀法，當眞是刀刀見血，兇狠無比。

整個程家堡震動了，堡主父子及二姨娘都投入了這場恐怖的搏殺。

藍也白宅心仁厚，平時對敵總會留給敵人一綫生機，只是現在他殺紅了眼，出手狠毒，幾乎是趕盡殺絕。

此時諸葛婷也已趕到，她不放心藍也白，也揮棒衝了上去。

這一對少年，一身所學武林罕見，他們像虎入羊羣一般，只殺得屍橫遍地，哀聲四起。

程家堡整個崩潰了，能够作戰的武士已無一倖存，一般僕婦家人也逃得一個不剩。

堡主程景瑞是惟一留得性命的，他似乎不甘心逃離他一手建立的程家堡，逕向他的臥室逃去，藍也白不願放過他，因而跟踪急追。

程景瑞退到臥室的床頭忽然吃吃一陣狂笑道：「姓藍的，程家堡被你毀了，你也得將生命留在這兒。」

一個劍下亡魂，在窮途末路之際，居然會說這等言語，如果他沒有什麼仗持，只怕誰也不會相信。

藍也白雖是少了一點江湖閱歷，但他並不愚蠢，程景瑞語氣之中的含意，他應該聽得出來。

他的確聽出來了，也發覺程景瑞正伸手向床頭一隻鐵環拉去。

他明白只要讓程景瑞拉一下鐵環，一



項不可知的危機，必然立即降臨到他的身上，只是他們相距約莫八尺，他縱然會飛，也無法阻止對方拉動鐵環。

危機繫於一髮，他却無力挽救，看來只有聽天由命，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但，寒光忽然一閃，程景瑞的喉頭竟然發出一股怪聲，他伸向鐵環的手臂，也無力的垂了下來。

藍也白呆了一呆，才發現程景瑞的喉頭插着一枚鳳眼神釵，他緊張的心情也跟着鬆了下來。

「謝謝妳，妹子。」

鳳眼神釵是諸葛婷的獨門暗器，她及時出手，挽救了一次兇險的危機。

「大哥！換件長衫吧，你身上的不能再穿了。」

藍也白身上的長衫的確不能再穿，因它已沾染了不少血跡，他換過長衫之後，發覺諸葛婷已收拾了兩個包裹，及一隻行囊，不由一怔道：「妹子！妳做什麼？」

諸葛婷道：「咱們往後闖蕩江湖，衣物銀錢不能短少，反正這些都是不義之財嘛，咱們不取還不是便宜別人。」

諸葛婷說的有理，藍也白自然不會反對，然後他們退出臥室，找到一個馬廐。

程家堡富甲一方，廐中的馬匹也十分之多，他們選了兩匹長程健馬，原先寄在客棧的馬匹只好放棄了。

此時已逾四鼓，離天亮還有一段時辰，好在萬里晴空，月明如晝，走夜路倒不致有什麼困難。

諸葛婷向藍也白瞧了一眼道：「大哥？你的神色不好，咱們要不要先找一個地方歇息一下。」

藍也白的神色的確不好，面色慘白，神情萎頓，與往日相較，幾乎判若兩人。

不過經過適才一場瘋狂的惡鬥，那顆丸藥的藥力暫時抑壓下去了，只是他的精神與體力，却受到很大的傷害。

雖然如此，他却不願意歇息，輕輕一磕馬腹，放轡一陣急馳，當天色黎明之際，他們已趕到榆關。

出明邊牆北上，是一片廣大無垠的沙漠，終日黃塵滾滾，風沙蔽空，在此等地區行走，實在辛苦已極。

在塞外旅行之人，必須按站歇息，如若錯過宿處，飲食住宿就發生問題了。

但藍也白毫不理會這些，分明天色已晚，他却過站不停。

諸葛婷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小女人，無論藍也白如何不講理，她决無半點抱怨之意，過站不停不要緊，只要帶些乾糧食水就可以了。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到達伊金霍洛，原是應該在此地投宿的，他竟然速度不減，催着坐騎穿鎭而過。

已往碰到這等情形，諸葛婷多半會委婉的規勸幾句，現在她不敢勸說了，因爲她發覺藍也白的面色發赤，雙目如火，柳花娘那顆丸藥的毒力又發作了。

她匆匆買了一些乾糧飲水，隨後追趕上去，及擧目一瞧，不由大吃一驚。

他們原是向北走，經東勝縣城至包頭，此時他却撇開道路不走，斜刺裏奔向西北去了。

西北是沙漠，無食無水，向那裏面走豈不是自趨絕路！

因此她猛的一提馬韁，揮鞭向藍也白急追。

「大哥！快回來，大哥……」

馬兒跑得混身是汗，她終於追到了藍也白，只不過他們已經進入了沙漠，天色也黑了下來。

「大哥！咱們不能再前進了，沙漠裏沒有吃的，連水都不易找到……」

「我知道，唉……」

「大哥！你不能這麼折磨你自己，我帶你去找吳叔叔，他會替你解去體中之毒的。」

「那一個吳叔叔？」

「假道學吳庸，是丐幇三老之一，他長於醫理，對各種毒藥都有研究。」

「像他這種萍踪無定的奇人，咱們到那兒去找？」

「不，長老的行踪，丐幇弟子都會知道的，尋找他們容易得很。」

「好吧，不過……」

「不要担心，大哥，只要找到了吳叔叔，他會替你療毒的，啊，大哥，那邊有一片草地，今晚咱們只好在那兒渡過一晚了。」

黃沙滾滾，無邊無際，除了歇在那綠洲之上，實在別無選擇。

他們讓馬匹在綠洲上吃草，諸葛婷解開行囊，鋪在一塊可以避風的草地上，然後取出乾糧及飲水道：「大哥！餓了吧，快來吃。」

吃着吃着藍也白忽然長長一嘆道：「多虧了妳，妹子，如果不是妳，我眞不知道怎樣活下去。」

諸葛婷嫣然一笑道：「所以男人都要有一個妻子……」

吃罷晚餐，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諸葛婷收好乾糧食水，道：「睡吧，大哥，沙漠上的夜晚十分寒冷，不要凍着了。」

白天極熱，夜晚極冷，沙漠上日夜的溫度，變化十分之大。

此時寒氣迫人，風沙滿天，四週一片漆黑，除了睡覺就無事可做了。

他們只有一套被褥，在如此寒冷的沙漠之中，不能不睡在一起，只是如此一來，問題就發生了。

首先是一陣騷動，然後是裂帛之聲，最後像一對受傷的野獸，粗重的喘息，與痛苦的呻吟。

當一切靜止之後，藍也白發出一聲懺悔般的嘆息。

「妹子！我對不起妳……」

「不，大哥，這不能怪你，是那顆丸藥在作怪。」

「可是，妹子，我說過……」

「大哥！婷兒遲早都是你的，你就不必放在心上，現在你覺得好了一點麼？」

「毒力還在，只是沒有毒火焚心的痛苦了，唉，我適才那麼粗暴 想起來實在不安。」

「別這麼說，大哥，咱們都累了，睡吧。」

他們的確累了，很快就進了夢鄉。

翌晨當藍也白甦醒之際，第一個就是尋找諸葛婷，他瞧到她了，目光却爲之一亮。

諸葛婷換了女裝，長髮垂肩，紫衣飄拂，風華之美，就像仙子臨凡一般。

「妹子！妳好美。」

「當眞麼？大哥。」

她先是回眸一笑，再像彩蝶一般飛向他的懷裏，他接着她就地一滾，兩人再度溫存起來。

良久……

「大哥……」

「嗯。」

「咱們不必去關外了，你可同意？」

「這個……」

「你聽我說，大哥，咱們去關外，無非是尋找你的爹娘，其實人海茫茫，咱們到那兒去找他們兩位老人家？」

「我知道，可是咱們不能不找。」

「誰說不找了？我只是說，我想變個法子。」

「哦，妳說說看。」

「我想請丐帮協助咱們找，丐帮弟子遍天下，有他們協助就容易得多了。」

「辦法是好，只是怎麼好意思勞動丐帮？」

「大哥！別忘了你已經是丐帮帮主的女婿了，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這麼說只好聽妳的了。」

「本來應該聽我的，時間不早了，咱們吃點東西就上路吧。」

「好的。」

他們向東走，經清水河南下，到達山西西北部的「偏關」，在此地停歇一宿，再直奔太原。

經過十多天的奔走，在一個晌午時分他們終於趕到城裏，在迎輝門附近一間「太平客棧」，他們住了下來。

午餐之後，諸葛婷說道：「大哥！此地有丐帮分舵，咱們去問問吳叔叔現在那裏。」

藍也白道：「不必了，妹子，我現在不是很好麼？」

諸葛婷櫻唇一噘道：「你很好，我却不好，大哥，走吧。」

藍也白先是一怔，然後訕訕的一笑道：「好，咱們走。」

敢情那次沙漠之夜，藍也白丹田中的烈火雖然得到宣洩，但餘火猶存，必須夜夜春宵才能壓制，這樣諸葛婷就有點吃不消了。

找吳庸是必要的，為了體恤諸葛婷，他必須完全消除體內的那股邪火。

他們相偕出店，在大街小巷兜了一轉，就是找不到一個要飯的。

諸葛婷柳眉一皺道：「這就怪了，偌大的一個太原城，竟然找不到一個丐帮弟子？」

藍也白道：「咱們還有很多地方沒有走到，反正時間尚早，走遠一點，倒也無妨。」

最後他們終於在一條窮巷之中瞧到了一個，不過由他的衣着瞧看，他決不是一個要飯的。

他是一個身着長衫的中年男子，背上揹着包裹，行色匆匆的由小巷走出。

諸葛婷忽然奔前幾步，迎向中年男子道：「四師哥！那兒去？」

中年男子腳下一窒，及定眼向諸葛婷一瞧，不由大喜道：「啊，小師妹，妳跑到那兒去了？咱們帮裏差一點鬧翻了天，今天總算被我遇到了。」

諸葛婷道：「小妹的事以後再說，帮裏究竟出了什麼事？」

中年男子道：「還不是為了妳跟那位藍公子，啊，小師妹，怎麼不跟四哥介紹介紹。」

原來藍也白緩步走了過來，中年男子才有此一問。

諸葛婷略顯忸怩之態道：「他是藍也白，這位是我的四師哥井泉。」

井泉是丐帮四英之一，為帮主諸葛嬌的親傳弟子。

丐帮的四英八駿七女神，都有一身驚人的武功，在江湖道上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藍也白因而雙拳一抱道：「藍也白見過井大俠。」

井泉啊了一聲道：「不敢當，兄弟，你是小師妹的朋友，別大俠大俠的將咱們叫得生疏了。」

這位丐帮弟子坦率熱誠，表現出一副江湖男兒的本色，尤其他跟藍也白一見如故的神情，使得諸葛婷大為開心。

她甜甜的一笑，忽然又面色一整道：「四師哥！你還沒有告訴我……」

井泉道：「有一股蒙面人連續挑了咱們七處分舵，太原就是被挑的七處分舵之一，愚兄就是奉命前來處理善後的。」

諸葛婷面色一變道：「咱們損失了多少弟兄？」

井泉道：「死亡十七，輕重傷十九，一共三十六人。」

諸葛婷道：「師哥說是為了咱們？」

井泉道：「蒙面人要本帮交出藍兄弟與師妹，本帮拒絕他們的要求，才演成今天的這種局面。」

藍也白道：「小弟遭逢不幸，想不到牽連貴帮……」

井泉搖手阻止藍也白再說下去，並哈哈一笑道：「兄弟！你這麼說就見外了，再說敝帮沒有義務將你交給任何人，丐帮也從不接受任何人的威脅，這是敝帮自己的事，你千萬不要自責。」

諸葛婷道：「四師哥！咱們可曾摸清楚他們的來龍去脈？」

井泉說道：「還沒有，但已在全力追查，相信他的狐狸尾巴終會被咱們查出來的。」

諸葛婷道：「此地的善後已經處理好了？」

井泉道：「處理好了，愚兄正要回去向師父復命呢。」

諸葛婷道：「爹在那裏？」

井泉道：「他老人家在洛陽。」

諸葛婷道：「好，咱們跟你去見爹，哦，四師哥，你可知吳叔叔現在那裏？」

井泉道：「吳師叔偵查蒙面人的底細去了，不過他會很快回洛陽的。」

諸葛婷道：「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四師哥，你不跟咱們一同落店，待明晨再走？」

井泉道：「好吧。」

他們一同在太平客棧落了店，晚餐時諸葛婷吶吶道：「四師哥！有件事……」

井泉微微一笑道：「不要顧慮，小師



妹，對四師哥還有什麼不能說的。」

諸葛婷瞥了藍也白一眼，嬌靨一紅道：「由於形勢所迫，我跟他……已經成了親……」

井泉先是一呆，然後哈哈一笑道：「好，好，郎才女貌，的確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只是……」

諸葛婷螓首一垂道：「我知道，所以小妹想請四師哥在爹的面前替咱們美言幾句。」

井泉說道：「這還用說，不過，藍兄弟……」

諸葛婷道：「他是藍家堡藍天大俠的公子，並不辱沒咱們丐帮。」

井泉道：「這個我知道。」

諸葛婷道：「那麼，四師哥想知道什麼？」

井泉道：「聽說藍兄弟獲得殺手世家的鎮派之寶玉篁竹刀，可是眞的？」

藍也白道：「是眞的，只不過寶刀得而復失，被飛花手揚越盜去了。」

井泉道：「哦，你沒有尋找楊越？」

藍也白道：「找過，但沒有找到，後來我無意中殺死他了。」

井泉聞言一怔，他似乎對「沒有找到，後來又無意中殺死楊越」感到不解。

諸葛婷道：「四師哥，此事的經過是這樣的……」

接着她將往事向井泉作了一番扼要的敍述，然後櫻唇一噘道：「那般蒙面人為什麼找上咱們？莫非為了玉篁竹刀？」

井泉道：「我想是的，否則無緣無故的為什麼會找上你們？」

諸葛婷一嘆道：「這當眞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了，四師哥，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井泉道：「這是一件大事，咱們要稟報師父，聽他老人家的指示。」

諸葛婷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翌晨由太原南下，他們原是結伴而行的，但剛剛到達太谷，井泉又奉到帮主的一項指示，要他立刻馳往潼關，却沒有說明內情。

井泉略作沉吟道：「小師妹，師父要愚兄立刻趕往潼關，咱們只好在這兒分手了。」

潼關在太谷的西南，洛陽却在東南，太谷是三叉路口，他們只好分道揚鑣了。

這天他們到達沁縣，正當歸鴉繞樹的薄暮時分。藍也白向樹頭打量一眼，道：「妹子，前面有一個客棧，咱們先歇下來，再找地方吃飯，妳看可好？」

諸葛婷道：「好嘛。」

客棧裏面也賣酒食，只是普通的酒菜，要吃好的就得另找地方，所以藍也白才有那麼一說。

他們將馬匹交給店小二，訂好了房間，洗了一把臉就準備外出。

此時一名滿腮虬髯，年約五旬的漢子，帶着兩名彪形大漢向着他們走了過來。

藍也白見虬髯大漢似乎來意不善，急忙招呼諸葛婷道：「妹子！妳瞧，只怕找碴的來了。」

諸葛婷抬頭一瞥，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師兄，你怎麼也來了？」

敢情此人是諸葛婷的大師兄，丐帮四英之首的孟長空，那麼藍也白是白担了一陣子心了。

孟長空神態威嚴，不苟言笑，諸葛婷雖是帮主的獨生愛女，對這位大師兄也有三分畏懼，她此時的神情，就沒有與四師兄井泉相處那麼輕鬆了。

孟長空沒有回答諸葛婷的問話，却向藍也白瞥了一眼道：「這位是誰？」

諸葛婷道：「他叫藍也白，小妹正要帶他去見爹。」

孟長空忽然右臂一伸，一把扣住藍也白的脈門，左手吐指如風，連續點上他三處穴道。

諸葛婷大吃一驚道：「大師兄！你這是做什麼？」

孟長空冷冷道：「為了挽救丐帮，愚兄情非得已！」

諸葛婷道：「不，大師兄，你快放開他，無論什麼事待見了爹再說。」

孟長空道：「愚兄正是奉了師父之命才這樣做的，師父不能為了他一人不顧本帮數千弟子的生命，我看妳還是省點氣力吧。」

諸葛婷大聲道：「他是我的丈夫，我怎能不管？」

孟長空一怔道：「妳說什麼？小師妹，他是你的丈夫？」

諸葛婷螓首一垂道：「是的，大師兄，咱們已經成了親了，我是帶他向爹請罪去的。」

孟長空眉頭一皺道：「妳太任性了，小師妹，難道妳不知道師父的脾氣？」

諸葛婷幽幽道：「我知道，但咱們是被人所害，迫不得已。」

孟長空沉吟半晌道：「這樣吧，小師妹，明天妳先趕回去見師父，向他老人家求情，愚兄帶着藍兄弟在後面慢慢的走，妳看可好？」

諸葛婷道：「爹還在洛陽？」

孟長空道：「在白馬寺，短期內不致他往。」

諸葛婷道：「好吧，請大師兄將他交給小妹。」

孟長空道：「不行，在小師妹沒有求得師父應允之前，愚兄不敢違抗師命，不情之處，請小師妹多多諒解。」

諸葛婷知道孟長空鐵面無私的性格，就算救了他，他也不會放掉藍也白的，於是面色一沉道：「大師兄，我現在就趕回洛陽去求爹，不過，有一點我要先作說明，藍也白是我的丈夫，也是你的妹夫，在我離開以後，如果你委屈了他，甚或發生什麼意外，咱們就恩斷義絕，變為生死仇家了！」

孟長空面色一變，道：「小師妹言重了，愚兄只是奉命行事，妳可不能錯怪愚兄。」

諸葛婷不再理他，回頭對藍也白道：「大哥！我走了，你多保重。」一把抓着包裹，彈身衝出店門。

她不眠不休的日夜趕程，終於在一個晌午時分，趕到洛陽以東的白馬寺。

白馬寺的方丈印月禪師，是諸葛婷的方外之交，諸葛婷却沒有見到印月方丈，接見她的是知客智能。

「大師，我求見印月方丈。」

「對不起，女施主，家師雲遊在外已經三個月未回本寺了。」

「那……我爹呢？聽說我爹是任在貴寺。」

「令尊的確下榻敝寺，只不過三日之前已經離開洛陽了。」

「啊，大師可知道我爹去了那裏？」

「聽說是去潼關，女施主不妨找貴帮門下問問。」

「多謝大師，告辭。」

離開白馬寺後，諸葛婷的心情惡劣已極，她如此曉夜奔波結果還是一個失望。

好在洛陽一地，丐帮弟子不少，經過他們的證實，她爹的確去了潼關。

她準備了兩匹健馬，稍作調息立即上道，有兩匹健馬換乘，速度自然快了很多，及趕到潼關，還是一個失望。

她沒有找到諸葛嬌，也沒有找到四師兄井泉，據當地丐帮弟子說他們已經回洛陽去了。

也許是途中錯過了，她不敢說沒有此種可能，於是她再度趕回洛陽。

結果她又失望了，她幾乎翻轉洛陽的地皮，還是沒有找到她爹。

最使她不安的是藍也白的安危，按說他與大師兄孟長空早該到達洛陽了，但問遍丐帮弟子，竟沒有一人瞧見過他們。

往返奔波，到處撲空，莫非這是孟長空要的花招？

她銀牙一咬，冷冷道：「孟長空，我說過，自今以後，咱們恩斷義絕，諸葛婷只要還有一口氣，我不會放過你的。」

她再度渡江北上，直奔沁縣，這一回更糟，連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打聽出來。

她雖然已為人婦，只不過十七八歲的少婦而已，這等嚴重的打擊，叫她如何承受！

她病了，所幸店家心腸很好，代她延醫診治，一個月之後，她的病情已大為好轉。

謝過店家她再度抱病回到洛陽，此後東飄西蕩，到處打聽她爹以及藍也白的消息。

這兩個與她有着切身關係的一老一少，竟像忽然由天地之間消失，這還不說，連丐帮三老，及四英八駿七女神她也尋找不到。

一年之後，她絕望了，她的性格也有了極大的轉變。

她原是一個無憂無愁的少女，溫柔，良善，除了情非得已，決不會使人難堪。

現在她沉默寡言，冷若冰霜，誰要招惹了她，出手就往死裏招呼。

她身負兩家之長，具有十分高明的身手，當今武林各派，能够接下她三招兩式的並不多見。

只是一個孤身少女，生得又如此美艷，自然有很多麻煩找上她了。

× × ×

海門在長江北岸，緊靠長江出口之處，陸上的交通也十分方便，是一個很理想的水陸碼頭，只要走到碼頭，就可見到江邊檣帆林立，岸上貨集如山，真箇熱鬧非凡。

像這樣一個地方，必然有些人渣，所謂人渣，就是不事生產，專靠騙詐欺壓來取得所需的人們，這天諸葛婷來到海門碼頭，不幸就遇到一批人渣。

此時她找到一艘單桅烏篷船，正在向船家洽商一筆交易。

「船家！我想僱船去崇明島，你們願不願去？」

「哦，姑娘是一個人？」

「不錯。」

「有沒有行李貨物？」

「沒有。」

「咱們去，姑娘給四錢銀子怎樣？」

「好吧。」

交易談妥了，諸葛婷正待上船，但身後却有人嘿了一聲道：「慢點，姑娘，這條船妳不能僱。」

諸葛婷回頭一瞥，見是一個身着寶藍長衫，約莫三十左右的瘦高漢子，他身後跟着三名身着短裝的大漢，每一個人的神色，都顯得十分標悍。

諸葛婷只是冷冷的向他們投下一瞥，一語未發逕自邁步向船舷跨去。

誰知船家竟伸手一攔道：「對不起，姑娘，咱們不去了。」

諸葛婷愕然道：「船家！這話怎麼說？咱們剛剛講妥，你怎麼忽然就變了？」

船家的目光向岸上瘦長漢子一瞥，吶吶道：「這個……咳，這兒的船多得很，姑娘不妨到別處試試。」

現在諸葛婷明白了，船家不敢接她的生意，必然是害怕瘦長漢子。

此人是一個人渣，也是海門縣的地頭蛇，只是諸葛婷有點不解，彼此素昧平生，他為什麼要來找碴？

嬌軀一旋，她衝着瘦高漢子冷哼一聲道：「朋友，咱們有過節？」

瘦高漢子道：「沒有呀。」

諸葛婷道：「那麼你為什麼阻攔我僱船？」

瘦高漢子嘿嘿一笑道：「姑娘不要誤會，在下可是一番好意。」

諸葛婷道：「哦，說明白點。」

瘦高漢子道：「海門虎商飛雄就是在下，姑娘久走江湖，必然有過耳聞。」

諸葛婷撇撇嘴道：「名號够響亮，可惜我沒有聽人說過，而且我也沒有問你這些。」

海門虎商飛雄道：「我只是讓姑娘知道，跟着我商飛雄妳一生會享受不盡。」

諸葛婷道：「這就是你不讓我僱船的原因？」

商飛雄道：「能够被商某瞧得上眼的却不多，姑娘應該知足了，走吧。」

諸葛婷淡淡道：「這麼說倒是我的榮幸了，不過要我跟你走不難，閣下還得抖露兩手讓我瞧瞧。」

商飛雄道：「姑娘要跟我動手？」

諸葛婷道：「我總不能跟着一個窩囊廢，你說是麼？」

商飛雄道：「好吧，姑娘請。」

他說話之間，已然擺出一個架式，敢情此人還是鷹爪門下。

黑帶帮十三高手之一的閻王爪祁虎是鷹爪門碩果僅存的高手，莫非此人與祁虎有關？

黑帶帮橫行江湖，無惡不作，既然碰到他們的爪牙，諸葛婷豈能輕輕放過！何況他此時的行動，已有取死之道。



於是一聲嬌叱，諸葛婷已一掌拍出。

她沒有使用丐帮的武學，使的是殺手世家的獨門絕藝。

飛羽七殺刀，飛羽七殺掌，是一種驚神泣鬼的武功，它雖然不適於女人，藍也白却教給她了。

女人因限於體質，無法將飛羽七殺發揮極致，但諸葛這一掌拍出，仍有一股凌厲無前的霸氣。

商飛雄再也想不到一個溫柔美麗的少女，掌法竟是如此的兇狠，他想收招逃避，可惜已時不我予。

格咯一聲脆响，他的一條右臂連着肩頭一起被諸葛婷劈了下來，在一聲慘呼之中，這位海門之虎倒了下去。

在海門，商飛雄可是一個响嘡嘡的人物，憑着一身鷹爪功力，闖出了海門之虎的字號。

可惜他只是一隻紙老虎，竟經不起諸葛婷纖掌一劈。

他的三名手下嚇得亡命的逃了，再也沒有人敢向諸葛婷找碴。

於是她順利的去了崇明島，兩天之後她回到寶山，再經上海，吳縣，直向鎮江奔去。

這天晌午時分，她到達武進西北的「奔牛鎮」，她只不過剛剛踏進鎮口，就覺得氣氛有些不對。

街上空蕩蕩的，瞧不到一個行人。

但每一個屋簷之下，幾乎都立着幾名跨刀佩劍的大漢。

為什麼會這樣呢？莫非有人在鎮上決鬥？

不管什麼原因都與她毫無關連，她是路經此地，跟此地的江湖朋友扯不上半點恩怨。

因而她依然在不急不徐踏上街道，目光流轉，希望找一個賣飲食的所在。

但她進入鎮不過十丈，那般守在屋簷下的大漢，竟一起向她圍了上來。

「啊，你們這是做什麼？」

「討債來的。」

答話的神態粗獷，年約五旬，雙目神色迫人，必是一個身手不俗的高手。

諸葛婷道：「不要弄錯了，我只是路經此地。」

粗獷大漢道：「哦，妳也曾經路過海門了，是麼？」

諸葛婷啊了一聲道：「敢情閣下是跟海門之虎一夥的，你何不早說？」

粗獷大漢道：「怎麼？早說了妳就會伸長脖子讓咱們剁麼？」

諸葛婷摘下打狗棒，冷冷道：「早說姑奶奶就不必多費唇舌了，接招。」

敵人早已佈下陷阱，人數又如此之多，如若不痛下殺手，她怎能闖得過去？

因此，她點足彈身，像風一般向粗獷大漢捲去，打狗棒刷刷刷，一連揮出了三招。

頭兩招是打狗棒法，但一吐即收，並未使用半點眞力，這給了粗獷大漢一種錯覺，認為他不過如此。

誰也料不到她的棒法會忽然一變，只見霸氣凌人，罡風攝衣，一片銳不可當的黃光向粗獷大漢急掃而到。

噹的一聲脆响，粗獷大漢的長刀已折為兩截，接着噗的一聲响起，一條龐大的軀體慘呼着飛了出去。

這一招簡直像神來之筆，它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擊中粗獷大漢，將他擊得內腑盡碎，血洒街頭，他自然活不成了。

殺了一個敵人，諸葛婷仍不敢絲毫大意，敵人人數太多，她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

此時四週的敵人在向她慢慢迫近，雙方相距兩丈，他們停了下來！

這般人每一個都是腰繫黑帶，懷抱長刀，不必詢問就知道他們是黑帶帮的。

諸葛婷向四週掃了一眼，目光最後落在一名瘦老頭的身上，此人是黑帶帮南壇壇主費力，在黑帶帮屬於第二號人物。

諸葛婷並不認識費力，却認出他身後立着的五人之二。

魔劍何不凡，曾經被藍也白斬去了一條左臂，霸王鍾金湛，一對銀錘閃閃生耀，他們的目標十分顯著，諸葛婷一眼便已瞧出。

這兩人是黑帶帮十三高手中的佼佼者，居然侍立在費力的身後，此人的身份，諸葛婷自然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其餘的三人不必說了，當然也是十三高手之中的人物。

此時費力嘿了一聲道：「姑娘好功力，丐帮的女弟子具有如此高明身手的似乎不多，能告訴老夫姑娘的姓氏麼？」

諸葛婷道：「有這個必要？」

費力道：「姑娘連殺本帮幾名弟子，老夫詢問妳的姓名不算過份。」

諸葛婷一嘆道：「小女子流落江湖，萬里尋父，身世已經够悲慘的了，貴帮弟子商飛雄在海門碼頭當衆欺凌咱們，如果易地相處，請問前輩應該怎樣？」

費力身後一名禿頭老者道：「堂主，死無對證，咱們不能聽她片面之詞，此女心狠手辣，咱們更不能聽她花言巧語。」

費力道：「這樣吧，姑娘，妳跟咱們走，老夫負責作合理的解決。」

諸葛婷道：「前輩是不相信晚輩的話了？」

費力道：「老夫沒有瞧到商飛雄欺凌妳，却親眼瞧見妳出手殺人，如若不經過調查，叫老夫如何相信？」

諸葛婷道：「我不能跟你們走，希望前輩不要強人所難。」

費力道：「姑娘，老夫知道妳功力够高，但三拳難敵四手，妳闖不過咱們的攔截的！」

諸葛婷道：「小女子願意試試，前輩划下道來吧。」

禿頂老者道：「稟堂主，屬下請令出戰。」

費力道：「好，不過咱們要的是活口，鄭兄手下收着一點。」

禿頂老者道：「屬下遵命。」

閻王爪邱虎，是鷹爪門碩果僅存的高手，他請令出戰，就是為了替他惟一的徒弟商飛雄報仇，費力雖是要留活口，他的雙目之中却射出兩股凌厲的殺機。

諸葛婷知道今日之事決難善了，邱虎目露殺機，她也心存着殺一個是一個的打算。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 羣魔亂舞（五）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胡少輝和佩碧回到他們以前居住的城市中，把曾經參預謀殺他們親人的一些人物，逐個殺掉，計有鍾貴，馬森，克魯特……並使他們死後，給人的印象不外是出於意外，而非謀殺。佩碧担心繼續殺下去會有困難，但胡少輝卻決心要繼續幹下去……

## 佩碧被擄　行藏盡洩

「趙厚德，」王棟材說，「這位是李先生！」

「我聽見你剛才所講的話了，」李先生說，「我很感興趣，我覺得我們是應該談得詳細一點的。」

趙厚德則是很明顯地並不覺得他應該跟這個人談得詳細一點的。他跳起來就逃，但是王棟材按了一個掣，「軋」的一聲響，那度門就自動鎖上了，而且趙厚德亦沒有機會到達那度門。那兩個打手已經把他拉住了。

「救命！」趙厚德叫起來，但他祇能夠在心裏叫，因爲那兩個人每人一隻拳頭擊在他的腰上，使他的腰也曲起來，伸不直了，他的叫聲當然吐不出來。

其中一人把他的身子硬拉起來，再拉直了，另一個人又在他的肚子上再加上兩拳。

那人放手，趙厚德就在地上縮作一團，乾嘔着。

李先生說：「這一次，我相信他沒有那麼兇了，也許他會對我們多講一些話。」他格格地笑起來。

趙厚德感到天旋地轉，連呼吸也有困難了，他現在是十分後悔起來了。到底這不是他優爲之的事情，他是鬥不過那些人的，現在他寧可一毫錢都不要，離開這裏算了。但是他知道並沒有那麼容易了。

那兩個打手讓他休息了一下，然後就把他揪起來，放進桌子前面的椅子裏，王棟材說：「你看，現在你要跟我們好好地談談了。」

趙厚德苦着臉：「我說好了，我說好了！」

他把經過情形全部都講出來了，但是由於胡少輝對他講得不多，他也講得不多了。他甚至連胡少輝的名字都講不出來，祇能夠把胡少輝的樣子形容出來而已，而這是不够的。他們並不滿意，這位李先生的打手們都是不肯輕易信任別人的，他們對趙厚德所講的不滿意，就用拳頭去表示，當他們終於相信趙厚德可能是眞的不知道那麼多的時候，趙厚德已經一臉都是血，一隻眼睛也失靈了。假如不是他們把他捉着，他是坐也坐不穩的。

趙厚德有氣無力地說：「現在，你們——可以讓我回家了吧？」

王棟材看着李先生，李先生搖搖頭：

「這個樣子，他怎麼可以回家見老婆；不大好看的。」

「那應該怎辦呢？」王棟材說。

「我們應該找個地方把他安置好。」

李先生說。

「這不費事一點嗎？」王棟材說，「這個王八蛋，什麼都不懂，對我們沒有用處的。」

「不，」李先生搖頭，「他對我們是很有用處的。那個傢伙，他給我們看了一些榜樣，我們也應該給他看一些榜樣，好讓他知道我們是也會做一些事情的。」

王棟材聳聳肩，他是不方便提出太多反對的。

李先生又說：「這件事情你交給我好了，等到天黑，我們就把他運走。」

× × ×

到了午夜時份，那個女人還是沒有等到趙厚德回來，她就担心起來了，本來平時她是不會担心的，這應該是一件不值得担心的事情，因爲趙厚德這個人是隨時可能兩三天不見人的，但是這一次，她卻担心得很，而且她也想不出爲什麼她會担心，總之她就是心驚肉跳，怔忡不寧的。而事實上，她亦是有理由担心的，到了凌晨一點鐘，就有人來敲門了，來的是警察。

那些警務人員公事公辦地告訴她，有一個人從一座大厦的頂樓上跳下來死去了，他身上的證件指出他叫趙厚德，是住在這裏的，她是不是他的親人，能不能够去認一認？

她知道是他了，她也猜到是發生了什麼了。但是她卻什麼都不能够講。她甚至不能夠說趙厚德不可能是自己跳下來的，她就祇能夠哭泣。



這一次，她是比胡少輝先知道。

胡少輝和佩碧則是第二天看到報紙的時候才知道的，這一天，胡少輝沒有胃口吃早餐了。他和佩碧也沒有像平時那樣熱心地討論這件事情，他們祇是沉默着，後來，佩碧說：「你以爲是不是你害死了他呢？」

「也許有一半是吧！」胡少輝說，「最多祇有一半。」

「他們找到了他，」佩碧說，「逼他講，他講不出來。」

「不是他們找他的！」胡少輝說，「假如他不是亂講話，他們怎能找到他呢：我猜就是他太貪了。他以爲他可以去向那些人勒索。」

「你怎能肯定呢？」佩碧問。

「因爲他留起了一些名字沒有告訴我，」胡少輝說，「鍾貴比他講得多，馬森比他講得多，當然，趙厚德是不及他們知道得那麼多的，但有幾個人的名字，趙厚德不會不知道，他故意不講出來，就是準備留起來做勒索的對象，鍾貴是一個不好勒索的人。所以他把鍾貴的名字給我。」

「現在你打算怎辦呢？」佩碧問。

胡少輝聳聳肩：「繼續下去，祇有繼續下去，又沒有第二個趙厚德了。」

「我看趙厚德的事情是他們給你的一個警告。」佩碧說。

「他們用不着警告我也知道他們是重視這件事情的。」胡少輝說，「死了幾個人，怎會不重視呢？」

「所以，」佩碧說，「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

「你瘋了，」胡少輝說，「我們不能在這個時候收手的呀，你在說什麼了？」

「我們可以歇一個時期再來。」佩碧說，「等他們防備鬆懈了之後我們再來，我們反正已經等了那麼久了，再等一等又算得什麼？」

「唔！」胡少輝說，「這倒是一個好主意，讓他們在恐懼之中生活得久一點，但是我們也用不着走的，他們不知道我們是誰，祇要我們在這裏安安份份，不動就行了，不過，在收手之前我還是得再做一件事情，我不能够讓他們以爲趙厚德的事情把我嚇退了的，不然的話，他們就不會生活在恐懼之中了。」

佩碧担心地看着他，胡少輝站起來，從沙發下拉出一隻箱子，取出另一把手槍，這是一把口徑更大的手槍，胡少輝把它裝起來之後，是比他的前一把手槍略大了一點了，但仍然是手槍。不過，胡少輝再加上兩件東西之後，看法就不同了，他旋上了一隻長長的槍咀，再裝上一隻大大的槍柄，這把槍便變成了一把來復槍的模樣了。

那隻槍柄也是特別的，裝在本來的槍柄上。假如不是這樣的話，他亦不必裝上這隻槍柄了，他把槍舉起來，向窗外瞄一瞄。佩碧兩臂挽在胸前，說：「你還要用更大的槍嗎？」

「是的。」胡少輝說：「經過了這一次之後，我不能再隨便走進別人的家裏了，我毫不懷疑。他們每一個出入都很小心，而且，一定二十四小時保鏢不離開身邊，這把槍嗎？是在比較遠的距離之外也可以用的。」

佩碧轉身走進廚房中。

胡少輝把那槍管和槍柄再拆下來，分開放進上裝的內部，然後把那手槍也在腋下插好了。

他站起來，走到鏡子前面照一照。雖然身上藏了這麼多的東西，但是因爲是拆開了的，分開來，就不覺得有什麼了。外面是不容易看出來的。

他滿意地把那些零件再取出來，在箱子裏放好。

× × ×

他是講得對的。那些人，全部都已經有保鏢了，出入也很小心。他下一個選中的人，剛好就是王棟材。雖然他並不知道王棟材就是最後見過趙厚德的人。

王棟材也不想在晚上出外的，但是他的生意是需要應酬的，而且他也不能够躲起來，造成害怕的樣子。雖然報紙上沒有說什麼，但是謠言已經滿天飛了，稍爲知道一點內幕的人都在胡猜一頓。晚上又有一個宴會，他硬着頭皮也要去參加，他只能够提早離開。

他的身邊果然是有兩個保鑣，而且他的車子旁也有兩個，這四個保鑣是使他安心的。這四個保鑣也會留在他的家裏過夜，這樣，那個神秘的兇手，就沒有那麼容易接近他了。不能像接近鍾貴和接近克魯特那樣。

但是，當他從那酒樓中出來的時候，胡少輝已經在等着他了。

王棟材還是要走二十多呎的距離才能到達車子的。

當他走了一半的時候，忽然身子一搖，那件雪白的襯衣很快就給鮮血染紅了。其中一個保鑣手足無措地扶着他，另外兩個都拔出槍來，卻找不到射擊的目標。他們知道王棟材是中了一槍，卻不知道槍彈是來自何處的，他們連槍聲都沒有聽見。

在對面一列屋子的天台上，胡少輝已經離開了天台邊，走向天台的門口，一面把那長長的手槍再拆開來，在身上放好，這槍是很好用的，火力强，很遠的距離也射得很準確。而且又可以配上滅聲器，不會發出吸引別人注意力的槍聲。

那下面，幾個保鑣仍在那裏跑來跑去，好像沒有了頭的蒼蠅似的，揮着手中的槍，把路人嚇得紛紛逃避，而王棟材則已在那個保鑣的懷中死去了。

這一條人形的鱷魚已經不能够再咬人了。

× × ×

那位李先生非常生氣。

他本來是那種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也看得出他是非常生氣，那他就是眞的很生氣了。他在那天晚上便又主持一個會議。參加會議的人，都是明顯地對他感到恐懼的。

他的手掌在桌子上一拍，掃射着參加會議的人。這其中有三個是在胡少輝的黑名單上的人，他們還不知道他們是多麼幸運的，由於他們每一個都可能是與王棟材同一命運的，不過胡少輝在暫時收手之前，卻是剛好解決了王棟材，而不是解決他

們之中的其中一個。

這三個人特別給安排坐在桌子的對面，正好對着李先生的座位。他們週圍坐着其他的人，却似乎有一種置身事外的超然態度。這使三個人不由得有一種悲涼的感覺。像鍾貴和王棟材那樣，他們可以說是這裏的開國功臣或元老派了，其他那些身邊的人是後來才抬頭的，環境却不比他們差，甚至還比他們好。而且還對他們有着一種似乎是瞧不起的神情。還有這個李先生，以前是沒有見過他出現過的，現在却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鑽出來了。在這裏發施號令，還儼然一副主席的樣子。

李先生說：「你們三個，你們告訴我這是甚麼一回事吧？」

中間的一個望望左望望右，然後清一清喉嚨說：「爲甚麼要問我們呢？」

「因爲，」李先生說：「現在是我要問你。」

這是一個很野蠻的回答，但是那人也不敢發作。他說：「我也實在不知道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以前——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的。以前一切都受我們的控制，但是現在你們來了，你們控制了一切。你們有一些敵人！我們怎麼知道？要我們來回答，這是不公平的。」

「你是說，」李先生說：「這件事是對我們而做的，並不是對你們？」

那人聳聳肩：「現在組織大了，敵人當然也就多了。」

「我告訴你吧。」李先生說：「我們所控制的，我們都能夠保持控制。我們知道這個人不是來搶我們地盤的，因爲沒有這樣的情報。假如有，我們是一定知道的，而且也不是胡姬公司那邊的人幹的事。胡姬公司現在只剩下一個空殼罷了，他們已經放棄了這個地盤。祇是留下幾個老職員在這裏負責收收租之類的事情罷了。他們是一個大財團，他們雖然在這裏損失了一些錢，但是他們損失得起，他們用不着爲了這一點點損失派人來殺人的。他們從來不用這種方法做生意。而且，要殺人的話，爲甚麼要等到現在才來？」

那個人——他叫做呂創基，仍然是在經營着地產生意的——又清一清喉嚨，說：「但那人——那人的確說他是胡姬公司的代表。」

「這是一個藉口，」李先生說：「不過，一個人在找一個藉口的時候，這個藉口通常也是不會離事實太遠的。」

呂創基看着李先生，還是不大明白李先生究竟是講些甚麼。李先生說：「現在讓我們看看這份死者的名單吧。全部都是你們這些呃——老元派。假如是我的敵人，要搶我的地盤的話，爲甚麼要向你們開刀？向你們開刀有用處嗎？」

呂創基面上的表情顯得相當尷尬。李先生的意思，差不多就是等於說，他們這些元老派是完全沒有用處的，可有可無，李先生並不需要他們。呂創基他們現在算是李先生很照顧他們了。李先生是大可以把他們淘汰，用別人來代替他們的地位的。呂創基說：「你的意思是——？」

「這個人是來算舊賬的，」李先生說：「那是你們的舊賬，與我沒有關係，你們在以前的事情我並不知道，所以，我就要你們告訴我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了。第一個人死的時候我還不能肯定，第二個人死的時候我還是不能肯定。但是現在死了這麼多人，而我又有時間作了一些調查。我的調查告訴我，並不是有什麼人在跟我作對，而死者的名單又全部是舊人。這個人還是去跟趙厚德聯絡，從趙厚德那裏得到名字的。他要問的是那件有關胡姬公司的事，因此就是與那件事情有關的了。」

呂創基想了一會，然後說：「這個克魯特，他本來是一個職業殺手。他是你派給我們的。記得嗎？他與另外一個已經死去了的拍檔。那時候我們要發展地產，我們有了資金，也在官場方面弄妥了，但是我們有勢力却欠缺武力。那時候你的手也正在伸進來，你們是在武力的方面發展。你們把那些流氓收買了，組織起來——」

「對了。」李先生說：「那時你們要買那塊地皮，買不到手。你認爲可以放火把它燒掉，但你需要兩個槍手去解決一些不講道理的人。你叫馬森想辦法，馬森向我求助，我給了你克魯特和這個已經死去了的拍檔。你們做成功了這件事情，那塊地皮，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住宅區，有很多大厦了。」

「克魯特這兩個人的工作做得不算好，」呂創基說：「他們要殺死的人逃掉了，我聽說最重要的兩個逃掉了。」

「爲甚麼我不知道這一點？」李先生說。

「那時你還沒有來，」呂創基說：「當你們來了之後，也沒有人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了。死了和逃了，都是差不多的了。」

「這不是一樣的，」李先生說：「假如這兩個逃掉了的人是需要用手槍去殺掉的，那麼他們也是有相當大的可能性會回來報復的了。」

「是的，」呂創基說：「我就是想到有這個可能性。」

「這兩個逃走了的人是誰？」李先生說。

「我不知道。」呂創基說。

「怎麼你會不知道？」李先生問。

「這個主意，是我想出來的，」呂創基說：「但是我交給了鍾貴去執行。我是不管細節的事情的。那時，我是第一號人物。」

「那兩個人的姓名，」李先生說：「誰知道呢？」

「馬森、鍾貴、克魯特。」呂創基說道。

李先生的面上露出一種近乎痛苦的表情。他說：「不要給我死人的名字好不好？他們都是已經死了的，我怎麼去問他們呢？」

呂創基又尷尬的沉默下來。

「沒有活着的人知道嗎？」李先生又問。

「我——沒有直接處理這件事情。」呂創基囁嚅地說。

「但是，」李先生說：「那兩個人以前是住在那裏的？在未曾放火之前，那麼多破屋子，不是單單他們兩個人住的嗎？在火燒之後，你們用很便宜的價錢買下他們的地。這些賣地的人呢？他們總知道那兩個人是誰吧？」



「我們給他們股票，」呂創基說：「那些股票現在都變成廢紙，那些人很可能已經做了乞丐，或者到別的地方去了。」

李先生搖搖頭：「你眞聰明，太聰明了。」

「但是其中有一個，」呂創基忽然領功地興奮起來：「這一個，他叫林明山，他現在開一間士多店子。」

「爲甚麼你不早講？」李先生又露出那種痛苦的表情。

「我一時醒不起來，」呂創基說：「不過，林明山應該可以對我們講得比較詳細。」

「你認識他嗎？」李先生問。

「不，」呂創基說：「不過我覺得他是一個聰明的人，所以有印象。他不肯要股票，祇是要現錢，所以他現在還能有一間店子。我聽到關於他的事情，覺得他是一個聰明的人，我曾經一度考慮提拔他，不過我再觀察一段時間，覺得他是一個沒有大志的人。太小心了，不肯冒大險。」

你認爲這個林明山會跟我們合作嗎？」李先生問。

「唔，」呂創基說：「我相信這個是不成問題的。他那間店子，主要是做外圍狗馬生意。」

「唔，」李先生點點頭：「那就不成問題了。這生意是我們的生意，他也等於是我們的人了。現在，我也不敢勞煩你去跟他講了，你祇要告訴我他的店子是在甚麼地方，讓我請他出來就行。」

「這個時間？」呂創基說。

「這個時間又如何？」李先生說：「既然我都還沒有上床，那又有誰是我們不好意思吵醒的呢？你告訴我，這座城市裏有那一個人是我不好意思吵醒的吧。」

「沒有。」呂創基搖搖頭。

× × ×

林明山揉着眼睛，極力忍着不打一個呵欠。這是臨近天亮的時間，他還沒有睡夠。但是面前這位李先生不是一位等閒人物，他連表示疲倦都不敢。

他說：「以前的事情，我記得不大清楚了，我的意思是即使有人問起我，我也不說。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談論過以前的事。我忘記了。」

李先生又露出那痛苦的表情，打一個呵欠。

李先生說：「林先生，我知道你是一個很小心謹慎的人，但是剛才我的暗示，你似乎還是不明白，或者是不敢明白。那麼，現在讓我對你講清楚一點吧。那一次，有兩個人給殺死了，那件事，我並不怕有人談論。亦不怕有人追究。有我在這裏負責，我再做一次，也沒有人敢出半句聲的。現在你明白我的意思沒有？我只是想知道，逃掉了的是誰？」

林明山還是小心地看着李先生。

「你是一個小心的人，」李先生說：「所以你一定很緊張要保存你的生意了。我告訴你。假如你不盡你所能合作，那你的生意是保不住的。」

李先生還沒有說出來的另一句，就是，假如林明山不合作，那他的性命也保不住了。但林明山既然是一個謹慎的人，這一句話是用不着說出來他也知道的。他仍然是花了近一分鐘時間才能作出決定。當然，他是決定合作的。他非要合作不可，他說：「三個。逃了的是三個。胡偉和他的兒子胡少輝，以及胡少輝的未婚妻的妹妹金佩碧。死去了的是金佩碧的姊姊和父親。」

林明山既然已決定了他必須合作，就爽快起來了。他把當日的情形都講了出來。他是同情胡少輝的，但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起見，他知道他非要站在李先生的這一陣綫不可。

當他講完了之後，李先生沉默了一會，嘆口氣道：「這些人辦起事來，就是拖泥帶水的。叫他們去殺人，殺了兩個最沒用的，却放走了三個最有用的。而殺了的兩個，却使逃走了的三個可能發誓有一天回來復仇。你以爲他們是回來復仇嗎？」

「照現在的情形看，他們是回來復仇了。」林明山說。

「你可知道這三個人現在在什麼地方嗎？」李先生問。

「這姓胡的父子，」林明山說：「照我所知，他們是很有來頭的人。我的意思是，你們的那個圈子，應該對他們會有所知的。」

「假如他們不是來了此地，」李先生說：「那我當然可能查出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但現在用不着查，我知道他們已經來了。祇是不知道他們在這裏躲在甚麼地方？他們知道自己的事，當然亦不會跟他們同圈子的人聯絡了。媽的。這本來不是我的責任。他們要報仇，那就讓他們殺個乾淨最好了。做事做得不週詳，就應有此報。可惜，我要保持我的聲譽，不能夠就這樣讓人來殺了我的人而施施然離開的。這姓胡的可以這樣做，別人也認爲可以這樣做，那很快就會有人考慮踏一腳進來了。」他的眼睛半閉着：「你的能力有限，我不能要求你告訴我胡少輝三個人躲在什麼地方。」忽然之間眼睛又張開，凌厲地凝視着林明山：「不過，我又有一個感覺，覺得你好像還有一些事情想告訴我，又不敢開口的。」

他猜對了，林明山吶吶着說：「我呃——不能肯定。」

「你說出來讓我肯定好了。」李先生說。

「我的記性是很好的，」林明山有點畏縮地說，「前幾天，我似乎看見這個佩碧。不過，假如是她的話，她大了很多，而且打扮得很成熟——」

「一個女人假如經過一番打扮之後，」李先生說，「你就會覺得她是大了很多的了。不要緊，你說下去。」

「她還是開着一部車子。」林明山說道。

「開車子是很容易學的，」李先生說，「假如一個年輕的人是開着一部汽車，你看上就更加有成熟的感覺了。」

「她走進我的店子喝了一瓶汽水，又出去了，」林明山說，「開車走了。」

「她沒有跟你講話嗎？」李先生問。

「沒有，」林明山說，「她祇是進來喝了一瓶汽水。」

「你也沒有跟她講話？」李先生問。

「我當時正在算帳，」林明山說，「第一眼看見她，我也不認得她。後來我醒起的時候，她已經開車走了。」

李先生嚴肅地看着他：「你說你有很好的記憶力？」

「是的，」林明山說，「我記得她那是一部什麼車子，也還記得車子的車牌號碼。」

李先生把紙和筆推過去給他：「寫下來吧。」

林明山在紙上寫下來，但還是顯得有點担心地說：「我不知道會不會是認錯了人。」

「不要緊，」李先生說，「當我們找到了人的時候，我會先找你認一認的。」

他把林明山所寫的那張紙拿過來看看，又說：「有了車牌號碼就容易了。車子是要登記的，總得有車主的地址。」

他向一個手下招招手：「拿去查查這車子的車主是誰，以及住在什麼地方。」

那個手下皺着眉頭，面有難色：「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有什麼不好？」李先生問，「我都還沒有睡覺，你不好意思吵醒誰啊？」

「呃——這些記錄是有人管理的，」這個手下說，「那裏晚上沒有人上班。」

「現在不是晚上，」李先生說，「現在已經是早上了。去叫他們找個人早點起床去上班好了。難道這件事情也要我來做嗎？」

「我——試一試吧。」那個手下走出去了。

李先生靠後身子，在椅子上舒服地坐着。現在調查總算是有了一點結果了，他顯得很開心。林明山則在表示惶惑。李先生揮揮手：「你先在這裏等一等吧，也許還有用得着你的地方。需要你去認人。」

「好吧。」林明山說。

他小心地四面望望。第一次，他看清楚這個地方，發覺這裏是一座貨倉。這裏大概並不是李先生的辦公地方，祇是臨時借來一用的吧了。他並不知道這貨倉是在何處。當他給帶來的時候，他是給用布幪上了眼睛的。

他希望喝一杯咖啡，或者是抽一根香烟。

但是李先生似乎並沒有想到用咖啡招待他。而且李先生自己也沒有要喝咖啡。李先生自己都不要喝咖啡的時候，誰好意思需要喝咖啡呢？林明山身上有香烟，但李先生不抽烟，林明山連自己的香烟也不敢拿出來了。

這沒有咖啡和沒有香烟的等待是痛苦的，但是林明山却是一個有着相當高度的忍耐力的人。他不但小心、謹慎，而且有高度的忍耐力。

後來，那個手下終於回來了。他說：「那車子是租來的，所以車主的地址沒有用處了。」

「租車公司還沒有開門嗎？」李先生問。

「開了，」那手下說，「他們是通宵營業的。租車的人是用遊客身份租的，地址是一家酒店。酒店的房間，租錢是已經付了兩個星期了，但是租房的人至今還是沒有住進去，看來也是不會住進去了。」

「這一次你很聰明，」李先生說，「租這房間，祇是爲了租這車子而已，我們永遠不會在這房間找到這個人的。」

「那麼——」那個手下說。

「但是他們租這車子不是用來收起來的，」李先生說，「他們是用的，這車子會在街上走來走去的，是嗎？我們在這裏有的是人，對嗎？」

「我們動員所有的人找這車子。」那手下說。

「對了，」李先生說，「找到了的時候，你懂得怎樣做了吧？」

「懂了，」那個手下說，「這些事情，我們以前並不是沒有做過的。」

「那很好，」李先生說，「馬上就做吧。你也不要告訴我現在是什麼時間了。你們早作準備，那麼，當這部車子一出現的時候，你們就馬上可以看見它了！」

那個手下點點頭，走了。

李先生閉上了眼睛，覺得更加舒服了，因此他看不到對面的林明山正在不安地移動着姿勢。不過他却似乎是可以感覺到的。過了一會，他又張開眼睛看着林明山。林明山囁嚅地說：「你還需要我嗎？」

「當然了。」李先生說。

「但是，」林明山說，「既然是用這樣的方法租的車子，也用不着我去認人了。當然就是他們。」

「我還是需要你，」李先生說，「假如你疲倦，你就靠在椅上閉上眼睛好了。我能够這樣睡，你就不能够這樣睡嗎？」

林明山祇好靠在椅子上，閉上眼睛。

既然李先生也能够這樣睡，他當然也能够這樣睡了。祇是，他却無法入夢。他不敢睡着。

× × ×

早上，開車的人却是佩碧。

也許是跟踪的人技巧不高吧，連佩碧這樣一個祇有過理論的訓練，而缺乏眞正經驗的人，也很快就察覺出她是受到了跟踪。

她把車子開慢開快，在市上兜來兜去，還是沒有擺脫跟踪，而且，因爲她這樣的兜來兜去，她也更加明顯地發覺她是受到跟踪了。

那些人一直在跟踪着她，然而却沒有逼近。佩碧慌張起來了。她是有頭腦的，她知道在這個地方應該不會有跟踪她的人，而她知道唯一可能跟踪她的是什麼人。假如是那些人跟踪她的話，爲什麼不把她捉住呢？她相信就是因爲她並不是與胡少輝在一起。她不知道那些人是怎麼發現她的車子的，總之他們是要跟着她回家去，免得她到了手而找不到胡少輝。她不知道爲什麼，總之他們是找到了她的車子，然而並不知道她是住在什麼地方。

佩碧終於把車子在一家百貨公司的附近停下來了，下了車，走進百貨公司，在那裏面遊蕩着。跟她的人似乎是愈來愈多了，簡直是形成了一個包圍網似的把她包圍住，她要脫出這個包圍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佩碧極力裝作若無其事地在那裏蕩來蕩去，後來一轉，就轉入了洗手間。

那些跟踪她的人全部都是男人，這一



下，可沒有辦法跟着她進去了。他們就是沒有想到準備一個女人參與這件工作。於是他們祇好焦急地緊守在洗手間的外面，同時，派一個人向百貨公司的工作人員查問，女洗手間的窗口，有沒有可以逃走的路。

那個查問的人苦笑着走回來，說：「他們以爲我是一個瘋子，爲什麼要有人從洗手間的窗口逃出去呢？從門口出來不行嗎？而且我問的是男人，他們都沒有機會進過那裏面的，我又不能問女人。」

「我們問他們，他們也敢不講嗎？」

「他們就是不認識我們，」那人苦着臉說，「我們也沒有時間通知李先生。」

「媽的，你假如沒有充份的理由，最好不要去騷擾李先生！」他的一個同伴說道。

「行了！她出來了！」那人說，「她並沒有逃走！」

「她進去得並不久。也許裏面沒有可以逃的路。」

「她不一定是爲了逃走而進去的吧？一個人是有上洗手間的需要的。我現在就是很想上洗手間去一趟，但是我却非忍着不可！」

「別胡說八道了，我們留心着她。」

這一次，佩碧却是逃走了。她把車子開得很快，一直開到了那間報館的門前。她跳下車就要衝進去。但是她沒有機會進去了。另一部車也到達了，三個男人從車上跳下來，把她包圍住。

「你們——幹什麼？」佩碧尖聲叫起來。

「我奇怪你要到那個地方去幹什麼。」其中一人說。

「這不關你們的事！」佩碧說，「你們是誰？要干涉我去什麼地方？」

「我們就是害怕你會進去打電話！」那人說。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佩碧大叫道。

她終於想到了可以闖上那報社去求救，却被攔住了，現在她希望鬧起來，使途人干涉。她果然也引起了一些途人的注意。但是，那幾個人是很會做這種事情的。

其中一人說：「你別發脾氣吧，有事回家去慢慢講，在這裏吵鬧有什麼好？」

「對呀，」另一人說，「你回去自己跟爸爸講吧，不要讓我們難做。」他比她更大聲。

「救命！」佩碧尖叫起來。

三個人迅速把她推上車，開車把她載走了。

途人留下來狐疑不決，這聽起來像是一件家庭糾紛事件，人家的家庭糾紛是不好干涉的。而且干涉也太遲了，車子已經開走了。報警嗎？這裏的人是不大喜歡這樣做的，這是經驗使然。在這樣一個地方，官是拿大多數市民的錢，而祇爲一小撮人服務的。報警亦不是那些人會担心的事情。

在車行之中，佩碧不再掙扎和尖叫了。一把槍抵在她的脅下。

這車子一直把她送到了李先生和林明山的面前。

李先生是睡過了一覺了，但是林明山則並沒有。同是坐在椅子上，林明山就是不能睡着。

李先生看着林明山：「是她嗎？」

林明山點一點頭。不敢接觸佩碧的眼睛。

「你到後面去休息一下吧。」李先生說。

「但是我——」林明山說。

「這是爲了你的好處。」李先生說，「在這件事情解決前，你不適宜露面。」

林明山困難地咽了口口涎。雖然李先生講得很有道理，但是，他也不能够肯定他最後是不是還有機會露面。但是他也不能够反對。已經有人把他帶進去了。

李先生上下打量佩碧，一面聽着他的手下形容經過的情形。後來他點點頭：「你是個很美麗的女孩子，佩碧，也很聰明。你不敢回家，因爲你想保護胡少輝父子。你代替了你姐姐跟胡少輝睡覺了嗎？」

佩碧似乎有所動作，連捉住她的人也不知道她究竟是打算做什麼，李先生已經跳起來在她臉上擊了一掌。她是想向李先生吐一口口涎，但是李先生這一掌把她打得發昏，口涎也吐不出來了。

李先生的反應是眞快的。他顯然不是一個完全要依靠他的保鑣的人。

李先生坐回椅子上，等佩碧那一陣發暈過去了，然後才說：「但現在你已經給我們捉到這裏來了，你還是要告訴我他們兩個是在什麼地方！」

「你休想！」佩碧說。

她也懶得告訴李先生，胡少輝的父親是早已經死掉了。

李先生小心地打量着她，似乎並不匆忙。

李先生說道：「我是有辦法令你開口的。」

「你還是把我殺掉吧！」佩碧說。

「我不需要把你殺掉，」李先生說，「我知道有些人是不怕死的。其實講句實話，死有什麼可怕呢？人一死掉，反而可以一了百了，就是要死死不去才苦呢。」他的眼睛在她的身上溜着，好像要剝她的衣服似的。

佩碧顫了一顫。一個女孩子就是有這一點吃虧。

「李先生，」其中一個手下說，「我替她脫點衣服如何？」

「你敢！」佩碧叫道，「你有沒有看見那些人怎樣死法？你敢碰我，有人不饒你！」

那人伸出頭來舐舐咀唇。這一件事，却是李先生也不能够保證不會發生的。李先生還是輕鬆地笑着：「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佩碧，你認爲怎樣？」

「你有胆量你就碰我吧，」佩碧說，「死也是有許多種方式的。你碰我，胡少輝一定會令你死得很慢！」

李先生哈哈笑起來：「也許會慢到讓我老死？」

佩碧迷惑地看着他。李先生似乎並不很急於向她進行拷問，而她亦不大相信這是因爲她的口頭恫嚇收效了的。

但這是因爲她看不到她的身後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忽然，一個李先生的手下走上前來說

：「我找到了這個！」這人一隻手拿着佩碧的手袋，手袋已打開了，另一隻手則是拿着一張粉紅色的紙。他就是正在手袋裏搜，而李先生就是在等着他搜。現在這個人就搜出了這張粉紅色的紙。佩碧的心一陣劇跳。

李先生把紙拿過來看看：「呀，大廈管理費的收據！現在我知道你是住在什麼地方了！而且連門匙都有！」

佩碧極力掙扎着要撲前去，但是沒有用處。

李先生揮揮手：「馬上去！叫阿輝和阿池去。叫他們小心一點。捉到了人之後帶林明山去認！」

佩碧的後面有人行動的聲音。李先生把注意力移回她的身上：「現在，用不着辛苦你了！我得請你在我們這裏休息一下，我相信胡少輝不久就會來跟你在一起的了。」

佩碧給押到後面一間完全沒有窗子的房間裏，給用繩子縛在一張椅子上。咀巴却沒有給用布塞着。她相信這裏一定是一個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地方了。

× × ×

阿輝和阿池兩個人是好手，他們是李先生帶來的。

他們進入大廈的時候，神情自若，連大廈的看守人都沒有注意他們。

他們乘升降機到達了佩碧和胡少輝所住的那個地方。

阿輝伸手去按了門鈴，而兩秒鐘之後，阿池就以最迅速的手法用佩碧的門匙把門打開了，衝進去。

這是一種聲東擊西的手法。門鈴聲使屋內的人準備先從門洞看看，因此也不會提防門外的人是會衝進來，他們就是這樣衝進去。到了屋中時，手中已拿着槍。

不過屋中却沒有人。

他們馬上把門關上了，以最快的速度在屋中巡視一遍。屋中的確是沒有人的。

「那傢伙的運氣很好，」阿輝說：「他一定是剛好出去了。」

「出去了也總要回來的，」阿池說：「我們祇要在這裏等着他就行了。」

「你看着門口，我搜一搜。」阿輝說道。

阿池站到大門的前面，眼睛湊在門洞上，這樣他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有什麼人回來了。他果然是一個相當本事的好手。阿輝亦是一個相當本事的好手。阿輝在屋中很小心地搜了一遍，回來了。他在阿池的耳邊低聲說：「什麼都找不到。」

「你想找到什麼？」阿池問。

「槍，」阿輝說：「他至少有兩把槍，他用過的就有兩把，一大一小，可能還不祇兩把。他怎麼能夠全部帶在身上？他又不是開着車子。」

阿池皺着眉頭：「你在想什麼？」

「假如他把槍都帶走了，」阿輝說：「也許他是不會回來了，也許他醒覺了，已經溜了。」

「他——不可能知道我們找到了他呀！」阿池說。

「我們也應該是不可能找到他的，」阿輝說：「但是我們找到了。他是一個機警的人。」

「難道我們不等他嗎？」阿池說。

「我們問問李先生看怎樣吧。」阿輝說：「我打一個電話。」

「很好。」阿池說：「你打電話吧，我看着門外。」

阿輝向電話走過去，阿池聽見他吃驚地說：「看這個！」

阿池回頭，看見阿輝一隻手拿着聽筒，一隻手拿着一小片紙。阿輝說：「這是壓在聽筒下的。」

那片紙上寫着幾個字：「等我電話，我要跟你們的老板談談。」

「這是什麼意思？」阿池問。

「這看來像是留給我們的。」阿輝說道。

「這當然不是留給那個女的，」阿池說：「假如是留給她，沒有理由會這樣寫法。你把聽筒放好！」

阿輝把聽筒放好了。阿池還是回到門邊，把耳貼在門上，眼睛看着電話，就像那隻電話有催眠作用，牢牢地吸住他們的視綫似的。過了一會，那電話鈴就響起來了。

兩個人呆呆地看着。電話響了很久都不停，即使屋中人是睡着了，一定也會給吵醒了。假如沒有人接電話，那就是表示沒有人在家，打電話的人也應該收綫了。

阿池說：「我看是找我們的。你聽一聽！」

阿輝把聽筒拿起來湊到耳朵上，不做聲。那邊却有一把聲音響起來，說：「我是胡少輝，你看見了我寫的紙吧？」

這一次是沒有什麼弄錯的了，果然是胡少輝留下那張紙的。阿輝說：「你想怎樣了？」

「你聽着我講，」胡少輝說：「有些事情，我要你告訴你的老板的。」

「你先聽我講，」阿輝說：「你那個女朋友，在我們的手上。」

「這就是我要跟你談的，」胡少輝說：「你有一個同伴的是不是？你叫他到前面朝街的窗口去找一找，那裏有一些東西吊在外面，拿進來看看就知道了。你在電話旁邊等着，我過一會再打來跟你講！」

電話掛斷了。阿輝把這些話告訴阿池。阿池莫名其妙地皺起眉頭：「他在講什麼？有什麼好吊在窗外的？」

「去看看就知道了，」阿輝說：「他叫我等着他的電話。」

阿池走到朝街的窗前，不由得咒罵起來。因為那窗子是典型的現代住宅大厦的窗子，有鉄枝攔着，頭伸不出去的。

「媽的！」他說：「為什要攔得這樣密？人跌不出去就是了，連頭也伸不出去的！」

「他說有東西掛在外面，」阿輝說：「伸手出去摸摸吧！」

阿池又憤怒又狠狠地伸手出去摸，却摸不到什麼。頭不能夠伸出去看，那實在是很不方便的。

「找到什麼嗎？」阿輝問。

「沒有，」阿池說：「喔——」

跟着他就向屋內跌回來，躺在地板上，一動也不動了。

阿輝連忙臥在地上，呆在那裏。這時他才知道自己是多麼幸運。因為阿池的臉



已經沒有了。阿池的臉變成了一大團血肉模糊，一顆槍彈從他的臉進去而從後腦出來了。

阿輝一動也不敢動。假如是阿池接電話，死的就是他。

後來，頭上那隻電話又尖銳地響起來了，他還是不敢動。過了一會，他才醒起他所在的地方是對面的屋子不能開槍射中的死角。所以胡少輝才要把人引到窗前去的。

他伸手上去把聽筒抓下來。

「你看見了我要你看的東西沒有？」胡少輝問。

阿輝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倒不完全是因為他的一個好搭檔死去了，而是因為自己是這樣一個高手，居然也中了對方的計。

「現在你聽着，」胡少輝說：「我的小姨在你的手裏，我當然是心痛的，但是沒有辦法了。假如我向你屈服，我們就兩個都死掉。你告訴你的老板，最好就是放了她！假如他碰她一根頭髮，我也會把他照樣殺掉的。放了她，愈早愈好，等我找到來的時候就太遲了！」

胡少輝講完了就在那邊摔下了電話，不讓他有插咀的機會。

阿輝拿着聽筒，深呼吸了好一陣。但他到底也是一個好手，不久他就恢復了鎮定了。他馬上打一個電話向李先生報告了一切情形。李先生聽到了之後亦是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

李先生亦是不習慣給這樣愚弄的。

阿輝說：「我要守在這裏，一個鐘頭之後才離開。當我一離開，我就離開這座城市，不再回來。你也快帶着那女的換一個地方躲起來！」

「為什麼？」李先生雖然明顯地是一個相當精明而工於心計的人，現在也難免顯得震驚了。

「這個胡少輝，」阿輝說：「他知道我在什麼地方，我却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當我離開了之後，假如我還留在這座城市裏，我是很可能會給他捉住的。假如我給他捉住，那他也很可能有辦法使我招供出你躲藏的地方的。別些人也是一樣，所以你躲的地方，最好就是不要讓太多人知道！」

「唔，」李先生說：「很有道理。你暫時離開此地吧，我會另外叫人來的。但是，他怎麼會發現你們的？」

「我不知道，」阿輝說：「我們一到就上來了，他沒有時間看到我們，但我相信他是早知道我來的，他就是看到我們上來，也不可能有時間佈置這許多。」

「好吧。」李先生說：「就這樣做好了。」

電話掛斷了，李先生馬上就作應變的準備，找來了一部搬家用的大貨車，把他自己和佩碧及林明山也裝上去了，開出了這座貨倉。林明山看見這個情形，就知道事情有變了，但是又不敢開口問，祇能夠在那裏發抖着。

李先生也沒有講話，佩碧則是縛在椅子上的，而且咀巴也是給塞住了，她就是想講話也發不出聲音來。

（下期續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 鐵杖僧

混沌書生

僧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遜清末葉，來余鄉，棲城北某破寺中，露背赤足，芒鞋破衲，掛褡其間，手摩挲鐵禪杖一，重可八九十斤，視其狀貌，身修而長，兩目微凹，確有膂力驚人者，自至沿街抄募，衆者以酒食錢票，俱弗受，叩所需，又不答，且終日未嘗見其餐飲，或勸之曰，師既不茹葷酒，當乞募山村僻巷中，何日往來於熱鬧之塲耶，僧若不聞也者，村人多笑其顛，後居寺中日久，對於鄉間父老，甚為和靄，且常與兒童嬉戲，隣近老幼，咸悅之，不為怪也，某日夜間，忽聞人聲鼎沸，鑼聲鏜鏜，登高遠眺，則見火光冲天，自南而來喊聲大作，有劇盜數十人蜂擁至，方欲肆其暴行，村人正入睡鄉，聞驚聲起，倉卒無計，哀號涕泣，慘不忍聞，斯時但聞槍聲與喊哭聲，互相呼應，正紛擾間，一僧自北而至，手執鐵杖，飛奔盜前，轉瞬間，各劇盜東倒西歪，俱鳥獸散，於是村人咸集，圍僧數匝，諦而視之，即某破寺中之鐵杖僧也，乃環揖致謝並與以重金，僧不受，負鐵杖拂衣而去，後不知所終。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東方英・文
子成・圖

# 絕路 （三）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影劍卜勁藩以進為退，脫離了萬妙夫人的掌握，然後取道回家，豈料在路上遇到趙燕雙殘，要把他帶走，於是發生衝突，雙方打了起來，未分勝負，雙殘告訴他，說在此山區有多批江湖中人在找他，為避免驚動他人前來圍捕，約他同往僻靜處一決勝負。無影劍同意此議，三人即起程他往。途中却來了吳萊子，把雙殘驚跑，提着無影劍飛縱而去，來到一山洞處，原來萬妙夫人已先在此處等候了，她一見無影劍，便苦苦勸他不要亂闖……

## 易容兼易服

萬妙夫人長嘆一聲道：「兄弟，你沒有機會的，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人在四處搜捕你。」

無影劍卜勁藩道：「落在什麼人手裏，也不都是一樣，但我心理上沒有被愚弄的感覺。」

萬妙夫人有口難辯，對他簡直沒有辦法，急得只有跺脚。

吳萊子忽然接口道：「好，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要走你就走吧，我們這片人心，算是給狗吃了。」

無影劍卜勁藩聽說他們居然放他走，微感意外的怔了一怔，語氣一緩，道：「在下不會不知好歹，日後……」

吳萊子截口說：「話不要說得太遠了，日後是日後的事，現在你要走，你得聽老夫的話，才能讓你走。」

無影劍卜勁藩火氣漸漸消失了，欠身道：「老前輩有何吩咐？」

吳萊子伸手懷中取出一副人皮面具。托在手中道：「第一，你要戴上這副人皮面具，掩去本來面目。」

## 相見不相識

無影劍卜勁藩伸手接過人皮面具，道：「第二呢？」

吳萊子道：「換一身打扮。」

不必解說，無影劍卜勁藩完全明白他的意思，點頭不迭的說：「遵命！只是晚輩身上就這一套衣服……」

萬妙夫人好容易有了說話機會，接口道：「我們本就替你準備了換裝的衣服，大姊這就替你取來。」翻身奔回洞內，提出一包衣服交給無影劍卜勁藩。

無影劍卜勁藩戴上人皮面具，換好衣服，變成了一個三十多歲，滿面橫肉的漢子。

吳萊子說道：「事久見人心，你現在去吧。」

無影劍卜勁藩抱拳一禮，一式「旱地拔葱」，翻上懸空，便向山下奔去。

這時，天色已然大亮，他飛奔於山野之間，果眞遇到了為數極多的武林人物，由於他面部裝束都變了，因此也沒有人找他的痲煩。

回到珍珠潭邊的故居前，只見整座房



子燒得剩了一堆瓦礫，餘烟未息，灰燼猶紅，從今以後，他又孑然一身了！

他長長的嘆息了一聲，恨恨的一踩脚，旋身間，只見身後不知什麼時候多出了四個人。

那四個人來得無聲無息，居然瞞過了他的耳目，顯見他們都不是等閒之輩。

可是，那四個人，他一個都不認得。

那四個人是一身短裝打扮，年在四十開外五十不到，頭峯帶煞，目射精光。

無影劍卜勁藩不願無故生事，望了他們一眼，舉步便去……

驀地，其中的一人，喝聲道：「站住！」語氣冷得叫人發寒，氣勢尤其招人反感。

無影劍卜勁藩一肚子委屈，正無法出得，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有忍讓之心，只怕也沒有忍讓的修養，劍眉一剔，身形一旋而轉，沒好氣的道：「各位是不是自以為人多勢衆。」

其中一人大喝一聲道：「小子，找死！」縱身而起，一掌劈來。

他猝起發難，動作迅如電閃雲飄。一掠而至，掌風激起一道呼嘯。

無影劍卜勁藩發話的時候，便已運氣戒備，揮掌一接，冷笑出聲，道：「吃生米的，最好學學做人的禮貌。」

掌力一接，那撲來漢子吃虧在身子懸空，無處借力，被震得飛起來七八尺高下，反彈出去。

無影劍卜勁藩自己也被震得退後了一步，他勞累過甚，自難發揮平日的功力火候。

那漢子身懸半空之中，連打了兩個翻滾，突然身子一折，又疾撲了過來，口中厲聲罵道：「兔崽子，你看老子今天非宰了你不可。」

一聲冷笑傳了過來，道：「好一個不講理的東西。」

一股暗勁從斜刺裏射到，便把那漢子的身形冲得一偏，落在地上。

那漢子怒目圓睜，大喝一聲，道：「那一個暗算人的兔崽子……。」

「討打！」人影一現一隱，那漢子一語未了，臉上已是重重的挨了一巴掌。

那一巴掌打得相當重，只見他一張口，吐出一口鮮血，外帶二枚齊根而斷的大板牙。

那漢子大吼一聲，含糊不清的罵道：「兔崽子……」話聲出口，「啪！」的一聲，另半邊臉上又挨了一巴掌，地上又多了一灘血和二枚牙齒！

「你敢再罵，你有多少牙齒，老夫就打落你多少牙齒！」人影一定，現出一個瘦小乾枯的老頭子。

那漢子連挨兩個巴掌，連人都沒有看清楚，這時牙齒被打落了四枚，人也清醒了過來，憑他那打人的嘴巴的兩手，就叫他明白自己不是人家的對手。

霍的一錯步，退了一丈多遠，舉着張皇的眼色，驚惶地道：「你……你……」

別看他兇得叫人生氣，想不到也有說不出話來的時候……。

因為他看清楚了來人的面貌，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悍然之氣，便像破了洞的皮球，統統洩光了。

無影劍卜勁藩一見又是吳萊子，暗笑一聲，忖道：「表面文章做得眞漂亮，幾乎又教我相信了他們的誠意。」一朝被蛇咬，見了井繩也怕，這也難怪他心理上戒心忒甚。

吳萊子顯然無意與那個人為難，冷喝一聲，道：「你們四個討打的，還不給老夫滾！」

那四個漢子屁都不敢再放半個，扭頭便跑，頃刻之間，就不見了影子。

吳萊子望了無影劍卜勁藩一眼，道：「你眞不怕痲煩，這個時候，還有心事與人爭强鬥狠。」

無影劍卜勁藩冷冷的道：「多謝指教，晚輩告辭了。」雙拳一抱，頓脚長身，便射了出去。

失意之人心病多，鬥不過他，只有敬而遠之了。

「慢走！」他那能快得過吳萊子，又在丈遠不到後被吳萊子截住了。

無影劍卜勁藩眉頭一皺，道：「老前輩，晚輩可不慣被人戲弄，命一條，你要你就拿去。」

吳萊子老眼一翻罵道：「渾蛋……」

他罵完之後，忽然又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接着道：「大變之下，這也難怪你神經兮兮的，老夫不為你計較。」

無影劍卜勁藩原本不是橫蠻不講理的人，實在心情太壞了，被吳萊子這樣一說，眞有點不好意思起來，訕訕的道：「老前輩不是在暗中追踪晚輩？」

吳萊子笑了一笑道：「你想到那裏去了？」

無影劍卜勁藩一怔道：「老前輩，您是……」

吳萊子道：「老夫趕來，想問你一句話。」

無影劍卜勁藩說道：「老前輩，請指教。」

吳萊子道：「你與老夫那乾女兒原本談得好好的，為什麼忽然變了卦，道理何在？」

無影劍卜勁藩搖了一搖頭道：「沒理由，我想想不對就走了。」

吳萊子一笑道：「你臉紅了，說的假話。」

他的臉是否紅了，他自己却沒有自知之明，但被吳萊子說得一張臉眞的紅了起來。

吳萊子哈哈大笑道：「老夫問你，是不是有人暗中向你說了些什麼話？……」

無影劍卜勁藩暗嘆一聲，不得不承認這吳萊子的厲害了，只好一點頭，道：「是又怎樣？……」語氣僵硬，火藥氣味濃重，大有大不了一拚之勢。

吳萊子淡淡的笑了一笑，道：「那是怎樣的一個人？」

無影劍卜勁藩道：「傳音相告，未見其人。」

吳萊子沉思了一下道：「老夫心裏有數了。」

無影劍卜勁藩道：「那是誰？」

吳萊子道：「你連他是誰都不知道，為什麼就相信他是話？」

這一着相當厲害，問得無影劍卜勁藩怔了半天，才囁囁嚅嚅的道：「當然晚輩

也覺得有某些不妥之處。」

吳萊子道：「她有什麼不妥之處？」

「這……」眞要數說出來，却又無從數說起，因爲她的話都說得非常明白，而且，沒有具體事實，要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完全是自己的心理反應，無影劍卜勁藩頗有難於啓齒之苦。

吳萊子道：「不要這……這……這的了，老夫替你說了吧，她的毛病就出在太過熱心和沒有說假話，她本該甜言蜜語的哄你一頓，但她這次却一改常性，所以反而教人不相信了。」

無影劍卜勁藩望了吳萊子一眼，笑了一笑，沒有答話，心裏却爲自己辯護，道：「誰知道她是眞話假話，就你現在的話，也難以教人相信。」

吳萊子冷笑一聲道：「小子，你是狗眼看人低了……。」這句話本該還有下文的，但他却身形一轉，走出二三丈遠了。

顯然，吳萊子心裏非常不高興，懶得再管無影劍卜勁藩的閒事。

無影劍卜勁藩心中若有所失的一虛，嘴巴一張，想叫住吳萊子，一時又拉不下臉來，所以他的張嘴成了徒具形式，其實聲音還只在口裏轉了一轉，又嚥回去了。

就這微一怔神之下，吳萊子已經走得不見了影子。

無影劍卜勁藩自己就是一個愛打抱不平，熱心助人的人，設身處地的替萬妙夫人與吳萊子一想，如果自己是他們，好心反遭白眼，那實在不是味道，想法一變，當時，就引起了一種歉愧的感覺……。

蓦地，一聲嘆息傳來，道：「也許我眞看錯他們了！」

無影劍卜勁藩心神一震，吸氣運功，扭頭循聲望去，正有一道身形從一棵大樹上輕飄飄的落了下來，他面色一喜，「啊！」了一聲，說道：「火丁和尚，原來是你！」

他口裏的火工和尚，怕莫有六十多歲了，一身破舊僧服，拖拖拉拉，看不出他是大有來頭的人。

事實上，他也沒有什麼大的來頭，他只不過是鐵佛寺裏燒火打柴的火工和尚而已。

因爲無影劍卜勁藩與鐵佛寺一指金剛和尚交厚，常到鐵佛寺去隨喜，所以認識這位火工和尚。

這位火工和尚在他意念之中並沒有多大的了不起，但在此時此地，他却有着「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之感。

蓦地，他腦中掠起一道意念，忖道：「這火工和尚莫非大有來頭？」此念一生，他臉上的笑容，忽然變得呆滯和不自然起來。

火工和尚一眼就看出了他心理的負荷，呵呵一笑，道：「少俠，別胡思亂想，我火工和尚過去是火工和尚，現在還是火工和尚，你別給自己過不去。」

他說得好輕鬆，但，無影劍卜勁藩可不是這樣想，搖了一搖頭，肅然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有請老前輩見示法諱，以便拜見請益。」

火工和尚笑呵呵的道：「不能說，不能說，鐵佛寺的老和尚都不知道我是誰，那能向你小子說。」火工和尚到底比不上有道高僧，說出來的話完全沒有和尚的味道。

無影劍卜勁藩苦着雙眉，只搖頭。

火工和尚也搖了一搖頭，道：「好！好！好！你小子是我們少師父的朋友，我火工和尚惹你不起，我這就走，可以了吧。」說完話回頭就走。

無影劍卜勁藩心中一急，身幌搶在他前面，欠身道：「老前輩……。」

火工和尚道：「火工和尚！」語氣堅定得和石頭一樣。

無影劍卜勁藩嘆息一聲，只好又改口道：「火工和尚，晚輩僭越了。」

火工和尚不再計較他「晚輩」之稱了，點了一點頭，道：「此地不是談話之地，隨我來。」

火工和尚走在前面，僧衣拖拖拉拉的，看起來他是一步一步的走，速度一點也不快，事實上却苦壞了走在後面的無影劍卜勁藩，他展開一身所學，全身功力，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還差一丈多遠的距離。

無影劍卜勁藩江湖上名頭不小，自己也認爲眞有兩下子，一向扯的是順風旗，更加強了自己信心，想不到人一倒霉，自己的身手便處處不如人了，這時，他才想起師父的話：「人上有人，天上有天，千萬不能自滿。」說得一點不錯，自己和眞正的武林高手差得太多了。

刺激生反應，反應生力量，無影劍卜勁藩明恥立志，狠狠的一咬鋼牙道：「以後我要加倍的用功上進！」頭一揚，目光由悲傷轉爲堅毅，步度突然輕快起來了。

一路上，無影劍卜勁藩都在想着心事，火工和尚一聲：「這裏可以了。」他們已經處身在江流急湍之邊了。

火工和尚身子靠在一塊人高的石頭旁，道：「首先，和尚要告訴你的是，你的老婆兒女現在都很安全。」

無影劍卜勁藩長長吁了一口氣，蹬在卵石上，道：「這樣晚輩就放心了。」

火工和尚道：「不過，你別高興得太早，要救他們回來，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無影劍卜勁藩一震道：「什麼？他們果眞落到那批賊子手中去了，我那呂大哥呢？」

火丁和尚道：「什麼呂大哥，我老和尚不認識。」

無影劍卜勁藩道：「就是銀笛專諸呂錦光，他不是也曾到過貴寺去！」

火丁和尚若有所憶的「啊！」了一聲，道：「原來是那個小子呀……」

無影劍卜勁藩接口道：「他保護拙荊一同逃去的，這樣說來，他也遭了池魚之殃了。」

火丁和尚「嗯！」了一聲，眉毛動了一動，欲言又止的暗暗嘆息了一聲。

無影劍卜勁藩顯然沒有注意火工和尚的表情，接着又道：「老前輩，拙荊是落在一批什麼人手中？」

火丁和尚道：「這個……我和尚還不知道。」

無影劍卜勁藩道：「他們現在在那裏？我們追上去好不好？」

火工和尚道：「不知道！我老和尚把他追丟了。」



無影劍卜勁藩楞了一楞，暗自忖道：「怎會把人追丟了？看來你也是隱世的奇人呀！」心中多少有點不舒服，可是他又那能表示出來，只好暗暗的嘆了一口氣。

火丁和尚道：「萬妙夫人那裏，是一條綫索……」

無影劍卜勁藩搖了搖頭，道：「有人暗中告訴晚輩，說他們不可靠呢？」

火丁和尚一笑，道：「就是火工和尚我。」

無影劍卜勁藩一怔，道：「您不是說對她們最好敬而遠之麼？」

火工和尚道：「剛才吳萊子不是和你說了半天麼！也許我原來的看法錯了。」

無影劍卜勁藩一搖頭道：「她那辦法對晚輩來說，根本就不妥當。」

火工和尚一翻眼，問道：「有何不妥呢？」

無影劍卜勁藩道：「晚輩將來還有何顏面與拙荊相見。」

火丁和尚道：「事非得已，自然可以從權。」

無形劍卜勁藩黯然一嘆道：「我們的感情是不能分割的，誤人又誤己，晚輩不能那樣做。」

火丁和尚忽然正經起來，唸了一聲「阿彌陀佛」，身形一幌，道：「我和尚走了！……。」

無影劍卜勁藩想不到他就此一走，急口叫道：「老前輩……火丁和尚，你且請慢走……。」

火工和尚的身法太快了，話沒有說完，他已走得不知去向，甚至他是朝那個方向走的，都教人無以確定。

無影劍卜勁藩站起身子，面對着滾滾的江濤，發了一陣呆，忽然一頓脚道：「圍攻我們『雙星小築』的那七個幪面人定是『離山七煞』，我去找他們去。」

此念一決，身形立起，飛登巧縱而去了。

從巫山前往離山路程可眞還不近，約莫有二千多里路，途中還得穿過河南省，可是路程遠不是無影劍卜勁藩的問題，他有的是一身功力，路上趕快一點，不過是十天八天也就到了，他担心的是會不會看錯人，如果看錯了人，離開此地日久，再回來追尋綫索，問題就更多了。

他心裏多着一層顧慮，趕路的速度，便快上加快了。

好在他已經掩去了本來面目，沒有人再找他的麻煩，可以一心一意的趕路，頭一天，他展開全身功力，就趕了將近三百里地，到了柳樹店。

柳樹店是山區裏的一處小地方，只有一家客棧，一家飲食店，他住店投宿的時候，已經夜幕初張，店內掌上了燈火。

無影劍卜勁藩剛才在另一家飲食店用過了晚飯，現在只是來住宿一宵，恢復疲勞，所以進店時只問了一聲：「有床位麼？」山區小店，很少有個人房間，通常一間房好幾個床位，大家將就點，一夜就過去了。

當然，你包一間房，而那間房又沒有先來的客人，也是行得通的，無影劍卜勁藩自然沒有這個必要。

店小二迎着無影劍卜勁藩哈腰道：「客官來得巧，正好還有一個床位，今兒客人多……。」

無影劍卜勁藩沒有精神和他閒扯，截口道：「請引路。」

店小二喋喋不休地道：「客官要用些什麼酒菜？小號都準備得有……。」

「不用了！」

店小二一皺眉頭，領着無影劍卜勁藩往裏面走去。

「咦！」進門右手邊，有一雙用飲的男女正在用晚飯，那女的忽然目光一直，臉上神色變了一變。

那男的輕聲地問她道：「惜妹，你怎樣啦？」

敢情，那一對男女正是銀笛專諸呂錦光與無影劍卜勁藩的愛妻蘭亭玉女常惜惜兩人，因爲他們兩人也掩住了本來面目，所以，沒有引起無影劍的注意。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呂大哥，你看那人的身形，好像藩哥哥啊！」

銀笛專諸呂錦光一笑，說道：「惜妹，不要神經了吧，他人都死了，怎會是他呢？」

蘭亭玉女常惜惜訕訕的道：「他的身形我最熟了，可是……。」

銀笛專諸呂錦光截口道：「惜妹，小兄知道你的意思，也許那人眞與藩弟有師門關係，你先回房去，小兄想法子摸他一摸。」

蘭亭玉女常惜惜欲言又止的站起身形，猶豫了一下，轉身走進自己房中去了。

銀笛專諸呂錦光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倒叫店小二替他添了半斤老酒，一杯一杯的喝了起來。

目光移動間，忽然與遙遙相對的一個漢子的目光一接，那個漢子微微一點頭，起坐走到無影劍卜勁藩住的那間大房子去了。

無影劍卜勁藩已然睡在床上，正要入夢了，朦朧中只覺一道冷風迎面襲來，雙目一睜，原來是一道刀光。

他本能的一滾身，讓過那道刀光，右手一撐床面，「鯉魚打挺」，雙脚一剪，便向那人腰間踢去。

那人出手一擊，未能中的，心中早有打算，雙脚一點，拔起身形，便向窗外射去。

無影劍卜勁藩脚步雖快，仍然落了空，未能傷到那人，一聲怒喝：「那裏去！」身形一彈，隨身追了出去。

蘭亭玉女常惜惜人雖回到了房中，其實外面動靜時在念中，無影劍卜勁藩喝聲一起，她已自房中閃身出來，道：「大哥，我們進去看看。」

銀笛專諸呂錦光一點頭道：「好！」當先向裏面衝去，蘭亭玉女常惜惜隨在他身後。

聽中用飯的人們一哄，抑起了一片混亂。

他們進入無影劍卜勁藩房中，房裏那還有人影，蘭亭玉女常惜惜嬌軀一擰，就要穿窗追了出去……。

銀笛專諸呂錦光伸手拉住她，道：「惜妹，我們自己的事要緊，不可去招惹麻煩。」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呂大哥，你沒

聽出來，那聲喝聲好像蕭哥哥的聲音。」

銀笛專諸呂錦光一笑，道：「惜妹，你怎麼老是這樣想？」

蘭亭玉女常惜惜道：「不，小妹聽得一點不錯。」

銀笛專諸呂錦光道：「小兄與蕭弟也不是一天二天的交情，他的音容言貌，小兄也熟習得很，怎麼我就一點都沒有聽得出來？」

他這說話說得一點不錯，蘭亭玉女常惜惜不得暗自檢討，忖度道：「難道我眞如呂大哥所說，神經兮兮了麼？」

銀笛專諸呂錦光暗暗一笑，表現得非常體貼地道：「惜妹，疑念難消，我們就出去看看吧！」

蘭亭玉女常惜惜長嘆一聲，道：「算了！」

其實，他們就是趕出去，也不一定能趕到無影劍卜勁蕭，這時無影劍卜勁蕭正被那漢子引着在山中亂轉。

前面那漢子輕功不俗，地形更是奇熟，一轉身就得讓無影劍卜勁蕭找老半天，幾經戲弄之後，無影劍卜勁蕭已被逼得怒火大發，發誓非擒住那漢子不可。

當然，他方想擒住那漢子，另外還有一個用意，那就是他懷疑那漢子可能是關係人之一，想從他口中得到一些實情。

他們兩人在山中捉了一陣迷藏，面前那漢子忽然停下身來，狂笑一聲，道：「小子，你要不識相開溜，老子就只有成全你了。」

無影劍卜勁蕭冷笑一聲，道：「你除了仗着地形熟習之外，在下正要領敎領敎你朋友的高招絕藝。」

那人忽然發出一聲長嘯，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闖進來……。」

話聲未了，只聽四週傳來一陣陣衣袂飄空之聲，只見人影閃動，嗖！嗖！嗖！七條人影飛射而到，把無影劍卜勁蕭團團圍在當中。

原先那漢子身形一錯，已穿過來人，轉到外圍去了。

無影劍卜勁蕭冷笑一聲，道：「有種的就不要跑。」

那漢子哈哈大笑道：「你激也沒用，老子失陪了。」話聲一落，身子一轉，二三個起落，便走得不見了影子。

無影劍卜勁蕭目光一收，向那七條人影打量了一遍，只見那七個人和在珍珠潭圍攻他們夫婦的七個人穿裝打扮完全一樣，而且，也都用幪面巾掩去了他們本來面目。

無影劍卜勁蕭心中一動，暗自忖道：「難道我的身份已經被人查出來了？這七個人又是什麼人呢……。」腦念飛旋電閃，甚至認定原先那七人是「離山七煞」的想法，都失去了信心。

正當他思潮起伏，神思不屬之際，其中一個黑衣幪面人大喝一聲，道：「動手，早了早好！」

刀光一起，有如狂濤駭浪般，向着無影劍卜勁蕭沒頭沒腦的罩下。

無影劍卜勁蕭爲了隱密身份，身上又佩了一把尋常寶劍，反手一拔寶劍，一抖劍花迎了上去。

但是滿天刀光，分由四方八面湧了上來，一接之下，無影劍卜勁蕭便是心頭大駭，暗叫一聲道：「聯手刀陣！比上次圍攻的那七人厲害多了。」

盡其所能的應付了十幾二十招，只見那七人刀陣越打威力越大，任他劍法通神也被重重刀影壓迫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看這種情形，人家分明是決心要把他毀了。

無影劍卜勁蕭又勉強支持了十七八回合，已被那連鎖變化不絕的力勢殺得手忙脚亂，應接不暇了。

情勢危急，眼看他已陷於絕境了。

就這個時候，無影劍卜勁蕭忽然眉頭一喜，目光靈光隱現，他已從困難中找出了那刀陣變化的一個弱點。

說來，這七個人的個人武功，如果單打獨鬪的話，沒有任何一人能接得住他的快劍攻勢，可是，他們的刀陣威力非凡，一經聯手，威力之大，令人咋舌。

他們有一個缺點，由於他們本身的功力不够，在變化轉變之中，有時難免現出遲滯的破綻。雖然那破綻只是毫髮之差，他落到了無影劍卜勁蕭這等高手眼中，仍不難發現把握。

無影劍卜勁蕭強撐苦持，爲的就是等待這個機會，說來眞是吉人天相，就在他情勢危殆，勢難再支撐下去時，那刀陣上的弱點突然又一次的暴露出來。

無影劍卜勁蕭大喝一聲：「着！」忽然將手中精鋼長劍擲了出去，目標是指向一個五尺開外的漢子。

移勢之中，保命都來不及，那有將兵刄擲出去之理，因此，這出人意外的一着，誰也想不到。

但見白光一閃，那漢子別說閃讓，連思攷的意念都來不及轉動，便悶哼一聲，應劍仆倒。

另外六人，並不因爲死了一個，而感到任何驚悸，反而人人心頭大喜，因爲他的手中已經失去了兵刄，連抵抗力都沒有了。

六個人之中，有五人都哈哈大笑了起來……

驀地，無影劍卜勁蕭又大喝一聲，一道精光寒芒，暴射而出，疾向陣外衝去。

這一道精光來得太意外了，那六人笑聲未了，便已有二人的笑聲，半途中一截而斷，身子向後倒了……

無影劍卜勁蕭身子一錯，隨着那二人下倒之勢，貼地射了出去……。

他這一招捏拿得分毫不差，其他四人根本不及擧刀阻擋，他已脫出刀陣之外去了。

無影劍卜勁蕭這一仗下來，身子都疲憊到了極點，不敢再回身找他們算帳，長嘯一聲，飛奔而去。

飛奔了一陣，他又不敢再回到客棧去了，找了一處隱密之處，雙膝一盤，調息起來。

目前他最需要的就是體力，要沒有體力，他就整個的完了。

他這一調息下來，就是一個多時辰，抬眼一望，只見長空如洗，點點繁星，向着他不住的眨眼不止。

無影劍卜勁蕭長長嘆了一口氣，自言



自語的道：「奇怪！他們好像在等着我似的……。」

遠遠傳來一陣兩人交談之聲。

無影劍卜勁蕭心神一斂，凝神聽去。

只聽一人道：「山主有令，那人務必找到除去，否則，嚴懲不貸。」

另一個人道：「他究竟是什麼人？山主自己的暗中護衛都派出來了。」

最初說話的人道：「這個你就不用問了，快去分派你的人手吧！」

另一人道：「你不到小弟那裏坐一坐嗎？」

最初說話那人道：「不用了，我還有別的事。」

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傳來，有一個人離開了。

無影劍卜勁蕭轉身飄了出去，只見前面大樹之下還有一個漢子站在那裏尙未離去。」

再仔細一看，不由心中大喜，暗叫一聲，道：「好呀，原來又是你，這次你可別想再逃了！」

那人還是行刺他不遂，把他引到這山中來的漢子，也還是無影劍卜勁蕭心目中的主要綫索。

他暗自提起一口眞元之氣，輕手輕脚的直向那漢子身後掩去。

那漢子不知在想着什麼心事，失神的站在那裏一動未動。

無影劍卜勁蕭可不是暗中偷襲別人的人，當他掩到那人身後五尺左右，仍不見他人發現時，便輕輕的咳了一聲。

那人兀地一驚，猛然旋身過來，當他一眼看清無影劍卜勁蕭時，口中「啊」了一聲，方待有所行動時，只見寒光一閃，一柄奇形快劍的劍鋒已抵在他心中之上。

那漢子雙目一楞，全身打了一個冷噤，臉色刹時變得蒼白。

無影劍卜勁蕭呵呵一笑，道：「朋友，你做夢也想不到吧？」

那漢子大聲地叫道：「朋友，有話好說。」

無影劍卜勁蕭面色一寒道：「你能有問必答？」

那漢子道：「知無不言。」

無影劍卜勁蕭道：「我看你對這裏的地形非常熟悉，找一處可以談話的地方，我們要好好的談一談。」

那漢子點頭不迭的說道：「可以！可以！」

無影劍卜勁蕭屈指虛彈，凌空射出一道指力，點了那人三處穴道，控制了他的身手，然後，一收奇形怪劍，道：「你前面帶路吧，不過你要小心着，你要是搗什麼鬼，第一個喪命的就是你。」

那漢子原一本肚子壞主意，想不到無影劍卜勁蕭比他更精，早防了他一着，點了他三度穴道，只好心中暗罵了一聲：「小子，你狠，老子總有連本帶利要回來的一天。」

轉身向前走去。

身手被制，性命交關之下，那漢子果眞不敢搗鬼，老老實實的領着無影劍卜勁蕭到了一處安全而隱密的地方。

那地方不但隱密，而且出山也近，那漢子倒很能替無影劍卜勁蕭着想。

那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山洞，洞口長着一叢雜草，不是知道的人，很難發現這個地方。

兩人面對面，席地而坐。

無影劍卜勁蕭問道：「請敎大名。」

那人道：「不敢，在下姓李，草字一個『飛』字。」

無影劍卜勁蕭一皺眉頭道：「武林之中有一位『千里追風』莫非就是兄台。」

千里追風李飛答道：「慚愧，那正是在下。」

無影劍卜勁蕭雙拳一抱道：「失敬！失敬！」伸手一掌，拍在他肩頭上，解了他被制的穴道。

江湖人物，講究的就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無影劍卜勁蕭聞名之卜，態度立變，那是表示他對千里追風的敬重。

千里追風李飛臉上一紅，還了一禮，道：「慚愧，慚愧，還沒請敎兄台上卜如何稱謂？」

無影劍卜勁蕭一怔道：「台兄不知在下是誰，爲什麼對在下過不去？」

千里追風李飛道：「在卜不過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尙請兄台見宥。」

無影劍卜勁蕭暗自思量了一下，忖道：「剛才我已使用過我的獨門兵器『一綫天』，事後他們一定會知道我的身份來歷，現在何不索性光棍一點，給他一個眞名實姓。」

一念而決，無影劍卜勁蕭笑了一笑，道：「實不相瞞，在卜就是江湖末流『無影劍』卜勁蕭。」

千里追風李飛驚叫一聲，道：「卜大俠！」

無影劍卜勁蕭歙然搖手道：「不敢當！不敢當！」

千里追風李飛嘆息一聲，道：「卜大使，請恕在卜說一句不當的話，你爲什麼要和我們山主作對呢？那對卜大俠你，太不利了。」

無影劍卜勁蕭苦笑一聲，道：「此話從何說起，貴山主是誰？在下一點都不知道，又如何談得上作對。」

千里追風李飛雙眉一蹙道：「也許是大俠你無心之間得罪了敝山主。」

無心之失誰也不能說沒有，無影劍卜勁蕭輕輕一嘆道：「這就難說了……貴山主究竟是誰？不知兄台能示見告一二？」

千里追風李飛道：「在下追隨敝山主不久，他的來歷在下也不大清楚，平時大家只知叫他山主，很少人知道他的眞實姓名。」

無影劍卜勁蕭道：「他的住處呢？」

千里追風李飛眉頭一皺道：「他有很多落脚的地方，但在下却說不出那一處地方是他的長住之地了。」

在武林之中，這種狡兔三窟的情形，並不爲奇，看千里追風李飛的神情，似乎說的也不是假話，無影劍卜勁蕭暗嘆一聲，道：「看來貴山主乃是一位武林之中的有心人了。」

千里追風李飛笑了一笑，不置可否。

無影劍卜勁蕭接着又道：「李兄，請恕在下冒昧，問你一個不當問的問題，如李兄你有何碍難之處，儘可直言相告。」

江湖人物，講究的是一個「誠」字與

「淺」字，再其次就是「面子」了。

千里追風李飛落在無影劍卜勁藩手中，照說無影劍卜勁藩很可以刀斧交加，嚴詞追問，怕他不實話實說。

可是，無影劍卜勁藩並沒有那樣做，而且當他一報出自己名號的時候，無影劍卜勁藩的反應，頗有心儀巳久之神情。

別看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看在千里追風李飛眼裏，便產生了一種知遇之感，暗寓結交之意。

人與人間之交往，說來就是這樣奇妙，彼此對上了眼，什麼話都好說，不然的話，大不了命一條，你又還能把我怎麼樣的。

無影劍卜勁藩一眼就看出千里追風李飛是一個很講究這些地方的人，所以，一上來就對他存着三分客氣。

當然，他無影劍卜勁藩大名，也有使人值得交往的原因。

千里追風李飛道：「請說。」

無影劍卜勁藩道：「就是貴山主那些落脚的地方，不知李兄能否相告？」

千里追風李飛歉然的道：「對不起，這不是我李飛能做的事，尙望……」

無影劍卜勁藩截口道：「在下有言在先，是我問錯了，我們不再提這件事。」

千里追風李飛過意不去地道：「在下可以告訴兄台一件事，當兄台落店時，敝山主就同時在那店中，所以，在下亦奉命對兄台有所不利。」

無影劍卜勁藩「啊」了一聲，道：「他是那一位？」

千里追風李飛道：「兄台入店時可曾見到入門左手邊的兩個人？」

無影劍卜勁藩雙目一凝，回憶了一下道：「是，好像有那麼兩個人，面對着外面的是一位婦道人家，那位男子……」

千里追風李飛接口道：「那位背對着你的男子，就是敝山主。」

無影劍卜勁藩一嘆道：「唉，可惜在下當時太粗心大意了。」

千里追風李飛道：「在下能說的不多，兄台……。」

無影劍卜勁藩朗爽的一讓道：「兄台有事，儘可自便。」

千里追風李飛想不到無影劍卜勁藩如此豪邁，當時楞了一楞，暗暗一咬鋼牙，忖道：「這人是一條漢子，我該暗助他一臂之力！」

心念一決，忽然說出一句話，道：「遇折枝而反向，兄台可免大難……」話聲未了，身形一愰，射出洞外去了。

無影劍卜勁藩隨身走出洞外，迎面便看見一枒折斷了的樹枝，心中一慘，慨嘆一聲，道：「李兄，你這份情意，在下永誌不忘。」

身形一愰，照着千里追風李飛的暗記走去，果然，一路上再未遇到任何阻擊，平平安安的出了山區，只是出山後不再是柳樹店，而到了自河口。

一夜過去，又是大白天了。

自河口比柳樹店又大了一點，飲食店多到三家之數，無影劍卜勁藩心情惡劣，對飲食之事，只爲塡飽肚子，再沒有挑選享受的心情。

三家飲食店排在一排，無影劍卜勁藩跨步走進了第一家飲食店。

他顯然來得太早了，飲食店裏還沒有生火。無影劍卜勁藩進了店，才看出情形不對，暗自一嘆，說道：「我眞是越來越粗心了……」

山區小店，對待客人倒是非常誠樸，並不以無影劍卜勁藩來得不是時候爲怪，當下便有一位大姑娘走了過來，欠了一欠身，道：「客官請稍候片刻，先喝一杯茶，很快就好了。」

無影劍卜勁藩訕訕的一笑，道：「有現成的沒有，隨便什麼都可以。」

那大姑娘微微一笑道：「客官要趕路麼，好，小女子這就替你準備去。」

一點不讓進門的客人心中稍有不樂，無影劍卜勁藩搖頭嘆息一聲，自言自語地道：「還是平平凡凡的做人，平平凡凡的生活好。」

「那也不見得！」不但有人答話，而且，閃身走進來一人。

無影劍卜勁藩目光一轉，不好意思的站了起來，抱了一抱拳道：「老前輩。」

眞巧，吳萊子也來了！

吳萊子一揮手，道：「少禮……今天眞倒霉！」

無影劍卜勁藩無法猜測他話中用意，笑了一笑，沒有答話。

吳萊子接着又道：「老夫就怕碰上你這倒霉的小子，偏在這裏碰上你這倒霉的小子！」

敢情，吳萊子在當面罵他，無影劍卜勁藩臉色變了一變，暗自一咬鋼牙，拚命的壓制自己的情緒，暗自道：「任他說去，只當耳邊風好了。」

吳萊子喋喋不休地道：「眞是倒霉命，老夫拐着彎躲你，居然躲不開你這小子，你說倒霉不倒霉。」

無影劍卜勁藩被他罵得自制的功夫全失，肚中火氣一冲而起，眼睛都氣得發了紅。

可是，他又不能眞的發他的脾氣，只好恨恨的掏出一小塊銀子，放在桌上，向吳萊子點了一點頭，二話不說的，起座就向外面走去。

吳萊子翻手一把拉住他，說道：「你想走？……」

無影劍卜勁藩實在忍不住了，冷笑一聲，道：「晚輩霉氣大，避開一步，豈不正合了你老前輩心意。」

吳萊子大叫道：「不行，你要走了老夫更倒霉了。」

無影劍卜勁藩星目一翻道：「您，這是什麼意思？」

吳萊子道：「躲開了你小子，沒有老夫的事，要碰到了你小子而不把你留住，老夫可就有得霉倒了。」

無影劍卜勁藩一怔，說道：「此話怎講？」

吳萊子道：「受不了老夫那乾女兒的埋怨，她那一套，眞能把一個活活的好人逼得發瘋，你信不信？」

無影劍卜勁藩一笑道：「你也怕她？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還不是陽奉陰違，意圖欺騙於她。」

吳萊子道：「偏偏倒霉，躲也躲不開你。」



無影劍卜勁藩道：「你不會當作沒有見到我麼？」

吳萊子一搖頭道：「那可不成。」

無影劍卜勁藩道：「爲什麼？」

吳萊子道：「因爲你會打小報告。」

無影劍卜勁藩道：「我答應你老人家不提我們相遇的這件事就是。」

吳萊子道：「你嘴上無毛，必然做事不牢，誰敢相信你的承諾。」

無影劍卜勁藩俊面一紅，羞惱地道：「老前輩，你就這樣看不起晚輩。」

吳萊子道：「除非……」

「除非什麼：」無影劍卜勁藩心中甚是怒惱，語氣可就變得生硬起來。

吳萊子望了無影劍卜勁藩一眼，笑笑地說道：「除非你跟老夫去見我那乾女兒一面。」

無影劍卜勁藩自經過火工和尙一番開導之後，心中頗有意思保持萬妙夫人之間之友誼，吳萊子現身之際，未嘗暗中不是一喜，詎料吳萊子滿口廢話之後，原來是在調侃他，年輕人的自尊心使他口不應心的，冷笑一聲，道：「老前輩，打得一手好主意的算盤。」

吳萊子道：「再有一辦法，就是你小子也拜在老夫膝下，叫老夫一聲乾爸爸，一個是乾女兒，一個是乾兒子，老夫就可以誰都不偏坦了。」

無影劍卜勁藩也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聽得心裏好不惱火，劍眉一挑，方待反唇笑他兩句……」

忽然，眼前人影一閃，滾進來一個全身皆黑的孩子，白眼睛一翻，叫道：「哇！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裏找別人的開心呀，我大姊急得只蹀脚啦！」

吳萊子道：「急什麼：」

那黑小孩道：「人家又開溜了哩：」

吳萊子道：「人都巳經開了溜，急又有什麼用：」

那黑小孩道：「好，你老人家不急，我小黑子走了。」身子一滾開步子就跑。

「回來：」吳萊子一伸手，小黑子便巳被他拉了起來，放在欖子上，指着無影劍卜勁藩道：「小黑子，你認不認識這大小子。」

小黑子骨碌骨碌翻着黑眼皮轉着白眼珠打量了無影劍卜勁藩一陣，搖頭道：「不認識。」

吳萊子道：「他就是你成大姊要找的那小子：」

小黑子「哇！」的一聲，從欖子上跳下來，一把拖着無影劍卜勁藩道：「去，快走，我們發現你那老婆的綫索了。」

沒有任何事情再比這句話叫人興奮的了，無影劍卜勁藩什麼火氣都沒有了，心裏的不愉快也因之一掃而光，「啊：」了一聲，隨着小黑子就向外面跑去。

吳萊子大叫一聲，道：「大小子，黑小子最壞不過，你小心上當……」

無影劍卜勁藩並不認識小黑子，更不知道他的爲人，吳萊子這一嚷嚷，直嚷得他心裏一陣猶疑，脚下一收勢，站在門口直皺眉頭。這時，一盤熱氣騰騰的包子送到桌上來了，第一個就是那小黑子「哇」的一聲大叫，身形快得像閃電一般，一飄而回，五爪將軍一探，就搶了四個包子在手裏，大吃起來。

無影劍卜勁藩訕訕的一笑，回到座前，一看盤中包子巳經一個都不剩了。

原來，吳萊子巳先把剩下來的另四個包子也一手抓去了。

包子原來是送給無影劍卜勁藩的，這時無影劍卜勁藩倒完全沒份，那大姑娘看得「噗哧！」一笑道：「沒關係，裏面還有的是，待小女子替爺們取來。」

吳萊子一愰腦袋道：「不用了！」舉步出了店門。

無影劍卜勁藩的衝動，經此一來，巳冷靜了下來，想想他們兩人的調侃，實在有點生氣，便不跟在他們後，反而坐了下去，道：「姑娘，有酒麼？請加上一斤白乾！」

吳萊子與小黑子原來巳出去了一丈多遠，一聽有酒，折身跑了回來道：「有酒，？好極了。」

另一個呼應道：「再急的事情，也不急在一時，吃飽了，喝足了，做起事來也有精神。」說着，各據一方，坐了下來。

無影劍卜勁藩一笑道：「你們那位身上帶得有銀子？我的銀子都花光了。」

小黑子兩眼一翻道：「你沒有銀子叫什麼酒菜？」

無影劍卜勁藩道：「有你們兩位付賬，我怕什麼。」

吳萊子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原來也不是東西！」

無影劍卜勁藩笑笑道：「近朱者赤，近……」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 金筆點龍記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位綠衣麗人帶着從人、婢女來到天王寺，要在寺中借宿、還願。看守該寺的丁老丈乃示意前此來寺借宿的兪秀凡，要他搬往別處。當他帶着簡單的行李前往丁老丈的堂侄處去時，途中被那綠衣麗人追上，攔住去路，突然出手抓着他的右臂，使他疼痛難當，然後追問他日前逃來寺中的一個身受重傷的中年文士，現在藏身何處。兪秀凡爲了忠於自己的言行，雖在威迫之下，亦凜然隱瞞實情。綠衣女迫供不逞，只好又甜言邀他重回天王寺……

## 負傷投逆旅　藏身假山中

綠衣麗人一口一個小兄弟，叫的十分親熱，但兪秀凡已瞭解處境危惡，這美麗的女人，笑意盈盈中，出手就可能殺人。

既沒有逃避的能力，只好認命，當下說道：「在下住那裏都是一樣。」

綠衣麗人道：「那很好，咱們回到寺中去吧！」

伸手檢起兪秀凡落地的書箱衣服，接道：「大姊姊替你拏着東西，咱們回去吧！」

兪秀凡心中暗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一挺胸，强忍半身疼楚，追在那綠衣麗人身後行去。

他一條右臂痲木未復，軟軟的垂着，半身筋骨，酸疼未消，行動起來，有着說不出的蹩扭。

但這些肉體的創傷，雖然苦痛難當，天性倔强的兪秀凡還可忍受，精神的迫害，却使他生出强烈的反抗意識，大明的律條國法，似是很難加諸在這等身負奇技胡作非爲的綠林梟匪的身上，一般的衙役、捕快，只怕也無法逮住這等兇惡人物。

一念動心，不禁對聶隱、紅綫等飛俠人物，生出神往敬慕。一劍在手，除暴安良，亦可補國法於不及。

他神馳古人，忘記了身受的創傷，脚下突被一物絆住，蓬然倒摔在地上，原來已到廟門外面，被廟前的石級絆倒。

他右臂已暫失靈活，只有一隻左手可用，這一跌，只摔得鼻青眼腫，口中流出鮮血。

這時，那青衣女婢，已奔來接過綠衣麗人手中之物，綠衣麗人却回身一笑，蓮足一挑，兪秀凡竟被挑了起來，呼的一聲，飛入廟中。

這一下，兪秀凡身難自停，如若摔着實地，非得筋斷骨折不可。

就在他身體將要落着實地之際，那綠衣麗人突然飛步而至，伸手一抄，接住了兪秀凡，輕輕的放在地上，格格一笑，道：「小兄弟，摔的疼不疼？嚇着了沒有？」

一種被戲弄的感覺，使得兪秀凡有着無比的羞辱感受。

但他心中明白自己眼下的處境，如有反抗舉動，將招來更大的羞辱。忍下心中激忿，一語不發。

綠衣麗人嫣然一笑，接道：「小兄弟，別難過，那丁老丈只怕比你更苦了。」

語聲一頓，提高了聲音，道：「人廚子，



把丁老頭帶出來。」

只見那車夫裝扮的黑衣大漢，提出滿臉鮮血的丁老丈，緩步行了出來。

兪秀凡凝目望去，只見那丁老丈全身軟癱，已然是奄奄一息，不禁黯然一歎，道：「他已是古稀之年，你們竟然這樣折磨於他，於心何忍？」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小兄弟，他叫人廚子，那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的綽號。俗語說，名字有叫錯的，但外號叫不錯，他整人就像廚子做菜一樣，不但手法熟練，而且花樣很多，你先別担心丁老頭的生死，該想想你自己的安危才是。」

兪秀凡道：「小生自知無能反抗，那只有逆來順受了。」

綠衣麗人道：「說的好可憐啊！小兄弟，但你爲什麼不說出那人的藏身之處呢？」

兪秀凡道：「我如胡亂指說一處，你們搜查不到，只怕更要身受苦刑了。」

綠衣麗人笑道：「小兄弟，你怎麼這樣死心眼呢？爲什麼不說實話，我們找到那人，大姊姊重重有賞。」

兪秀凡心中暗道：對於這等兇惡之徒，自也不用跟他們講信義之道了，我得用些心機才成。

當下長長嘆一口氣，道：「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乎，但我未見有人到此，心中縱有求命之心，却又無法胡亂指一處所在。唉！這不是問案認罪的事，小生認了，畫押就行，我如胡亂說一個所在，你們找不到人，豈不是更要我多受酷刑。」

綠衣麗人道：「小兄弟說的也是啊。」

兪秀凡道：「小生十年寒窗，苦讀詩書，從未和你們江湖上人交往過，又何苦爲一個素不相識的人，忍受這等酷刑煎熬呢？」

綠衣麗人道：「小兄弟說的有理。」

兪秀凡接道：「如是夫人覺着小生說的有理，諸位還不肯放了小生，那豈不是自認不講理了麼？」

綠衣麗人格格一笑，道：「很可惜你的好口才，遇上大姊姊我……」

兪秀凡道：「你難道一點也不肯講理？」

綠衣麗人道：「對別人我也許不講理，但對小兄弟，自然講理了。」

兪秀凡道：「夫人如若講理，那就該放了小生和丁老丈。」

綠衣麗人冷冷說道：「小兄弟，你懂的事情太少。我們一路追蹤而來，痕跡到此而止，不瞞你小兄弟說，方圓十里之內，我們都搜查的十分仔細，早已確定他藏在此地。」

兪秀凡心中暗暗震動，幸好他摔的鼻青臉腫，臉上縱有一點異色，別人也瞧不出來。

沉吟了片刻，緩緩說道：「也許眞有人到了這裏，但小生沒有看見，也是無從說起。」

綠衣麗人搖搖頭，道：「唉！小兄弟，他行到此處，毒傷並發，我們從痕跡上瞧了出來，不是你就是丁老頭救了他。」

兪秀凡吃了一驚，但另一個念頭，却又疾快的在腦際之中閃過，忖道：她如是眞的瞧了出來，那應該發覺我把艾大哥救入西廂，但她却無法肯定的指出詳情，這女人分明是在用詐，千萬不能上她的當。

心中有了底子，歎口氣，道：「夫人！天王寺一殿兩廂，如是眞的有人在此，你們怎會找不出來呢？」

綠衣麗人笑一笑，道：「小兄弟，你好辯才。」

目光轉到那黑衣大漢身上，道：「人廚子，再問問丁老頭子。」

黑衣人應了一聲，一掌拍在那丁老丈的背心之上。丁老丈長長吐一口氣，悠悠醒來。

緩緩睜開雙目，望了那綠衣麗人一眼，道：「夫人，我……」

綠衣麗人接道：「你最好說實話，這位小兄弟已經招認了，說是你救了他。」

丁老丈搖搖頭，道：「夫人，老漢老邁，耳聾、眼花，那裏還能救人？」

綠衣麗人冷冷說道：「人廚子，再給他一頓上菜吃吃。」

人廚子一伏身，雙手並用，但聞一陣骨格響聲，丁老丈雙臂肘間、雙腿膝間的關節，盡遭錯開。

這痛苦，超過了一個人所能忍受的極限，何況年邁氣衰的丁老丈。

但聞兩聲悲悽的呻吟，傳入耳際，只見丁老丈疼的出了一身大汗。

這位倔强老人，咬咬牙，說道：「兪相公，我老邁了，受不了這等折磨，我要先走一步了。」格登一聲，咬斷了舌頭，鮮血噴出，氣絕而逝。

綠衣麗人和人廚子，都未料到這老人竟還有能斷舌求死之能，不禁一呆。

兪秀凡望着那微微顫動的屍體，心中悲痛莫名，不覺熱淚滾滾而下。

綠衣麗人蹲下身子，按按丁老丈的鼻息，道：「翹啦！把屍體拖出去吧。」

人廚子應了一聲，提起丁老丈的屍體大步的向外面行去。

兪秀凡眼看那人廚子，有如提狗一般，連拖帶拉的，把那丁老丈拖了出去，不由心中大是不安。長長歎一口氣，道：「夫人，人死爲大，你們酷刑逼問丁老丈，也就罷了。但你們這等損傷他的屍體，不覺着太過份一些麼？」

綠衣麗人格格一笑，道：「小兄弟，人廚子殺人成習，不把丁老丈的屍體摔出去，已經是不錯了。」

兪秀凡長長歎一口氣，欲言又止。他心中明白，這是一批積盜巨匪，殺人爲業，和他們談什麼仁義道德，那全是白費口舌，只好忍下不言。

綠衣麗人歎口氣，道：「小兄弟，丁老丈年近古稀，死了也還罷了，但你這點年紀，死了不覺着太可惜麼？」

兪秀凡仰望雲天，緩緩說道：「夫人，殺我之權，操諸你們之手，我既無反抗之能，那是不死也得死了。」

綠衣麗人道：「小兄弟，我們雖然可以殺死你，但是否殺死你，却操在你的手中。」

兪秀凡搖搖頭，道：「你們不講道理，隨便找個藉口，就可以殺人，我縱有求生之心，也無求生之法。那就只好認命了。」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仙子，把小子交給我吧！我不信他是鋼澆、鐵鑄的人，我要數數他身上有幾根硬骨頭。」

兪秀凡回目望去，發覺那說話的正是人廚子。

綠衣麗人不回答人廚子的話，却望着兪秀凡，道：「小兄弟，我已經盡了心啦，你再不說實話，我也沒有能力保護你了。」

兪秀凡一橫心，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夫人如是不願饒過在下，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但聞一聲冷笑，一道掌風飛了過來，蓬然一聲，擊中左頰。

這一記耳光，打的紮實得很，只打的兪秀凡耳鳴、眼花，身不由己的打了兩個轉身，一交跌摔在地上。

出手的正是人廚子，一邁步，右脚踏在了兪秀凡的前胸之上，冷冷說道：「你想死，容易得很，不過，在死前你還得忍受一點痛苦才

行。」

愈秀凡道：「千古艱難唯一死，我連死都不怕了，還怕什麼？」

人厨子一抬脚，踢在了兪秀凡左肋之上，只踢得兪秀凡身不由己的翻滾過去，前額撞在房角的磚稜上，立時皮破肉綻，血流如注。左肋骨疼如折，臉上指痕宛然，前額撞破了一個大口子，流的滿臉都是鮮血，形狀極是悽慘。

但倔強的兪秀凡，咬緊了牙關，緊閉上雙目，忍住了無比的痛苦，未發出呻吟之聲。

人厨子冷笑一聲道：「這小子果然是倔強得很。」上前兩步，一伸手抓起兪秀凡來。

那綠衣麗人忽然歎一口氣，道：「算啦，也許那艾九靈眞的沒有到此，想他一個文弱書生，怎能有如此耐受痛苦之力，如是見過艾九靈，只怕早就招出來了。」

人厨子道：「這小子閉住嘴巴，連一聲疼也不叫，心中分明是有些不服氣。」

綠衣麗人道：「你那一掌一脚，只怕早已把他打暈過去，心中想叫也是叫不出來了。」

人厨子雙手加勁，呼的一聲，把兪秀凡拋起兩丈多高，直向廟外摔去，口中却笑道：「這小子文文弱弱，中看不中吃，留着他也是無用。」

綠衣麗人臉色突然一寒，冷冷說道：「刁七，我辣手仙子誠然是人盡可夫，不過，這中間有一個條件。」

刁七嘻嘻一笑，道：「仙子，不知我刁七合不合你的條件？」

辣手仙子冷哼一聲，道：「你自己瞧不到自己的德行，不會伸手摸摸自己麼？」突然轉身逕入東廂。

兪秀凡在連受重傷之下，又被人厨子刁七摔出廟外，兩丈多高的距離，如是摔在實地上勢必被摔死不可。但多虧那廟外面千竿綠篁。

刁七眼看那辣手仙子一口一個小兄弟，叫的十分親熱，引起一股莫名的妬意，再加上辣手仙子口氣，有一股替兪秀凡求命之意，這就如火上加油。因此，那刁七這一摔用力很大，誠心要把兪秀凡摔一個骨折筋斷而死。

但却幸虧他用力很大，兪秀凡撞在一叢翠竹之上，翠竹彈力很大，兪秀凡身子被彈了起來，又撞在另一叢翠竹之上。就這樣撞了幾下，消去了很大的力道，摔落在實地上時，已然不足致命。

但他連受重傷後，再經過這一摔，人却暈了過去。

醒來時，又是明月當頭夜，算算時光，已過了數個時辰之久。兪秀凡掙動了一下身子，只覺得全身的骨骼如散，疼苦無比。

忽然間，傳過來一個低微的聲音，道：「兪兄弟，委屈你，就在那草地中睡着吧！你頭旁草叢中，有三粒丹丸，取過來吞下去，如是天明後，遇不上過路人，自己忍着些痛苦，想法子回到開封城去。在東大街，王家老棧中等我，敵人太精明，我不能露出痕跡。」

兪秀凡聽得很清楚，那正是艾大哥的聲音。經連番折磨，已使他知曉了江湖上的險惡、毒辣，雖聽得十分清楚，但却忍下沒有說話。

暗裏咬咬牙，伸出手去，果然在頭旁邊找到了三顆丹丸。他變的很小心，停了片刻，才緩緩把藥物放入口中。

靈丹化玉液，瀝瀝下咽喉。靈藥奇效，藥物下口，立時消減了很多的痛苦。

兪秀凡閉上雙目，又等候了一陣，掙扎而起。一種堅毅的精神力量，和藥物的效力，兪秀凡竟然站了起來。向前試行兩步，也竟然能夠移動身軀。

就這樣，兪秀凡堅强的向前行去。

這是一種很艱苦的行程，兪秀凡行約百丈，就停下來休息一陣。咬着牙，忍着痛苦，就這樣，緩步向前行去。

走不過七八里路，天色已經大亮。得兩個農人之助，兪秀凡雇到了一輛馬車，行入開封。

照着艾九靈的吩咐，兪秀凡找到了王家老棧。

那是一座青磚砌成的客棧，看似古樸的形式，這客棧確然已有些了年代。

店伙計迎了上來，看一個滿身是傷的人，不禁微微一呆。

兪秀凡下了篷車，笑一笑，道：「我的傷不要緊，休息幾天就好了。」

店小二道：「客官是……」

兪秀凡道：「摔傷的，走路不小心，摔在了山坡下面。」

店小二啊了一聲，伸手去扶兪秀凡。

兪秀凡揮揮手，道：「不用扶我，帶我到一間客房中去。」

店小二口中應着，人却向前行去，把兪秀凡引入了一座很雅緻的客房中。

不知是兪秀凡服用的藥物有效，還是年輕，休息後傷勢好轉的快。在店中休息了一日夜，身上的傷勢已經大好。

店伙計來了兩次，很想給兪秀凡請個郎中，但却爲兪秀凡所拒絕。這就引起了店伙的好奇。

第二天太陽下山的時候，進來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穿着一件青色的長衫，頭上戴着一頂瓜皮帽，手中提了一根旱烟袋，白布高腰襪子，黑緞面的布鞋，看樣子，似是店裏的大掌櫃，至少也該是個賬房先生。

兪秀凡挺身坐了起來，還未來及說話，那青衫老者已然揮手說道：「客官，請躺着。」緩步行到了木榻前面。

兪秀凡望着那青衫老者，緩緩說道：「閣下是……」

青衫人接道：「我是王家老棧的店東。客官，伙計告訴我，你受了很重的傷，却又不願請個大夫來瞧瞧。」

兪秀凡心中暗道：大哥指定我來住王家老棧，想來這店東主，自然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但經過這番際遇，却使他生出了極高的警覺之心，謹愼的說道：「小生不愼，摔下了山坡，傷勢不重，休息一會就好，用不着瞧大夫了。」

青衫老人雙目盯注在兪秀凡的身上瞧了一陣，道：「客官，貴姓啊？」

兪秀凡道：「小生姓兪，請教店東主。」

青衫老人笑一笑，道：「我姓王。」

兪秀凡啞然一笑，暗道：我眞是糊塗得很，他是店東主，這店名叫王家老棧，他自然是姓王了。

但聞青衫老人輕輕咳了一聲，道：「老朽接下這座客棧，已經三十年了，歷年雖有修整，但一直沒有改過外形樣子，兪相公第一次住我們王家老棧吧？」

兪秀凡道：「是的，小生也是第一次背井離鄉，遠離故居。」

王東主點點頭，道：「兪相公，俗語說的是，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你相公既然投宿到王家老棧，咱們總算有緣，老朽有幾句話，說出來，希望兪相公不要見怪。」

兪秀凡道：「店東主只管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青衫老人道：「兪相公這傷勢，有些像被人打的。」

兪秀凡吃了一驚，接道：「打傷和摔傷，難道還有不同之處麼？」

青衫老人道：「那是大大的不同了。不過



，不會看的人，看不出來罷了。」笑一笑接道：「有一件事，老朽覺到有些奇怪。」

兪秀凡道：「什麼事？」

青衫老人道：「兪相公不像會武的人。」

兪秀凡道：「老前輩眼光不錯，晚輩確然不會武功。」

青衫老人笑了一笑，道：「這就是老朽不解的地方了，論你的傷勢之重，早已該臥床不起，但你不但精神暢旺，而且傷勢也復元的很快。」

兪秀凡坦然道：「小生確然服用過一些藥物。」

青衫老人點點頭道：「這就是了，那一定是很好的藥物。」

突見一個店伙計，急急奔了過來，道：「老東主。」

青衫老人一皺眉頭，接道：「什麼事，這樣慌慌張張的？」

店伙計喘了一口氣，道：「有人找這位兪相公。」

兪秀凡心頭一震道：「什麼樣的人？」

青衫老者的臉色很嚴肅，回顧了店伙計一眼，道：「告訴兪相公，來的是什麼人。」

店伙計道：「是個娘們，一身綠衣服。」

但聞一陣格格嬌笑之聲，傳了過來，緊接着響起一個嬌脆的聲音，道：「小兄弟啊！你怎麼一個人躲到這裏來啦，害得姊姊我好找啊！」一面說話，人已行了進來。

兪秀凡目睹來人，不禁一呆，想她嬌笑盈盈中，出手傷人的情形，登時臉色大變，道：「妳——」

綠衣麗人走幾下春風俏步，接道：「我怎麼啦！小兄弟！」

兪秀凡道：「妳是一個女魔頭。」

綠衣麗人道：「多難聽啊！小兄弟。」右手一探，抓了過來。

一根旱烟袋，横裏伸了過來，點向綠衣麗人的右腕脈穴。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綠衣麗人一看那旱烟袋點來的架式，立時疾快的向後退了一步，雙目轉注那青衫老者的身上。

青衫老者笑一笑，道：「姑娘，這位兪相公摔得很重，不能碰他。」

綠衣麗人冷笑一聲，道：「哼！你是什麼人？」

青衫老者道：「王家老棧的店東主。」

綠衣麗人淡淡一笑，道：「開店的人，招子一向很亮，你閣下可是眼睛有毛病？」

青衫老者淡淡說道：「如是姑娘在我王家老棧之外殺人，就算是殺的屍骨如山，血流飄杵，老朽也不會多問一言。但這位兪相公住了老朽的客棧，老朽就不能不管了。」

綠衣麗人仍然是一臉盈盈笑意，道：「掌櫃的，人要量力，你剛才出手那一烟袋，算得上高明；不過你的運氣不太好，碰上了我。」

青衫老者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姑娘是大大有名的人了。」

綠衣麗人冷冷說道：「大掌櫃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吧？」

青衫老者道：「老朽一直守着這座古老的客棧，從未離過開封，咱們是安份守己的生意人，從來不在江湖上走動，也不和江湖中人來往。」

綠衣麗人嬌笑一聲，道：「這麼說來，就算我亮了名號，大掌櫃也不知道了。」

青衫老者道：「人的名氣，樹的影子，如是你姑娘的名氣眞够大，在下雖是足不離開封，也該會知道你姑娘的名字。」

綠衣麗人淡淡一笑，道：「辣手仙子祝玉花，大掌櫃聽人說過麼？」

青衫老者搖搖頭，道：「姑娘，老朽當眞是識見淺薄，未聽過姑娘的名號。」

祝玉花臉色一變，道：「大掌櫃，這麼說來，你是有意管這件事情了？」

青衫老人道：「祝姑娘言重了，自老朽接手這座客棧，數十年來，一直沒有出過事情，老朽不希望王家老棧中，發生流血慘案，這一點，要姑娘多多的原諒了。」

祝玉花道：「大掌櫃，做生意和氣生財，你這樣做了，還想不想再開這座王家老棧？」

青衫老人道：「祝姑娘，如是老朽允許在王家老棧行兇殺人，這座客棧還能够開的下去麼？」

祝玉花格格一笑，道：「大掌櫃言重了。光天化日，大街客棧，我怎麼能够殺人，我只想把他帶走。」

兪秀凡冷冷接口道：「我爲什麼要跟妳去呀？」

祝玉花歎了口氣，道：「小兄弟，這只怕由不得你了。」

突然一側身子，左手一掌，劈向青衫老者，人却直向木榻前面衝去。

青衫老者冷哼一聲，道：「姑娘，不可傷人。」

左手一招，封住了祝玉花的攻勢，右手旱烟袋，一伸一吐，敲向祝玉花手腕。

那大銅烟鍋子，怕不有十幾兩重，如是敲中手腕，勢必要打一個筋斷骨折不可。形勢迫人，祝玉花不得不先求自保，一縮右腕，人也疾退了兩步。

青衫人神情肅然的冷冷說道：「姑娘，王家老棧，從不管江湖中事，但也決不允許在我們客棧中殺人。」

祝玉花冷冷說道：「大掌櫃是眞人不露像，算我辣手仙子看走了眼。不過，這次，混水不好淌，你進來容易，出去難，大掌櫃，王家老棧這片基業可能就送在你手中，但路未盡頭話未說絕，你現在如若肯回頭，還來得及。」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姑娘，謝謝你一番好意，但行有行規，王家老棧，蓋了七八十年，生意一直不衰，就是因爲住在我們客棧中，人財安全。八十幾年來，王家老棧沒有讓住店的客人，受過一文財物之損，也沒有讓客人受過毫髮之傷。王家老棧傳到我手中，是第三代，我不能丟這個臉。姑娘，我們不是對這位兪相公特別優容，更不顧和妳姑娘結仇，誰是誰非，我們更不會多問，只求妳姑娘能給我們一個台階，維持我們王家老棧的這點行規。」

祝玉花一翻柳眉兒，道：「大掌櫃，如是一般刼財索仇，就憑你王掌櫃這幾句話，我祝玉花回頭就走。但這位兪相公牽扯的事情太大，說一句不怕你見笑的話，我祝玉花也作不了主。」

青衫老者心中暗暗吃了一驚，但表面上，仍然維持着相當的鎭靜，道：「姑娘，這就難了。」

祝玉花冷冷接道：「大掌櫃，你保不住他的。我離開這裏之後，不過今晚，會有更多，更高明的人物趕來。老實說，你把他交給我，他也許還有一綫活命的機會，如是把他留這裏，不但他死定了，另外，還要陪上你王家老棧裏裏外外數十條人命。」

青衫老者雙眉一揚，道：「姑娘，謝謝你指點，我姓王的接下來了，妳請便吧！」

對這位大掌櫃的豪氣，辣手仙子祝玉花頗有意外之感。呆了一呆，道：「就憑你和王家老棧中幾個跑堂的伙計？」

青衫老者接道：「姑娘，怎麼接下來，是我姓王的事。不勞姑娘掛心。」

祝玉花突然低聲說道：「大掌櫃，你如是

一定要伸手，最好能多請些帮手，今夜裏三更前，我們必然會到。」言罷，轉身一躍而去。這幾句話似是要狠，但也有示警的味道。

目注祝玉花離去之後，俞秀凡突然翻身下床，穿了靴子。

王大掌櫃一怔，道：「客官，你要到那裏去？」

俞秀凡道：「我不能連累了貴客棧，我要離開這裏。」

王掌櫃搖搖頭，道：「客官，你現在就是要走，也有些晚了。老朽希望你客官據實回答老朽幾句話。」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店東主，你可以隨便問，不過，有些話，我不能回答你，那就要請你擔待了。」

王掌櫃微微頷首，道：「好！能說的你說，不能說的，在下也不勉强。」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你沒有住過我們王家老棧吧？」

俞秀凡道：「不瞞老丈說，在下是第一次出遠門。」

王掌櫃道：「客官是——」

俞秀凡接道：「在下是來此會試。」

王掌櫃道：「噢！你投宿本店，是自行來此呢，還是受人指點？」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小生是受人指點。」

王掌櫃道：「客官，能不能告訴我什麽人呢？」

俞秀凡搖搖頭，道：「這個……我就不能說了。」

王掌櫃一皺眉頭道：「客官，你準備在小店停留多久？」

俞秀凡道：「如是店東主覺着小生可能牽累到貴店，小生這就告別。」

王掌櫃哈哈一笑，道：「年輕人，你好强的脾氣啊！如是老朽有逐客之心，也不會和辣手仙子祝玉花結樑子了。」

俞秀凡接道：「你認識她？」

王掌櫃道：「中原江湖上，有名的美女大盜，老朽怎會不知，只不過，她不認識老朽罷了。」

俞秀凡道：「那老丈也是江湖中人了？」

王掌櫃笑一笑，道：「安份守己的生意人，王家老棧，七八十年的老字號了。再說，你是受人指點而來，如是王家老棧沒有一點與衆不同之處，那人也不會指點你來這裏了。」

俞秀凡思索了好一陣，道：「老丈說的也是。」

王掌櫃道：「俞相公，老朽有一件事想不明白，你不像武林中人，也不是大商巨富，那辣手仙子祝玉花找上你相公，用心何在？」

俞秀凡聽對方論人斷事，不似壞人，心中警惕漸消，長長歎一口氣，道：「老丈說的是。小生出身寒門，亦非江湖中人，但却被捲入了一場殺戮是非之中。」

王掌櫃道：「老弟，你坐下，咱們慢慢的談談。」

俞秀凡依言坐下，把借讀天王寺，捲入是非的經過，說了一遍。自然，把救助艾九靈的事，隱瞞了大部份。

但王掌櫃聽得很細心，俞秀凡越是說的簡略所在，他却聽的特別的仔細。

對那丁老丈的事，俞秀凡似有着無比的激忿，大有恨不能執劍殺賊爲憾。

聽完了經過，王掌櫃歎口氣，道：「果然是一場無妄之災。老弟，你本是死定了，但却又巧又險的被你逃過了這場刦難。」

微微一笑，接道：「老弟，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就憑你這豪俠之氣，也會上動蒼天。，唉！江湖人，刀上舔血，不畏死亡，倒是不足爲奇。你老弟一個文弱書生，竟有這等豪壯氣概，世間極是少見，更難得的是你這份堅忍不屈，耐受痛苦的性格。老弟，能不能告訴我你救的那個人姓什麽？」

俞秀凡搖搖頭，道：「我不能說。」

王掌櫃笑一笑，道：「你不說他們會說，今夜他們一來，老朽就可以明白了。」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老丈，他們的人數衆多，一個個都能够飛簷走壁，兇悍無比，你如何能够對付他們？」

王掌櫃淡然說道：「老弟，你是讀書人，該知道兵來將擋。他們找上門來了，老朽想躲也躲不過，你安心的住在這裏，我這就叫伙計給你換個地方。你投宿到王家老棧，咱們決不能讓人在本店中傷害到你。」

俞秀凡道：「不成啊！老丈，他們是悍匪、巨盜，武功高强。」

王掌櫃接道：「老弟，你有什麽高見？」

俞秀凡道：「報官。有道是邪不勝正，他們應該怕官府。這開封府是大地方，怎容他們撒野。」

王掌櫃笑一笑，道：「不錯。開封府是大地方。老弟，但你剛說過，他們是兇悍匪盜，武功高强，就算能請來一班衙役，一隊官兵，他們也不會放在眼中。」

俞秀凡道：「這不是沒有王法了麽？」

王掌櫃道：「王法是有，但這般綠林巨盜不怕，如是他們怕官府捕拏。他們也不致把你打成這個樣子了。」

俞秀凡道：「老丈，那你……」

王掌櫃接道：「我有我的法子，你住進了王家老棧，他們還要找上門，那就是我的事了。你先歇一會，我也得準備一下。」

俞秀凡輕輕歎一口氣，道：「老丈，我救的那個人姓艾。」

王掌櫃神色一整，道：「姓艾？」

俞秀凡道：「是的，老丈。」

王掌櫃神色一片誠敬，道：「老弟能不能告訴我他的形貌。」

俞秀凡又沉思了一陣，道：「是一個中年文士。」

王掌櫃道：「他老人家的名諱，可是上九下靈。」

俞秀凡點點頭，道：「大哥沒有告訴我他的名字，但我聽辣手仙子說過。」

王掌櫃道：「不會錯了，定是他老人家，老弟你叫他什麽？」

俞秀凡道：「叫他大哥。」

王掌櫃道：「你自己這麽叫的，還是他老人家要你叫的？」

俞秀凡微微一怔，道：「是他叫我稱呼他大哥，這很重要麽？」

王掌櫃道：「這麽說來，你是俞二叔了。」一面說話，一面跪了下去。

俞秀凡吃了一驚，道：「王掌櫃，你這是什麽意思？」伸手把王掌櫃扶了起來。

王掌櫃道：「長幼之序，不能不論，九老是我王耀東的師長，你是九老的義弟，耀東自然應該稱你一聲二叔了。」

俞秀凡道：「你是艾大哥的門人？」

王耀東笑一笑，道：「如若耀東眞能列身九老門牆，那實是畢生大幸，可惜的是耀東並沒有這份榮幸。」

俞秀凡接道：「店東人，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王耀東道：「是這麽回事，三年前九老借宿王家老棧，指點了耀東幾招武功。這三年來，耀東苦苦習練，眞是如飲醇酒，其味無窮，使耀東獲益非淺。」

俞秀凡道：「只有幾招武功，就有這樣大的力量麽？」



王耀東道：「二叔，能得九老指點一招一式的，就一般武林人物而言，那已經够終身受用了。耀東得九老指點了兩招刀法，兩招掌法，雖然是只有四招，但耀東三年來苦習苦練，已深深體會出它的妙用，使耀東自覺武功上有了很大的進境，耀東內心中早已敬九老爲師，但九老却不會認耀東這個徒弟。」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原來如此，店東主，我和艾大哥，只是口頭上兄弟相稱，用不着這樣稱呼我。再說咱們各交各的朋友，艾大哥指點了你的武功，但你却要救我的命，你不能再叫我二叔了，晚輩擔待不起。」

王耀東笑一笑，道：「說的也是，你是讀書人，知情達禮，既然這麽說，老朽就改口稱你一聲俞相公了。」

俞秀凡道：「還是這樣好一些。」

王耀東道：「這一說明，咱們都是自己人了，我是從命叫你俞相公，你也別跟我客氣，就安心的在這裏住下。天大的事情，都由我頂着。」

俞秀凡道：「這個，這個……」

王耀東接道：「俞相公，你別再拒絕了。王家老棧，根本就有一個傳下來的規矩，凡是住入我們店中的人，本店都要保護他們的安全，何況你不是外人。」

俞秀凡道：「王東主，這麽說，小生從命了。」

王耀東微微一笑，轉身而去。

大約一個時辰工夫，王耀東與兩個身着勁裝的年輕人，行了進來，道：「快些見過俞相公。」

兩個年輕人，都在二十左右的年紀，生的濃眉環眼，形貌十分威武。

兩個人長揖一禮後，又準備屈膝下跪，急得俞秀凡顧不得身上的傷勢，屈一膝攔住兩人道：「兩位兄台，小生不敢當。」

王耀東笑一笑道：「你們起來吧！」

俞秀凡數日的經歷，比他十幾年的生活，還要深刻，眼看着兩個混身是勁的年輕人，心中大爲羨慕。暗道：看兩人這副體形，混身上下都是氣力，定有一身好武功。我如能有得這付好的身手，也不會受盡辣手仙子祝玉花的閑氣了，好歹也和她拚一場。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這兩位是——」

王耀東道：「是犬子。左面是哥哥，右面是弟弟。」

俞秀凡道：「好一副練武的骨架。」

王耀東笑一笑，道：「論資質和骨架，兩個孩子都還過得去，我也化費不少心血，他倆個也肯用功，三歲開始，每人都練了十七八年，可惜的是我們王家這點家傳把式，無法把兩個孩子造就成一流人物，這一點還得你俞相公帮忙。」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我能帮忙麽？」忽有所悟的笑一笑，道：「你是說，要我在艾大哥面前替他們講兩句話？」

王耀東道：「艾老爺子如能指點他們幾招，那是他們終身大幸。」

俞秀凡道：「王東主，你放心。只要再見到艾大哥，我要盡我的力量求他，叫他多傳給兩位令郎幾招。」

王耀東道：「聽到沒有，還不快謝過俞二爺。」

兩個人又要拜倒，俞秀凡急急攔住，道：「王東主，咱們說好的，各交各的朋友。兩位令郎，和我年齡相近，我們要兄弟相稱。」

王耀東接道：「不行。俞老弟，我和你平輩論交，已經是有些不妥，兩個孩子，如何還敢放肆？」

俞秀凡笑一笑道：「王東主你和艾大哥怎麽一個叙法，我不管，但我俞秀凡，却沒有這份德行，我和令郎論交，是我的事，你一定要逼得我老氣橫秋，那我只好從此裝啞巴，不再說一句話了。」

王耀東道：「這個，這個……」

俞秀凡一揮手，道：「別這個、那個了，王東主最好別多問我們論交的事。」

王耀東道：「俞相公這麽說，老朽倒是不便多問了。」

俞秀凡笑一笑，目光轉到王氏兄弟身上，一抱拳，道：「請敎兩位王兄大名。」

左首漢子一抱拳，道：「小弟王翔。」

右首年輕人接道：「我叫王當。」

俞秀凡道：「兄弟俞秀凡。」

王耀東笑一笑，道：「我叫他們準備酒飯，遣走客人。」

王翔一聳雙眉，道：「爹！遣走客人，豈不把咱們王家老棧的招牌給砸了。」

王耀東道：「辣手仙子祝玉花，是江湖上有名的獨行大盜。何況，他們這一次是結黨成羣而來，咱們是保家護店，戰死無憾。但宿店中的行商旅客，却是全然無辜，刀槍無眼，萬一傷了客人，如何對人家交代。」

俞秀凡道：「我見過他們幾批人，一躍之下，人蹤頓杳，那簡直是飛，如是咱們能躱，最好別和他們動手。」

王耀東道：「躱不了的，俞相公。再說，艾大爺既然叫你投奔到此，也許他早想到這件事情，你放心的歇着，我自會有番好安排。」

俞秀凡道：「王東主，小生求你一事，不知能否答允？」

王耀東道：「哎呀！言重了。俞相公，你只管吩咐，耀東能辦的，決不敢抗命。」

俞秀凡道：「我知道，我這手無縛鷄之力的人，帮不上忙。不過，我想看看這場熱鬧，不知道有沒有好辦法？」

他心中有一番計劃盤算，天王寺見過那夥人，留給他的印象太深。王氏父子們能擋住來人，那是最好，萬一擋不住，他準備立刻現身，不能牽累人家太深。

王耀東沉吟了良久，道：「可以。不過，俞相公也要答應我一件事。」

俞秀凡道：「王東主，你吩咐！」

王耀東道：「可能會有一場激烈的惡戰，希望你俞相公不要現身，江湖悍匪，手段毒辣，不能以信義相待。就算我們父子失手落敗，只要他們找不出你的藏身處，不會取我們性命。要是你一露面，咱們就也別想再活。從祝玉花的言談中，我已經瞧出了一點門道，他們確無意殺害你，只是想追問一件事。」

俞秀凡接道：「他們想追問我艾大哥的下落。」

王耀東點點頭道：「俞相公，你是讀書人，不知江湖上的險詐。我們父子就算落在他們手中，只要你不現身，我們就可保無恙。至多是受一點疼苦折磨，你一露面，咱們是準死無疑。」

幾句話點穿了俞秀凡一番用心，不由一怔，道：「是這樣麽？」

王耀東道：「錯不了，俞相公！」

王當突然接口說道：「爹，他們今晚上來的，可都是三頭六臂？」

王耀東一瞪眼，道：「你小子說什麽？」

王當垂下頭，道：「孩兒是說爹盡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

王耀東冷哼一聲，接道：「你可是覺得你那兩手莊家把式很管用麽？告訴你，今晚上來的人，都會有幾下子，到時候，可別叫爹帮襯你。」

王當一臉不服氣的神色，但他不敢再和父親爭辯，低着頭一語不發。

王耀東匆匆而去，又匆匆的回來，把俞秀凡帶入了王家老棧的賬房中。

移開沉重的木案，揭起一道鐵門，一條地道，向外通去。這地道並非通往什麼地下密室，而是通往院中一座荷池的假山之內。

荷池中蓄滿了清水，還養了很多的魚。假山不大，方圓也不過一丈多些。山腹中空，有階可登，而且空隙不大，至多可容兩人。

假山四面都有孔洞，可見院中的景物，外面為花草掩去，很難看得出來。

王耀東道：「今晚上明月如晝，你藏在這座假山之內，可以瞧的十分清楚。記着，老弟，不論外面的情勢如何，你都不用出聲現身，這假山內層，是很堅牢的青石砌成，在裏面很安全。」

俞秀凡歎了口一氣，道：「感謝王兄的厚愛。」

王耀東搖搖頭，接道：「別這麼說，累了就靠在壁上歇一會，我還得去佈置一下，不陪你啦。」

望着王耀東轉身而去，俞秀凡沒再言謝，但眼睛中却有一點濕潤。

恩大不言謝，像這等天高地厚的情意，縱然是千言萬語，也無法說出內心的感激之意。

但聞一聲蓬然輕響，俞秀凡感覺到那假山之下，只有一道門戶，關了起來。

這時天色已經黑了下來，一輪明月冉冉升起。

俞秀凡四下探看，只見庭院寂寂，聽不到一點聲息。

只聽王耀東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兄弟，來人的耳目，都很靈敏，你不能發出任何一點聲息。」

俞秀凡啊了一聲，道：「是王大哥麼？」

王耀東道：「是我。兄弟記着，沉着氣，不論外面發生了什麼大事，都不可發出聲音。那不僅關係你的安危，如是我們不幸落敗，那就也關係着我們的生死。」

俞秀凡道：「多謝指教，小弟記下了。」語聲一頓，又道：「現在什麼時刻了？」

王耀東道：「二更時分了。從此刻起，他們隨時可能會來，所以，你再不能發出一點聲息了。」

俞秀凡未再答話，但却抖起精神，運足了目力，向外面查看。只見明月匝地，樹影顫動，庭院中的景物清晰可數。

忽然間，水中游魚跳動，月光下閃起了一個水花。

俞秀凡暗暗忖道：但願王家老棧中客人都已離去，不要傷及無辜才好。

突然間，人影一閃，月光下現出了亭亭人影。耳際間，同時響起了祝玉花嬌脆的笑聲，道：「王大掌櫃，咱們如約而至。看這番形勢，大掌櫃分明早作了一番佈置，自然也用不着縮頭藏尾了。」

俞秀凡定神看去，只見那辣手仙子祝玉花，已經換了一身黑色勁服勁裝，黑絹包頭，背揷長劍。

一聲朗朗的長笑，王耀東緩步由暗影中行了出來，道：「王某人恭候多時了。」

王大掌櫃也換了一身裝束，短衫長褲，腰束絲帶，手中提着一把寬面刀。花白的長髯，月光下微微飄動。

祝玉花點點頭，笑道：「看你這身打扮，似乎是要和咱們動手了。」

王掌櫃淡淡一笑，道：「做生意的人，講究是和氣生財，能不動手，咱們最好是不要動手。」

祝玉花笑一笑，道：「好啊！大掌櫃只要把俞秀凡交出來，咱們是回頭就走，決不會傷害到你王家老棧中一草一木。」

王耀東笑一笑，道：「祝姑娘，我說過了，王家老棧中有一個祖傳規矩，不允許任何人，在我們王家老棧中傷害客人。這一點，務必請姑娘，給在下一個面子。」

祝玉花冷笑一聲，道：「王掌櫃，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什麼祖傳的規矩，難道比人命還重要麼？」

王耀東道：「祝姑娘，做生意全憑一點信用，如是你姑娘硬要砸王家老棧的招牌，在下就算委曲求全，也是有所不能了。」

但聞一聲呼喝，一個身着黑袍的老者，突然間到了祝玉花的身前。

俞秀凡睜着兩隻大眼睛看，竟然不知那老者從何處行來。但他認識這老者，正是第一個在天王寺中現身的人。

黑袍人臉色冷肅，語聲更是冷漠，道：「你認識老夫麼？」

王耀東打量了黑袍人一眼，道：「恕我眼拙。」

黑袍人冷笑一聲，緩緩舉起了右掌，在王輝東面前一照，道：「閣下認識這隻手麼？」

俞秀凡清楚的看到了王輝東現出吃驚的神色，道：「赤焰掌吳——」

黑衣老者接道：「不錯。老夫正是赤焰掌吳棠。」

王耀東道：「想不到王某人今宵有幸。」

吳棠冷冷接道：「是不幸。你如不交出俞秀凡，很可能要傷在老夫的赤焰掌下。」

王耀東道：「吳兄——」

吳棠冷冷喝道：「住口。我吳棠在江湖上是什麼身份，豈是隨便和人稱兄道弟的麼？」

王耀東怔了一怔，道：「吳大俠。」

吳棠接道：「別恭維我。江湖之上，有誰不知道我赤焰掌殺人無數，兇名卓著。」

王耀東訝道：「那麼，在下如何稱呼閣下呢？」

吳棠冷冷說道：「用不着稱呼，我也沒有很多時間和你囉嗦，告訴我，那姓俞的小子，現在何處？」

王耀東道：「現在王家老棧。」

吳棠笑一笑，道：「王掌櫃很坦誠。」

語聲一變，道：「交出來吧！」

王耀東淡淡一笑，道：「在下對祝姑娘已經說的很清楚了，祝姑娘沒有給吳大當家的說過麼？」

這一次，吳棠沒有再對他稱呼不滿，大約對大當家這個稱呼十分滿意。

只見吳棠微一頷首，道：「祝姑娘對我說過了。不過，這一次，是我吳某開口，希望你王掌櫃多想想，拒絕我吳某的人，應該有一個什麼的結果。」

王耀東道：「王某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不知道吳大當家的規矩，還望指教。」

吳棠點點頭，道：「好！你既然這麼說，老夫就告訴你，拒絕老夫的人，只有一個結果，那就是死在老夫的赤焰掌下。」

王耀東略一沉吟，笑道：「這規矩並不特殊。」

吳棠微微一怔道：「規矩就是規矩，老夫高興怎麼訂，別人就要怎麼遵守，有什麼特殊不特殊的？」

王耀東冷冷說道：「以你吳大當家的身份，如要自立一個規矩，那就要與衆不同才是，但你和別人並無不同。」

吳棠臉色一變，道：「拒抗老夫之命的人，非死不可，答覆老夫，是否願交出人。」

（未完）





#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 張網設陷阱　芳心被情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勻甫為哈古弦父女救起，感激不已，同時漸對哈小敏產生感情，哈古弦看在眼中，有意撮合他倆，但哈小敏死心愛着白如雲，對龍勻甫毫不在意，哈古弦遂把伍青萍寫的小詩呈給小敏閱讀，讓她明白，伍青萍對白如雲的深情，哈小敏見此，已知無法得到白如雲的愛，痛哭一場，經哈古弦和花奇的勸慰，深知長此下去不會有好結果，且經與龍勻甫一夜長談之後，覺得她和龍勻甫都是情場上不愉快的人，而對龍勻甫的看法有所改變，小敏也因此決定去闖江湖，打算先把伍天麒救出……

哈古弦抬頭看了一下天色，又看了看對面坐着的小敏，不由搖頭嘆息了一聲，繼道：「而今二十年匆匆歲月，為父我已滿頭華髮，呈現老態，妳母親却是一去不歸……每思及此，怎不令人引為恨事。」

這平日豪氣縱橫的哈老怪，於思念往事的一刻，也不禁陡有傷懷，連連嘆息不已。

哈小敏知道父親無意的一曲「玉閣樓台」，竟自勾起了無限傷感，不由笑道：「您老人家也不要再難受了……悲歡離合，原是人生難免之事，並不是爸爸一人……不過……」

她說着也不禁有些傷感了，想到母親，總認為她太狠心了——心中也不禁有些酸酸的！

琴魔哈古弦不由苦笑了一下道：「妳娘心眼是太窄了一點！其實夫妻反目，本是人間常事……又何必如此認眞：竟至十數年來不屑顧我……哼！」

說着他由鼻中哼了一聲，面帶冷笑的道：「就是不顧我們夫妻之情，也要顧顧母女之愛呀！她就眞忍心連妳這女兒都不要了麼？」

說着那雙眸子灼灼生光，像有無限怨恨似的，哈小敏不由心中一陣難受；但她惟恐使父親更加傷心，尙自勉強裝着淺笑道：「也許她老人家，這些年以來一直遇着難以脫身的事情也不一定……女兒此次下山，天涯海角，一定要找到她老人家，然後再回來和爸爸團聚，爸爸！你說這樣作好不好？」

琴魔哈古弦不由苦笑了笑，他知道女兒這番心思，只不過是痴心妄想罷了！

當時笑着搖了搖頭道：「傻孩子！妳娘是不會回來的了……不過妳這番孝心，誠然可感，也說不定能辦到……」

說着他忽然口中「啊！」了一聲，忙問小敏道：「你看那『桑詢坎』已過了，快些轉過去吧……我們只顧得說話了……眞是……」

哈小敏也自驚覺，忙把船首掉轉，逆流划了一陣，才至一石岔處，想就是那「桑詢坎」了。

小敏把船馳進石岔口內，然後把船繩繫好，父女二人才相繼下船。

這時天色愈發黑沉，四野黯然，只是些秋虫的鳴聲，噪耳不已。

琴魔哈古弦看了一下天色，點了點頭道：「時間是到了！」

哈小敏跟着父親身後，向前走了幾步，已見到白如雲這廣大庭院的圍牆，高有兩丈五六，連綿曲折，乍看起來，眞似有萬里長城的威勢。

哈小敏不知如何，心中一陣胆怯，口中叫了聲：「爸爸！」

說着緊緊抱住了哈古弦一臂，竟自停步不走了，哈古弦不由一怔，回頭道：「妳……怎麼啦！」

小敏微微皺了一下眉道：「我……我有點怕……還是不去算了！」

哈古弦不由哼了一聲，低叱道：「胡說！來也是妳要走的，現在又不去了，妳怕什麼？」

哈小敏不由臉一陣紅，吞吐道：「我怕要是小雲哥回來了……見了面多不好意

思……」

哈古弦怔了一下，連連搖頭道：「到這時候，妳還是放不下他……妳放心，他沒回來，走吧！」

哈小敏這時想是爲父親這麼一激，胆力立刻又壯了起來，聞言後點了點頭道：「好！我去！」

這時二人已來至那老大圍牆之下，圍牆四側水聲潺潺，敢情有七八處開口，供院內池水流出。往昔日子裏，小敏都是身着油綢水衣靠，由這些開口中，縱身泅去，可直達那「碧月樓」。

可是今日跟着父親，哈古弦因不會水，所以只對着那水面看了看，沒發一言。

哈古弦明白女兒心意，當時點了點頭道：「妳還是用妳老法子潛水進去，先想法子到碧月樓救人。」

哈小敏皺着蛾眉道：「爸爸呢……」

哈古弦笑道：「我自然翻牆過去……誰敢攔我……」

小敏點了點頭道：「可是那伍老頭子要是不會水怎麼辦……」

琴魔嘻嘻一笑道：「這一點當然我知道，就算他會水，妳帶着他一個老人也不方便。」

說着他手捻着頷下幾根短鬚道：「我去給妳弄船，划在樓下等妳，可能有一會耽誤，妳要耐心等着！」

小敏這才笑道：「好！就是這樣！」

她說着就自身上革囊中，取出一件極薄的油綢水衣靠來，匆匆穿好。

月夜之下，看起來眞像是一個大馬猴，只是通體又黑又亮，她把披在肩後的兜帽，往頭上一拉，連頭也看不見了，回頭對哈古弦一笑道：「您老人家多小心，我走了！」

哈古弦笑了笑道：「妳還是管妳自己吧！」

哈小敏點了點頭，就見她併直了一雙腿，足尖微微一點，已起在了半空，那婀娜的身材，在空中只輕輕一折小蠻腰，已臨水面，再一挺脊，已成了筆也似直。隨着那疾流的水面上，只炸開了一條大八字紋，並沒有一點水響之聲，她的人已不見了……

琴魔哈古弦不由點頭笑道：「這孩子好水性！」

然後抬頭看了一下圍牆，長吸了一口氣，那皮球也似的矮軀突然昇空而起，往牆頭上一落一滾，並不少停，已然翻了進去。

且說哈小敏縱身入水之後，只覺水寒更甚昔日；原因是夜深了，水溫自然降低了。

她在水中打了兩個寒噤，可是人已泅出了七八丈以外了，只輕輕一延玉臂，又分雙掌，已把頭冒出了水面，再看眼前形勢，已進到了圍牆之內。

這一條水路，在她本是輕車熟路，只略一打量，吸了一口氣，一收後脊，又埋身於碧波之中，纖足在水中一陣猛踹，就活似一隻大鯉魚似的，潑刺刺又游出了十數丈以外。

又前行了一會，才再次把頭抬了起來，水面上靜靜地，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什麼船隻，只有一艘大花船，遠遠繫在水中一小亭之上。小敏知道，那是白如雲專用的遊船。

她想了想，覺得花船太大，操縱不易，而且如此救人，定會令人發現。

她在水面環視了一下，心中想：「還是爸爸去找船吧！我先去救人要緊！」

想着把身形遊進到水邊，一路輕輕泅水前行，此時已到了那大池。水面極廣，往南可見白如雲昔日宴客的「水鏡軒」，拱形的大洞門，排水聳立着，門洞上朱紅的大匾，映着月光，閃閃生輝。

哈小敏往左右看了一下，却朝北面游了過去。

這時她眼中，已看見了「碧月樓」的樓影，樓上似乎還有隱隱燈光。

哈小敏心中想着：「原來他還沒睡，只是不知南水北星這兩個小傢伙，現在在什麼地方？」

想到了這兩個小鬼，哈小敏不由蛾眉皺了一皺，因爲這兩個小鬼，平日和自己的感情處得不好，就是沒事見了自己，還要故意留難一番，更何況今日了。

而且使她担心的是：這兩個小東西，一身武功，俱得白如雲自傳，眞要是動起手來，自己雖然不怕他們，可是他二人要是齊上，那自己還眞是自問不敵！

她心中這麼嘀咕了一陣，但身軀已泅進到碧月樓前十丈左右，果然樓上燈光淸晰可見。

哈小敏正方自一喜，却聽得身後水面嘩嘩一陣響，不由嚇得她忙把頭向水裏一縮。

等過了一會，再把頭浮出水面，却見竟是一艘兩頭翹的小船飛快的駛了過去。

船上迎風站着一個白衣童子，哈小敏只一眼已看出了，正是南水。

哈小敏見南水，此時眼光正在水面上搜着，左右看個不停，心知這南水夙以鬼詐見稱　定必是被他發現了自己行踪。

想着眼前是一個小亭，小敏忙把身形靠進亭角，一面偷偷打量南水動作。

這時南水又把船頭掉了過來，在小敏方才視探處打了一個轉，口中咦了一聲，自語道：「他媽的！是我眼花了嗎？一定是鯉魚……明兒個叫廚房用網把魚都網盡，省得老嚇唬我……」

說着雙手攏着竹篙，一路朝「碧月樓」駛去，小敏心想：「糟了！這小鬼一定是去碧月樓。北星一定在那邊，兩個小鬼湊在了一塊，可就不大好打發了。」

想着不由玉手在水面上輕輕一推。「哧！」一聲，打出了一股水箭。

這股水箭在南水船後丈許處，才「嘩！」地一聲，落了下來，發出了不少的聲響。

就見南水猛然一個倒身，已轉過了身子，口中叱道：「誰……」

可是水面上除了一些震盪的水紋之外，任什麼也沒有，南水不由用手摸了一下顙子，道：「什麼玩藝……」

說着又把船頭轉扭過來，用手中竹篙，朝着先前水紋處，猛然攪了一下，口中尚發狠道：「我叫你跳！」

不想一竹篙下去，什麼也沒有搗着，這時小敏已潛水泅進了岸邊，遠遠看見南水這種動作，甚爲好笑。當時運足了內力，在水面上又劈出了一條水箭。



這條水箭哈小敏可是用足了力量的，他不是向水面打去，却是直朝着南水身上射去。

南水此時正在低頭看水，聽得聲音，心知不妙，一抬頭，那水箭已臨面門，不由大吃了一驚，尖叫了聲：「好小子！眞大胆！」

一面猛然朝那水箭上伸手迎去，「拍！」一聲，水花四濺，弄了南水一身一臉都是水，南水口中怪叫了一聲，不由把船朝着小敏藏處一路撑去，這時小敏却由水中猛然竄起，伏身上了岸。

南水已高叫道：「好小賊，小爺爺看你往那裏跑……」

這時小船已離着岸邊有五六丈距離，南水想是怒到了極點，口中罵着，猛然在小舟上，一頓雙足，那小舟被踩得向下一沉，他人却如海鳥掠空也似，「嗖！」一聲，陡然騰身而起，直向岸邊上落去。

哈小敏這時已把油綢衣靠脫了下來，隱身在岸邊蕪草之中，南水連竄帶跳，已差不多來至身前，哈小敏前後略爲打量了一下情勢。見遠近無人，不由心中暗想，不如就先把這小子拾掇下再說！

想着猛然由草中往起一站，笑道：「南水，你幹什麼……」

南水回身一看，不由滿面氣憤的道：「咦！是妳呀！」

說着他扭下了臉，道：「哈姑娘，妳半夜三更不睡覺，到這裏來幹什麼……」

哈小敏這時順手拔了一根草，一面趟出道：「玩玩呀！」

南水一雙明亮的眸子，上下打量着小敏全身，哼了一聲道：「玩……有什麼好玩啊！」

小敏這時已走近他身前，笑道：「你身上怎麼啦……下河洗澡了……」

南水就從來沒見過哈小敏對自己說話，有這麼客氣過，心中已知大有蹊蹺。

當時氣得臉一陣白，後退了一步道：「哈姑娘，妳憑什麼用水澆我……妳今天可要給我說清楚！」

說着話，一隻手叉着腰，氣虎虎的，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動武之勢。

小敏見他一身雪也似白的衣服，已被水濕了個透，尤其是頭髮更是水淋淋地，都貼在了頭上，樣子狼狽已極，不由「噗哧！」笑了一聲。

這一笑，無疑已承認是自己搗的鬼了，可是她尚裝着無事道：「誰用水澆你……你不要找麻煩！」

南水本已在氣頭上，只因爲哈小敏是怪老道最喜歡的公女兒，又是白如雲的客人，自己雖怒，尚不敢發作，此時小敏這麼一笑，南水這股氣，可眞是再也忍不住了，只見他一翻大眼道：「麻煩……妳裝的倒蠻像呀……」

說着左右看了一下，想是也怕有人看見似的；見左右無人，他的胆子可就更大了。

哈小敏心說：「好小鬼！你還敢先動手是怎麼樣……」

想着又「噗！」地笑了一聲，南水重重的向前跨了一步，厲聲道：「笑什麼……有什麼好笑……沒見過是不是……」

哈小敏也不生氣，只用手指着他被水淋濕的身上，笑咪咪道：「我看你這一身穿得還怪體面似的……眞可惜……」

說着又格格笑了起來。

南水已被氣得全身發了抖，但見他青着小臉，用手摸了一下腰，似乎忍了一下又放下了。

哈小敏知道南水慣用一柄「蛇骨鎗」，是用十二節亮銀骨節連環串綴而成，一頭爲蛇形銅頭，一頭却是一個如意扣尾。

平日不用時，可當腰帶似的圍在腰上，用時只需用手按開如意扣，向外一抖即出，可謂是一柄極爲厲害的兵刃，此時小敏見他用手摸了一下腰，已猜知他是在摸這條「蛇骨鎗」，心中不由動了一下。

可是她依然不動神色，仍然是格格的笑着，南水這時已尖叫道：「不要笑，不許笑！」

小敏才止住了笑容，道：「幹什麼這麼兇……我就要笑！」

說着又笑了兩聲，南水這時却用手指着她道：「哈小敏！我告訴妳！一個男人，是無論如何，不能受女人的氣的……今天妳用水澆我，我是決定不能饒妳！」

小敏這時收斂笑容，口中啊喲了一聲，翻了一下眸子道：「唷……你決定不饒我……你還預備怎麼樣……想打架是不是……」

南水見哈小敏這種隨便樣子，似乎根本沒把自己看在眼中，不由更是有氣的道：「我的本事是少爺教我的，妳欺侮我，就等於欺侮少爺，妳就是等少爺回來告我，少爺也不會怪我。」

小敏心說這小子倒會拉關係，明明自己心裏害怕白如雲責罰，却用這種話來拉關係，好個名正言順的出手，可見這小東西相當鬼詐。

當時聞言看了看他，又笑道：「你說了半天，我也不懂你的意思，我還有事，我要回去了！」

南水冷笑了一聲道：「哈哈！回去……打了人妳想回去……」

小敏佯怒道：「你想怎麼樣……」

南水用手把淋濕的頭髮，向後歸置了一下，冷笑了一聲，道：「我先問妳，黑天半夜，妳來幹什麼……少爺又不在家！」

小敏笑了笑道：「我愛來玩玩不行呀！就是白如雲在家，他也管不着我呀，你更管不着了！」

南水不待她說完，已冷笑着道：「妳知不知道樓上關着人……妳知不知道少爺叫我和北星負責一切，出了事是妳担還是我担……」

他像是說出了理，愈說聲音愈大，哈小敏一擺手道：「我不聽這些……你快讓開路我要走！」

說着就往前走，南水却把腳斜跨出了一步，有意攔住她的路。哈小敏用手一推他道：「讓開！」

這一下南水可算抓着理了，大叫了聲：「好！妳先動的手，可不是我！」

說着猛然一閃腰脊，讓開了哈小敏的手，就勢一沉右掌，用「切手」，直向哈小敏手腕子切了下去，同時人却滴溜溜轉到了哈小敏身後。

哈小敏其實早就有心下手了，見勢叱了聲道：「南水，你敢對我無禮，可別怪

姑娘我不客氣了，今天我要給你點厲害嘗嘗了！」

南水見哈小敏身形一拱，已退出了三尺以外，並不逃走，這才知對方也是有意找自己打架，却有意逼自己先下手。

不由心中愈發氣憤，叱道：「好！我上了妳當了，不過我並不怕妳！」

說着再一次竄身又到了哈小敏身前，向前一拱身，雙手向前一抖，用「夜叉探海」之勢，猛然朝着哈小敏兩肋上插了下來。

哈小敏想不到南水身手如此俐落，當時也不敢過於輕敵，猛然把一雙玉臂，向兩外方一分，用「童子分桃」式，已把南水雙臂擋開。

可是她身子却不中途停止，猛然向前跨了一步，一抖右臂，口中叱了聲：「去你的吧！」

哈小敏這一掌用了七成力，猛然直朝着南水前心，直劈了過去。

南水哼道：「有這麼容易．」

猛然凹腹吸胸，哈小敏果然竟是差着尺許沒有打上，南水見機會難得，猛然張開五指，朝着哈小敏右手「曲尺穴」上就抓。

哈小敏猛然打了個旋身，已閃在了南水身側，用「分筋錯骨手」中的第八式「雲中見爪」，倏地向外一伸手，直朝南水右肋腋下一寸八分傍開一寸許的「期門穴」上插了下去。

這「期門穴」屬足厥陰肝經，以飛、雲、搖、幌、旋五法手勢，只要點傷，準死無話。

何況哈小敏這一勢「雲中見爪」，暗藏分骨之法，手指雙疊着，只一抖出，那南水已不由驚出了一身冷汗，他可知道這種「分筋錯骨手」的厲害，不要說眞讓她插上，就只是點上，也不是玩的。

當時急得「啊！」了一聲，猛然一按雙掌，用「一鶴冲天」的絕技，霍地拔空而起，向下一落，已飄出了七八尺以外。

可是耳中却聽得哈小敏嬌叱道：「你還想逃麼．」

跟着人影一閃，哈小敏已到了眼前，南水恨得叫了聲道：「妳眞下毒手呀？」

哈小敏娥眉一挑道：「對你這種東西還用客氣嗎？」

聲到人到，雙手陡地向外一伸，反曲着十指，用「野馬分鬃」的手法，向南水琵琶骨上就插。

南水一咬牙，心說：「好傢伙，又是分筋錯骨手！看樣子，今夜我是打人不成，反被人家打了！」

他腦中想着，可眞不敢怠慢；可是，他腦中却不由奇怪的想着：「這姑娘今夜是怎麼了？眞是手下一點也不留情，簡直是給我玩命！」

無可奈何，既動上手了，勢無中途而罷之理，當時一皺眉，心說：「妳想死！我可不想，得，我不是打不過妳嗎？我跑開總行了罷？」

想着對方雙掌已到，南水就勢向前一撲，猛然施了一招「一翻二挺」。

只見他身子向地下一倒，唰的一翻，却踢出了兩腿，直往小敏雙肩兩處「肩井」穴上踢去。

哈小敏想不到，南水還有這麼一手，倒不由大吃了一驚，足下「倒踩蓮拔步」，「嗖嗖」！退後了丈許，可是南水却把踢出的雙足，向回一收，借勢往地面上一躍，只聽見「嗖！」一聲，他整個人，竟翻竄出了兩丈五六，他口中哈哈笑道：「我走了！算妳厲害！」

哈小敏才知上當，心中不由大急，自己費了半天工夫，竟是沒有把他拿下，若容得他跑了，那可就一切都白費了。

想着心中一急，不由順手摸出了一把「菩提子」，向前一跨步，右手「太君摸盔」，口中叱了聲：「打！」

手指上一運勁，哧！哧！哧！一連撒出了三粒，三粒菩提子一出手，上下打成一線，直朝着南水後影疾如電閃似的打了過去。

南水耳聞哈小敏口中叫了聲「打！」已知必有暗器打到。

這小子武技果自不凡，只見他右手往懷裏一探，跟着向外一抖手，發出「噗嚕嚕！」一陣疾風之聲，已把那條得心應手的奇門兵刃「蛇骨槍」亮了出手。

他身子往下一蹲，猛然把身子「唰！」地一下轉了過來，掌中蛇骨槍「秋扇揮螢」向外一亮，「嗆！」一聲，已把奔向面部和前胸的兩顆菩提子，打向了半空，遂見他一抬腿，「叭！」一聲，又把奔往下身的一粒給踢飛了。

三粒菩提子，竟然被他擧手投足間，給打了個乾淨，手法可謂之奇快。

可是這時，哈小敏却已怪鳥也似的，竄到了他身前，這姑娘今夜是存心，要把南水拿下來，嬌軀向下一落，口中叱了聲：「南水你還想逃麼？」

只見她玉手向外一展，銀光一閃，已把寶劍撤了在手中，跟着身子往下一伏，欺身而進。

哈小敏抽劍在手，嘴角往上微微一挑，似嗔似怒的喝了聲道：「南水，要逃也可以，却要露兩手功夫看看！」

說完這句話，劍尖微微向下一壓，人已竄了過去，掌中劍「恨福遲來」，向外一送，直向南水心窩就扎，南水到了此時，也只有狠心一戰，別無他話了。

只見他狠狠的在地上踩了一脚，掌中蛇骨槍已嘩楞楞一聲掄了起來，用「烏龍出塔」之勢，直向哈小敏劍上捲了過去。

哈小敏往後一抽劍，南水却向下一矮身軀，蛇骨槍唰啦啦的揮出一片銀光，以「橫掃千軍」之式，直向哈小敏腰脊上纏了過去。

哈小敏本來以爲對付南水，也不過十數個照面，定可把他制服於掌下。

却不料打了半天，依然是不分勝負，因爲心中念着竹樓上的伍天麒，不由焦急萬分。

可是愈急身手愈益顯得不俐落，七八個照面之後，非但沒有佔着上風，反倒有兩三次，差一點爲南水蛇骨槍所傷。

這一來，哈小敏不由又驚又怒，暗想這樣打法可不是玩的，還是早些施展絕招，把南水制服了好。想到此，一緊掌中劍，展開了一套「殘陽劍」法；這是琴魔哈古弦得意的一套劍法，施展開來，果眞不凡。只見寒光閃閃，忽東忽西，只施出了



十數招，那南水已顯得氣喘吁吁，手忙脚亂之勢。

哈小敏這時劍指明月，明明是一招「笑指天南」，南水掄槍「醉打斜陽」，嘩啦啦的朝着小敏劍上就撩，猛然間，就見哈小敏娥眉一展，「嗤！」一聲輕笑道：「南水！你輸啦！」

南水本已覺出不妙，見狀急忙向回一帶槍尾；可是小敏已如同車輪也似的，轉到了南水背後，整個脊樑，已貼在了南水背上。

那口劍却點出了一圈劍花，只把玉臂猛可裏一幌，這口劍如一條捲尾銀蛇，突地反捲回來，只聽見「哧！」地一聲。

南水嚇得口中「啊唷！」了一聲，驚魂之下，再一打量身上，那件雪白上衣，前襟竟爲哈小敏鋒利的劍尖，整整劃開了尺許長的一道口子。

這一嚇，南水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奮力向外一竄，往下一彎槍，方想以「孔雀剔羽」向後揮去，可是他仍然晚了一步了。

耳中就聽得哈小敏嗤呸一聲道：「你躺下吧！」

南水就覺得「臂儒穴」上一麻，口中「啊唷！」叫了一聲，咕咚一聲已倒在了就地。

哈小敏還不大稱心，用小蠻靴，輕輕把躺在地上的南水，翻了個個兒，又低頭看看，只見南水緊緊的閉着雙目，順着口角直流涎沫。

小敏知道他果然是昏了過去，當時才收回了劍，暗叫了一聲道：「好厲害的小鬼！」

又拿出綢巾擦了擦面上的汗，想了想，又把南水那支「蛇骨槍」仍然給他纏在腰上，雙手把南水提了起來，輕輕擱在一片蘆葦之上，心中想着好在所點的穴道，並不是什麼大穴，並無生命危險，十二個時辰之後，自會轉醒，眼前大可放心行事去了。

哈小敏安置好南水之後，匆匆走到池邊，又換上那件油綢衣靠，縱身入水，向前游了五丈，却見南水原先坐乘的那艘小船，仍然飄浮在水面之上，在水面直打着圈兒。

哈小敏不由一陣心喜，暗想這可眞是天助我也。

想着一個猛子，已潛至那小舟停處，雙手托着船底，直向「碧月樓」方向飛快游去。

果然這一條水路上十分寧靜，四週邊，雖然有幾處燈光亮着，却並無人出來。

哈小敏心知，白如雲手中雖有五六十人，却是被白如雲管理得規矩十分。素日無故，竟是連下山也不許隨便；尤其是在本莊院之內，有些地方，也不能隨便進入，這「碧月樓」就是不許擅入之處。

因此入夜之後，這附近幾乎是連一些人聲也聽不到，因此她才能如此大胆前去駕舟。

小舟已臨竹樓之下，哈小敏輕輕露出水面，把繩纜繫好，猛自竄身而上，却帶出一陣輕微水響，哈小敏不由吃了一驚。

其實這「碧月樓」是她夙日常來之處，莊中之人多已見慣，即使發現也不以爲怪。

可是此番行動，她却是有一種「作賊心虛」之感，處處顯得極不自然。

這時帶出了些水聲，只把她嚇得芳心通通直跳，竹樓之下靜悄悄的，沒有一些人聲。小敏定了一會心神，又把油綢子衣靠脫了下來。

這才輕輕的走了過去，她本是輕車熟路，一拐彎，已摸到了梯口，一頓足尖，「颼！」一聲，已上了樓，只見那間正室房門虛掩着，內裏尙透出微微燈光，想係室中人並未入睡。

哈小敏左右看了看，並未見北星踪影，心中不由喜忖道：「我此時再不現身救人，更待何時？」

想着一閃身，已進到了屋中。

昏暗燈光之下，果見一老者背影，正側睡在軟床之上，似乎已睡着了。

桌上的燈光只撥得豆點大，一閃一閃發出昏沉沉的光輝。

哈小敏見此人身上蓋着長方毛巾，只流露出花白的頭髮，背影似頗頎長。

哈小敏不由輕輕的叫了一聲：「伍老伯！」

床上人只伸了一下腿，並沒有出聲，哈小敏又叫了聲：「伍老伯！」

那人含糊哼了一聲，小敏不由蛾眉微顰道：「我……我是哈小敏，是青萍姐的結拜姐妹，令婿龍勻甫已被我父女救回家中，現在……」

不想那人仍然是動也不動，哈小敏不由又走近了一步，急促的叫道：「喂！喂！伍老伯！不要睡了。」

那人這才含糊的說道：「我沒睡！妳說吧！」

哈小敏這才噓了一口唾沫，心說這老傢伙架子還不少呢！人家是來救他，他却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連頭也不轉過來看一眼，眞是簡直豈有此理！

要依着她素日的脾氣，眞想抖手一走，只是此番救人，她是成心和白如雲賭氣而來的，費了半天力，如果一走，豈不前功盡廢？

所以只好把這一口怨氣悶在肚子裏，又向前走了一步，低聲道：「現在我是來救你出去……小船就在樓下，快起來走路呀！」

不想這人却搖了搖頭道：「我……我……不走！白如雲太厲害！」

小敏氣得踩了一脚道：「你這人眞是……白如雲不在家，你放心，我父親也來啦！有他老人家對付墨狐子沒有問題，你倒是快點起來呀！」

那人口中慢吞吞的「啊！」了一聲，才又伸了一下腿，依然是背朝着哈小敏道：「哦！原來如此……可是妳爲什麼要救我們呢？妳不是白如雲的朋友麼？」

哈小敏面一陣紅，心想：「老東西到這個時候，話還這麼多疑，眞是討厭！」

可是人家問，自己又不便不答，只急得皺着眉頭道：「哎呀！您老就別問這些了，反正我是一萬個誠心來救您的，只請您放心就是！」

床上老人冷笑一聲道：「不說清楚，我是不走的！」

哈小敏氣得一踩脚，竹樓顫動了一下

，發出吱吱之聲，她恨聲道：「您……」

結果還是嘆了一口氣道：「告訴您老伯，我恨白如雲，所以我來救您，這總該相信我了吧！」

床上人聞言似乎抖了一下，却是沒有說話，哈小敏已等得不勝心焦，緊皺着蛾眉道：「老伯！我這是爲您好……您到底走不走……」

床上老人依然是背朝着小敏，不聲不動，哈小敏心中氣可大了，她哼了一聲道：「白如雲這人您老應該認識得很清楚了吧！他是一個非常殘忍厲害的人，您落在了他的手中，還會有什麼好的結果……還是快走吧！」

床上之人，非但不說話，却發出一聲冷笑，這一來哈小敏可氣壞了。

突然她見床上老人，伸出一隻手，在那長滿了亂草般的頭髮上一摸一抓，那些白髮簌簌落下，却露出了黑亮的頭髮。

哈小敏不由大吃了一驚，後退了一步，驚道：「你……是誰？」

這人哈哈一陣大笑，倏地坐起了身來，却見他雙手一伸，伸着懶腰道：「小敏！妳變得比以前可愛了！」

這人說着話，突然轉過身來，哈小敏只覺得雙目一陣發昏，雙腿一軟，「噗通！」一聲坐在了地上。

「小……小雲哥！是你……」

不錯，這突然轉過身子的人，不是那金風剪伍天麒，却是沾滿着小敏全心的白如雲！

哈小敏想到，一剎那之前，自己還在如何的責罵着他，此刻對面相見，不由羞了個面紅耳赤。她兩眼含滿了淚水，只是用晶瑩的目光看着這突然現身的白如雲，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他這個神秘的人……他是慣於在人們驚奇中出現的人物……他好像永遠是超人的人！

哈小敏這一霎時，眞想哭，如果有個地縫，她也定會拚命鑽下去的。

可是當白如雲那種和煦的秋陽，冷酷如寒冰也似的眸子，在她身上轉動之時，可憐的小敏，在這剎那，她就像一隻待宰的羔羊……她幾乎不知自己是該如何來處置她自己了！

白如雲那憤怒的眸子，放射出冷電也似的目光，在哈小敏身上轉着。

他雙手仍是互扭着，發出一陣克克的骨響，只見他一抬腿，已將一張空花雕欄的靠椅，踢得飛了起來，嘩啦的一聲，落出十丈以外的水中。

他大聲的咆哮道：「小敏！妳這賊丫頭！妳說！我有什麼地方對不住妳？妳爲什麼要這麼對我？」

頓了一頓，他更加大聲的吼道：「妳說！妳說啊？」

哈小敏抖成一片，她流着淚道：「小雲哥……你聲音可以小一點不？」

白如雲厲聲道：「小雲哥？誰是妳的小雲哥……」

他的那張俊臉，已氣得蒼白，聲音仍然是那麼大的吼道：「妳憑什麼要恨我？妳說！」

說到「妳說」這二字之時，只見他那頎長的軀體一幌，已閃到哈小敏身前，雙手一探，又把哈小敏舉了起來。

那鋼鉤也似的十指，深深陷在小敏的臂膀之中，他猛力的搖幌着她叫道：「妳說啊！妳爲什麼恨我？」

哈小敏再也忍不住，竟自嗚嗚的哭起來，那亮晶晶的淚冰，一粒粒的同珍珠也似的從她潤紅了的小臉之上流了下來。

她實在是不知該怎麼回答白如雲的問題。本來人家就從未表示過喜歡自己，自己能說得上人家變心嗎？她雖有一身本事，尤其是此刻，很可以舉手之間，給白如雲一個厲害。

可是，這一切，她連想也沒想過，因爲白如雲已在她心中，留下了神聖和威嚴的影子……就是白如雲殺了她，她也不會跑的，更不要叫她反抗了。

她邊哭，邊道：「你打死我……吧……不要問我！」

白如雲深深鎖着兩彎劍眉，顯然他仍在暴怒之中；只是他實在不懂，哈小敏爲什麼會突然變了。

如果一個普通的人恨他，他是不會感到奇怪和憤怒，可是哈小敏恨他，他實在想不通。

他鐵青着臉，緊緊咬着下唇，氣聲音得發抖道：「妳不要哭，哭也沒有用！妳要說！」

哈小敏只是低着眼簾，逃避他冷電也似的眸子道：「我知道哭……沒有用……可是……忍不住……」

說着又放聲哭了兩下；可是馬上又忍住了，還偷偷的看了白如雲一眼。

白如雲瞬也不瞬的盯視着她。

他生平最怕女人哭。只要一哭，他的心就亂了；雖然他一生之中，祇體會過兩三次，也只限於青萍和小敏二人；可是他二人哭，都具有相等的威力，確能使他在極度的憤怒之中軟化下去。

他深深的皺着眉，舉着哭成了淚人似的哈小敏，一時眞不知該如何才好。

他冷笑了一聲，道：「妳以爲一哭就可以沒事了？」

哈小敏抽搐着道：「是嘛！人家不是叫你打嘛？……你乾脆打死我算了……何必還要問！」

這幾句話，又重新勾起了白如雲的怒火，他狠狠的把小敏往一張桌子上一放，震得「通！」地一聲，然後他厲聲道：「小敏！妳不能這麼對付我！妳知道我一向是對妳很客氣的；可是妳今天作的事，我實在不能原諒妳，妳也不要哭，哭是沒有用的！」

說着他由身上抽出一條雪白的綢巾，往哈小敏手上一塞，後退了一步。

哈小敏心中這一剎時，眞不知是什麼感覺，她抬頭看了白如雲一眼，仍然抽搐着道：「小雲哥！謝謝你！」

白如雲擺了擺手氣道：「算了！別盡說這些鬼話，快擦乾了眼淚！」

哈小敏哆着小嘴，心說：看樣子哭是不能再哭了；只是白如雲這個人她是深深瞭解的，他是一個極愛乾淨的人，他的一切衣服用品，要是有第二個人用過，他都會毫不考慮的丟棄，今日竟會把他隨身的手巾，抽出來給自己擦淚，這不能不說是奇蹟了，由此更可見，自己在他的心目中



，並非是沒有份量了。

想到這裏，哈小敏的心情，立刻有了顯著的變化，原先恨白如雲的心，竟是再提不起來了。

她緊緊抓着那塊綢巾，在臉上放着。白如雲見她已擦好了，就由她手中又把手巾奪回來。

哈小敏心中突吃一驚，只以爲他突然會把這塊手巾拋出去。

可是白如雲却仍然揣好身上，冷笑道：「妳還好意思哭？妳想想，妳作了些什麼事？」

哈小敏本來在一見白如雲時，滿心的怨恨，已沒有了，此一刻，更不用說了。

她低着頭，用手扭着衣角，小聲道：「其實……我也沒有作什麼嘛……人也沒有救走！」

白如雲哼了一聲道：「沒什麼？要不是我猜着妳一定要來，事先弄了手脚，現在還說什麼？可是就這樣，妳也不要想好好回去，等我制完了妳，還要去找你爹爹算賬。他憑什麼要和我過不去？」

哈小敏見白如雲，說話時，聲音已不像先前那麼聲勢唬人，胆子不由也跟着大了。

偸偸舉目看了白如雲一眼，見他頭上還垂着一縷僞裝的白髮，像一條小白辮子也似的，搭在額角，再加上他那種半氣不氣的樣子。

哈小敏禁不住「噗！」一聲，笑了起來。

白如雲一瞪眼道：「妳還笑，有什麼好笑的？」

小敏只笑了一下，才發覺眼前的確不是笑的時候，忙自收斂了笑容，忙道：「你看看你的頭髮吧！」

白如雲只是狠狠的看着她，依着他脾氣，眞想狠狠地把她打一頓，以洩心中之恨；但對方那種天眞的舉動，幼稚的談吐，確實令他狠不下心。

好幾次手都舉起來了，又放下了；此時聞言，抬起手往頭上一摸，抓下了那撮白髮，自己看了看，順手往一邊一扔。

哈小敏嘴角一動一動，想笑又不敢笑，白如雲不由哭笑不得。

他狠狠地看着她，本來有很多話要責問她的，可是此時却被她攪得一句也說不出了。

又過了一會，他才想起話頭，問小敏道：「那龍勻甫是妳救的不是？」

哈小敏臉紅了一下，還想搖頭，可是白如雲又大聲叫道：「妳剛才已經說了，現在還想不承認？」

小敏偸偸看了他一眼，吞吐道：「是爸爸救的，又不是……我！」

白如雲冷笑了一聲道：「反正是你們一家人，還分什麼？哼！好個老怪物，居然和我爲難起來！」

他說着話，雙手互扭着，在房中走了一轉，臉色十分沉重。

哈小敏看着心中忐忑不定，只是痴痴的看着他，白如雲走了一圈，又盯住他道：「好！就算是爸爸救的；可是現在妳來作什麼？妳爲什麼要救伍老鏢頭？莫非我對他不好麼？」

哈小敏怔了一下，嘴角向上彎着，白如雲皺眉道：「不要笑！妳說呀？」

哈小敏本想笑的，被白如雲說破了，反倒笑不出來了。她帶着尷尬的表情道：「我以爲你……要殺他！」

白如雲大吼道：「放屁！誰說我要殺他？」

哈小敏嚇了一跳，立刻噤若寒蟬。白如雲罵出了這句話，立刻臉上也帶出一些不自然的顏色，因爲他到底也不大習慣用這種話罵人，更何況對方又是一個姑娘，他罵了這句話，臉紅了一下，又喑道：「就算我要殺他，妳管這個閒事幹什麼？我以前殺了多少人，妳也沒有管過呀？」

哈小敏只吞吞吐吐道：「不願意你再……多殺人，所以……」

白如雲氣得又叫道：「放……」

下面一個字，他沒有說出來，他實在被哈小敏氣昏了頭，臉色紅一陣白一陣，不知如何是好！

哈小敏見此時白如雲氣頭又上來了，她顯得很不安。頓了一頓，偏又不知找什麼來安慰他，只是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着他。

白如雲冷笑了一聲，道：「妳也不要這麼看我，我知道我一向對妳是太客氣了……妳今天做出這種事，我要重重的罰妳……我也要把妳和其他的犯人一樣關起來的！」

哈小敏先前以爲白如雲所謂的要罰，只不過是一時的氣話；因此聽後非但不怕，還覺得蠻好玩，此時一聽，他竟是要把自己關起來，不由大吃了一驚。

她明白白如雲，素日是如何的關禁那些經他自己審定的犯人的。

如今却想不到，竟要以此來對付自己，當時不由怔了一下，抖聲道：「小雲哥！你要把我關在那……裏？」

白如雲此時已走至窗口，憑窗遠眺，聞言後頭也不回，冷冷地道：「妳還以爲我會像對伍氏父女一樣，把妳關在這樓上麼？妳是作夢！」

他回過身來，臉上依然是不動聲色的道：「我要把妳關在我的竹牢之內……和怪老道，以及其他的犯人關在一起的！」

小敏聞言不由大急，頓時跑上去，猛然拉住白如雲一隻手，抖聲道：「小……雲哥！我求求你，你不能對我這……樣！我會受不了的！」

白如雲一掙，脫開了哈小敏的手，閃向一旁，他那凌厲的目光，狠狠的在小敏身上掃了一下，哈小敏受此羞侮，不由眼圈一紅，眼淚更禁不住，又簌簌的落了下來。

白如雲看着她，停了一會，肯定的說道：「妳要在那竹牢之中懺悔……一直到有一天，妳眞正的悔過了，我才把妳放出來！」

哈小敏用手背擦了一下流出來的淚，用流淚的眼睛看了一下狠心的白如雲，說道：「我懺悔些……什麼呢？」

白如雲來回的走了幾步，猛然回頭道：「妳每天要見我一次……因爲妳對不起我……」

小敏不由雙目一展，芳心一喜，說道：「好！我願意……」

白如雲冷笑了一下，看了她一眼道：

「並不是我本人，是我的畫像，每日由南水拿去，妳要看它一次……」

哈小敏立刻感到一陣失望，在白如雲明顯的語句之下，她感到羞澀、失望、和惱恨！

她重新感到，眼前的白如雲是個無情的人，自己對她的愛情，並不能打動他一絲一毫，他竟要這麼來對付自己一個女孩子！

她不由猛然抬起了頭，可是白如雲也正在看着她，他那雙朗星也似的眸子，從那裏散出了自信和固執的光芒，一如嬌慣任性的小敏，在他這種超然的目光裏，竟又再次的軟化了。

她流着淚，心中暗暗的想：「我是沒有辦法去反抗他，的一切只有任他了！」

我想：全天下每一個人，在他們一生之中，也許他們是一個糾糾武夫；也許他們是騷人墨客；也許他們高官厚爵；也許她們嬌縱任性；也許她們淫蕩荒弛；可是這些人，儘管他們是男是女，是強是弱，上天都在他們命運之中注定了，要他們對一個人馴服，他們一定會去服一個人！

朋友！也許你並不認爲如此，那我告訴你，因爲你的時候還沒有到……

眼前嬌縱的哈小敏，她的命運之中，也許注定了，這姑娘是該給這個人馴服的，這人就是白如雲！

你曾經見過一個父親責備他的兒女麼，而他的兒女雖有一時氣憤；却不會對他父親記仇的。甚至再舉一個低下的例子來說，一個主人用木棍去打一條他養的狗，雖是棍下成傷，可是到了傍晚，那條受傷的狗，仍然會又回到了她主人的膝前，這爲什麼？因爲子女對父親有了愛的依附；甚而那狗對主人，也是有「愛」的存在，所以「愛」能消滅一切意念的萌芽！

哈小敏對白如雲，也是這樣的。儘管有時候，她覺得他冷酷無情，可是白如雲只要稍加顧視，她的那些意念，就會不翼而飛了。

這種心理，在她心目之中，久而久之，已成了一種慣例，她並不會發覺它有什麼不正常……却反而能自其中，享受些心靈上的安慰。自然這些安慰，也許要以更多的眼淚去換取來的；可是，當歡樂和微笑輕浮在人們面頰上的時候，誰又會再去追憶那些已過去了的傷感和痛苦呢？

不同的笑容，也有不同的價值，一個戲台上玩世的小丑，他那取悅於人的笑，自然不會受人重視，即使是天天領受着這些含有阿諛的笑容。老實說，人們也不會去珍惜它的，却會感到很乏味，因爲那些笑容，令他感到，似乎缺少眞摯與善良，也許他是口蜜腹劍，甚而笑裏藏刀，朋友！你曾經結交過這種虛僞的朋友麼？那麼我勸你要小心，可能他會要你的命，甚而把你敲骨吸髓，眞是比洪水猛獸還可怕！

可是笑容換在某些人的臉上，却不同了。譬如白如雲這種長年難得一笑的人，偶而啓唇露齒，却令人有一種振奮和不尋常的感覺！

這就是說明了，爲什麼有人一笑值千金，爲什麼有人一笑却糞土不值……這是先天注定了不同典型的人類，也就是平凡和超人的差別！

哈小敏抬頭看着白如雲那種堅毅的臉色，她的勇氣霎時就沒有了！

她停了很久，才嘆息了一聲，說道：「你關吧……不過我父親也一定會救我出去的，你決定打不過他！」

白如雲似乎想起了一件事，愕了一下道：「妳不提我倒忘記了，我現在要去找他……」

說着他反身奔至窗口，回頭冷笑了一聲道：「妳好好等在這裏，不准離開！」

小敏見狀，微微一笑道：「你不怕我會走麼？」

白如雲這時已走至竹欄，聞言只朗聲道：「一切隨你！」

他說着這句話，人却像是一隻海鳥也似的陡然騰起，玉手揮處，一節節極小的竹節，落向了水面，在這黯然的深夜裏，他那偌大的軀體，倏起倏落，在水面上用足點着這些竹枝，霎時就看不見了。

只是飄渺着沉痛的歌聲：

「悠悠天地心
悽悽斷腸人
……………
……………
我有千里仇
世人皆我敵
……………」

哈小敏不由叫了聲：「小雲哥……」

她飛快的撲到竹欄旁邊，可是沉沉黑夜，那裏看到他的影子，哈小敏但覺一陣莫名的傷感，不由痴痴的注視着歌聲來處，無限的珠淚，又傾眶而出。

她默默的想着：「我應該如何呢？還是留在這裏，還是逃走呢？」

她腦子裏這麼想着，腳下却似一萬斤似的，連移動一下都沒有力，最後她嘆息了一聲，仍然走回房中，坐了下來。

她是決定來等待着，白如雲所賜給自己的命運了；其實她是樂意接受的！

原來這一切，都早在白如雲的智算之中，自從龍匀甫一翻落在澗底，再加上哈古弦父女的出現與突然失踪，白如雲已算到了定是哈氏父女所爲。

因此，他更想到了他二人，既救了龍匀甫，定也會來救伍天麒的，所以他先自放出了口風，說自己要離家數天，就連南水北星二人，都尚以爲他是眞的離開了，其實他根本未曾離開這莊院一步。

他偷偷地把金風剪伍天麒，藏到了另一隱秘之處，自己却僞裝成伍鏢頭睡在床上，果然哈小敏上了當了！

再說琴魔哈古弦，見女兒縱身入水之後，這才展出一身輕功，只一飄身，已越過了圍牆，哈古弦對這一帶地勢，清楚十分，不一會，已越過了三四層院落，施展出一身小巧功夫，竄高縱矮，眞是輕比狸貓，一霎間，已馳到了白如雲用來禁閉犯人的竹牢，只聽到一聲聲的哭叫之聲，不絕於耳。

哈古弦歎了一口氣道：「這小子倒眞是替天行道，自訂王法了……」

因知竹牢附近，有白如雲收伏的東海雙啞坐鎭，這東海雙啞武功相當了得，自己雖是不怕；可是萬一被他們發現了身形，吵叫起來，對自己十分不利，還是避道而行爲妙。



他想着就遠遠避開了那片竹牢，縱身上了一條山道，橫越過這片牢房，直向禁錮墨狐子秦狸的那間白石房子行去。

這是一間特製的禁室，建築得十分精緻堅固，是專用來禁錮那些武功極高之人的。

山道上儘生着高可過膝的荒草，兩旁的桐樹，不時飄下些枯黃的葉子。

琴魔哈古弦遠遠看着那幢石室，只見室前又一根兩股雙生的長竹，却儘去枝葉，竹梢頂尖，却掛着一個四方的燈籠……被夜風不時的搖幌着，發出一片昏黃的光色，景緻十分悽涼。

哈古弦心想：那怪老道如果眞回來，一定仍還關在這地方。

「唉！也怪可憐的……教了半世徒弟，臨終却讓徒弟給關起來了……這也眞是奇聞？」

琴魔哈古弦腦子裏這麼想着，忽覺身側桐樹梢上，似有一條黑影一閃，哈古弦一擰雙腿，「唰！」一聲閃出一丈五六，一掌護胸，一掌禦敵。

再往那一桐樹上看去，那裏有一點踪影？

哈古弦眨了一下那雙老眼，心說：「莫非我眼花了不成？再不這人就是頂尖兒的武林高手。」

他心裏這麼嘀咕着，最後還是認爲是自己看花了眼，當時展開身法，三個起落，已到了那石屋門前，側耳聽了聽，沒有一些異聲。

敢情這座房子，全係丈許厚的大石板砌成，莫怪那墨狐子秦狸關在裏面，竟是出不來了。

琴魔哈古弦來此之意，只是覘探一下，看看那秦狸是否關在裏面。那自己就大可一切放心了。

否則那秦狸就在室外，自己行動就要小心了。

想着已至門口，哈古弦隨手在地面，拾起了一粒極小的石子，對着石室內輕輕一彈，耳中聽到石子落地之聲，却是沒有一些回聲。

哈古弦那團似白棉花也似的眉球，不由往當中緊緊皺了皺，暗想：「莫非裏面沒有人了？」

想着他身軀未幌，已如同電閃也似的飄身入內，身形一遁，疾速向一邊石壁上一倚，停住了身形，這時眼前一切，都看清楚了。

自己面對着的一間石室，正是夙日以來，關禁怪老道的那間房子，可是只見滿室白骨，那座用骨架來搭成的方榻之上，竟沒有墨狐子秦狸的踪影。

冷夜裏，這些白骨，發出綠閃閃的磷光，却有幾分陰森森的感覺。

哈古弦見那厚有八尺的青石牢門，也是開敞着，白骨的長榻前，有一盞發着極暗青光的提燈，這證明室中人離去未久。

琴魔哈古弦以往在江湖之中，素以機智見長，可是眼前情形，他竟分辨不出，有什麼蹊蹺之處，方想轉身而出，却見那骨榻之上，有一張寫着字的素箋，像是墨跡新乾。

這一來，哈古弦也不禁勾起了好奇之心，當時頓了一下，腦子想：「這是什麼玩藝，也許是墨狐子秦狸，留給白如雲的話……」

他抓了一下頭，又左右的看了一眼，暗忖：「也許裏面有什麼機密，我且不管，進去看看再說。」想着，上肩水平地一幌，人已飄進石室之內，就手把那張寫了字的紙拿起來，只見上面歪七扭八的寫着幾個字，竟是回文。

哈古弦學識廣博，也認識回文，他不由在那盞昏燈之下仔細一看。

只見上面寫的是：「多謝光臨，後悔莫及。」

是拼凑而成的文體，琴魔哈古弦不由大吃了一驚，方想不妙，却見那石門，突然「轟！」地一聲，關了個嚴絲合縫。

同時一陣哈哈大笑起至室外，哈古弦飛快的撲近牆邊，就着碗大的窗戶向外一看，果見迎風立着一個黑袍枯瘦的道人。

這道人歪冠拖袍，唇紅如火，面色却是黝黑無比，琴魔哈古弦，不看還罷了，這一看，不由頓時無名火起，大吼了一聲：「老道！你攪什麼把戲？還不開門請我出來？」

這道人正是墨狐子秦狸，此時像是高興到了極點，手舞足蹈的嘻嘻笑道：「小鬼頭眞聰明透了……果然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你這老怪物捉到了……嘻！眞行！」

墨狐子秦狸說着話，不時用長指甲在頭上扣着，發出「梯梯！」之聲，姿態怪惡已極！

哈古弦眼珠一轉，已知自己今夜是上了白如雲師徒大當了，如今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更不是發狠賭氣的時候！

想着他不由「噗哧！」的笑了一聲。

墨狐子秦狸正在得意，見哈古弦非但不怒，竟自笑了起來，不由一怔。

他眨了一下那雙光亮的眸子，道：「老道，這是怎麼個說的？開玩笑可不是這麼開的啊！」

黑狐子秦狸一豎怒眉，嘻嘻道：「老琴帮子！你以爲是帮你開玩笑嗎？……哈哈！你眞是見鬼了！」

哈古弦嘻嘻一笑道：「怪老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秦狸翻了一下眼皮，咧牙道：「你倒怪會裝，什麼事？你自己心裏有數……還用我多說嗎？」

他一隻手摘下了道冠，右手連連在頭上扣着，連連搖頭笑道：「小鬼頭是有兩下子……我眞服了他……哈！這一下有你進來，我是該涼快幾天了……老帮子，你好好呆在這裏面吧！」

琴魔哈古弦手扶着石壁，只氣得臉色一陣陣發青，心中狠狠的罵道：「好小子！竟敢欺侮到我老人家頭上了！我豈能與你干休？」

他看着墨狐子秦狸那種得意的樣子，不由快氣炸了肺。心說：這老頭更是可惡，他竟尾隨了我一路，有意乘我看信時，把門關上……簡直是可恨透了。

雖然心中這麼賭誓發着狠，可是表面上並不十分表露出來，這一霎間，他腦中一直在轉着意念，見墨狐子秦狸只是看着自己咧嘴傻笑，不由強忍着氣道：「老道！你雖然把我關在裏面，可是你自己以後也不會見得好受！」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羣豪畢集在紫衣侯的帆錦上，依次向紫衣侯獻上珍貴的禮物，然後提出自己的請求。紫衣侯對於他們的請求，則按情按理、視實際情形而定，或允諾、或婉却、或峻拒，處理得相當完滿。最後，紫衣侯宣告盛會結束，這時，胡不愁突然排衆而出，既未按規定獻上禮物，而竟請求紫衣侯出手挽救武林中高手的刦難。當他陳述情由後，紫衣侯竟不爲所動。於是胡不愁用激將法，使紫衣侯在不知不覺間墮入彀中，而迫不及待的要胡不愁把帶來的東西拿出一看……

## 千里下戰書

紫衣侯忍不住道：「拿來瞧瞧。」

胡不愁可眞是沉得住氣，直到此刻，面上仍不露出絲毫歡喜之態，慢慢地伸手入懷，突又縮回手來。紫衣侯道：「作什麼？」

胡不愁道：「前輩若是決計不肯出手，此物不瞧也罷！」

紫衣侯道：「誰說我決計不肯出手？快拿來瞧瞧。」

胡不愁這才緩緩探手入懷，取出了那段枯枝。

這時不但紫衣侯被他打動，衆人也都被他吊足了胃口，見他探手入懷，都忍不住伸長脖子去瞧，竟無人再去瞧瞧還在釘着鐵釘的伽星大師，但見他取出的竟是段枯枝，又都不覺有些失望，有些莫名其妙。胡不愁却鄭重其事，雙手將枯枝送到紫衣侯面前。

大廳中寂無聲息，只有鐵鎚敲釘，「叮叮」作響，顯見得紫衣侯正專心向那枯枝凝視。

衆人也不知那枯枝究竟有何好處看，紫衣侯爲何竟瞧得如此入神，直過了三四盞茶工夫，紫衣侯方自緩緩長嘆一聲，道：「好高明的劍法！好速快的劍法！好精深的劍法……」這海內外第一劍法名家，竟一連稱讚了三聲，顯

## 投與白衣人

見這劍劈枯枝之人，劍法實是非同小可，胡不愁不禁更是憂慮：「若連紫衣侯都非那白衣劍客之敵手，那又當如何是好？」

鈴兒却忍不住問道：「難道侯爺只是瞧了瞧這段枯枝便可看出那人劍法的高低不成？」

紫衣侯道：「正是！」

鈴兒道：「從那裏看出來的？」

紫衣侯長嘆一聲，道：「你劍法到了我這樣的造詣，便可自這枯枝切口上看出來了。否則我縱然向你解釋三天三夜你也不會懂的。」

鈴兒怔了怔，苦笑道．「看來我一輩子也不會懂了！」

她方才問的話，也正是四下衆人以及胡不愁、方寶兒早已想問的。大家聽得紫衣侯這不算解釋的解釋，都不禁失望地長嘆一聲。

紫衣侯道：「此人現在那裏？」

胡不愁喜道：「侯爺莫非要出手？」

紫衣侯道：「我若不想出手，他在那裏與我何關？唉……能與此等人物一較劍法，也算未曾虛渡此生了！」

衆人都未曾想到胡不愁既無禮物，所求又難，而紫衣侯居然竟會答應，心中不禁大感驚奇！却不知武功越是高高在上之人，心中越是



有種孤獨落寞之感，他們若能找到個能與自己不相上下的敵手，那眞比交着個知心好友還要高興，便根本不將勝負之數放在心上！

突聽一聲裂帛般怒喝：「且慢！」那身上已將釘滿了鐵釘的伽星法王，帶着滿身鐵釘搶到前面。

衆人見他身上有如刺蝟一般，心裏不由自主，感到一種難受恐怖之意，紫衣侯道：「大師有何見教？」

伽星法王道：「施主若要與人動手，便該先與小僧交手，小僧雖不才，難道比那無名劍客還不如麼？」

紫衣侯嘆一聲道：「大師且瞧瞧此人的劍法！」

話聲方了，方寶兒便見到那段枯枝自屛風後飛了出來，去勢之慢，慢到極點，看來似是有隻無形無影的手掌，在下面托着似的，方寶兒大奇忖道：「這枯枝怎麼不會掉下去？奇怪奇怪……」

衆人見到紫衣侯露了這一手驚世駭俗的內功，都不禁聳然動容，岑陬等人，更是駭得不敢作聲。

伽星法王舉手將枯枝接過，睜目瞧了半晌，面色變來變去，突然拋下枯枝，一言不發，轉身飛掠而去。小小一段枯枝，竟將名震天下的伽星法王嚇走了，此事若非眼見，無論說給誰聽，都難令人相信。

胡不愁拾起枯枝，長嘆道：「家師令晚輩前來，本來還有一事要相求侯爺，但此刻……此刻……」

紫衣侯道：「令師是誰？還有何事要相求於我？」

胡不愁道：「家師人稱淸平劍客……」

紫衣侯道：「原來是白三空，我少年遊俠江湖時，曾吃過他一頓好酒……唉！此話說來，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胡不愁道：「家師相求侯爺的第二件事，便是……便是……」突然轉身，指着水天姬道：「求侯爺將這女子拿下。」

水天姬嬌笑道：「哎唷，我又怎麼得罪了你？難道你也和那木頭一般，有個好色的爹爹，被我傷了不成？」

她每句話說來都要傷人，見到別人被她激得暴跳如雷，那便是她再也開心不過的事。

那知胡不愁生性比她還要奇怪，對什麼都沉得住氣，無論誰想激怒於他，眞是比登天還難。

水天姬話雖說得難聽，他却只當沒聽見。仍緩緩道：「這女子搶去了家師的外孫……」

水天姬咯咯笑道：「侯爺莫要聽他的鬼話，那調皮搗蛋的孩子，送給我我都不要，還會費力去搶麼？」

胡不愁雖已猜出搶去方寶兒的必是她，但終是不能確定，聞言呆了一呆，道：「不是妳是誰？」

水天姬笑道：「你硬要賴我，可有什麼證據？可有誰瞧見？唉！自己不好生管管那討厭的孩子，却要賴別人。」

方寶兒越聽越是惱怒，暗道：「原來我不見了，她半點也不担心，原來她當面討我好，背後却罵我討厭。」

只見胡不愁被她說得目定口呆，無言可對，鈴兒眼珠子轉來轉去，却是一副要瞧熱鬧的模樣。

水天姬却已又道：「侯爺，你瞧，這大腦袋當着你面，血口噴人，欺負我這可憐的女孩子……」

胡不愁道：「明明是妳……」

水天姬輕輕頓足道：「好！你瞧，他還說是我，侯爺你叫他拿出證據來，不就……就……就叫他給我叩頭賠禮。」

她一副受了委曲的可憐模樣，瞧着實是令人心動，紫衣侯嘆道：「你既無證據，便不該說她。」

水天姬道：「是呀……是呀……」牽住鈴兒的衣袖，道：「好姐姐，我求你替我作主，不然……不然我被他這麼欺負，我……我也不想活了。」一頭倒進鈴兒懷裏，突然在鈴兒肩頭擰了一下，附在鈴兒耳畔，耳語道：「小丫頭，你把我那小丈夫偷到那裏去了？」

鈴兒本來咯咯的直笑，聽了這話，才吃了一驚，但口中笑聲仍然不停，只是偸空在她耳邊問道：「誰說的？」

水天姬鼻子裏嗚嗚的啼哭，口中却耳語道：「若不是你偸的，你怎會知道我是他的大妻子？」

鈴兒這才知道，是自己方才的一句話露出了口風，不由得暗中嘆了口氣，忖道：「好厲害的女孩子！」

只聽水天姬在她耳邊又道：「你若不幫我將這陰陽怪氣的大腦袋捉弄捉弄，我就把你偸人的事當衆抖露出來。」

鈴兒苦笑道：「如何捉弄？」

水天姬道：「我說什麼，你就說什麼，一定要將那大腦袋激得暴跳如雷，滿肚子寃氣才行。」

衆人只見這兩個美麗的女孩子抱在一起，一個笑，一個哭，不禁都瞧得莫名其妙，誰也想不到她兩人在偸偸的說話。

突聽鈴兒道：「大腦袋，你可拿得出證據麼？」

胡不愁道：「這……這……」

鈴兒道：「你既拿不出證據，便不該把人家說成這樣子，難道我們女孩子是好欺負的麼？快過來叩頭！」

胡不愁再是沉得住氣，此刻也不禁被激得滿面通紅，道：「侯爺若是不信，不妨將那木郎君找來，他必定知道。」

水天姬在鈴兒懷中道：「他恨我入骨，自然幫着你賴我。」衆人都覺這話大有道理，有人已忍不住道：「對，非要他叩頭陪禮不可，好敎他以後不敢欺負女孩子。」說話的自然也是女人，女人對付男人有時的確團結得很。

胡不愁只覺四下數十道眼光，都在瞧着自己，數十道眼光中都含着敵意，心裏當眞又氣又惱，連手都被氣得抖了。水天姬偸瞧一瞧，心裏眞是開心極了。

紫衣侯嘆道：「看來你若拿不出證據，只有叩頭吧！」

胡不愁僵在那裏，也不知該如何是好，突聽得一個淸亮的聲音呼道：「誰說沒有證據，證據已來了！」呼聲竟是自屛風後發出來的，那羣人齊地爲之一驚。

只見一個眼睛大大，鼻子高高，臉兒紅中透白，白中透嫩，長得可愛極了的孩子，自屛風後奔了出來。

胡不愁又驚又喜，也不禁脫口呼道：「寶兒，你怎會在這裏？」方寶兒竟在此地現身，敎他如何不驚？

方寶兒小臉已被氣得紅紅的，道：「此事說來話長，等寶兒先替叔叔你，出了這口氣再說。」

胡不愁大奇道：「你替我出氣？」

方寶兒道：「不錯！」轉回身子，面向紫衣侯。

他這才終於瞧見了紫衣侯的容貌，只見他身穿紫緞錦袍，頭戴王者之冠，面容有如玉石塑成般，帶着種逼人的力量，以方寶兒的膽子，竟也不敢仔細去瞧他的眉目，紫衣侯似乎早已知道幕後有人，見他現身，神情仍是冷漠而

懶散，絕無絲毫驚奇詫異之色。

方寶兒拜道：「尊侯遨遊海上，嘯傲雲霞，實有如天外神仙一般，卻不知可遵人間之禮敎？」

紫衣侯見他年紀如此幼小，說話卻有如老儒，冷漠的面容，不禁露出了好奇之色，緩緩道：「本侯雖然終年遨遊海上，卻非化外之民，焉有不遵禮敎之理？」言語之間，竟未以無知童子相待於方寶兒。

方寶兒再拜道：「三綱五倫，四維八德，俱乃禮敎之本，若有存心犯此之人，不知是否應該加以懲罰？」

羣豪見這幼童，置身如此情況之間，竟能侃侃而言，毫無懼色，都不禁又是驚奇，又覺有趣。

小公主躲在簾幕後，還不敢出來，急得直是跺脚，紫衣侯道：「若有人犯了禮敎之本，自是該罰的。」

方寶兒道：「常言道，君爲臣之天，父爲子之天，夫爲妻之天，若還有妻子當着丈夫的面，不守婦道，又當如何？」

紫衣侯忍不住露出一絲微笑，道：「你小小年紀，難道也有妻子不成？」衆人也不禁都跟着失笑起來。

方寶兒道：「正是。」

紫衣侯笑道：「誰？你倒說來聽聽。」

方寶兒轉身一指水天姬道：「就是她！」

這一指之下，艙中人立刻騷動起來，有的驚笑，有的不信，胡不愁皺眉搖了搖頭，暗道：「這孩子怎地如此胡鬧？」

鈴兒摸着方才被水天姬擰得發痛的肩頭，眼珠子轉了轉，突然拍了拍手掌，大聲道：「這孩子所說是眞的。」

紫衣侯道：「你怎會知道？」

鈴兒笑道：「這位水姑娘與這孩子成親時，我和珠兒在旁邊，瞧得清清楚楚，怎會不知道？」

水天姬罵道：「你……你這死丫頭……」

鈴兒嬌笑道：「你難道還敢不認麼！」

水天姬道：「承認又怎麼？來，小丈夫過來，讓咱們夫妻倆親熱親熱。」伸出手來，便要拉方寶兒。

方寶兒大眼睛一瞪，道：「你既然是我妻子，卻對我大叔無禮，以下犯上，可說是無禮！你此刻承認了，方才卻說沒有將我帶走，翻來覆去，可說是無信！你既已爲人妻子，卻還要拋頭露面，爲了達到目的，竟不惜將自己作爲禮物送人，又可說是無恥！」

水天姬咯咯笑道：「哎喲，你……你罵得好兒呀！」

方寶兒理也不理她，轉身面對紫衣侯道：「這樣無禮、無信、無恥的人，是不是該重重地罰她？」

紫衣侯含笑道：「你待如何罰她？」

方寶兒眨了眨眼睛，道：「先罰她給我大叔磕頭陪禮！然後再……」

突聽簾幕後有人接着道：「然後再罰她在咱們這裏做三年苦工，每天要她讀書寫字。」

聲音很嬌嫩，自是小公主。

她嬌生慣養，從來不知苦工該做什麼，只知讀書寫字，已是世上最苦的事，衆人聽她竟將讀書寫字，視爲作苦工，忍不住失聲笑了出來，水天姬笑道：「這樣的苦工，我做三年也無妨。」

紫衣侯道：「好！」

水天姬呆了一呆道：「好……好什麼？」

紫衣侯道：「你既說無妨，便罰你在此讀書三年。」

水天姬道：「但……但……但我那是說着玩的呀！」

紫衣侯道：「在本侯面前，怎能隨意說笑呀？」

水天姬這一下可笑不出來了，道：「我……我……」

鈴兒拋了個眼色，和珠兒以及另兩個少女，將水天姬團團圍住，笑道：「怎樣？還想不認賬？」

水天姬眼珠子四下轉了轉，知道逃也逃不走了，突又嬌笑起來，道：「好！我跑來跑去，反正也跑累了，在這裏歇個三年，正是求之不得，但夫妻相隨，我的小丈夫可也要在這陪着我。」

小公主拍手笑道：「那是自然，一定要他陪着你。」

胡不愁心念一轉，大喜道：「他反正無事可做，叫他在這裏陪着讀書，那眞是再好也不過。」

方寶兒道：「先要她向你磕了頭再說。」

胡不愁搖手笑道：「這個頭我卻生受不起，免了罷！」

只聽紫衣侯突然輕叱一聲：「什麼人？」

只聽艙外兩個聲音同時響起。

一人冷冷道：「尊侯好厲害的耳力！」

另一人卻大笑道：「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板櫈爬上牆，石頭滾上坡，十一、二歲小孩子，娶了個花枝招展的大老婆，看我童王老二張開口來笑呵呵。」

這兩種聲音一個冰冰冷冷，淡漠無情，一個卻是熱情充沛，豪快絕倫，兩種聲音雖在同時發出，語聲卻絕不相混，艙中人可將兩種聲音都聽得清清楚楚，但語聲未發出前，滿艙這許多武林高手，竟是誰也未發覺艙外居然有人，而且僅有一板之隔，近在咫尺。

紫衣侯面色稍和，道：「原來是你……」

那冷漠的語聲道：「正是在下，特來訪拜侯爺。」一個人自艙外大步走了進來，身材高瘦，面色發青，身穿一件雖然滿是補釘，但卻洗得乾乾淨淨的破藍布衣，一雙手掌更是其白如玉，右手中指戴着個奇形碧玉班指，神色看來冷漠已極，脚步移動間不帶半點聲息。

聲音有兩個，卻只有一個人走進來，衆人心裏都覺奇怪，更都想瞧瞧那滑稽熱情的笑聲是誰發出來的。

藍衫人大步走到紫衣侯面前，雙手微一抱拳，道：「十餘年未見，尊侯耳力還未見衰退，可賀！可喜！」

紫衣侯微微笑道：「十餘年未見，你輕功卻更是精進了，想來那輕功第一的名頭已非你莫屬。」

藍衫人道：「去年我與風道人比了一日一夜的輕功，終於勝了他半里多路，只是我素來不喜歡貪名，那輕功第一的名頭，還讓給了他。」神情冷漠，口氣卻是自得自傲，似是全未將衆人瞧在眼裏。

衆人聽得他輕功竟較名滿天下的風道人更勝一籌，都不覺吃了一驚，都在暗中尋思此人的來歷。

小公主見他如此狂傲，心裏甚是討厭，忍不住輕輕道：「吹大氣！」方寶兒立刻應聲道：「吹牛皮！」

藍衫人突然回過頭來，目光在他兩人小臉上一轉，方寶兒與小公主但覺他面容雖然青冷，但覺他這一雙眼神中，卻似乎蘊藏着一股火樣的熱情，藍衫人冷冷道：「兩個小孩子，是在說我麼？」

水天姬一步趕過來，擋在方寶兒身前，嬌笑道：「大人可不能對小孩如此發狠，喂！和你同來的那位，怎不進來呀？」



藍衫人道：「進來了。」

水天姬眼波四轉，道：「在那裏？」

突聽那熱情的笑聲自對面傳來，笑道：「在那裏？在這裏，你雖然瞧不見我，我卻瞧得見你。」

水天姬、方寶兒卻嚇了一跳，定睛望去，只有那藍衫人站在對面，面上仍無表情，更不似說過話的模樣，但那笑聲卻的的確確是從對面傳來的，笑的人是誰？莫非會隱形之術不成？方寶兒心裏有些發冷，忍不住靠緊了水天姬的身子。

那笑聲又自傳來：「小兩口，親密密，當着人……」

方寶兒突然大叫道：「是他……又是他……兩個聲音都是他一個人……他肚子裏會說話的。」

笑聲雖頓住，藍衫人目光中卻似有笑意一閃，他目光中的神情，與面色之冷漠看來，有如兩人一般。

水天姬瞧他兩眼，拍掌笑道：「王半俠！你是王半俠！外冷內熱，半俠半狂，我早該想起你了。」

藍衫人王半俠道：「現在想起還不遲。」

水天姬笑道：「久聞王半俠乃是武林怪人譜中，一個絕妙怪人，不想今天竟在這裏遇着，眞是幸會得很。」

王半俠道：「你又何嘗不是『怪人譜』其中之一。」

方寶兒睜大了眼睛望着他，道：「你……你肚子怎會說話？」

水天姬笑道：「他就是仗着自己這一手肚子裏會說話的腹語功夫，硬要將自己當做兩個人，還取個名字『化身雙俠』，把武林豪傑們弄個暈頭轉向，誰也不知他究竟是一人還是兩個。」

王半俠冷冷道：「王某遇着正義之人，便是王半俠，遇着奸險之徒，便是王半狂，總比你忽男忽女要簡單得多。」

紫衣侯微微一笑道：「王兄身外化身，遊戲風塵，今日來到這裏的，卻不知是王半俠，還是王半狂？」

王半俠道：「若是王半狂，我就不來了，只因這趟事，實在和我沒什麼關係，我千里奔波，爲的只是管人的閒事。」

目光一轉，忽然問道：「誰是白三空的徒弟？」

胡不愁躬身道：「晚輩便是，不知前輩有何見敎？」

王半俠道：「你師傅吩咐你的事，可曾辦妥了？」

胡不愁道：「紫衣侯爺已答應了。」

王半俠頷首道：「好……既已答應，爲何還不快走？你莫非不知此事延遲一日，武林豪傑便要多死一個！」

紫衣侯道：「哦！原來你也是爲了此事而來。」

王半俠道：「不錯，在下正也爲了此事而來，只因此刻死在那白衣劍客手下的英雄豪傑，已有二十多個。」

紫衣侯皺眉道：「那廝眞有這般毒辣？」

「那廝東來首戰，便殺了『飛鶴』柳松，此後自魯東一路向西南而行，一柄奇形長劍，幾乎橫掃了中原武林！連『中州一劍』邵文生，『清平劍客』白三空，那樣的劍法名家，都難逃他的劍下！」

方寶兒驚呼一聲，身子搖了兩搖，顫聲道：「我爺爺……」

王半俠目光一閃，道：「你爺爺是誰？」

胡不愁黯然接道：「這孩子便是家師之外孫。」

方寶兒一把抓住了胡不愁衣襟，道：「我爺爺怎樣了？你可知道？」

胡不愁垂首道：「他老人家只怕……」

王半俠截口道：「白三空沒有死！」

方寶兒鬆了口氣，這一驚一喜之後，只覺雙脚發軟，幾乎已站不住身子，胡不愁卻是又驚又奇，道：「家師未死？」

王半俠道：「白三空雖然中了那白衣劍客一劍，卻並未喪命，乃是唯一自白衣人劍下保得性命的人。」

胡不愁眼見他師傅中劍倒地，此刻聽得這消息，心中的驚喜之情，實遠在方寶兒之上。

但王半俠卻突然嘆息一聲，緩緩道：「他雖然未死，但那情況卻實在比死了還要難受的多！」

胡不愁變色道：「爲什麼？」

王半俠道：「天下武林豪傑，此刻都在逼着問他，那白衣人劍法中，究竟有何奧秘，只因他是與白衣劍客對劍之後，唯一還能活着的人，對白衣人劍法之秘密，自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些。」

胡不愁道：「家……家師可曾說了？」

王半俠搖了搖頭，道：「白三空只因白衣人劍下留情，才保全了性命，無論別人如何逼問，他也不肯對白衣人劍法之秘密吐露一字，但他眼見中原武林同道，一個個在白衣人劍下喪生，心情實是痛苦已極，這才叫我兼程趕來，唉！侯爺你若已答應，就請快些出手吧！」

水天姬第一次聽到那白衣人的故事，也不覺聽得心房怦怦跳動，脫口道：「中原武林中，難道就沒有人擋得住他？」

王半俠道：「沒有！」

水天姬道：「一個人擋不住，十個百個人總可以宰了他吧？」

王半俠冷冷道：「此人乃是爲了研究武道而來，所尋的也都是有着武人本色的英雄豪傑，這些人雖然死在他劍下，也是爲了『武道』殉身，若是集合數十人之力將他殺了，豈非令天下英雄恥笑？」

水天姬嘆了口氣，道：「恥笑也總比死了好些吧！」

方寶兒大聲道：「那卻不然，有些人寧願死了，寧死不悔的大英雄！」

王半俠撫了撫他的頭髮，頷首道：「好孩子。」

紫衣侯微微笑道：「果然是好孩子！」

水天姬喃喃嘆道：「什麼好孩子？我瞧只是個傻孩子！」

王半俠道：「閒話少說，侯爺若要出手，此刻便該去了。」

紫衣侯默然半晌，自身畔美女手中，取過一柄長劍。

這裏到處俱是富貴景象，連他身畔少女所佩的珠寶也無一件不是價值連城之物，唯有這柄長劍，劍鞘卻是簡陋已極，紫衣侯雙手把玩着長劍，又沉吟半晌，突然向那馬臉岑陬招手道：「你過來。」

馬臉岑陬早已被方才那一連串發生的奇事，驚得幾乎忘了自己置身何地，聞言又是一驚，道：「侯……侯爺有何吩咐？」

他心裏雖不願過去，但脚步已不由自主向前移動。

紫衣侯緩緩道：「我說到三字，便向你擊出一劍，你若能躲得過，我便和你同回大苑，你若躲不過，我這一劍也不傷你性命，只是卻要勞動你去一趟中原，爲我辦一件事。」

岑陬又驚又喜，道：「只是一劍？」

紫衣侯道：「一劍！擊向你『肩井』以下，『乳泉』之上七處穴道，無第二招後着！」

岑陬暗喜忖道：「他事先都將部位告知於

我，再擊我一劍，我又不是死人，還怕躲不過？」當下大聲道：「好！」

紫衣侯道：「一……二……」

岑晒早已頓住脚步，雙目凝視着紫衣侯掌中長劍。

紫衣侯道：「三！」身子不動，緩緩一劍刺出。

這一劍不但去勢緩慢，劍式平凡，而且明明够不上部位，岑晒縱然不避不閃，這一劍也刺不着他的，岑晒怔了一怔：「這算什麼！」

那知他心念還未轉完，這緩慢平凡的一劍，突然幻起光幕，明明够不上的部位，也變的恰巧够得上了。

衆人但覺眼前一陣青光閃動，但聞岑晒一聲驚呼，紫衣侯長劍已然回鞘，岑晒雖未倒下，身上却多了七道血口。誰也瞧不清紫衣侯一劍怎會將人家刺傷七道血口，而且分散在左、右雙肩、胸、腹、脅下各處。

岑晒一張馬臉，頓時變得蒼白，似已呆在地上，不知動彈，那「千金球」更是駭得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乘人不備，竟悄悄溜了。

紫衣侯緩緩道：「這位岑兄已被我劍尖點中穴道……」

胡不愁聽他竟能以劍尖點穴，不禁失聲驚嘆。紫衣侯接着道：「你們可將他帶去那白衣劍客處，要那白衣劍客，瞧瞧他的傷口，就說這出劍傷他的人，已在東海之濱相候，請白衣劍客來此一戰！」

王半俠皺眉道：「侯爺，你自己去一趟豈非方便得多？」

紫衣侯苦笑一聲，道：「卅餘年前，我比劍敗於一人之手時，便曾發下重誓，此生絕不再踏上陸地一步。」

王半俠聳然動容道：「當今天下有誰的劍法能勝得了你？」

紫衣侯緩緩嘆道：「只在天地間，雲深不知處……」

王半俠黯然半晌，道：「那白衣人不來又當如何？」

紫衣侯道：「他若眞是爲了『武道』而來，見了岑晒身上七處傷口，無論如何，也要與我一戰，否則他便是以『武道』兩字，作爲殺人的藉口，你們便不妨集合羣豪之力，亂刀將他殺了！」

王半俠瞧了岑晒幾眼，長嘆道：「好生生要咱們帶着這匹死馬走路，胡不愁，這可得交給你了。」

× × ×

曉霧迷濛，洛陽城城堞之上，動也不動地坐着個白衣人，唯有滿頭長髮，在風中不住飛舞。他身後斜揹着一柄六尺長劍，齊眉勒着根白蔴布帶，鐵青的面孔，在濃霧中看來，實是說不出的悽淸詭異，目光癡癡地望着沉睡在濃霧中的洛陽城，望着那千椽萬瓦，千門萬戶，眉宇間滿含蕭索寂寞之意，似在感慨這十丈紅塵之中，竟無一人能是他的敵手！

一綫陽光破霧而出，白衣人緩緩長身而起，走下城堞向西而行，每走一步，相隔仍是一尺七寸。

洛陽城西，蜿蜒着一條碎石道路，兩旁林木濃密，此刻仍似寂靜無人，但若仔細觀望，便可瞧出每株樹下，都垂手肅立着一個白衣大漢，人人俱是神情沉重，如臨大敵，又如在等候貴賓一般。

道路盡頭，便是一片廣大的莊院，一眼望去，莊院中人似都沉睡未醒，是以聽不到半句人聲。但若踏入莊門，便可瞧出這一片莊院之中，到處都有人走動，但人們即使對面相遇，也絕不說出半個字來。

大廳中所有傢俱俱已搬去，偌大的廳堂，看來實是陰深黯黯，不可名狀，突然九個白衣人魚貫而入，一排靠牆坐下。

這九人高矮有別，老幼不一，但神情都帶着種壯烈之氣，九人手邊各各提着個青布袋子，十八道目光一齊望着門外，只見濃霧漸薄，已有一道陽光破霧而出，中央一人沉聲道：「時候快到了……」話猶未了，已有一隻信鴿箭一般飛入大廳，九人對望一眼，不再說話。

這時白衣人已走上了兩畔松柏夾道的碎石道路，突聽一聲霹靂般大喝，道旁兩百九十七人同時喝道：「迎駕……」兩百九十七柄鬼頭大刀，同時拔出，在樹下架成一片刀山，聲勢之壯，端的無與倫比！

白衣人目光凝注前方，對兩旁望也不望上一眼，一步步向前走了過去，兩百九十七條白衣大漢，掌心却不禁沁出冷汗。

莊院中又是一聲大喝：「迎駕……」

喝聲較方才更響，自莊門通向大廳的石路上，又是三百二十條大漢，高擧鬼頭刀，交义而架，白衣人若是穿行在大刀下，只要大刀一落，他縱是鐵打的身子，也要被亂刀剁碎，三百二十條大漢俱在心中暗忖：「瞧他敢不敢自刀下走過？」

一念閃過，白衣人已筆直走了過來，竟將頭上這數百柄雪亮的大刀，全都視如廢鐵一般，一脚跨過去，仍是一尺七寸！既不加快，亦不放緩，三百二十條大漢，人人目定口呆，只道此人眞是鐵打的膽量！白衣人穿過刀林，踏入大廳，冷冰冰站在廳中九人面前，冷冰冰的目光，緩緩自最左一人，望到最右一人面上。

他目光移動甚快，但別人却覺漫長無比，外面的喝聲與刀山，本是要先寒他之膽，九人此刻見他面色竟未改變，心中都不禁暗暗驚嘆：「難道此人眞不怕死？」

白衣人一眼掃過，便已瞧出他們的心意，冷冷道：「武人本應殉武，我縱死在刀下，亦是求仁得仁，雖死無憾！」

中央之人面頰微紅，向最左一人瞧了一眼，那人沉聲道：「今日不但中州九大高手，已盡集在這『連雲莊』中，九大高手門下，也齊來此地，閣下今日一戰，若能全勝而去，便不必跋涉長途，再去他處。」此人面容瘦削，目光深沉，顯見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心計極深。

白衣人瞧他一眼，道：「摘星手彭淸？」

那人道：「在下正是彭淸！」

白衣人道：「好！動手！」

彭淸冷冷一笑，道：「今日我九人俱要向閣下領敎，但誰先出手，却由不得閣下，只因今日之戰關係太大。我等早已深思熟慮，今日我等聚在一處，並非爲了要閣下方便，而是要以車輪之戰，消耗閣下體力，那最後出手之人，便可事半功倍，此擧雖有些投機取巧，却無傷較武精神，否則這『連雲莊』中千餘人亂刀齊下……嘿嘿！」冷笑一聲，住口不語。

白衣人道：「你不妨試試！」

彭淸在說話間，有人以眼色示意，似要勸他住口，有人面露愧色，有人垂首不語，這些人何等歷練，都知道彭淸這番話看來雖說得坦白，其實又是在亂人心智。

右面一條虬髯大漢突然長身而起，大聲道：「這些都是彭淸作主，與俺飛天豹無關，你要動手，飛天豹先陪你！」

白衣人道：「請！」

只見飛天豹性情雖粗豪，但面臨大戰，擧止並不急躁，一手抓起那青布包袱緩步而出。

這時旭日已升，萬道金光，映得院中數百柄長刀耀眼生花，飛天豹厲聲道：「收刀！」院中立有數十柄長刀垂下，這些想必都是飛天豹門下，過了半晌，另八人一一擧手吩咐，院中刀光方自不見。



白衣人瞧這粗魯的漢子，對這些細小之事，也照顧得甚是周到，生怕刀光閃眼，影響出招，便知此人成名必非倖致，冷漠的目光中，方自泛起一絲淡淡的興奮之色，似是唯願這飛天豹武功高些，能作自家的對手！

飛天豹環顧一眼，向那中央端坐之人抱拳一禮，霍然轉身，雙手乍分，青布袋便遠遠落到一邊，露出了袋中兵刃，竟是一對精光閃閃的「流星鍊子鎚」，雙鎚之間，銅鍊垂地，飛天豹厲聲道：「此鎚連柄帶鍊，長達一丈七尺，鎚下已會過百十高手，你得小心了！」

「小心了」三字出口，他魁偉的身形，已開始在廳中遊走，脚下不帶聲息，唯有鋼鍊劃地，叮噹作響。

響聲越來越急，他脚步也越走越快，但距離白衣人始終都在丈餘開外，白衣人縱然出劍，也够不上部位。

這白衣人武功雖高，縱然能够勝他，但若要想以往那般一劍得手，看來實是極少可能。

忽然間飛天豹一聲暴喝，銀鎚流星般飛出，帶着刺耳呼嘯之聲，直打白衣人咽喉！

白衣人雙臂齊振，雙掌自左肩後齊握劍柄，「擦」的一聲輕響，長劍出鞘一尺三寸，衆人只聽「噹」的一響，白衣人竟在間不容髮的刹那之間，以劍柄彈飛了飛天豹那股聲勢的一鎚！

飛天豹以此兵刃成名，腕力實在非同小可，手腕一挫，硬生生將右鎚收回，左鎚立刻跟着飛出。

他雙鎚連綿不絕，一鎚跟着一鎚，衆人眼中但見滿廳銀光流動，耳畔但聞風聲呼呼，夾雜着一連串「叮噹」聲響，白衣人長劍仍未出鞘，飛天豹風狂般施出十八鎚，竟都被他劍柄震退。

突然，兩道銀光左右飛起，一道青光中間穿過，飛天豹慘呼一聲，倒地、氣絕，白衣人長劍已出鞘，劍尖滴血！

大廳內外，竟一無聲息，廳中八人，面容也未見變動，似乎早已料到這本是必將發生之事。

四條大漢奔入，以白布裹起飛天豹的屍身，似來時一般迅快地退下，所費不過片刻時間，飛天豹三十年來顯赫的聲名却已從此消失！

白衣人目中興奮之意也已消失，落寞地凝注着劍尖，劍尖鮮血滴盡，白衣人道：「下一個！」

原本坐在飛天豹身旁之人緩緩站了起來，緩步而出。

只見他形容消瘦，面色蠟黃，顯得一雙眼神分外明亮，手中提着的包袱，看來凸凸凹凹，裝的似非兵刃。

白衣人凝目瞧他一眼，道：「七手大聖喬飛？」

枯瘦之人道：「是！」緩步走到大廳角落中，解開包袱，裏面竟是七、八隻顏色不同的鏢囊。

喬飛將鏢囊一隻一隻綁到身上，綁得甚是仔細，似乎所綁的每一隻鏢囊部位，都要經過嚴密的計算，使其能儘量順手，若是差錯半分，便大有影響，他白色衣衫襯着這七色鏢囊，當眞是彩色繽紛，鮮艷已極。

白衣人長劍垂地，冷冷地望着他，他大大小小，每一個動作，沒有一個能逃過這雙冰冰冷冷的眼底。

喬飛結束停當，身子仍站在角落中，緩緩道：「喬某以暗器成名，此外別無專長，不知閣下可願指敎？」

白衣人道：「請！」

喬飛道：「喬某這七隻鏢囊中，暗器無數，曾同時擊斃伏牛山三十六友，閣下僅以長劍對敵，怕是吃虧的。」他語氣平平穩穩，無論說什麼話時，都不動意氣。

白衣人再不說話，甚至連眼睛都已不去望他。

「七手大聖」喬飛平生與人交手無數，無論多麼强的對手，與他對敵時，目光也從不敢自他雙手之上移開，如今見了這白衣人瞧也不瞧他手掌一眼，心裏既是驚奇，又是歡喜。

只見白衣人全身精神鬥志都又已放鬆，掌中劍懶洋洋地垂在地面，那裏有絲毫與他人生死搏殺的模樣。

喬飛雙手緩緩在身前移動，有如撫摸自己胸腹一般，但忽然間，他雙掌越來移動越快，一雙手掌似已化作無數雙掌。

這正是他施放暗器之成名絕技，叫人根本無法猜到，他掌中的暗器，究竟要從那一方向襲來，何况他身子距離白衣人至少有一丈七尺左右，白衣人要想一劍將他殺死，更是萬萬不能之事，他算準自家實已立於不敗之境，突然輕叱一聲，數十道寒光，隨聲暴射而出！

乍眼一望，這數十道寒光實是雜亂無章，似乎全非打向白衣人身上，但在座俱是武林一流高手，都知道這數十點暗器，只要到了白衣人近前，有的交擊互撞，有的反彈借力，還有的要自白衣人身後迴旋擊向他後背，正是施發暗器手法中，最高妙狠毒的一種。

也就在這刹那間，白衣人身形突起，衆人眼前青光一閃，自漫天寒星中飛出，快得幾乎目力難見。接着，喬飛一聲慘呼，仰天跌倒，一柄長劍，自他雙眉之間穿入，後腦穿出，竟硬生生將他釘在地上。

這時那數十點暗器方自一齊撞上牆壁，白衣人身子有如壁虎般貼在屋頂上，原來他竟以長劍當做暗器襲出。

喬飛實未想到他長劍竟會脫手，只顧了攻敵，却忘了護己等，他瞧見青光時，那長劍已如雷霆電閃而來。他那裏還能躲開，他自暗器出手到倒地身死，也不過是拍掌間事，等到暗器撞壁落地，白衣人身子已站在喬飛面前，長劍已又握在掌中，生像根本未曾離手一般。

剩下七人仍然不動聲色，當眞是人人都抱有視死如歸之心，否則又怎能如此沉得住氣？

喬飛額頭鮮血傍泉般激射而出，點點滴滴，濺上了白衣人衣衫，彷彿在他那件白蔴衣上，畫起了無數瓣桃花。

又是四條大漢奔入，以白布裹起喬飛屍身，四個人瞧也不敢瞧那白衣人一眼，牙關不住格格地直抖。白衣人輕輕嘆息了一聲，緩緩道：「下一個！」

本自坐在喬飛身側一人，面無表情，似是情感全部早已痲木，此刻緩緩站起，道：「徐文智領敎高招。」

此人顴骨高聳，兩腮無肉，手脚甚是長大，坐在地下時看來彷彿甚矮，這一站將起來，竟比別人高了一個頭。

白衣人漠然瞧了他一眼，道：「大力神鷲，好好出手！」

徐文智不再說話，解開包袱，將一條青銅打就的三節棍撒在掌中，銅棍節節相擊，發出一連串叮噹聲響……

× × ×

洛陽城外兩里道上，正有一輛雙馬大車，加急飛馳，車廂中坐的正是王半俠與胡不愁。馬臉岑晒蜷縮在角落中，早已被點了暈睡之穴，趕車的衣衫襤褸，神情驃悍，似是丐幫中弟子。

他絕不憐惜馬匹，七尺長鞭，一鞭鞭打在馬背上，打得兩匹健馬，背上都現出血紅的鞭痕。王半俠不住觀望天色，不住喃喃道：「遲了……遲了……」

胡不愁道：「什麼遲了？」

王半俠道：「今日正是中州九大高手，與那白衣人約定的會戰之日，此刻只怕已有人遭了他毒手了！」

這番話本是關心焦切之言，但他語聲却仍然冷漠已極，能用這種語聲說出這種話來的人，實在少見的很。胡不愁嘆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若眞的……」

王半俠突然一拍車板，大怒道：「你還說什麼？若不是爲了要安排你的寶貝姪兒，躭誤許久，此刻早已趕到了。」

胡不愁垂首不敢說話，王半俠瞧着窗外天色已亮，更是罵不絕口，他不但用口來罵，還用肚子來罵，兩種罵聲，一個冷漠，一個熱烈，生似兩個人在對面罵街一般，胡不愁當眞被他罵得既不敢笑，又不敢怒。

忽然間，一聲馬嘶，聲如裂帛，車身一陣震盪，衝入道旁，王半俠喝道：「什麼事？」

他還未說話，便已推門，等到短短三個字說完，他身子已到車前，反應之快，動作之迅，端的難作第二人想。

只見一匹健馬已自力竭倒斃，另一匹亦是搖搖欲倒，嘴旁的白沫，其濃如漿，趕車的嘆道：「馬不成了！」

王半俠頓足道：「越是緊急關頭，越要出岔子，諸葛通說你是趕馬好手，怎地也如此不中用？」

趕車的垂首道：「晚輩已盡了力，只是這兩匹馬……唉！這兩匹馬也是好馬，但再好的馬也無法如此奔馳！」

王半俠那裏還有心聽他的話，旋身掠到車窗前，道：「見到路上有第一輛車，立刻截下，車上無論坐的是誰，都不妨將他們趕下去，然後叫馬良趕車快到洛陽『連雲莊』，知道了麼？」

胡不愁道：「前輩要先去那裏？」

王半俠邊走邊道：「我先趕去，想法子拖住他……」

話未說完，人已去遠。

趕車的丐帮弟子馬良眨了眨眼睛，長嘆道：「想不到王前輩竟是這麼急的性子，唉！他老人家却未想到世上那有馬能快得過他的脚程，……」話猶未了，遠處突有蹄聲傳來，蹄聲初響，已可瞧見車馬的影子，那來勢之快，馬良若非眼見，實是難以相信。

× × ×

連雲莊大廳中，除了白衣人外，已只剩下五人。

白衣人仍無絲毫疲態，只是神情顯得落寞，目光四掃一眼，喃喃道：「還有四個……」

摘星手彭濤冷笑道：「五個。」

白衣人望也不望他一眼，道：「你不配與我動手。」

摘星手面色微變，忽道：「爲何……」

白衣人冷冷道：「我戰的是武人，而非小人。」

摘星手面上陣青陣白，呆了半晌，突然仰天狂笑道：「你縱不願與我動手，只怕也由不得你。」

白衣人道：「我若不出手，誰也無法迫我出手！」

摘星手狂笑道：「到了這裏……」

白衣人截道：「這裏又如何？」身子突然飛起，只一閃已到了院中大漢羣中，只見他身形過處，大漢們一串驚呼。

呼聲未了，白衣人已回到大廳，雙脅之下竟抱着十數柄大刀，白衣人雙臂一振，大刀「嘩啦啦」落滿一地。

他滿面不屑之感，也不說話，神情無異在說：「你將這裏視如銅牆鐵壁，我看來却有如無人之境。」

摘星手面色慘白，似乎在尋詞說話，白衣人再也不理他，冷冷道：「還有四個……下一個是誰？」

一條濃眉大眼的漢子大步走出，中原九大高手中，此人看來最是年輕，也不過二十六、七左右，但神態却是最威猛，脚步沉穩有力，雙手撕開包袱，露出一雙似鈎非鈎，似奪非奪的奇形兵刃。白衣人望了他兵刃一眼，道：「鐵溫侯？」

濃眉大漢道：「正是！」

白衣人道：「聞得溫侯七喪戟，於當世武林一十三種新創外門兵刃中，名列第八，想必自有妙着。」

依壁而坐的四大高手，這才對望一眼，目中稍露驚詫之色，顯然在奇怪這海外劍客，怎會對中原武林情況如此熟悉。

鐵溫侯沉聲道：「這兵刃共有四種招式，三種妙用，恕鐵某不能先行告知。」雙臂一振，七喪戟十字架起。

白衣人道：「無妨！」

只見鐵溫侯掌中兵刃，青光閃閃，份量看來極是沉重，右手戟長三尺，左手戟長二尺七寸，戟身雙帶鋒刃如劍，戟頭尖端，形如「銀光萬字奪」，奪下帶着戟月牙𢦏，握手處却打造得如同「護手雙鈎」一般模樣，顯見可兼具萬字奪、雙鐵戟、鴛鴦劍、護手鈎四種招式。

白衣人目光凝注着這奇異的兵刃，目中又自露出一絲興奮狂熱的光芒，有如酒徒見着美酒，幼童見着新衣美食一般，顯見這白衣人對武功一道之狂熱，實已深嗜入骨，不可自禁。

鐵溫侯瞧了這目中光芒一眼，心中竟不由自主泛起一股寒意，振起精神喝聲：「請！」

白衣人道：「請。」

這一聲「請」出口，他神情便又立刻恢復石像般冷漠。

鐵溫侯的足緩緩移動，雙戟緩緩伸出，鞋底將石地擦得「吱吱」作響，雙掌背上，青筋暴露。

他早已蓄勢而待，此刻全身眞力，俱都已達巔峯，立刻便將發出驚心動魄之一擊，而這一擊之下，便可判出生死。

突然間，莊外傳來一聲大喝：「各位且慢動手！」短短六個字說完，有一條人影輕烟般掠入大廳裏。

鐵溫侯雙戟一撤，連退七步，他雖未眞箇動手，但此刻已是滿頭大汗，比昔日與人搏殺十場，還覺疲累。

摘星手彭清等四人微微動容，目光一轉，齊地鬆了一口氣，彭清道：「半俠兄終於趕來了！」

一掠而入的人影，正是奇人王半俠，此刻他衣衫俱已濕透，喘息着倚在牆上，竟是久久不能說話。

兩百里的路途，他竟在兩個時辰中趕來，這輕功是何等驚人？這氣力的消耗又是何等巨大？

白衣人冷冷瞧了他一眼，道：「果然好輕功！」

王半俠喘息道：「好……好說……」目光一轉，慘然失色，道：「喬老三、徐文智他們……他們……」

彭清沉聲嘆道：「都已殉身武道！」

王半俠撲地坐了下去，呆呆地愕了半晌，白衣人已面對着他，一字字緩緩說道：「請出手！」

鐵溫侯大喝道：「王大哥並非爲了動手而來。」

白衣人道：「若不較武，來作什麼？」

王半俠霍然一躍而起，大聲道：「王某此



來，只是代我天下第一劍客，傳來戰書，約你去……」

白衣人冷笑截口道：「第一劍客？縱是第一劍客，也要等我此間較武之後再說……何況有誰知他是第一劍客？」

王半俠道：「閣下瞧了戰書，便再也不願與別人動手了，也可立刻知道下書之人，劍法無雙！」

白衣人道：「戰書在那裏？」

王半俠道：「稍等片刻，便可送來。」

白衣人道：「等多久？」

王半俠道：「最多兩個時辰。」

白衣人沉吟半晌，道：「好！我等！」就地坐下，不再動彈，他似乎隨地都可坐下，隨處都可安身，他可以連日連夜不睡不吃，腐食污水也照樣可以吃下，只因他除了「武道」之外，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

× × ×

胡不愁與馬良眼見遠處車馬，來勢那般迅快，心中不禁又是驚奇，又是歡喜，胡不愁拭汗道：「好快的馬！」

馬良嘆道：「在下三歲初次騎馬，七歲開始養馬，終日與馬廝混，至今二十三年，却也未瞧過如此快馬！」話猶未了，馬車已近在眼前。

胡不愁一躍而出，舉臂大喝道：「請留步！」他只道車馬如此奔行，必難駐足，是以早已準備躍上車去。

那知趕車的一聲呼哨，兩匹馬竟立刻駐足，竟比絕世輕功高手奔行時突然止步，還要輕鬆自然。

只是趕車的頭戴范陽大笠，緊壓眉際，那兩匹馬經過如此急奔之後，竟是光采照人，神駿非常。

馬良知馬愛馬，一見這兩匹神駒，心頭便不禁一陣激動，忍不住走過去，伸手去摸撫馬鬃，抱拳道：「在下等身有急事，想借尊馬一用……」

趕車的咯咯一笑，道：「你瘋了嗎？」語聲生冷艱澀，胡不愁聽了方自一愕，馬良已脫口驚呼道：「汗血寶馬！」他伸手一撫馬身，手上已染了一掌鮮血般的馬汗。

胡不愁更是吃驚，變色道：「車裏的朋友是……」

只聽車廂中咯咯笑道：「踏破鐵鞋找不到，找到全不花功夫：妙哉妙哉，不亦悅乎？」

這人竟將最最通俗的諺語都說錯了，語聲一入胡不愁耳裏，胡不愁立刻脫口驚呼道：「千金球。」只見車中走出來的，果然是那球一般的金衫人甘孫。

甘孫滿面俱是詭笑，目光四掃一眼，道：「妙哉妙哉，尊駕僅有一人在此，不亦悅乎？岑兄在車中乎？」

胡不愁與馬良打了個眼色，口中道：「閣下莫非是追尋那馬臉人而來的？哈哈！妙哉……」突然一掌拍出！

那知甘孫人雖肥蠢，身子却甚是靈便，輕輕一閃，便將這一掌避開，那身法之怪異，當眞有如金球滾地一般。

這時馬良却已一把將那趕車的脚踝拉住，硬生生扯了下來，趕車的怒喝道：「狗……狗，狗……」

馬良不等他翻身站起，挫腰一帶，竟將這趕車的自頭上翻了過去，吧地一聲，重重摔在地上，跌得半死。

這趕車的本是大宛武士，武功不弱，但馬良用的却是丐帮中獨門摔交手法，只要被他手掌沾着，便必定要他摔得七葷八素，那大宛武士驟出不意，根本未有還手的機會，便已躺在地上不能動了。

那邊胡不愁却已屢遇險招。

只見甘孫身子滾來滾去，將胡不愁圍在中央，胡不愁竟已處在捱打之勢，一招也還不出手！

馬良一心要上前相助，怎奈他除了幾手摔交絕技外，別的武功實是差勁得很，那甘孫武功却怪異已極，只要一招擊出，無論中與不中，也不管對方是否有還擊他，他身形都絕不停留，立刻滑走，此等武功，別人若要傷他，確是大爲不易，但他若要傷別人，也同樣困難得很。馬良行走江湖，當眞從未見過如此畏首畏尾的功夫，自己明明可以打人，却偏要先防着莫要捱打，想來他那要打人的心思，實比怕捱打的心思少得多。

馬良暗嘆忖道：「清平劍客威名顯赫，怎地門下弟子武功却如此不濟，若非遇見這種怕捱打的懦夫，只怕早已躺下了。」

一念閃過，突聽胡不愁大笑道：「好了！王大俠來了！」

甘孫身子一震，大呼道：「在那裏？」三個字還未說完，胡不愁已一掌擊上他胸膛，跟着飛起一足，將他踢得滾了幾滾，只覺着手之處，軟綿綿的，竟似絲毫傷不了對方，胡不愁這才大吃一驚！那知甘孫雖然未受傷，但一躍而起之後，竟頭也不回，飛也似的溜了。

馬良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搖頭嘆道：「好沒用的膿包。」

胡不愁含笑道：「此人武功，實是在我之上，但我早已知道此人貪生怕死，連施展的武功都是那般模樣，是以絲毫也不着急，故意作出不能還手之狀。好教他心裏得意，再嚇他一跳，踢他一脚，果然將他嚇跑了。」

馬良不禁暗道一聲慚愧，瞧着胡不愁那大大的頭，滿臉的笑，暗嘆忖道：「此人看來混混糊糊，不想竟有如此機智，如此沉着，雖在如此危急情況下，仍是不慌不忙，巧計百出，就憑這兩點，已是他人不及，我險些竟瞧錯了他。」一念至此，不禁對胡不愁生敬佩之心。

胡不愁笑道：「無論如何，咱們總得感激他爲咱們送來兩匹寶馬，快些將那馬臉搬到這車上來吧，也免得王前輩着急。」

兩人躍到道旁，打開車門，目光望處，兩人不約而同，脫口驚呼一聲，竟被驚得呆在地上，再也不能動彈。

車廂中的馬臉岑飯，竟已赫然蹤影不見！

× × ×

陽光漸漸升高，偌大的連雲莊裏，一片死寂。

秋深之際，陽光並不熾熱，但數百條企立在院中的大漢，却已人人俱是滿頭大汗，汗透重衣。

王半俠、鐵溫侯、彭清等六人倚壁而坐，十二道目光瞬也不瞬瞧着廳門，面上已現出不安之色。白衣人却仍石像般端坐不動，陽光將他白蔴衣衫映得一片金黃，使他更平添幾分神秘之悽艷。

王半俠喃喃道：「該死……該死，怎地還不來……」

突見白衣人霍然長身而起，冷冷道：「兩個時辰到了！」

王半俠苦笑道：「到了麼？」

白衣人道：「那第一劍客戰書在那裏？」

王半俠道：「再有一個時辰，想必然可來了。」

白衣人冷冷道：「我說等兩個時辰，便是等兩個時辰，將大好時光浪費於等待之中，豈是我武人精神？」

王半俠道：「你難道只知比武、練武、武人精神，別的任何事，都一概不管了麼？」

彭清道：「你可知世上除武之外，還有許

多佳事，名花佳樹，良辰美景，百年好酒，絕代佳人，難道你都不願享受享受？」

白衣人緩緩道：「我生命已獻於武道，其他均非我所能顧及！」語聲雖緩慢，但截釘斷鐵，絕無猶疑。

王半俠嘆道：「你雖是武癡，却癡得令人可敬……」

白衣人不再說話，緩緩提起長劍，道：「請！」

鐵溫侯霍然站起身子，沉聲道：「既是如此，鐵某……」

突聽廳外一陣喧嘩，衆人紛紛大喝：「來了！有人來了……」喧嘩聲中，夾着一陣馬蹄之聲。蹄聲初響，已有兩騎奔來，來勢有如天馬行空，瞬息即至，瞬息而止，馬上兩人，飛奔入廳。

王半俠大喜：「不愁，你來得正……」好字還未說出，突然變色道：「那岑……岑陬在哪裏？」

胡不愁喘息未止，垂首道：「失……失蹤了。」

王半俠又驚又怒，說道：「他穴道被制，怎會失蹤？」

胡不愁又愧又悔，當下簡略將經過說出。

王半俠只聽得連連頓足，怒道：「這怎生是好……怎生是好？你可知多少武林高手，要送命在此事中？」

胡不愁那敢說話，王半俠汗如雨下，又道：「是誰會將岑陬劫走？是誰有這麼狠毒的心腸？」

鐵溫侯等人雖已抱定以身殉武之心，但方被引起生機此刻又告斷絕，面上也不禁露出失望之色。

胡不愁吶吶道：「晚輩若是猜得不錯，那將岑陬劫去之人，不出片刻，便會在這裏現身了。」

王半俠怒道：「豈有此理，他莫非趕來送死不成？」衆人都覺胡不愁猜的實是大錯特錯，毫無道理。

只有彭湍却溫言道：「你且將道理說來聽聽。」

胡不愁沉聲道：「那人既非要救岑陬，劫去岑陬可說是毫無用處，除非他要以岑陬爲質，來威脅我等，那麼他便必定要在這種最危險之時趕來，遲了一日，岑陬的價值便要減少九分。」

衆人俱未想到這外貌平凡的少年，竟有如此過人的聰明，都不禁爲之動容，王半俠亦自頷首道：「有理道……有……」

忽然間，衆人眼前一花，半空中落下一條人影，飄身掠入大廳，一身褐衣，滿臉木然，却是那木郎君！胡不愁不用再想，便知岑陬必是木郎君劫去的，立刻向王半俠打了個手式，悄然道：「晚輩猜的只怕不錯了。」

廳中之人，雖然多半未曾見過木郎君，但瞧他模樣已知他必是傳說中的「青木宮」中之人。

王半俠搶先一步，厲聲問道：「岑陬在那裏？」

木郎君森森一笑，冷冷道：「閣下倒聰明得很，不錯，那馬臉人確是在我處，各位要見他，却無如此容易。」

王半俠道：「你有什麼條件？快說吧！」

木郎君道：「閣下的確痛快得很，我那條件，說來也極容易，第一，各位須得設法自紫衣侯處爲我將『大風膏』取來。」

王半俠想也不想，道：「這個容易。」

木郎君道：「你答應得未免太痛快，倒令我有些不信！」

王半俠大聲道：「只要你先將岑陬送來，王某什麼事都可答應，而且話出如風，永無更改，你我行走江湖，講究的便是一諾千金，何況王半俠名滿天下，豈有對你食言之理！」

木郎君凝目瞧他半晌，道：「好，你取得『大風膏』後，我自會令人前去索討，但條件非只此一樣而已，其他的也非你所能答應。」

王半俠道：「你要誰答應？」

木郎君目光轉向胡不愁，自懷中取出一隻青木瓶，道：「這瓶中之藥無色無味，混入茶飯之中，無人能發覺。」

胡不愁道：「閣下可是要我將此藥交給寶兒，再要寶兒將此藥混入水天姬飲食之茶飯中啊？」

木郎君咯咯笑道：「不錯……」

胡不愁道：「此事也容易，縱然是再難十倍的事，在下亦無不允之理，何況在下早就對那水天姬存有不滿之心。」語聲微頓，又道：「在下雖非成名人物，也是俠義門徒，萬萬不致食言背信，此點也請前輩放心。」他伸手接過木瓶，小心藏入懷裏，神情之間，似是心甘情願，絕無半分勉强之意。

木郎君果然甚是放心，仰天一笑，道：「本座行事，絕不趕盡殺絕，你們既然痛快，本座也還你們個痛快。」

話聲未了，飛身而出，片刻又抱着岑陬飛身而入。

只見那馬臉岑陬披頭散髮，雙頰紅腫，眼睛狠狠地瞪着木郎君，滿含怨毒之意，想是木郎君記恨前仇，已給他吃了不少苦頭。

木郎君「砰」地一聲，將他重重地摔在地上，王半俠這才鬆了口氣，趕緊將他扶起，道：「戰書便在這裏。」

白衣人道：「這算是什麼戰書？」雖然他能無論見着什麼驚奇之事，面上都不動聲色，但此刻語聲中也不免露出詫異之情。

王半俠雙手一分，撕開了岑陬之衣襟，只見他雙肩前胸，七道劍痕，傷口早已結疤，驟眼望去，也和尋常劍傷沒什麼兩樣，只是這劍痕都在肩井、乳泉等大穴之上，縱橫上下，去路分明，劍痕與劍痕之間，還有條淡淡的紅綫，仔細一看，亦是劍鋒劃出來的。白衣人不等王半俠說話，目光立即被這道劍痕吸引，脚步也開始移動，一步步走向岑陬面前。

大廳中死寂無聲，人人都等待着白衣人看過這道劍痕後的反應，人人心中都有如懸着一塊大石一般。只見白衣人那蒼白的臉色，漸漸泛起一陣興奮的紅潤，冷漠的目光，也又露出那激動的狂熱。

忽然間，白衣人左掌疾出，在岑陬身上閃電般連拍了七掌，每一掌俱是拍在劍痕之上。

岑陬狂叫一聲，一口悶氣，自胸中吐出，掙脫王半俠的掌握，狂呼着奔出大廳，但出門數步，又自撲地跌倒。

白衣人再也不瞧他一眼，揮起長劍，劍尖向天，微微顫抖，語聲也是微微顫抖，仰天道：「天地無極，終於還是有一人能作我的對手！」突然垂首跪下，滿頭長髮，四散披落，似是在感激蒼天終能賜給他一個對手，又似在讚佩蒼天之能竟能創出個能與他對手的英雄！

衆人瞧得目定口呆，也不知心中是何滋味，胡不愁但覺熱淚盈眶，似乎自己也分享到這唯有絕世之雄才能擁有的激情與感受！

突聽一聲驚呼，一聲馬嘶，木郎君身形横飛而起。原來那馬臉岑陬竟乘着衆人俱未留意時，跨上了胡不愁騎來的汗血馬，飛馳而去，他本自大宛國來，騎術自是精絕。木郎君飛身追出，躍上了另一匹汗血馬，幾條大漢奔撲過去，要待攔阻，木郎君幾曾將這些人瞧在眼裏，揮臂一掄，四、五條大漢一齊撲地跌倒。

——未完——

# 獲褒獎的新時計，天秤牌電子石英鐘，
# 毋須駁線安裝，美觀實用．

**準確**

牌電子石英鐘，馳譽世界，
設計精密，利用石英之均恒
，永恒準確，而且，絕不受電源
影响．

**實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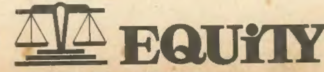
一舊普通乾電芯便可準確
一年以上，鐘身輕便，掛牆或
擺放在任何地方均可，無須接駁
電源或安裝，美化居室，無以尙之．

**欵式繁多**

天秤牌電子石英鐘爲配合不同
環境之寫字樓、學校、工廠或家庭
需要，鐘欵設計極多，古今皆備，
色式精美，屢獲褒獎．保証必有
一欵合你心意．

**售價合理**

天秤牌電子石英鐘售價由＄60.00
至＄100.00都有，並保用一年，
請往各大電器公司或鐘錶店參觀
選購．




**天秤牌另一榮譽出品．**